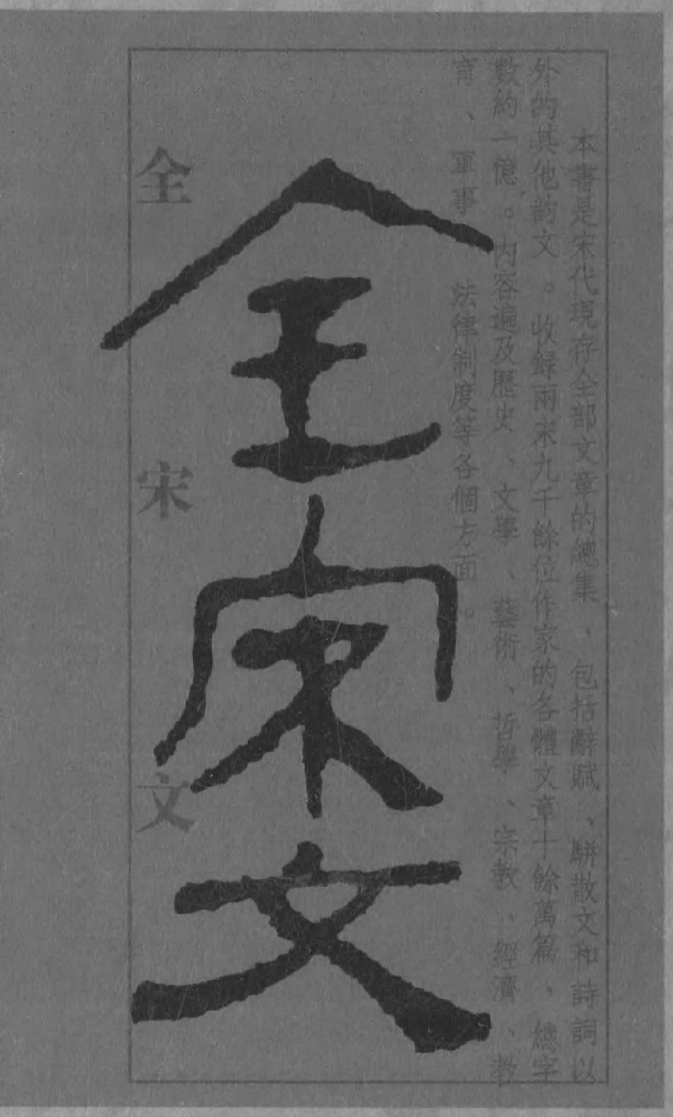

第一二九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二九册

目録

全宋文卷二七八二

陳　瓘　一

和淵明歸去來辭……二

上哲宗論紹述劄子……三

上徽宗論紹述奏……三

論國是奏……四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奏……五

再乞黜安惇奏……六

論章惇劄子……七

論蔡卞奏……八

再論章惇劄子……九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奏……一一

乞留龔夬奏……一二

乞別行删修紹聖神宗實録奏……一四
再論蔡卞奏……一五
又論蔡卞奏……一五
再言蔡卞狀……一八
六論蔡卞奏……二一
邢恕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乞原情定罪狀……二二
論改正訴理事乞正看詳官蹇序辰安惇典刑奏狀……二三
論星變奏……二五
乞遣使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奉行優恤德音奏狀……二八
乞追究鍾正甫迫害鄒浩之罪奏……三〇
又論章惇狀……三〇
論修建景靈西宮劄子……三二
又言修建景靈西宮狀……三四
乞罷王師約樞密都承旨……三五
再乞罷王師約樞密都承旨狀……三六
又論章惇奏……三六

全宋文卷二七八三

陳　瓘　二

諫幸龍德宮觀芝草奏……三七
乞觀無逸及漢文宣唐太宗事奏……三八
論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奏……三八
論哲宗實録不當止差蔡京兼修奏……三八
乞以四次改更前事爲鑑奏……四四
論章惇罪大責輕乞行流竄狀……四五
再論修建景靈西宮劄子……四七
論國是劄子……四八
又論蔡京劄子……五〇
言蔡京劄子……五一
再論蔡京之罪并辭免知無爲軍奏……五六
論蔡京交結外戚奏……五七
乞讀資治通鑑奏……五九
進國用須知奏狀……六二

進國用須知劄子……六四
進日録辨奏狀……六九
論人臣之節人主之變奏……七〇
再論人君稽古之學奏……七〇
論善繼善述奏……七一
論允執厥中奏……七二
乞憫恤山陵人夫奏……七三
乞罷温益給事中奏……七三
論立賢無方奏……七四

全宋文卷二七八四

陳　瓘　三

論用人惟己奏……七六
論兩可奏……七六
論治虜之術奏……七七
論思患預防奏……七八
乞六朝尚書依舊獨員上殿劄子……七九

論衛州進瑞麥狀……八〇
進故事奏　一……八〇
進故事奏　二……八一
進故事奏　三……八三
進故事奏　四……八四
上言皇帝封事……八四
封事別奏……八六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八七
代賀明堂禮畢表……八八
代倉部知池州謝表……八八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八九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九〇
代舅曹史君知筠州謝表……九〇
通州安置謝表……九一
通州自便謝表……九二
進四明尊堯集表……九三

台州羈管謝表……九六
謝復官表……九七
申三省乞早行竄黜狀……九八
與曾布書……九八
答楊中立游定夫書……一〇〇
與鄒至文書……一〇二
與曾布論日録書……一〇四
上吕惠卿書……一〇四
與劉羲仲書　一……一〇四
與劉羲仲書　二……一〇五
與兄書……一〇六
書簡帖……一〇六
仲冬嚴寒帖……一〇八
送楊循義序……一〇八
責沈文貽知默姪……一〇六
論子姪文……一一〇
一一二

全宋文卷二七八五

陳　瓘　四

復古編序……一一四
四明尊堯集序……一一五
四明尊堯集後序……一二三
昭語序……一二七
跋楊時陳居士傳……一二八
跋黄裳委羽居士集序　一……一二八
跋黄裳委羽居士集序　二……一二九
跋張元幹幽巖尊祖事實……一二九
李彦方字序……一三一
五辰論……一三二
周之禮樂庶事備論……一三四
學易説……一三五
文辨……一三八
論黄老……一三八

宗教記……一三九
杖銘……一三九
四明陳及之日誦金剛經於如如堂多年矣忽於誦經之所有芝草之祥作伽陀以贊之……一四〇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略……一四〇
唐充之墓誌銘……一四二
陳之翰墓誌……一四四
祭范丞相文……一四五
祭侍郎鄒公文……一四六
祭奉議兄文……一四七
祭朱時發親家文……一四八
祭姊夫李提舉文……一四八
祭李甥文……一四九
祭鄧鯁之文……一四九
祭鄒侍郎母郡太文……一五〇
祭平望八尺土地河伯神驅蚊文……一五〇
請昕律師疏……一五一

請彭老開堂疏……一五二
請天寧深老開堂疏……一五二
請照堂夏講經疏……一五三
修延恩院經藏疏……一五三

全宋文卷二七八六

李洵
懷州修武縣十方勝果寺記……一五四
西京鞏縣大力山十方淨土寺住持寶月大師碑銘并序……一五六
張戩
潛山縣真源宮純嘏殿建造記……一五九
耿轍
宋故內殿崇班充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魏侯墓誌銘……一六一
劉果
武安君白起祠堂記……一六三
林虙
吳郡圖經續記後序……一六四

西漢詔令序……一六五
西漢詔令跋……一六六
烟霞洞題名……一六六
釋文才
　郃陽縣重興戒香寺碑……一六七
王彦若
　墨説……一六八
李　芬
　汝州峴山乾明禪院住持明師預建塔銘……一六九

全宋文卷二七八七

蔡　卞

蘇軾落職降官知英州制……一七一
劉皇后册文……一七二
乞追寢王陟臣度支判官奏……一七三
乞罷免蔡碩修軍器監敕奏……一七三
劾同知禮院王仲修奏……一七四

南郊大禮祝册望於皇帝致齋前三日進書奏……一七四
乞罷中書舍人外任奏……一七四
乞重行刊定神宗實録奏……一七五
乞職錢只依元豐以前數目奏……一七五
乞改正范祖禹等所修神宗日曆奏……一七五
加上神宗謚號議……一七五
乞罷樞密院講議司奏……一七六
乞常歲秋明堂大享改就端誠殿奏……一七六
與彭學士帖 一……一七八
與彭學士帖 二……一七八
與彭學士帖 三……一七八
與虞秘書帖……一七九
展晤帖……一八〇
雪意帖……一八〇
唐玄宗鶺鴒頌跋……一八〇
茅山元符萬寧宮記……一八一

宋故左通直郎致仕劉君墓誌銘　并序……一八四
宋宗室内殿承制上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缺左領軍衛將軍子煜墓誌銘……一八五
茅山華陽先生解化之碑……一八六
沖隱先生墓誌銘……一八九

全宋文卷二七八八

鄭少微

憫相如賦……一九二
招復流亡户口檄……一九三
上帥書……一九四
代上嘉守書……一九五
賀劉提泉啓……一九六
贊見太守啓……一九六
跋劉巨濟十史事類……一九七
養生論……一九八
讀書堂記……一九九
孝感廟記……二〇〇

澄紛閣記……二〇一
藏游軒記……二〇二
竹齋記……二〇四
東坡贊……二〇五
黄門贊……二〇五
龍眠居士贊……二〇五
山谷贊……二〇六
自贊……二〇六
天申節功德疏……二〇六
天申節道場疏　一……二〇七
天申節道場疏　二……二〇七
釋如覺
蜜多院記……二〇八
都貺
交領結絶鹽事狀……二〇九

全宋文卷二七八九

劉　燾
餉茶帖……二一〇
昨夕帖……二一一
與人帖……二一一
輞川詩帖……二一一
壯觀亭記……二一二
端禪師行業記……二一三
李　穀
乞貸王子轄正等罪奏……二一六
周　煒
潤濟侯廟記……二一七
超山神祝文……二一八
游　靖
重修縣廳碑……二一九
彭天益

重修陽昇觀三奇碑記……二二一
趙懷明
乞依官資序位疏……二二三
孫　傑
乞考正呂温卿之罪奏……二二四
乞奬擢張華民奏……二二四
乞令提舉常平官二年遍詣所部奏……二二五
乞太廟增建一室以奉安哲宗神主奏……二二五
乞出賣解州賈瓦圓池漫生鹽奏……二二六
段　約
青天寺石柱題名……二二七
全宋文卷二七九〇
朱　肱
論災異疏……二二八
進活人書表……二二九
醫學博士謝表……二三〇

上宰相曾布書……二三一
謝啓……二三二
運氣圖序……二三三
類證活人書序……二三四
重校類證活人書序……二三五
青詞……二三六
袁　陟
彭州東湖記……二三七
韓端彦
請以相州田業抵當質錢奏……二三七
鄧　棐
乞追奪張舜民權知青州成命奏……二三八
乞早罷孫杞奏……二三九
乞正北河監司犯分附勢之罪奏……二三九
乞體量賈青之罪奏……二三九
乞放罷程之邵奏……二四〇

請立法禁止爲親戚陳乞奏……二四〇
乞抽差通曉曆法者同共撰定新曆奏……二四一
黄　定
書唐凌煙閣功臣畫像後……二四二
書游湯泉詩後……二四二
書李太白碑陰記……二四三
望峨亭記……二四四
吉觀國
西京永安縣金星觀道院記……二四五
潘　卜
齊州歷城縣三壇寺阿彌陀佛窣堵波銘　并序……二四七
盧君佐
乞置籍以記浮民奏……二四八
梁　迥
道德真經集註後序……二四九
王　庠

乞委州縣長吏領簽勾請給奏……二五〇
祝安上
吴郡圖經續記跋……二五一
王　忞
乞令監司常切覺察吕城閘奏……二五二
方　壅
三巖題名……二五三
韓　滔
乞令有司釐正重法之格奏……二五三
全宋文卷二七九一
鄭居中
乞前殿視朝許記注官侍立殿側奏……二五五
乞令有司降祭服于州郡奏……二五六
乞將御筆模寫于石奏……二五六
乞頒降鼎書祭鼎儀範奏……二五六
乞頒降國子監太學辟廱勅令格式奏……二五七

乞施行議禮局所奏劄子 …… 二五七
乞頒降政和新編學法奏 …… 二五八
乞分撰諸種禮儀詞文劄子 …… 二五八
上政和五禮新儀劄子 …… 二五九
鍾傅神道碑 …… 二五九
宋宗室持節隨州諸軍事隨州刺史隨州管内觀察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户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再贈司空謚孝恭墓誌銘 …… 二六〇
宋皇叔益端獻王妻魏越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 二六三
宋宗室朝散大夫前簽書鎮寧節度判官廳公事上柱國士宇妻蓬萊縣君王氏墓誌銘 并序 …… 二六六
彭 戢
元祐府學給田記 …… 二六八
吴 賾
越州新修城隍廟記 …… 二七〇
祭劉待制文 …… 二七一
董賓卿
劉海蟾仙迹跋 一 …… 二七三

劉海蟾仙迹跋　二……二七四
郝　平
乞進築蘆關疏……二七五
全宋文卷二七九二
游嗣立
杭州定山慈嚴院摩崖題名……二七六
登爛柯山題記……二七六
周　燾
成都府學釋奠乞許用大晟雅樂奏……二七七
乞添差教授依見任正官教授給職田奏……二七八
多寶佛塔記……二七八
李格非
隱士廉復墓碑序……二八〇
幸太學君臣賦詩序……二八一
書戰國策後……二八二
書洛陽名園記後……二八三

題韓致堯十一帖……二八四
左馬班范韓之才論……二八四
論文章之橫……二八五
破墨癖説……二八五
題名……二八五
資忠崇慶禪院勸請大師疏……二八六
呂益柔
勝果寺妙悟大師碑……二八九
祝天輔
占天萬年曆序……二九一
李琛
祭大慧禪師文……二九二
鄭佑
乞行堤塞河溢奏……二九三
利珣
杏子河進築事奏……二九四

進築新寨乞來春興工奏……二九四
熙秦路軍情奏……二九四
鍾正甫
陳司馬光等悖逆無道事奏……二九五
曾　改
乞參詳新修國信敕令儀制……二九六
張　閶
章聖皇帝御製詩記……二九七
張壽之
臨桂龍隱巖觀先君留題記……二九八
龐其章
嘉州白崖題名……二九九
孫欽臣
澹山巖題名……三〇〇
釋智超
迪公和尚塔幢記……三〇〇

釋報恩
答張商英論三教大要書……三〇一
全宋文卷二七九三
宗澤一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三〇四
古楠賦 有序……三〇五
賀康王即位表……三〇六
聞車駕還闕賀表……三〇七
聞車駕議還闕賀表……三〇八
乞回鑾表 一……三〇八
乞回鑾表 二……三一〇
乞回鑾表 三……三一一
乞回鑾表 四……三一二
遺表……三一三
謝親札令縱遣敵使表……三一四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三一四

謝降詔奬諭表……三一五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三一六
謝收捕開封府稱御前牧買珠玉仍出榜告諭都人表……三一六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三一六
謝賜對衣鞍馬表……三一七
謝賜對衣鞍馬表……三一八
謝傳宣撫諭并賜茶藥表……三一九

全宋文卷二七九四

宗　澤　二

條畫四事劄子……三二〇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三二二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三二三
條畫五事疏……三二五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三二六
乞都長安疏……三二七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三二八
乞回鑾疏……三二八

再乞回鑾疏……三二九
乞回鑾疏 一……三三〇
乞回鑾疏 二……三三二
乞回鑾疏 三……三三三
乞回鑾疏 四……三三四

全宋文卷二七九五

宗澤 三

乞回鑾疏 五……三三六
乞回鑾疏 六……三三八
乞回鑾疏 七……三三九
乞回鑾疏 八……三四〇
乞回鑾疏 九……三四二
乞回鑾疏 一〇……三四三
乞回鑾拜罷習水戰疏……三四五
乞回鑾疏 一一……三四六
乞回鑾疏 一二……三四七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詣維揚奏請回鑾疏……三四八
乞回鑾疏　一三……三四九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三五一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三五二
論京東河北鹽法奏……三五三

全宋文卷二七九六

宗　澤　四

開封府曉示京人榜文……三五四
差宗穎赴行在進表劄……三五五
差宗穎赴行在投進文字劄……三五六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三五六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三五七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三五八
信王咨目……三五八
求教書……三五九
上鄭龍圖求船書……三六〇

上王提刑書……三六一一
上李丞相書……三六二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三六三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三六四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三六四
與陳允昌後人書……三六五
謝康王書……三六五
別幅……三六六
吾友帖……三六六
寄民師姪書……三六六
與五三機宜書……三六七
寧國長老語録序……三六八
全宋文卷二七九七
宗　澤　五
賢樂堂記……三六九
義烏滿心寺鐘記……三七〇
……三七二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三七三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三七五
宗汝賢墓誌銘……三七六
葉處士墓誌銘……三七七
陳公墓誌銘……三七八
陳八評事墓誌銘……三八〇
閿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贊……三八一
題垕師休牧軒頌……三八一
告金天廟文……三八二
請寧國再開堂疏……三八二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三八三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三八三
爲華州作延請晝老疏……三八四
千手眼大悲偈……三八四
覽鏡偈……三八四
盧行者偈……三八五

佛説偈……三八五
全宋文卷二七九八
晁説之　一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上……三八七
全宋文卷二七九九
晁説之　二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下……四〇一

全宋文卷二七八二

陳瓘 一

陳瓘（一〇五七——一一二四），字瑩中，號了翁，又號了齋，南劍州沙縣（今福建沙縣）人。元豐二年登進士第。歷濠州定遠令，禮部貢院點檢官。紹聖初，章惇薦爲太學博士。三年，除秘書省校書郎。四年，出爲滄州通判。元符二年，移知衛州。三年，徽宗即位，召拜左正言，又除右司諫。累上章反對紹述之説，極論「二蔡二惇」（蔡卞、蔡京、章惇、安惇）之罪。以言外戚向宗良交通侍從，出知無爲軍。次年，建中靖國元年，復召除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崇寧中，入元祐黨籍，除名竄袁州、廉州、郴州。五年，得自便，居明州。著《四明尊堯集》，謂王安石《日録》僞造神宗言論，變亂是非。大觀四年又謫通州。政和元年，繳呈《尊堯集》，被徽宗斥爲「語言無緒，盡係詆誣」，勅送台州羈管。六年，遇赦叙復自便。宣和六年卒于楚州，年六十八（《宋史》本傳作六十五，誤）。紹興中賜謚忠肅。著作有《了齋集》四十卷、《諫垣集》三卷，均佚；今存《四明尊堯集》十卷、《了齋易説》一卷、《了齋詞》一卷。見本人所撰《責沈文貽知默姪》（《皇朝文鑑》卷一二七），《宋史》卷三四五本傳及《藝文志》，元陳宣子《陳了翁年譜》。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人生之樂無如歸。捨軀命而不保，茲明哲之所悲。悼前言於既往，舌駟馬兮焉追。持孤願以取戮，叢一身之百非。心耿耿兮如醉，淚浪浪兮霑衣。情犬馬兮恩厚，命螻蟻兮力微。乃瞻帝闕，夢馳心奔。俯步駑蹇，曾嘶君門。筋力已竭，皮骨空存。煙不染突，酒離空尊。縱傷戚之盈抱，遺飢渴而違顏。先衆餒而獨飽，非素懷之所安。偶隻影而南騖，度桂嶺之遥關。賴皇明之獨照，邁曦娥而監觀。逸句二。稽白刃於槁頸，察忠精之研研。歸去來兮，息心猿之外遊。覓波鏡而不得，奚泡像之可求。聽自他之可幻，寂閑忙之兩憂。吾既知之矣，又將以告乎朋儔。事海無際，身如輕舟。葵轉動以傾日，狐終盡而首丘。金百死而不化，水萬折而東流。審物性之莫奪，戒餘習之未休。已矣乎！岫雲舒卷各有時。出者自出，留者自留，誰能比迹而同之？華胥非一途，遊寢不可期。諒飢穰之莫易，聊致力於耘耔。感子牟之昨夢，繼《天保》而成詩。雖死生之事大矣，安之若命復何疑？《古文集成》卷七一。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七。

上哲宗論紹述劄子　紹聖

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宋史》卷三四五《陳瓘傳》。又見《陳了翁年譜》，《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九。

上徽宗論紹述奏　元符三年四月〔一〕

臣切惟天下萬事，而人主所當問者一事而已，用人是也。堯舜之法，試而後用，是以九年然後見伯鯀之罪，歷試然後知大舜之聖。不試而用，其失多矣。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材，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史中丞安惇尚緣往事論浩罪惡〔二〕，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説以謂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臣請以祖宗故事明其不然。昔唐介之忤仁廟也，内指貴妃，外詆宰相，竄于嶺表，昭示天下。是則鄒浩盡忠之言，何異于唐介？先帝一時之怒，何異于仁祖？仁祖有日新之意，久而變通，是以還介于一年之内。先帝有日新之意，未及改命，而棄天下于數月之間。愛君之人，念此傷痛，光續前緒，正在今日。豈有事事不改而

可以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爲國是乎？國家一繼一述，皆本于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以太平之久，自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孰大于此？若夫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是孟莊子之所謂孝耳，戰戰兢兢，何足爲天子道哉？陛下居武王繼述之位，而執法之臣揚孟莊子不改之説。曲徇其請，則臣下享因循之利；從公議，則聖主被愆忘之譏。非上誤朝，一以私意，風憲之職，當如是乎？然則鄒浩既來，安惇可去矣。雖聖度寬容，姑爾含貸，而明示好惡，亦不可緩。黜幽之典，宜自安始。伏望即降指揮，以警列位，天下幸甚。《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九。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宋史全文》卷一四，《陳了翁年譜》，《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一〕四月：原繫于「二月」，并云「時爲右正言」。按陳瓘以此年三月始召爲左正言，作「二月」誤，據《九朝編年備要》、《陳了翁年譜》改。

〔二〕安惇：原作「安厚卿」。按「厚卿」乃安燾字。而此時御史中丞乃安惇，非安燾。惇字處厚，蓋《諸臣奏議》避光宗諱改稱其字，後來刻本又誤以「處厚」爲「厚卿」。今據《九朝編年備要》、《陳了翁年譜》改。下同。

論國是奏　元符三年四月〔一〕

安惇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繫，不可輕改〔二〕。臣切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

聖王，以百姓之心爲心，故朝廷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説〔三〕，其文不載于二《典》，其事不出于三代，唯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四〕，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爲是，不合其取捨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私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用哉？所有國是故事一件，謹録奏聞。《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九。又見《皇朝文鑑》卷六一，《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陳了翁年譜》，《經濟類編》卷二八。

〔一〕四月：《諸臣奏議》原繫于八月，據元陳宣子《陳了翁年譜》改。按此奏乃駁安惇「國是」之説。因陳瓘等人之彈劾，此月安惇罷御史中丞出知潭州，則此奏不得在八月。

〔二〕以上數句原無，據《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陳了翁年譜》補。

〔三〕上「是」字原脱，據《皇朝文鑑》補。

〔四〕「楚」字原脱，據右引補。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奏　元符三年四月〔一〕

臣竊睹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二〕。然而求言之詔普逮于臣民，而乞言之禮未加于黄耆。竊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于徇國，意

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强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黄耆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黄耆，秦穆改過，復詢黄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于此。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九。又見《皇朝文鑑》卷六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〇，《經濟類編》卷二八。

〔一〕四月：原作「三月」。按奏中所言日食在四月朔（見《宋史·徽宗紀》），則此奏亦應在四月，而非三月，今改。

〔二〕「言」字原脱，據《皇朝文鑑》、《歷代名臣奏議》補。

再乞黜安惇奏　元符三年四月

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爲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絶言者之意。惇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媿責已多，況如前日之所爲者乎！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爲國是，極人臣不改之孝以爲善述，昔以誤朝，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伏望檢會前奏，早賜施行。《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又見《陳了翁年譜》。

論章惇劄子〔一〕　元符三年四月

臣聞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非特君子保身之義，是亦人臣事君之禮。義所以明可否，禮所以別嫌疑，見可則行，有嫌則避，此大臣之所當知也。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尾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叢歸一身。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内之人欲甘心於惇者如蝟毛而起，賴聖度包容，愛惜事體，故惇雖求去，而聖恩不許。臣竊以謂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皇帝奄棄天下，海内謳歌，歸于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叙，合天下之公，倚成于天，躬定大策。惇於此時，意語乖倒。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禮貌，如恐不及。自古人君寬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然而惇處可嫌之地，持不合之意，察其愧謬，無以自容，故先帝之陵土未復，而惇欲委使事而去也。夫泰陵命使，朝廷之大典；送往慎終，臣子之厚意。惇於泰陵豈不欲致其厚哉？勢不可留，知難而去。考之公議，可許無疑。但令使事不乏，則朝廷之大典舉矣。然則惇之去留，國體所繫，臣願陛下速發德音，允其所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〇。

〔一〕此篇《歷代名臣奏議》亦誤作任伯雨奏，今據《長編紀事本末》屬陳瓘。

論蔡卞奏〔一〕　元符三年四月

臣竊謂朝廷之事，當行者不可猶豫，未行者不可漏泄。當行而猶豫，謂之不斷；未行而漏泄，謂之不密。意外不測之變常生於此，古人既往之事可考而知也。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惡，前日之所謂國是者，陛下既察其非矣。章惇以社稷自任，蔡卞以經義教之，當此之時，共憂國事，必不以二聖之所行爲是也。彼皆以王安石自比，固宜以進退爲心。卞則安坐而不動，惇則備禮而求去，其於上聖之所行，能無正救之心乎？皇太后不宰之功發於至慈，陛下無已之報方在舜心。天佑命之，俾我元嗣慈孝之治實冠前古，我家之慶不求而至。此内外之所以歡欣，而和氣之所以充溢也。然而天道難諶，事當儆戒。卞等立其私説，變禮名實，爲國政之害者，其大有三：一則以繼述神考爲名，違其就者謂之不孝，而實有負誣之心。二則以厚於先帝爲名，違其説者謂之至薄，而實有輕欺之意。三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緒餘，依語而行，蔽惑上下。違其説者，謂之非聖人，加人以至惡之名，陷人以難名之罪。謀發於蔡卞之心，事成於章惇之手，脅持上下，果斷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手相資，無事則相忘，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臣十四日密章所論，深思熟慮，然後敢發，在陛下斷之而已。猶豫不決，理必生事。又況今日所行之命，已有可密而不密者矣。機既不密，又不時斷，執中無權，必有後悔。所以念難諶之道，而儆無虞之時者，其可忽乎！願陛下上稟慈闈，熟議而速斷

之也。臣愚不勝惓惓愛君之心。《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又見《宋史全文》卷一四。

〔一〕此疏《歷代名臣奏議》原作任伯雨奏，《宋史全文》作「陳瓘言」，今從之。

再論章惇劄子〔一〕 元符三年五月

臣聞古人有言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時至不行，反受其殃。」此忠臣之所當行，而明主之所宜慮也。章惇罪惡既大，陛下不復聽信，猶在相位，豈所宜哉？且惇嘗求去，而陛下不許，此固足以彰聖人寬大之德，然而疑則不用，用則勿疑，乃聖主任臣之法，疑而用之，實爲不可。陛下之所以未從其請者，不過以先帝山陵在近，不欲以使事改付他人而已。若審如此，所謂執一而廢百也。祖宗故事，山陵命使，必以先朝宰相。是以丁謂既去，則改命馮拯，王珪既死，而蔡確代之。拯之與確，皆是舊相。當時若無舊相，亦須改命他人，執一守株，非所以權大事也。今自惇之外，先朝舊相未致仕者，更有一人，范純仁是也。雖以姦黨得罪，而天下皆以爲賢；雖有目疾，而其心不盲。陛下若舉而相之，可以收天下之心。昔先帝起惇於謫籍之中，欲用純仁，自有此例。若純仁以疾不來，則是去就在純仁者也。擢任輔相，事出獨斷，自唐以來，雖見任宰相，不得預聞。臣以孤外之蹤，遽敢及此者，臣非敢薦純仁也，爲陛下思所以去惇之策，無出於此也。臣請縷縷言之。蓋自紹聖以來，蔡卞造

作姦言，假託經義，負誣神考，輕欺先帝，唱爲國是，以行其私。凡惇之所行爲天下之害者，其謀皆發於卞。干紀紊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背之始，則不過妄論繼述兩字而已。用孟莊子之小孝，違武王之大孝，務以惡名，脅持上下。二聖已察其欺僞，而卞等不悛，持此益固。論夫婦之終始，語兄弟之厚薄，陰謀密計，何所不至。當此之時，陛下若斥逐章惇，而不以宰相爲山陵使，彼必以謂陛下不厚於泰陵矣，然則惇未可以斥逐也。今其請去，則不可不從也。永泰陵使不可以他人爲也，然必先朝宰相爲之，然後可也。設使惇未肯求退，則在陛下似亦難處。今惇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矣，何所疑哉？然而欲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捨范純仁其誰乎？臣謂陛下若相純仁，則可以慰天下思賢之心，可以示二聖用平之意，可使有罪之人必無反側，則是一舉而衆美具也。出命之日，永泰使事權付先朝執政，以待純仁之來。若純仁不來，則權付之人，自可行矣。非是不使舊相，蓋由舊相辭免，則次官將命，於理爲順。又況純仁目疾，自不妨陛下他日別命宜相之人也。臣愚不避小嫌，竭忠盡慮，若蒙省察，速使惇去左右，則忘身徇國之人始敢安枕而卧矣。時不可失，機不可玩，願陛下深念而決行之也。天下之故，反覆無常，當以人事輔成天意。古人既往之迹可證可驗，非臣筆端所可具述。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惟陛下赦其僭易，采其所言，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貼黄〕臣十一日劄子云：「祔廟以前，且當明辨邪正；躬攬以後，乃可大明黜陟。」誠恐惇等未去之時，機事不密，爲害不細。伏望陛下用臣前章，且以職名出惇于外，然後合集衆智，共議典刑，緩而不迫，舉事必當。先朝宰相蘇頌致仕，命爲中太一宫使。純仁若以疾不來，則此例似可

行也。若得純仁居京，則有事可以訪問，養老乞言，無大於此，何必過示優假，如司空重事之類，使其處此而不安乎？范純仁乃臣妻黨之親，臣雖未識純仁之面，而今日之言，不能無嫌，臣不敢以小嫌而廢公議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〇。

〔一〕此篇《歷代名臣奏議》亦誤作任伯雨奏，今據《長編紀事本末》屬陳瓘。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奏

元符三年五月

臣二十二日奏禀職事，因論朝廷之議未及瑤華，而先賞何大正等，失於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内禀兩宫，外咨宰輔」，宰輔之意，人所共喻，兩宫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秘獄初興，推鞫嬪御，獄詞既具，遂及中宫。朝廷皆以爲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脅，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難。況聞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詢詢，溢語相傳，皆以謂陛下之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即今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儀之動静，而定是非於獄辭，茲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況當時推劾事由，郝隨按牘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冤抑，理合辨明。然

而訓果出於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干於泰陵，之命，先帝有嘗悔之心，大正疎遠，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説也。以繼述神考爲説，以讎毀宣仁爲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瑶華乃宣仁之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瑶華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於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于衆，或采芻蕘之論，或乞黄耆之言，議之既熟，乃發威斷。大明誅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如此，則事體無傷，謫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天下，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於今日。天下静擾，繫此一事，願陛下上稟慈闈，詳擇施行，天下幸甚。《皇朝文鑑》卷六一。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

乞留龔夬奏　元符三年五月〔一〕

臣聞「先甲三日易，後甲三日難」。諫而不早，足以取名。而于事無益。忠臣之義，但求有益而不顧取名。臣今日先事之言，爲欲有益于朝廷也。臣伏聞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告訐周

穜等語言事，乞罷黜京，而朝廷謂京無過，不以夬之所言爲信。夬既不得其言，難以復在言職，雖朝廷未加斥逐，理當求去。夬尚未去而臣已言及，此其所以爲先事之言也。蓋言事之官，乃朝廷耳目之所寄也，耳目不通，則有蒙蔽之患。故自祖宗以來，獎勵言官，屈意聽納，養其勁氣，不使小挫，非重其人，所以重朝廷之耳目也。自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初逐常安民，次逐孫諤，次逐董敦逸，次逐陳次升，次逐鄒浩。此五人者，皆與蔡京所見不同。雖其間或以他罪被逐，而京之所惡則無不去者。今夬之言京，又將罷去，則是兩朝言官前後六人無不爲京而去也。陛下以聖德嗣位，上法祖宗，內禀慈訓，數月之間，德澤廣被，內外安靜，人情歡悦，此千載之一時也。今若緣此一事又去言官，臣恐後之言者人人不已。可惜安靜之勢忽成紛紛，其于初服豈能無累？若待臨事而諫，孰若先言之有益也？臣願陛下察夬所言忠于爲國，特回睿聽，曲賜允從。庶使敢言之士意向朝廷，蒙蔽之風自此衰息。伏望陛下上禀慈闈，議其可否。小臣狂妄，冒犯天威，陛下矜赦，幸甚。

〔貼黄〕臣近曾面奏，爲蔡卞是臣之舉主，而臣言其罪，雖于公議無愧，而私議未安。臣之自劾求去，固有日矣。今所言者，非自爲也，非爲夬也，爲朝廷耳目之官耳。伏望聖慈特賜矜察。

雨奏。

《國朝諸臣奏議》卷五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一〕「元符三年」原誤作「元祐二年」，據奏議本文及《宋史全文》卷一四改。此篇《歷代名臣奏議》誤作任伯

乞別行删修紹聖神宗實録奏　元符三年五月

臣伏聞王安石《日録》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録之書，非朝廷之典册也。自紹聖再修《神宗實録》，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一〕，凡日曆、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并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録》，增損筆削，專美其父。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于愛婿之手，寵秘文于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于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蓋以國史、實録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于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强諫之語，何必盡宣于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昔者周公之訓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安石《日録》所載嘉謀嘉猷，既入告而發于命令，則斯謀斯猷皆神考之德也，豈可以繼志述事爲名而專紹人世之美乎？伏惟陛下若稽如堯舜，繼述如武王，棄斥人臣不改之小孝，光神考日新之聖緒，忍使裕陵之美，皆爲私史所攘？改而正之，理不可緩。所有紹聖《神宗實録》，願詔史臣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國朝諸臣奏議》卷六〇。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玉海》卷四八，《宋史全文》卷一四，《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六。

〔一〕「史官」原作「之書」，據《長編紀事本末》、《歷代名臣奏議》改。

再論蔡卞奏　元符三年五月

蔡卞痛斥流俗，力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爲高節，以不習詩賦爲賢士。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陛下建皇極之道，推曠蕩之恩，好平惡偏，去彼取此，察流俗之可宥，知國是之當審，所以善述神考之政，而增光先帝之緒者，卞之所是，與此不合。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人臣之大節，而安石之所以爲賢也。今卞持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回固位，復何所待？安石進退，似不如此。願以臣章示卞，自爲去就。《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〇。

又論蔡卞奏〔一〕

臣近具劄子言：「尚書左丞蔡卞持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徊顧位，復何所待？願以臣章示卞，使卞自爲去就。」未蒙施行。續具奏狀言：「先帝嗣位之初，事有更改，大臣之預議論者，卞皆笑其阿隨，疾其姦罔。至于太學之士嘗習詩賦者，卞皆薄之，目爲元祐進士，爲其徇時而改所習也。今陛下繼志述事，光續前烈，好平惡偏，棄彼取此，凡卞之所謂是者浸已更改，卞亦幡然而從，不復

固執。此與元祐阿隨之臣殆無以異。躬不自厚，用違其言；動靜失時，因累國體。臣之所論，安可已乎？乞并臣前章，皆以示卞。」未蒙施行。續又具劄子言：「卞以安石自任，俯視儕輩。朝廷誅賞繫其愛憎，人材廢興唯所取捨。矜其執守，堅若金石。時異事變，則隨而不執，默據高位，恬不知動。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件劄子奏狀，允臣所請，皆以付卞，使卞自爲去就。」未蒙施行。續又具奏狀言：「臣恭惟哲宗皇帝念神考有爲之艱，懲元祐紛更之速，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七年之間，專用一相，虛心注意，可謂至矣。誤朝迷國，罪在臣下。而議論之人，推考往事，不知先帝聖意所起，詢詢之言，或干陵廟。愛君之士，追痛不已，憤疾章惇，欲正其罪。臣謂惇爲宰相，既專且久，怨怒所叢，咎責固大，此天下之所共喻也。然而惇迹易明，卞心難見。用《春秋》責意之法，則難見之罪，安所逃乎！蓋自紹聖以來，卞以經術自任，以安石自比，託繼述於詔令，寓好惡於刑賞。痛斥流俗，則至於誅絶言路；深嫉元祐，則至於燬毀宣仁。體之大者，唯此二事，末流之禍，不可勝言。凡惇之所行，其謀皆發於卞，立爲成説，脅持上下，自謂出於安石，孰敢不信。名曰國是，孰敢不從？惇雖强梁，在其術内，奉行其説，唯恐不及，見賣而不知，受紿而不悔，勢窮力極，而尚未改也。昔者王安石嘗謂神考曰：『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神考用其説者，所以收天下之權也。自熙寧之末，安石去位，神考操馭臣之柄，不間彼此，用人惟己，立賢無方，熙寧流俗，稍復收召。當此之時，四海之士皆洗心而自新，願受知於君父，是以天下之權常在神考。然則流俗之所以爲流俗者，神考既赦其往愆而不復罪矣，卞亦何心，追咎不已，違神考曰新之

緒，膠熙寧趣變之迹。守此意者謂之守正，立此説者謂之特立，非其類者指爲邦朋，議其失者指爲邦誣。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士，去其所謂邦朋邦誣之人，合乎此者我所謂是，不合乎此者我所謂非。總其所謂是，名之曰國是；總其所謂非，名之曰流俗。是以天下之士，以流俗見惡者十有六七。既惡其人，因廢其言，持平者謂之兩可，獻忠者謂之誹謗。遂使天下之士箝口結舌，朝廷之所見聞者不過三數人耳。人人畏禍，誰復敢語！自去年鄒浩既貶，御史所劾，巧於詔旨之外，文致深罪，近自侍臣，遠及寒士，流離竄斥，朝野震傷。以言爲諱，至於如是，安惇之罪，人所切齒。然而見微之士尋考根源，則痛斥流俗，本出於卞，及其末流，勢自如此。然則鄒浩之貶，有自來矣。故《春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宣仁聖烈皇后有大功德于天下，哲宗皇帝嘗語近臣曰：「宣仁，婦人之堯舜也。」崇報之心，豈有極乎！然以失職之臣，不加將順，恨姦黨之得用，憤流俗之見與，章疏密補之言請降於外，理訴自私之語深摘其過。設負冤抑，亦不得伸；意或忠嘉，亦坐重譴。凡元祐之所行，必掃蕩而後已，如刈草而去其根焉，則宣仁所厚如瑤華者，安得而不廢乎？奉行其事，雖在惇等，然而見微之士尋考根源，則深嫉元祐，本出於卞，及其末流，勢自如此。然則瑤華之廢，有自來矣。故《春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卞以經術自任，以安石自比，而誤朝迷國，乃至如此！禍根罪首，實出其心，公議沸騰，罪不可掩。陛下以天地之度，無所不容，優假大臣，務在體貌，卞於進退，禮當如何？而乃用違其言，恬不知動。是以臣之前章，姑請示卞，欲以觀其去就，屢瀆天聽，未賜允從。聖德寬大，非臣淺陋所能窺測，然臣之職事，義不可已。乞以臣章，降付三省。」未蒙施行。臣

竊惟痛斥流俗，而至於誅絶言路，深嫉元祐，而至於讎毀宣仁。卞唱此説，立爲國是，脅持上下，逆天違人。致使海内有詾詾之言，我家有難處之事。若謂所行皆當，亦宜固守不移，今復安位，隨而不執。大臣如此，尚可與之謀國事乎？臣職在諫省，忝司耳目，凡今日之所極論，皆曩時之所親見，爲國寒心，非一日也。雖聖德寬大，容貸如天，而渠魁脅從，亦當區辨，豈可並恕而俱釋乎？伏望聖慈採恤公議，速示威斷，以警列位。《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又見《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七。

〔一〕此疏《歷代名臣奏議》亦作任伯雨奏。按疏首所引近具劄子所云「蔡卞持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徊固位，復何所待」等數語具見於前篇陳瓘之奏；又《宋宰輔編年録》引此疏多處，亦云爲陳瓘奏。《歷代名臣奏議》誤。

再言蔡卞狀〔一〕

臣嘗謂紹聖大臣負誣神考，輕欺先帝，皆託於繼述之説。而唱此説者，尚書左丞蔡卞也。傅會經義，變亂名實，以繼述神考爲名，以纂紹安石爲主。謂熙寧所棄之士，皆是流俗；謂神考不能知人，後復收用，致使老姦之類，共成元祐之惡。故於元祐之事，如刈草然，然鋤其根，然後王氏之志得盡行矣。此其所以立説之本意也。計畫安排，自有次叙，不動聲色，而其事皆行，則以章惇愚闇，在其術内而不知故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負誣輕欺之迹皆可見矣。卞當元豐之時，與王

震之徒皆自小官驟見超擢，被遇之恩可謂厚矣，所以報神考者宜如何哉！元祐之初，國政大改，卞於此時身爲侍從，若使不忘神考，亦當略吐一言。坐視紛更，曾無獻替，周旋數郡，安佚八年。至先帝躬攬之初，乃政事必更之日，復裕陵之大美，合天下之至公，千載難逢之會，在此時也。卞乃乘時射利，先植其私，薄神考而厚安石，欺先帝而罔天下。元豐舊臣有如此者，不謂之負神考乎？臣竊觀神考有爲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相與謀國，共進人材，非安石之所與，朝廷不用也，非惠卿之所取，安石不薦也。此兩人者，食息雖異，其心則同，發乎議論，如出一口。及夫事久變生，情移慮改，膠漆之友，化爲仇讎，一門之士，分爲兩黨，國論爲之洶洶。神考厭其紛紛，安石一退於鍾山，不復收召，惠卿宣力于外郡，絶迹廟堂。二人一例見疎，一門。當此之時，四海之士無彼無此，孰親孰疎，皆洗心而自新，願受知於君父。卞之初進，適在此時。神考自擢而試之，非必私厚於安石。以何琬之事觀之，安石有過，尚不假借，卞若有罪，豈以安石之婿而不敢治乎？神考之所以服天下者公平如此，後嗣之所當述也。卞欲自媒其身，敢爲欺蔽，安石際會遭逢之美挾之而備論，神考抑揚始終之意掩之而不言。惠卿之所以負安石者講之詳矣，神考之所以沮安石者當論之乎？孔子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蓋雖聖人不免有過，雖小人未必無善，不以愛憎之私而變善惡之公者，孔子之心也。神考之與孔子豈異哉？而卞之自立愛憎，誣惑士類，其所愛也，雖惡必取，其所憎也，雖善必棄。愛憎陰循於安石，取舍顯違於神考。而其所以上罔先帝而下欺天下者，皆以爲神考之心也，不謂之誣神考乎？且神考之志欲遠繼三代，神考之事欲永利

生民。十九年之間，念念緝熙，日日變通。至于元豐之末，而天下之事異於熙寧者多矣。雖當時奉法之臣時有誤謬，而聖人救弊之意本欲日新。先帝繼述之初，但以寬平爲務，卞爲不道，力沮聖謨。用安石過時之説，改神考日新之緒。凡神考之所以作新多士者，皆以爲安石之教也。立私門之所好以爲國是，奪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其意以謂深得安石之道者唯我一人，可以爲先帝不召之臣者亦莫如我。同我者是，異我者非。其所是也，謂之國是；其所非也，謂之流俗。所陳於先帝之前者，其道如此。不敬其君，可謂甚矣，不謂之輕先帝乎？神考有言曰：「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故能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大哉聖考之訓，後嗣之所宜法也。蓋古之聖賢，非止一人，前言往行，貴乎多識，豈當獨識一安石而已乎？自紹聖以來，王氏之好惡達于天下，公家之名器用於私門，以臣改君，下變上守。託繼述於詔令，嫁怨怒於同列，以平論爲兩可，以稽古爲俗學，以直詞爲誹謗，以深計爲妖言。作於其心，害我國政。自謂經義之大旨他人莫曉，《日録》之本意唯我獨知。而所以告乎先帝者，以爲繼述之道不得不然，不謂之欺先帝乎？凡此四者，其事皆託於繼述，其説皆唱於蔡卞。上動天變，下失人心。恭惟陛下繼神考之志，述哲宗之事，奉先追遠，不敢少懈。而大臣之中，負誣輕欺有如卞者，赦而不治，不足爲寬。伏望議正典刑，以厭公議。

〔一〕此狀《歷代名臣奏議》原作任伯雨上。按《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一引此奏首一節自「臣嘗謂紹聖大臣」至「以纂紹安石爲主」，云是陳瓘奏。此數語又見於瓘《論章惇疏》（見前），則作任伯雨奏亦誤。《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

六論蔡卞奏〔二〕

臣近者五具奏狀、劄子，爲言蔡卞事，皆未蒙施行。按卞迷國不道，以私滅公，知有王安石，不知有神考。陰謀密計，迹不可見，而國家大患皆生於卞。神考在位十九年，凡潤澤生民之事，卞皆掠爲安石之美。其理乖倒，不可以訓示天下，然而所行之事，皆以繼述神考爲名，故天下之人無敢議者。且如元祐章疏，皆是當日臣僚納忠之言，卞以私意諷諭，請降于外，取捨簡擇，專任己見，以言爲罪，公然行遣，以戒天下敢言之士。遂使進言之人，所入文字惟乞留中，不敢深説。此豈一朝一夕之患乎？初，元豐得罪之人，元祐許其理訴，所以通冤抑而盡下情也。進狀之人各求辨雪，既是詞訟之粗語，豈有先王之法言？卞以私意諷諭，字字點檢，一語不當，便加黜罰。非獨杜絶訴冤之士，亦以羅織無罪之人。卞雖快意於一時，而深爲朝廷之後患。然其立説，以謂章疏之言，譏毁神考，理訴之事，形迹先朝，必須如此施行，方名繼述之義。既以此説脅持上下，於是人皆杜口，而恣其所行，左遮右防，不犯其手。故臣前章以謂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堯舜黜幽之典，必黜難見之罪；《春秋》誅意之法，必罪造意之人。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堯舜之所不赦，《春秋》之所必罪者，亦聖時之所宜行也。且卞之自比安石，似是而非，欺惑上下，人所切齒。故臣之前章先論其所以似是而非者，然後因流俗、元祐之説以明其罪。蓋救其末流，不若先塞其源；剪其枝葉，不若先鋤其根。卞之

所以自托於安石者，蠹國害政之根源也，臣安敢舍此而論其末乎？伏望檢會前章，皆付三省特降指揮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

〔一〕此篇《歷代名臣奏議》亦作任伯雨。按疏云：「臣前章以謂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按此乃陳瓘先論蔡卞疏之語（見前），《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四、《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等亦引瓘此語，則此篇亦爲瓘奏無疑。

邢恕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乞原情定罪狀

元符三年六月

臣伏見龍圖閣待制、新差知荆南府事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説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于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于蔡確母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恩，偏及存没，則是恕前日之所行不爲陛下之所信也。按恕嘗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昔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固亦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爲允。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〇。

論改正訴理事乞正看詳寔辰安惇典刑奏狀

元符三年六月

臣聞周公作《立政》，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蓋雖成周之盛時，亦以誤獄爲戒。神考熙寧詔曰：「獄訟非其情歟？」蓋恐天下治獄之吏有飾辭鍛鍊之失也。夫周公之於庶獄戒其有誤，神考之於獄訟慮失其情，先聖後聖，豈異意哉！臣伏見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勅看詳訴理所：「改正過元祐訴理之人，依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指揮外，其後來接續奏降指揮更不施行。其已施行者並依今來指揮。」除言語不順別作一項外，蒙改正者七百餘人，其所洗滌可謂衆矣。無罪者既蒙洗滌，則看詳之官如寔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謹按惇奏曰：「凡得罪於元豐之間者，若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則人臣不當輒爲理雪。或經有司勘斷，必是情法相當，上下方敢施行，未審當時有司如何理雪。」臣竊謂鞫獄斷罪而使情法相當，若非臯陶作士，不能如是。周公之戒其有誤，神考之慮其非情者，正恐情法不能相當故也。今曰有司勘斷必是情法相當，如此，則是元豐之時九州内外爲有司者皆臯陶也，其爲諂誣，不亦甚乎？且元符有司即元豐有司也，去年鄒浩之獄，在京及新州所連逮者凡數百人。按法定罪，則浩爲厚誣君父，其黨爲同惡相濟；若言其情，則浩爲盡忠於朝，其黨爲厚於親戚朋友。其情如此，而用法如彼，可以謂之相當乎？安惇官爲執法，職在獻替，尚且率其僚屬共爲誣諂，而乃謂元豐有司所勘斷者能使人人情法相當，此可以欺天下乎？又如司馬光宣訓之語，究治劉摯等

事，或緣凶悖之意或以姦逆之謀，按法定罪，則幾至赤族；若論其情，則盡出誣罔。然則元符大臣致人以罪，情法相違尚乃如此，而謂元豐有司能使情法相當，孰敢以爲然乎？如曰出於睿斷以示勸沮，臣下不當輒爲理雪，以理觀之，亦未然也。臣請以近事明之。熙寧、元豐舊例，開封府公事或情輕法重，或情重法輕，則貼例取旨，或封入請寶，臨時輕重，皆出睿斷。自元祐以來，知開封府臣僚請改舊法，不復貼例，喜怒任情，高下其手。請寶得旨之事雖經睿斷，而故失出入實由開封。如此之類，若復申明改正，又何累聖人之勸沮乎？先帝知其然也，於是改此二法，請寶公事依舊貼例，而直行奏斷者依舊録問。自此而後，開封不敢越例而有請，罪人得因審覆而自訴。方此二法未改之時，開封公事勘斷有失，孰敢以爲睿斷之誤乎？蓋人主變通之道，無所膠執，事有未便，改之而已。昔雖未改，今亦當改。此乃今昔相成之道，前作後述之理。是以復行審問，再行貼例，則是哲宗之所自改也；召還鄒浩，叙復光、摯，則是先朝之所欲改，而今日之所當述也。善繼祖宗之緒，共述一家之美，亦何先後彼此之間乎？以今視昔，則元豐應世之事，或因或改，皆聖人之迹耳。迹不可泥，何獨有司勘斷之事而必欲保其無誤哉？爲此説者，不過欲讚譽元豐，而自以爲盡忠於神考耳。神考盛德大業，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非凡愚譏讚所能加損；況其所讚譽者元豐有司而已，豈不陋哉！《傳》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武王之孝也；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孟莊子之孝也。若以孟莊子爲法則，是元豐之事皆不可改，非特訴理而已。若以武王善述爲心，而不泥聖人已陳之迹，則改正看詳訴理之事可謂合於公議矣。蹇序辰、安惇受大臣諷諭，意有所在，因謂訴理之事形迹先朝，必須如此施行，方名繼述之義，遂使朝廷紛紛之事不已。考之公議，合正典刑，伏望聖慈，特示威斷。《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又見《宋史》卷二〇〇。

論星變奏　元符三年七月

臣近聞衆論，火星之行，頗失常度，歷氐犯房，今乃在房心之間。臣切考歷代《天文志》，熒惑犯房，將相惡之。若房心之間，則天子之明堂也。臣雖不曉天文，然而房心兩位，最爲易見。恐太史占知，有所隱避，不敢盡奏，臣不可以無言也。臣伏聞仁祖之訓曰：「國家雖無大異，亦當常自修警，況因謫見乎？」

〔貼黄〕〔一〕心爲宋之分野，火星乃天王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臣先事而言者，亦冀有補而已。自陛下即位以來，正陽之月，日有食之，肆赦求言，所以圖消復也。而星變繼作，厥異甚大，安可以不思其故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

其亂也。陛下聖德日躋，切于至治，上法祖宗，内禀慈訓，孜孜勉勉，不敢皇暇。而日星之變，重有譴告，非天心仁愛之深，何以得此？革否爲泰，轉災爲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聞應天消變，不在文采，非祝禳之所能除也〔二〕。

〔又貼黄〕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尚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悦，乃止。非末術之所去也。宋景公仁人之言，而能使熒惑退舍者，非空言而已也。根于誠心而發于言也。

〔又貼黄〕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懼，召李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天罰也。宋分野曰心〔三〕，禍當君身。雖然，可移于相。」公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賞君。今夕星必徙舍。」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真宗謂宰相曰：「其祥安在？」吕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爲宰相，王旦爲參知政事。此二人

者，天下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真宗消變之術，如此而已。臣願陛下用真宗消變之術，察朝廷未正之事，勿牽衆論，取其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之、周堪、張猛等，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爲堪、猛用事之咎。于是勢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虚左，舟勢不平，幾于傾覆。觀者膽落，亦已久矣。自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損諸右而遷于左，十損一二，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人〔四〕，采旁觀膽落之語，廣諏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已知，而陛下有未知也。幸而蒙蔽忽開，陰雲披剥，垂象粲然，警示陛下〔五〕，天心仁愛，可見于此。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決去奸佞，改用忠良，以合人心之所欲，天意得矣。臣故曰：革否爲泰，轉災爲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愚不知忌諱，惟陛下裁赦，幸甚。

〔又貼黄〕淳化二年，熒惑犯房，其年宰相呂蒙正、樞密使王曉、參知政事王沔、陳恕皆罷，而改用寇準等。太宗以是年大旱，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天人之際，應如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既伏誅，家且籍没；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于私室，仍領濠州定遠主簿。用法重輕如此，亢暵之咎，殆不虚發也。太宗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是歲擢準樞密副使，徙同知樞密院事。今陛下左右之臣，在紹聖中負誣

神考，讎毀宣仁，而不能奉承哲宗繼述之意，同心合謀，非一人也。願陛下躬攬之初，速正其罪，且無使有僥倖苟免之人，則用法輕重不至于不平矣。消弭天變，莫大乎此。臣願陛下以臣此語，深加意慮。」

〔又貼黄〕臣竊聞仁祖嘗采前世災異有應者，編次爲十二卷，御製序引，名曰《洪範政鑑》。遇有天變，則考其所因，以爲修省之資。今其書必在禁中，臣願陛下法仁祖之夤畏，留意修省，以福天下。《國朝諸臣奏議》卷四四。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陳了翁年譜》，《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四。

〔一〕以下「貼黄」，前三則《歷代名臣奏議》均作奏議正文。

〔二〕「所能」二字原脱，據右引補。

〔三〕「心」字原脱，據文意補。

〔四〕「損諸」至「用偏」凡二十二字，原文作一「選」字，據右引改補。

〔五〕「然警」二字原脱，據右引補。

乞遣使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奉行優恤德音奏狀

元符三年七月

臣伏覩七月初八日德音，應河北、京西路被水人户，如可以優恤事件，令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疾速條具奏聞。臣竊謂朝廷恩宥徧及天下，唯此兩路偏蒙優恤之惠者，以逐路有水災故

也。今陝西、河東自用兵之後，加以凶歉，公私匱竭，人物凋弊，甚於水災。而德音優恤之文，不及陝西、河東，臣竊以爲不可。至如條具優恤事件委之安撫、監司，此亦文具而已，朝廷實惠未必及民也。蓋安撫、監司被受德音，下于諸州，州達于縣，備禮施行，循例報應，文移往復，動涉時月，迨於條具奏聞，而優恤之民已填溝壑久矣。朝廷優恤之意非不急也，而州縣行遣之叙悠悠如此，豈非文具而已乎？夫持文具以爲優恤之政，而欲使被災之民得復其所，茲固難矣。又況天下諸道，三路爲重，均有耗傷，而止恤其一，未可以爲平也。臣謂平恤諸路，莫如專遣兩使，一往河北、京西，一往陝西、河東。如治平、熙寧故事，以安撫察訪爲名。以陛下初政，作朝廷施惠之意，達于諸道。民之饑饉流亡、愁苦疲怨之狀，皆得以實入告。自帥臣、監司而下，慰其勞苦，而劾其欺繆。事有方急而宜緩，法有未便而當改者，皆得專達。至於講究邊防，熟圖利害，事或干於機密，而非詔之所能該者，皆令面稟聖訓而奉行之。如此，則根本之地均被德澤，人心感悅，可召和氣，以廣陛下前日所以特降德音之意。謹録奏聞。

〔貼黄〕神考嘗謂近臣曰：「昨來西師，兵夫死傷者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朝廷不得不任其咎。」紹聖邊事，兵夫死傷之數倍增於昔，今日朝廷安可以不任其咎？雖頻推恩惠，尚未足以慰陝西、河東之民，豈可置此兩路而獨恤河北、京西乎？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乞追究鍾正甫迫害鄒浩之罪奏　元符三年七月

鍾正甫頃爲廣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攝本州羈管日前諫官鄒浩，就獄根勘賓客往來饋遺等事，偶會大赦釋免。竊惟浩以言事得罪，於親戚故舊往來賙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絶，而新州所劾與御史臺羅織之獄萬里相應，欲置浩於必死，其爲忍酷，不已甚乎！然議者以爲造意爲虐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所承受御史臺文移如何指揮，本路如何奉承。但考兩處行遣次第，則造意爲虐者得其人矣。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又見《陳了翁年譜》。

又論章惇狀〔一〕　元符三年七月

臣聞人臣之功罪，不論則不明；朝廷之威罰，不斷則不行。陛下臨御以來，於群臣之功罪論之明矣，然於有罪之人未行誅罰者，所以順太母之慈，而成坤德之静也。今躬攬之初，當示威斷，雷霆之擊，宜自近始。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罪惡顯著，久稽天討。方哲宗大漸之時，太母定策之際，惇爲宰相，首發異議，一語乖倒，尋合誅殛。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勉加優禮，如待功臣，容德之大，古無有也。按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

己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爲當爾，謂天之譴戒爲偶然。斥公論爲流俗，以獻忠爲誹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衆口，廣鄒浩之獄以絶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耳。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然則卞爲謀主，惇乃罪魁，殲厥渠魁，理不可赦。今惇仰恃容貸，謀脱身禍，自謂前日之事，皆稟命於哲宗，職當奉行，非惇罪也。嗚呼，罪不在惇，其在誰乎？忍爲此言，重可傷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前日之事，獻可替否，假有不售，忠臣之義猶當歸過於己。又況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惇之所謀，多不見從。臣請以二事驗之，可以考其餘矣。乃者宣訓之説、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説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誅滅，及其流竄，尚欲勦除，然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密贊，而掠爲己功；己之所行，則託於稟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孰大於是！漢之匡衡事成帝爲丞相，石顯用事，不能正救，乃於成帝既没之後，論顯不忠之罪，揚著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爲卑君尊臣，非所宜言。天下後世，以尊爲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謗議多及成帝，獨議郎耿育以謂：「事不當時固争，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采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今惇於往事，每有匡

衡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耿育深痛之議，其何以稱陛下欽承繼述之意乎？臣每因奏事，屢奉德音，陛下語及哲宗，則聖顔慘動。感戚之意，形于挽章。篤於天倫，實出聖性。厚天下之俗，正賴乎此。然而惇猶充位，威斷未行，故靡薄之風尚未消沮，而仁厚之化所以未孚于天下也。宗廟之輕重，主威之强弱，皆繫陛下所以處惇者如何而已，安危之機，不可不慮。且陛下初去蔡卞，爲其薄神考也；次責邢恕，爲其累宣仁也。惇負哲宗，其惡尤大。今若正此之罪，則君道永正，母道永尊，而繼述之義永無愆矣。伏望陛下躬攬之初，先正惇罪。雖用祖宗之意不殺大臣，而流竄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斷，以協公議，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〇，《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一。

〔一〕此篇《歷代名臣奏議》亦作任伯雨奏，今據《長編紀事本末》、《宋宰輔編年録》屬陳瓘。

論修建景靈西宮劄子〔一〕

元符三年八月

臣伏睹近降聖旨，修建景靈西宮，拆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儀鸞司等處以爲地基，奉安神宗、哲宗神御。極于尊崇，彰乎廣大，此可以見陛下奉先之孝；只移官舍，不動民居，又可以見陛下愛民之仁。得斯民之歡心以事宗廟，此堯、舜、文、武之用心也。然而稽之禮意，有所不合；考之人

情，有所未便。可得而議者有五事焉，臣不可以無言也。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位宗廟于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也。神考建原廟于左，蓋取諸此。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非神考之意。此其可議者一也。夫人之所居，必擇吉地，故《詩》美衛文公能營宮室〔二〕，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推此心以事其先，則宗廟所居之地欲其允臧，可不擇乎？唐大理卿徐嶠有言曰：「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之盛，烏雀不敢栖。」蓋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人情所惡，古今皆然。今乃擇此以建廟宮，既非吉地，神必不安。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宮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于他處，却要地基，遷此就彼，彼亦有居民也〔三〕，不知起遣幾家而後可以建此？被遣之民有所不願，則失其歡心；失其歡心，則非陛下愛民奉先之本意矣。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于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殿會于一宮。今乃離析一宮分爲兩處，歲時酌獻，鑾輿分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傳》曰：「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顯承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協會。神靈既安，何用遷徙？宗廟至重，豈宜輕動？動而寧之，不如勿動之寧也。雖曲示隆報之心，而未盡寧神之理，此其可議者五也。凡朝廷舉動，苟合公論，則天下人情莫得而議。一有可疑，則衆説蠭起。凡此五者，臣皆得之于公論而不敢不言者也。宗廟之事，至重至大，陛下于宰相之請雖已恭依，然禮意、人情有所未安。難以施行，何憚于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三省別行詳議，庶于宗廟大事無輕動之悔。《國朝諸臣奏議》卷八八。

又見《文獻通考》卷九四，《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

〔一〕論修建景靈西宮二劄子《歷代名臣奏議》作左正言任伯雨與陳瓘同上。按《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書亦均作陳瓘上。

〔二〕宮：原脱，據右引補。

〔三〕居：原脱，據《文獻通考》、《歷代名臣奏議》補。

又言修建景靈西宮狀

臣近論修建景靈西宮有可議者五，已奉聖旨送三省、樞密院。今數日矣，未有定議。臣謹按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詔於大内之南、己丙之位，得祖廟之地，以建景靈宮。亦如天廟星在太微之東南也。神考合集祖宗神御，會于天廟之次，所以契符天象，稽參經旨，述真宗之事，爲後世之法。今修建西宮，非神考紹述之意，宗廟至重，不宜輕舉。伏望聖慈詔諭大臣速行改議，無貽輕動之悔，天下幸甚。

〔貼黄〕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詔以聖祖臨降，令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擇地建宮，及令禮官考制度以聞。是月，丁謂言：「得司天少監王熙元等狀，按《晉天文志》云：張南有天廟十四星，乃帝王祖廟也。今大内法象太微，天廟星在太微南。若建新宮，宜大内正南次東止丙方〔一〕，上合天廟星位。又按二《宅經》，大内陽宅新宮宜在正南次東己丙，上合陽宅福德方吉。臣請以錫

慶院、開封府兩處地位建置，上符天象，旁合經術。」遂詔以錫慶院建宮。《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

〔一〕止：據前後文，似當作「已」。

乞罷王師約樞密都承旨

元符三年八月

臣聞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之詩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言升黜人材，上合天意，然後可以慰天下之心。初政之所宜謹，無大于此也。臣伏見駙馬都尉王師約，近除樞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違神考設官之意，臣不可以不論也。本朝矯衰唐之弊，駙馬都尉無有任權要者。惟王貽永尚太宗女鄭國公主，一年而主薨，貽永即納所賜第。後三十年，乃歷邊任。仁宗知其賢，擢任樞密。當此之時，貽永名爲帝婿，實已疏外。今師約賜第猶存，而未歷邊任，豈可用貽永之例，而遽擢于樞密之地乎？神考詔樞密院置都承旨，以文臣爲之，副承旨以武臣爲之，或參求外戚之可任者以充此選，然一文一武，不相紊也。今以師約據文臣之位，豈神考設官之意乎？陛下遠師堯、舜，近法祖宗，四方萬里，無不延頸舉踵以觀初令。未拔寒俊，而遽以姻戚先之，巖穴之士，將何望焉！三省、樞密院進擬如此，失天下之心矣。願陛下守祖宗用人之法，稽神考設官之意，罷師約新除，以允公議。《國朝諸臣奏議》卷三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再乞罷王師約樞密都承旨狀　元符三年八月

臣十二日曾具奏狀，言駙馬都尉王師約除樞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違神考設官之意，乞行寢罷，未蒙施行。臣所當論，未可已也。師約在元豐中嘗爲神考之所試用，其人修謹寡過，士論亦頗與之。然而臣之所言，非論師約之賢否，特以初政用人，不循舊章，未拔寒士，先擢姻戚，恐失巖穴之心，以爲廟堂之累。區區之忠，非立異也。若蒙陛下采狂瞽之言，寢已行之命，則用衆從善，實爲兩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師約新除，以全初政之美。《國朝諸臣奏議》卷三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又論章惇奏　元符三年八月

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輿陷濘不前，霧宿於野。願速降指揮，先次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以稱陛下厚於泰陵之意，然後降出臣僚前後章疏，別議典刑。《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〇。

全宋文卷二七八三

陳　瓘　二

諫幸龍德宮觀芝草奏　元符三年九月

伏聞車駕將幸蔡王外第〔一〕，都下之人老幼相傳，歡呼鼓舞，願瞻天表。人心所歸，於此可見。然聞欲因幸龍德宮，而傳者以爲欲觀芝草。竊惟陛下即位以來，天下豐稔，慶瑞已多，芝草雖異，臣知不足以動聖意也。況自祖宗以來，乘輿初出，必正其名，若非爲民祈禱，即因謁見宗廟。今乘輿之出固有名矣，因幸潛宮，何爲不可〔二〕，然而觀芝草之嫌，亦不可不恤也。此而不恤，流傳寖廣，天下之人將有不遠萬里而獻芝者矣。《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又見《陳了翁年譜》。

〔一〕「車」字原缺，「駕」原誤作「爲」，據《陳了翁年譜》補、改。

〔二〕何：原作「似」，據右引改。

乞觀無逸及漢文宣唐太宗事奏　元符三年九月

臣聞商之高宗舊勞于外，作其即位，不敢荒寧，享國久長，爲後王法，《無逸》所陳是也。漢之與唐，四十餘君，賢而可紀者三君而已，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是也。文帝年二十有三，來自代邸，而有天下，後世恭儉之主莫有及焉。宣帝年十有八，興于民間，而有天下，後世勵精之主莫有及焉。太宗年十有八，舉兵除亂，又數年而有天下，後世納諫之主莫有及焉。此三君者，方其在外之時，斯民之利病，朝政之臧否，耳聞目見，皆得其實。後雖深處九重，而考往驗今，不忘鑑戒，此其所以爲賢也。恭惟陛下久處潛藩，充養聖德，亦如高宗舊勞于外；春秋鼎盛，曆數在躬，亦如三君自外而入；置《無逸》于座右，采唐、漢之所長，則文、宣、太宗之事，蓋有燦然可觀者矣。神考所謂「吾無間然」者，臣愚願有稽焉。《國朝諸臣奏議》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

論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奏　元符三年九月

臣聞知幾而預戒，則君無過舉；先事而早諫，則臣無智名。君明臣良，上下兩得，治道所以隆也。臣以駑散之才，冒處言職，適遭明聖之主，竊慕良臣之義，事有臨機不當默者，安可有待而不早

言乎？宋有天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也。譬如安樂之人，年過百歲，尤當兢兢畏慎〔一〕，護養元氣，無使疾患乘間而入，則愈老愈健，永保康寧之福矣。祖宗以聖繼聖，古無有也。母后繼有聖德，亦古無有也。天覆地載，一健一順，萬物生成，各遂其性，至神考而治道益隆，至皇太后而家道益光，可謂盛之極矣。盛必有衰，安可不預戒乎？漢之衰也，以外家太盛，人不敢言，以至亡國。陛下守祖宗之成法，監衰漢之覆轍，宋德方隆，內外無患。然以臣所聞，宜預戒者有一事焉，恐陛下未知也，恐皇太后未知也。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陛下知乎？皇太后知乎？皇太后功德隆備，格于皇天，陛下極天下養，未足以報，惟使我宋固萬年不拔之基，外家享與國無疆之福，夫然後足以爲報。漢唐母后稱制，有至終身。或欲威福之柄，久出于己；或因左右之請，貪戀權勢〔二〕。惟我皇太后恬寂足以全威福〔三〕，嚴明足以戢左右，不待祔廟，果于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爲報也。乃者還政以前，陛下欲除向宗良等開府儀同三司，將鎖學士院矣，而皇太后詔寢此命。中外傳聞，咨嗟嘆仰〔四〕，知皇太后以撝謙爲德，而陛下以養志爲孝也。漢章帝欲加恩三舅，馬后曰：「吾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何必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至孝之行，安親爲主。此吾家之事，故得專之。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于是章帝不封其舅。〔貼黃〕馬后不復關政之言，惻怛如此，可謂賢矣。然後以兄弟干政，後世議焉。唐之長孫皇后曰：「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預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所謂開本源而恤末事也。」是以太宗問后政事，后不欲言，再三要之，終不肯對，蓋以馬后為戒也。

今皇太后盛德全備，與天同功，非馬后之比。臣之所言，但欲有補于外家而已，想亦皇太后之所樂聞也。若不達聖母之心，而自爲猜嫌之慮，當言不言，臣所不忍。臣謂馬后之所以詔其子，章帝之所以順其親，内慈外孝，兩得之矣。陛下及皇太后前日之事，撝謙養志，正與此同，天下之所以服也。漢哀帝之初，急封諸舅，孔光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猝若是，其不久長矣！」帝以逼于傅太后，不能從也。今皇太后詔寢成命，不待孔光之言；陛下恭禀慈訓，遂無倉猝之舉。此乃前古難行之事，于今見之，皇太后之聖德可勝言乎？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爲報也。陛下雖受天眷命，曆數在躬，然而力摧異議，獨定大策者，皇太后也。蓋有功于陛下者，天及皇太后而已。天道公而不私，陛下之所以報天者宜如何哉？皇太后爲而不恃，功成不居，陛下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陛下以道制情，無一毫之私，則可以服人之心；服人之心，則可以得天之心；得天之心，則可以合皇太后之意矣。神考之所以報慈聖者，用此道也。治平之末，韓琦爲相，中外協心，定策爲易。前日之事，章惇秉政，首唱異議，定策爲難。然則皇太后之功，比之慈聖，又爲光矣。陛下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唐之衰也，天以定策之功付于矜伐之臣，于是責報不已，而有「負心門生」之語。主道之强弱，可見于此矣。〔貼黄〕唐宦者楊復恭策立昭宗，後稍恣横，責報不已，昭宗後厭之，因令致仕。遂與其兄子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壽王為天子。既有天下，遂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昭宗也。今者功出聖母，國本既正，唯陛下永思所以圖報而已。大公之報，報之上也；假借外家，豈足以爲報乎？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

倚伏之可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彦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内外，漏泄機密，〔貼黄〕臣聞紹聖之初，裴彦臣管幹造慈雲寺，因婦人阿王赴户部及御史臺理會地界。後來并此一寺，屢曾遷徙，竟不成就。臣切恨此也。皇太后為追薦愛主，所以施財造寺，此寺既不成就，而郝隨之徒因緣恣横，敢慢東朝，外人皆有不平之心，所恨哲宗不知耳。當時户部及御史臺官司，有以彦臣為是者，有以彦臣為非者。是非自有公議。以臣觀之，只因彦臣幹當不了，以致生事。臣故曰：彦臣無甚幹才也。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謂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溢傳耳。若非皇太后明諭聖意，嚴加約束，則籍籍之口，未易塞也。仁宗篤于舅家，尤以李瑋爲賢，詔瑋舉官爲將領。瑋言家有賓客之禁〔五〕，無以知士人之賢否。仁宗特許瑋見賓客，而命日抄所見賓客名氏以聞。蓋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委曲周旋，至于如此。神宗敬厚曹佾，加以王爵，然而佾口不敢薦一人，佾門不敢接一人，不過以自娱樂而已。神考所以厚佾而無厭者，以其得外戚之體也。宣仁聖烈皇后戒訓外家，尤爲切至。紹聖時利口之禍，幾及門户，然而高氏之族終獲免者，則亦宣仁訓戒之明效也。皇太后功德之大，光于前人。念保持之艱，爲無疆之慮，事戒其漸，正在今日。《老子》曰：「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凡未有之事，今雖無之，後或漸有。既有而後圖，不如未有而先戒之。漢之馬廖，章帝之舅也，傾身交結，冠蓋之士争趨赴之，遂至于私贍三輔，第五倫之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王氏依東宫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内外要官皆出其門，推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劉向之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杜欽、谷永自托于外戚，專攻人主

之身，而無一言敢及王鳳；遇有災變，則反推天異，歸之他人，以爲外戚之地。懷二心之士，如杜欽、谷永者，何代無之！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成帝之時，外家子弟，據勢滿朝。成帝欲以劉歆爲中常侍，臨欲拜官，而左右奏曰：「未白大將軍，不肯奉詔。」帝雖堅執，終不能奪。由是朝廷之事，只由外家，不由成帝。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不戒其漸乎？王音、王根，奢僭不法，天子怒之，于是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封侯之日，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等以王氏爲言。于是大將軍惶懼，乞骸辭職。然而外家强盛，故人主之威終不得行。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神考有言曰：「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奸宄，厥有履霜之漸。」臣愚以謂欲見前車之失，則往古之事不可以不考；欲辨履霜之漸，則方今之事不可以不戒。《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事之有漸者，無不然也。〔貼黃〕王鳳擅權，以王商不附己，使人上書極言，詆毀商暗昧之過。商發病嘔血死。王章不親附王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擅權蔽主之過。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章直言，不聞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為予求所以自輔者。」于是章薦馮野王。王音切知其語，以告大將軍鳳。鳳用杜欽計，稱病乞骸。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成帝乃優詔報鳳，强起之，于是鳳視事。後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竟免官。衆庶多冤王商議朝政者。杜欽復為鳳畫策，詔求直言極諫，以救前過。漢之王商、王章，皆當時之賢臣。因爲王鳳所惡，一則死于暗昧之過，一則死于縲紲之中。當此之時，外家之勢已如合抱之木、九層之臺，豈一手之所能拔，豈一鍤之所能平哉？商等區區可憐，而諫諍後時，戒之不早，何益于事！今臣所論，乃在于累土、毫末之初，遏萌杜

漸，何難之有！在陛下從容求皇太后一言之詔而已。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于一。若使守令人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如此則奸人鼓舞，良民咨嗟。此陛下及皇太后之所不取也。以小喻大，有以異乎？臣願陛下采芻蕘之言，念老子之説，遵神考之訓，合太母之心，以臣此疏達于慈闈〔六〕。若蒙皇太后察臣愚直，以慈愛之，則自今日已往，憂國忘身之士，皆欲竭忠自效，而無所畏矣。臣下盡樂告之忠，朝廷有不諱之善，好察如虞舜，不吝如成湯，〔貼黄〕《中庸》曰：「好察邇言。」舜之事也。「邇言是聽。」幽王之事也。此二者相去遠矣，在分聽察兩字而已。聖德日躋，治道日隆，我宋固萬年不拔之基，外家享與國無疆之福，豈特賤臣一身之幸乎？如其不然，則臣有僭易妄言之罪，罷黜投竄，理不可逃，在陛下命之而已。臣以孤寒遠賤之迹，誤蒙陛下過有拔擢，責臣不輕，眷臣方厚，臣是以及時而言，先事而諫。豈敢以身之不肖而自廢其所當言乎？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臣雖不肖，而區區之言，有益于朝廷，有補于外家。若不以臣之不肖而取之，則忠言由此而并進；若以臣之不肖而廢臣之言，則諂言由此而交人。聽言，治之基也；信諂，亂之本也。〔貼黄〕古者忠信之士，語及外家，則讒諂之人必中傷之，指為離間，以激怒内外，然後奸謀秘計，無所不行。此計若行，則言者必危。言者既危，則天下之士以言為戒。如此則亂可必矣。臣故曰：信諂者亂之本也。國家治亂之機在此一舉，臣一身螻蟻之命，安危生死，豈足道哉！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國朝諸臣奏議》卷三五。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九。

〔一〕慎：原作「謹」，避孝宗諱改，據《歷代名臣奏議》回改。

〔二〕勢：原作「制」，據右引改。

〔三〕全：右引作「外」。

〔四〕嗟：原脱，據右引補。

〔五〕家：原脱，據右引補。

〔六〕「念老子之説」五字及「臣」字原脱，據右引補。

論哲宗實録不當止差蔡京兼修奏　元符三年九月

臣聞公而不私則朝廷無過舉之事，私而不公則天下有不服之心。臣伏見近差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兼修《哲宗皇帝實録》，此朝廷過舉之大，而人心不服者也。國家自太宗以後，每朝實録，提舉、修撰皆有正官，用度雖多，不敢惜費，命官雖衆，不敢憚煩，所以重大典而敬先朝也。今修《哲宗實録》，獨用兼官而已，豈非以蔡京欲擅史局，而朝廷不欲重違其意乎？蔡京得兼局，而哲宗史事不得其官，輕一朝大典，違祖宗故事，皆爲一京，則是朝廷之所以厚京者過于哲宗矣。臣前章所謂朝廷大政無不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地者，此亦其一事也。陛下篤于天倫，曲致其厚，每對臣下語及泰陵，則聖顔慘戚，感動左右。豈肯以天下而儉于先朝之史事乎？今物議諠諠，皆有公私厚薄之説，無不歸過于陛下

矣。京爲陛下畫不忠之策，陛下爲京受不厚之名。京無忌憚，人不敢言；陛下孤立，人不敢助。卑君尊臣，陵壓主道。豈有朝廷事勢倒置如此，而可以久安乎？昔者爲修王安石《日録》專置一局〔一〕，今者爲修《哲宗實録》則兼官而已，王氏尊于神考，蔡氏重于哲宗。三家僭魯，六卿分晉，原其起因，不過如此。前古已陳之事，安可以不監戒乎？臣自十八日不得上殿，次日又復隔下，自知必有重譴，理當誅竄；然而未受謫命，猶在言職，豈敢以身之危辱，而棄其所當言乎？願詔三省、樞密檢會累朝差官修實録故事〔二〕，如臣所言不誣，乞行改正，以稱陛下厚于泰陵之意。《國朝諸臣奏議》卷六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六。

〔一〕置：原脱，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二〕「檢」字原脱，據右引補。

乞以四次改更前事爲鑑奏　元符三年九月

臣切見自熙寧以來，至今三十餘年，天下之事，已經四次更改。熙寧改治平，元豐改熙寧，元祐改神宗，紹聖改宣仁。凡所行之事，各有先後次第，若逐一開敷張陳，方見本末。今據臣所見，畫一具析如後。

一、熙寧之初，宋興已得一百八年，太平日久，天下之事理合變革，神考所以大有爲也。是時專任

王安石，凡安石所惡之人盡加疏外斥逐，如司馬光、范純仁等，人數甚多。

一、元豐之時，王安石既去，神考獨攬威柄，凡安石所惡之人漸却收用。至元豐末年，神考因事覺悟，大改熙寧之意，蘇頌、王存之徒皆爲侍從，孫覺、李常之徒漸次進擢，蘇軾自貶所放歸，司馬光加資政殿學士。如此之類甚多，但檢當時日曆，可以盡見。

一、宣仁垂簾之初，先帝冲幼，用司馬光「母改子」之説，不待三年，大改先政。此既往欲速之失也。臣謂改之是也，欲速非也。

一、紹聖之初，大改元祐，此乃必致之理，天下皆知其然。然以用事之臣自任私意，既不師古，又絶人言，所以有誤朝政。

右四次改更，所行之事略已具析如前。臣愚所望乎今日者，唯願陛下以前事爲鑑而已。神考變通之意，念念日新，熙寧之初廢流俗而用安石，熙寧之末用人惟己，當時日曆所記差除之日可以考也。紹聖大臣專以私意主張王氏，違神考日新之緒，述安石熙寧之迹。凡先朝之政所以膏潤天下者，皆以爲王氏之澤也，所謂「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悖德，民無則焉」。負神考而欺先帝，此政事之所以乖錯，而天之所以不助也。《書》曰：「若稽古，帝堯。」又曰：「若稽古，大禹。」又曰：「若稽古，皋陶。」自古聖君賢臣皆以稽古爲先，既往之事，有可法者，有可鑑者，可以自得矣。人主之學，其要如此。紹聖大臣假托經義，用士大夫進取之學，支離虚誕，欺惑先帝，其罪與晉之王衍無異。范甯曰：「王衍之罪，大如桀紂。」事可考而知也。《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九。又見

論章惇罪大責輕乞行流竄狀

元符三年九月

臣伏覩初八日制書，章惇落左僕射，知越州。臣竊惟惇之大罪多矣，陛下以天地之量，含容假借，累月于此竟緣奉使亡狀，黜而去之。事干泰陵，則不敢赦，威斷如此，可謂是矣。按惇初唱異議，欲摇大策，久稽天討，公論沸騰。臣亦屢以爲言，而陛下諭臣曰：「惇負哲宗，其罪固多，朕之初政，方以百姓爲心，豈欲以己事責人乎？」臣仰奉聖訓，退而歎息，知孔子之無我，老氏之外其身，唯博大聖人乃能與此。彼漢唐自私之主，計功論罷，取快一時，先一身而後天下者，有愧於今日矣。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古之明王後其身而先天下者，其説蓋本於此。陛下不欲以己事謫惇，而以百姓爲重，得孟子之心矣。若非聖學高妙，自臻于此，豈臣下之所敢言乎？然方陛下踐祚之始，四海之安危治亂在此一時，是乃宗社之所繫，豈獨陛下之己事？天下神器，非私物也，不以己事，豈是以爲公乎？然則以道制情，公而不私者，在明睿用刑而已。開成之責李珏，紹聖之貶王珪，古事可考，近例甚明。然李珏所言猶是文宗素定之意，武宗怒之，遂有昭州之命；王珪所言，非是簾前親奏之語，言者誣之，猶有萬安之貶。今惇心造其謀，非珏意也；躬奏其語，非珪言也。然則惇罪之大，異乎珪、珏，但奪相印，安可已乎？況惇將命不敬，露宿者一夕，爲相無狀，誤

朝者七年，所以負哲宗者非一事也。越州之命，指其一事而已，執一廢百，加以私宥，用刑如此，其何以服天下乎？臣願陛下斷自宸衷，降出臣僚前後章疏，特行流竄，以厭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

再論修建景靈西宮劄子

元符三年九月

臣昨具劄子，言修建景靈西宮有可議者五。續具奏狀，言祖宗神御與聖祖天興殿皆列於天廟之次，不當遷徙。續又具劄子，言真祖用道家之制，而參取陰陽之説，神考依禮經之旨，而不易左右之位，今一舉而兩失之，願詔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臺諫官重行審議。未蒙施行。臣竊惟宗廟之祠不可輕易，祖宗之緒不宜苟改，而朝廷固執初議，臣不敢以爲然也。《周禮義》曰：「位宗廟於人道之所向者，不死其親雖公羊之舊説，而三經妙義乃神考之所以訓天下者也，廟社之説安可破乎？今欲棄先儒之是説，違神考之聖訓，專用私意，率改成緒，臣是以知其不然也。或者以謂，若東展舊基，則高頭街之地必見侵掘，國之左臂不可侵也。夫天廟之説出於陰陽家，真宗用之，今尚不取，何獨左臂之説爲可據乎？況舊基之北有榷貨務，移一務，則不動民居而得殿基矣。不欲侵掘，則因地形之高下，何爲不可？釋此可因之緒，而堅持難就之計，臣是以知其不然也。又或謂，以祖宗神御昔者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隨寺觀之所在即置殿宇，豈有左右之拘乎？臣謂隨處奉安，斯無定

位，會而爲一，必辨東西。昔者散處之時，后或在南，帝或在北，今既會而爲一，豈可以不分南北，而皆以因舊爲説乎？臣是以知其不然也。夫此三不然者，皆不足以固守，然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前議者，謂神考素有修建西宮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實録》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依也。陛下用史官親聞之語，遵神考素定之意，以奉先之孝，述宗廟之事，臣下之所宜將順，其有大於此乎？然而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臣請以一事驗之。元豐中，神考於英宗治隆殿後留一殿之基，宣仁詔曰：「此以待未亡人也。」因遜此基爲神考廟宮之地。宣仁之意，不欲多遷民居耳。而紹聖大臣因謂宣仁輕蔑神考，裁損廟制，於是重卜奉安之地，以極崇報之禮，今顯承殿是也。方建修顯承殿之時，蔡京正在朝廷，若神考之言審如《實録》所載，京於此時何不具以先訓聞于哲宗？況當哲宗之時，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者無遺力矣，豈有宗廟重事，親聞先訓，可以證元祐之非，無大於此，而乃隱忍不言，復何待乎？臣是以驗其爲矯誣也。且紹聖之初，哲宗聖意本無適莫，章惇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及京自成都而來，與其弟卞共毀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售其説自役法始，從大改役法以後，事事無不大改。兄弟同朝，塤篪相和，無有一事不如其意。當此之時，不以所聞神考聖訓告于哲宗，至于今日，然後引所自書《實録》以爲證驗，唱爲不經之論，而欲遷神考于西宮，其爲矯誣，可謂明矣！京以矯誣之筆，妄增《實録》之事；以矯誣之舌，僞造神考之訓。朝廷用矯誣之言而輕改宗廟，信矯誣之説而力沮言者。臣恐自此以後，矯誣之人無復忌憚，矯誣之政不可復救。奸雄生心，四夷相賀，必始於此矣。伏望聖慈出自睿斷，正京矯誣之罪，明示貶竄，然後

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臺諫官如臣所請，重行審議。《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一。

論國是劄子〔一〕　元符三年九月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至於國是之説，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乃孫叔敖之所以告楚莊王者也。此雖霸者之事，而後之君子亦有取焉，爲其能以一是而折衆非也。若夫以合其取捨者爲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爲非，此孫叔敖之所不取，而楚莊王之所不用也。彼一國之事猶去其取捨之私，然後爲是，況天下之事而可以私意爲是乎？臣復覩初八日章惇麻制曰「參陪國是之論」，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之詞也。京與章惇初無異意，自蔡卞爲執政，而京有觖望，於是與惇絶矣。睽絶之後，京豈以惇之所行尚是乎？今於麻制之文，特申國是之説，京之設辭豈特爲惇而已哉？夫國是一定，不可改也；既改其事，又謂之是，傳之天下，人必惑矣。昔者瑶華之事，京爲廢詔，今則廢者復矣，京前日之所爲猶自以爲是乎？究治之事，京親爲奏劄，請滅劉摯等家族，今則摯等皆復其官矣，京前日之所爲猶自以爲是乎？言官常安民、董敦逸、陳次升、孫諤、鄒浩皆京之所惡而陷害之者也，今則敦逸而次皆召還矣，前日之所爲猶自以爲是乎？神考有爲之初，冠絶前古，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京與弟卞諂讚王氏，過於先烈，知有安石，不知有神考，纂修《日録》，如嗣

考事。今陛下親批言章付于三省，雖未行遣，而卞之用意陛下已灼知其非矣。京前日之所爲猶自以爲是乎？假託制書之言，含藏自便之計，以己好惡達于天下，巍巍乎蔡氏之門，國是之所從出也，敢有以爲非者，則禍必及矣，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今朝廷大政無不委曲遷就，以爲一京之地，而京又因朝廷制命，託辭寓意，以罔惑上下。臣在言職，安敢心知其事而口不言乎？伏望陛下以臣此言察京之行事，併示威斷，以警天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又見《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一。

〔一〕按此劄子原題爲任伯雨上，誤。《宋宰輔編年録》引《丁未録》謂此奏乃章惇罷相知越州後陳瓘所上，是也。考此文前一節與前篇陳瓘《論國是奏》全同；又末段「朝廷大政無不委曲遷就，以爲一京之地」一語，《國朝諸臣奏議》卷六〇所載陳瓘《論哲宗實録不當只差蔡京兼修奏》自謂乃其「前章」之辭（按：此文見後）。可證此劄子乃陳瓘所上，而非任伯雨。《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録任伯雨奏議十八篇，其中僅有五篇確爲伯雨之文，其餘均爲陳瓘所上，詳見各篇校記。《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載陳瓘責授監揚州糧料院時繳進四劄子，「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即指此篇。

又論蔡京劄子〔一〕　元符三年九月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

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説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實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絶，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塤篪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謂元豐之末，命京帶開封府劍子携劍入内，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惇有詞矣〔二〕，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説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二年十月卞爲執政〔三〕，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絶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絶者，爲國

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絶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告閤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静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彦、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彦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事皆由卿耶？」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悦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由是浸疎，終見黜罷。今忠彦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

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兹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爲國事耳。非特爲國，亦爲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五〕，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迍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絶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請，則天下分爲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爲崖州司户，元賞爲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

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説，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吕惠卿紛争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吕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六〕、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内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温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皇朝文鑑》卷六二。又見羅從彦《豫章文集》卷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〇原注，《宋朝事實》卷一〇，《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一，《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文章辨體彙選》卷一〇五。

〔一〕此篇《歷代名臣奏議》誤作任伯雨奏。《長編》稱此爲陳瓘彈蔡京第四章。

〔二〕惇：原作「仁」，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三〕二年十月：原作「三年九月」，據《長編》及《宋史·宰輔表》改。

〔四〕閏二月：原作「三月」，據右引改。

〔五〕「以私害公」四字原缺，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六〕李昇：原作「李昇」，《歷代名臣奏議》作「李昱」，均誤，應作「李昇」，南唐開國君也。

言蔡京劄子〔一〕　元符三年九月

臣聞事有大小，言有先後，事之大者，言之所當先也。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久在朝廷，爲害甚大，今所當言，無先於此。紹聖之初，常安民爲御史，京爲安民所擊，得罪贖銅，因與安民有隙，離間譖訴，無所不至。自逐去安民，而朝廷耳目於是蔽矣。去年鄒浩之獄，天下震駭，人皆歸罪於兩惇，孰知其事始於京之去安民也？今朝廷大政又皆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地，公議洶洶，人不敢言。臣若畏禍緘默，恐負陛下，今所當言，其有先於此乎？夫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言，唱西宮之事，妄託先訓，以脅上下，自改《裕録》，以實其説。朝廷遂信其説，欲遷神考于西宮，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地乎？京在紹聖中，親入文字，請滅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惠也。今哲宗之大惠不聞于天下，而京復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力，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濫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爲國生事，以復私讎，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利。

前言既効，今計亦行，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考，欽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下，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未免委曲遷就以爲京地，況其它乎？前日緘口之人，今欲有言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爲戒矣。前日沮隔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進爲懼矣。以言爲戒，則依舊箝默；以進爲懼，則甘於沉廢。天下公議與陛下即政之初，漸不侔矣。京之計策漸行，人情之向背漸一，爲京之羽翼者漸張，爲陛下之耳目者漸沮，朝廷之威自此而漸弱，蒙蔽之患自此而漸成，安危治亂，漸可卜矣。臣謂方今之患，無大於此。臣雖不肖，而所言皆得於公議，陛下黜臣不肖之身可也，因廢臣言，則爲不可。臣願陛下俯察葛蕘之忠，速去腹心之患，獨出睿斷，正京罪惡，以警天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

〔一〕此篇原亦誤作任伯雨上。按《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五載陳瓘責監揚州糧料院，繳進四劄子，下引此篇之文，可知此亦陳瓘所奏。

再論蔡京之罪并辭免知無爲軍奏〔一〕

元符三年九月

臣孤遠不肖，誤蒙拔擢。竊謂陛下既開言路，以防壅蔽，臣職在獻替，義當如何？乃不能慎默，輒貢不根之言。陛下原其用心止爲憂國，雖行貶黜，尋復改命。臣螻蟻之身，將何以上報聖主涵容之

私乎？臣昨者自聞隔對已後，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進，爲言京在紹聖中親寫奏劄，乞誅滅劉摯等家族，賴哲宗仁聖，不行其請；今京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功，欲歸過於哲宗。又言，京自謂當元豐末命，帶開封府劄子携劍入内，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自言已有社稷之功，而使宣仁大謗終未辨明。又言，京因不得爲執政，與章惇睽絶，今乃欺陛下與惇睽絶者爲國事也。又言，京爲弟卞執政無狀，自來不相往來，以欺陛下。又言，京欲獨擅史局，妄有奏請，以致《哲宗實録》不差正官修撰，輕一朝大典，違祖宗故事。又言，京所薦引，得美官、在要路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多有才智藝能之士。若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爲朝廷之用。然則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爲蔡氏之黨；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爲朝廷之用。然則廣收人才，消合朋黨，唯在去京而已。又言，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臣上件劄子所言，在既責揚州糧料院以前〔一〕。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同是臣事發更爲，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爲信矣。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爲初政之累，莫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專以輕君罔上爲能，以植黨任姦爲術。挾繼述之説，爲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孝不忠之名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今京不出，必爲心腹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一身遷貶危辱，何足道哉！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一三一。

〔一〕此奏《歷代名臣奏議》一二九：元符三年九月「丁亥，詔新添差監揚州糧料院陳瓘知無爲軍。時瓘已出國門，即於門外露章辭免」，以下即引此奏。可知爲陳瓘之露章奏。

〔二〕前：原作「後」，據《長編紀事本末》改。

論蔡京交結外戚奏

元符三年九月〔一〕

臣近爲言事不根，謫授監揚州糧料院。受告方得數日，便蒙改差知無爲軍。聞命皇惑，唯知感涕。臣聞聖人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以一時之怒，黜忠諫之臣，此如日月之食也。今兹改命，可見聖人之心矣。天下有識之人，誰不嘆仰！豈獨賤臣一身之私幸乎？臣雖上感聖恩，而未敢便受新命者，誠有説也。明道中，仁祖欲率群臣爲皇太后上壽。范仲淹諫曰：「人主無北面之禮。」明肅大怒，而仲淹得罪。元祐中，蔡確之貶，范純仁以爲不可。宣仁大怒，而純仁得罪。此二臣者，可黜可逐，而尊主不貳之心，不可以威勢奪也。方劉氏甚危之日，極力救護，却是仲淹。以宣仁晚年，翻然遠慮，復思純仁。知忠言之有益于國家也。大抵忠臣之心，唯欲保全國體，爲千萬年久長之慮，豈忍使天下議論及于慈闈！今宗良等内外交通，迹狀甚明；蔡京交結之迹，天下所共知也。京作《向縡墓志》曰：「吾平生與士大夫游，無如承旨蔡公與我厚者。」京爲從

官，而與外戚相厚，書于碑刻，以自矜夸，如此之類，非止一事而已。又京與弟卞久在朝廷，同惡相濟。卞則出矣，京則牢不可拔，自謂執政可以決取。人皆謂京因慈雲寺得裴彦臣交結之助，外議詾詾，衆所知也。京作《向宗良麻詞》云：「元豐末命，嘗有嘉言。」嘉言若出于宗良，則大謗必歸于宣仁矣。京亦自謂，曾帶開封府劊子，携劍入内，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以禁中疑似之傳，書于制命，揚于天庭，自謂與宗良皆社稷之功，而使宣仁負無窮之謗。京之諂事外戚，不畏上天，一至如此，豈惟有害于朝廷，實亦無益于外家！臣盡忠于陛下，盡忠于皇太后，所以言也。皇太后聖德大功，冠絶今古，陛下承顔養志，方以大舜、武王爲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闕；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大舜、武王之孝，何以加于此乎？京所謂孝則不然，但欲陛下授柄于外家而已。此蔡氏之利，非宗社之福也。陛下以聖德嗣位，春秋方富，如漢文帝、宣帝即位之年矣。盡孝于東朝，勵精于政事，獨操大柄，足以有爲。而京之所以脅持陛下者，原其用意，謂陛下未可以獨爲也。哲宗躬攬之初，聖意本無適莫。章子厚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自京、卞首發邪論，盜攘國柄，凡有所請，必以繼述爲説。稍違其意，則欲以不忠之名加于上下。假朝廷之誅賞，示私門之好惡，輕君誤國，首尾八年。至于今日，狃于故態，又以此意脅持陛下，傅會繼述之論，假托報功之説，密持離間之謀，伺察陛下，包藏禍心，若有所待。京之出言用意，諒無逃陛下之聖察也。且陛下述神考之聖德，報太母之大功，豈獨陛下之私心，是亦臣子之所願。合臣子之所願，盡四海之歡心，然後陛下有慶，兆民賴之。天子之孝，孰大于此！今京所賴，非兆民之所同賴也。陛下一違京

意，則京必以不孝之名責陛下矣。陛下徇一京脅持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義乎？畏天下至公之大義，當流竄蔡京，以安國家而已。臣前日之言不負天，不負陛下，不負皇太后。果蒙陛下移臣差遣，若非皇太后察臣之忠，陛下必不欲如此旨揮也。然而京在朝廷，則家國未安。臣雖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説如是。臣露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聽，所以盡惓惓之誠也。皇太后以無我之慈，至明之照，既已察臣之忠矣。臣今日之言，必是亦蒙照察。今雖未察，終無不察之理。臣雖遠去朝廷，仰賴慈庇，縱未牽復，於臣無損。臣所望者，當以流竄蔡京爲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爲先也。蓋恐京在朝廷，則煩言日進；煩言日進，則聖慮日勞。朝廷雖嚴示威刑，而天下公議，終不可遏。蓋公議若必以威勢奪之，則人心離矣；人心既離，則主勢孤弱；主勢孤弱，則外陵内侮，何所不至！非所以奉承宗廟，而慰安東朝也。然則蔡京之所謂孝者，果天子之孝乎？願陛下勿愛一京，而切爲國家之慮也。臣愚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心，惟陛下裁赦，幸甚。《國朝諸臣奏議》卷三五。

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一三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

〔一〕《歷代名臣奏議》此篇亦誤作任伯雨奏。據《長編紀事本末》，陳瓘改差知無爲軍後上露章又上實封章，此篇即其實封章。《長編紀事本末》引其末段之文，其末又有「所有知無爲軍勅不敢祗受，迄邇前去揚州聽候指揮」二句。

乞讀資治通鑑奏　元符三年

臣竊謂人君稽古之學，一經一史。經則守之而治身，史則考之而應變。天下之事，其變無窮，故往古可監之迹不可以不詳知也。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聽政之暇，于舊史無所不觀，思考歷代治亂事迹，以爲監戒也。」英宗命儒臣論次歷代君臣事迹可以爲監戒者，既上《通志》八卷，又命置局續修，書成，取旨賜名。神考繼志述事，賜其名曰《資治通鑑》，又親製序文，炳若雲漢，爲章于天，自然之功，變化出焉。臣嘗三復明訓，掩卷嘆息，以謂諸史所載數千年事，文字繁多，不可勝覽，宴儒寒生，業專習一，窮年皓首，猶或昧陋。仰窺聖作，區判事類，數語之間，盡史之要，翕受以蓄德，敷施而日新，堯、舜之所謂稽古，何以加此？而況不忘謙抑，俯比漢、唐，自謂「于文、宣、太宗無間然矣」。自餘治世盛王得聖賢之一體者〔一〕，皆有取焉。至于荒墜顛危之主，亂賊奸宄之臣，可觀可監，無不悉論，以著聖志。蓋自祖宗以來，聖聖相繼，稽古之學同乎一心，以後述先，非一日之積也。至于神考，然後典刑之總會，策牘之淵林，底于成就。繼而張之，正在今日。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業大，極本該末，揆萬事而復乎一，制群節而適于變，六經妙義既自得于心術之微，而于前古已陳之迹又盡心焉。今經筵將開，而進讀之官尚循習舊例，泛讀諸史，文字繁複，事實支離，不得其要，未周于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候經筵開日，令侍讀官讀《資治通鑑》，以承神考所以繼述英廟緝熙聖

學、垂訓後嗣之意。《國朝諸臣奏議》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二六七。

〔一〕「聖」字原脱，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進國用須知奏狀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

臣聞神宗有爲之叙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内降劄子，裁減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爲久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爲患。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補，遂至於耗根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賦之漸，兆於此矣。臣昨守無爲，奉行詔令，竊見一年之内連下五敕，而天下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運之於西邊。墮先政於罷兵之後，資國計於冗費之餘，譬如決江河之大防，蓄溝澮之小潤，非曰無涓涓之助，何以補湯湯之流？大違神考之心，殊乖繼述之義。臣職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

進國用須知劄子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

臣伏見仁祖之時，臣寮上言曰：「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户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減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故也。」臣謂當仁祖之時，官制未立，自元豐以來，制國用之職在三省矣。户部右曹之所掌，乃天下財用之根本也。神考理財之政，所以法先王而慮萬世，元祐之臣雖有紛更，然天下所積財物，朝廷亦不盡取。今則一年之間，連下五敕，凡提舉司所積錢取之殆盡。竭天下根本之財，壞神考理財之政，繼志述事，豈宜然哉？今具五次朝旨下項。

一、元符三年九月八日敕：「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將剩數更留一半準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敕：「府界諸路見管常平役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將剩數更留一半準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敕：「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并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一日敕：「諸路提舉司將見在量添酒錢，依抵當息錢已得旨揮施行。今後

支使不盡錢數，并封樁，準備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二日敕：「府界諸路提舉司所管錢物，除依旨揮起發及除留出本年合支散外，餘剩更留一半，錢數不多，深屬闕少羅本。今于元祐年中所納助役錢內撥一半充常平羅本，餘一半許榷貨務召人入便，或計置起發上京，兌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羅本。」

臣切惟神考立法之意，取民之財，還以助民。故天下諸路，州州縣縣各有蓄積，將以待非常之用，不使有偏乏之處。故右曹錢物不得與別司交雜，違條輒用者徒二年。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財物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爲額，只以三年爲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遠矣。今當紹述此意，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切大違成憲，而偏用之于一方乎？且上件五項所取之類，以天下計之，萬數不少。于此類內，河東、陝西、京西三路之撥與提刑司者其數幾何？河北路交撥與措置糴買司者其數幾何？川陝西路具椿管數目關鄰路召人入便〔一〕，及與茶馬司對數交兌者其數幾何？臣謂凡此八路，那移兌撥，皆主于邊費而已，自餘路分起發入京西飛于塞下者，又不知其幾何。然則天下蓄積之物，皆運之于邊矣。若使一勞而久佚，暫費而永寧，則三十年積之而一日用之，猶足以濟一時之權，成不得已之計。今則不然，但剔割諸路以補一方之瘡痍而已。臣恐一方瘡痍補之未合，而天下乏財之患有不可深言者矣。臣生長南方，不能周知四境之事，且爲東南之〔二〕。西邊財用匱竭，則供億調度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于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有東南意外不庭之患，又將取之于何地乎？臣切考唐武德以後，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置都督，列州縣。

開元中置節度以統之，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然而當此之時，糗糧出于屯田，馬牛出于監牧，戍卒繒布取足于山東而已，未嘗罄天下之積以從事于一方也。今五敕之所取，非歲歲常有之數。方主議臣充位之時，賴此紓目前之急；爲廟堂久遠之慮，當如之何！制國用者既不恤此，議棄地者又執偏見，不詢衆庶之論，不盡邊臣之説，各以私意自復其言，因循相仍，馴致大患，縱以闕乏爲憂，不過請行鬻爵之類耳。神考創法比隆于三代，彼中世之陋法，如鬻爵之類，乃熙寧初議之所不取也。當時條例司臣寮參議論者，今爲輔相，忍不爲陛下一言之乎？又況神考自有爲之初，以至法度之成，憂勤不倦，非一日之積也。所以建子孫萬世之業，爲四海無疆之慮。何意今日繼述先緒，乃復遽取中世之陋法而行之者也。使財用有餘，則朝廷議論自不至此。然則神考十九年焦勞之慮，特爲今日目前之費爾，豈不痛哉！又聞獻議之臣欲裁損州郡供給，減削吏人請受，以佐國用。樞密院減罷陝西諸路準備官員數以節冗費。此不得已之計，非無毫髮之助也。然使神考理財之政不爲廟堂所壞，則臣寮議論亦不至此。此等不得已之事，不免漸漸爲之，則算間架，除錢陌，貸富人錢穀，賣御史告身之類，安保其不漸爲也？主議大臣既去之後，設有此事，則其斂謗欲使何人當之？故凡户部不得已之下策，皆非神考大有爲之初意也。漸用不得已之策，頓改大有爲之意，名曰「建中」而偏爲過甚之舉，名曰「繼述」而大違神考之緒。甚矣，其可痛也！陛下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逋欠，此乃真宗之所嘗行，而神考之所欲爲也。紹聖役法有「一倍三料」之文，神考素意，欲候歲久積多則時一弛之，所以遠繼成周馭民之法，而俯取漢文弛租之政，以悦斯民，以召和氣，以爲後嗣之式也。夫上之所弛者其數既多，

則下之所獲者不爲僥倖。《周官》「八則」，所謂予以馭其幸者，雖非日行之常事，是乃馭民之美意。陛下式祖宗而行之，可謂得繼述之義，而人臣之所宜將順者也。然方國用匱乏之時，而所弛之物其數太多，故所謂傾天下之財而使無孑遺者，言者之所當慮也。然赦敕之所放，其數止于二千餘萬；五敕所取，其數不知其幾萬萬也。陛下爲有益之事以法祖宗，其數又少，方所取，大臣所以備邊乏。廣恩惠以收人心，有益之事也；因邊費而壞成法，無益之舉也。又赦敕所乏財之時，尚不可以不言；大臣爲無益之舉以壞先憲，其數甚多，方乏財之時，安可以不慮乎？切惟神考承祖宗久安之緒，熙寧之初，國用匱乏，而理財之政未修也。王安石曰，有天下者豈以乏財爲患哉？于是講理財之法，立天下之政，緝熙增損十有餘年。至于元豐之間，法度成就，然後州州縣縣皆有蓄積，天下無偏乏之處，將以待非常之用。則所謂有天下者不以乏財爲患，信不誣矣。今則不然，耗根本之財，壞已成之法，雖西邊用度目前不乏，而天下方匱乏，患將由此而作矣。蓋神考爲子孫萬世之慮，故政事既立，而天下無乏財之患。必自乏財而生，此必然之理也。且自祖宗以來，天下諸路轉運司或有非常之用，必須干告朝廷。既在經費之外，于理自合應副，然自熙寧以前，常患無可應副者，以理財之政未修故也。由元豐以來，根本蓄積之財，州州縣縣聚如江海，法防堅固，內外充溢，轉運司經費之外，設有干求，以此應副，不患不足。然而神考愛惜民財，謹守交雜之法，轉運司雖有干求，亦不輕與。故當時轉運使劉攽之徒妄有乞貸者，皆被謫罰。今則邊方用度百倍于昔，轉運司匱乏迫窘異于平時，雖有乞貸，理合應副。然朝廷于其所請，例皆峻

拒。朝廷豈爲愛惜民財，謹交雜之法乎？良以乏財而已矣。諸路誤以乏財廢事，爲轉運使者，安肯受無名之謫乎？夫州縣縣蓄積之物，一年之内皆以五敕取之，而尚以乏財爲患，可不慮哉？臣願陛下詔宰臣制國用，修户部右曹之政，明提舉官覆奏之法，委官選吏，會計五敕所起都數若干，已到若干，未到若干；自餘八路那移兑撥以充邊用者若干；陝西、河東邊費，除繫本路錢物及朝廷以錢應副外，已用五敕所及外，應支五敕所起者，其數各若干；除已用應支外，所餘之數尚有若干。凡已往之費，不可追究，未來之費，所宜會也。前此朝廷遣使會計邊費已用之數，所得者簿曆盈車，不可覆考，重有煩費，無補于事。今臣所論者右曹根本之財而已，不知五敕所起可以爲西邊幾年之用否。困天下之力，壞神考之政，而數年之後未免闕絶，廟堂之上今亦可以覺悟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

〔三〕。《國朝諸臣奏議》卷一〇三。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六，《文獻通考》卷二七，《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一〕川陝西路：當爲「川峽四路」之誤。

〔二〕且爲東南之：疑當作「且爲東南言之」。

〔三〕按《九朝編年備要》節略此文，稱爲《五敕貼黄》，其後又有一段爲本文所無，附録於下，以供參考：

「五敕之後，其年五月又降一敕，以廣西錢一百萬貫預和買紬絹，其文曰「人户願請價錢若干，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濟」。其實則人户不願也。且以無爲軍言之。民間買絹一疋，須用一貫四伯文足。人户請常年一貫文耳。今於年例外創添支散之數，此乃聚斂之術，臣恐自此一敕之後，相繼無已。又況侵削十路百姓，只得絹一百萬匹，未足充陝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

進日録辨奏狀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

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對紫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録》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録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録》，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録》、《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官請以《日録》降付史院者，今爲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輕議大典，誠以宗廟至重，義不敢默。蓋惟神宗皇帝體道用極，憲天有爲，自得師臣，授以政柄，雖尹暨湯，咸有一德，無以復異。而嘉謀嘉猷，實出我后。以言乎經術，則微言奥義，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則改法就功，取成於心。是則神考之獨志，而安石之所以歸美者也。用事之臣闇於此理，託奉宗廟，獨尊安石，假紹述於詔令，寓好惡於刑賞。至於纂記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贊之語宣揚於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專美於人臣，不歸德於我后。淩壓宗廟，以植其私，事之乖謬，莫大於此。豈惟負神考在天之靈，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見，撰成《日録辨》一篇，具狀奏聞。《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

論人臣之節人主之變奏〔一〕

臣聞四時合守一節，天首無節也，有變而已。人君如天，人臣如四時，故臣宜守節，不可變也；君當制變，不可守一節也。《坤》之用六，人臣之職，一吐其言，終身不變。《乾》之用九，人主之道，變其往事，無所不可。如上天寒暑之變，或霜或雨，在我而已，運而無積，歲功乃成。故曰「王省惟歲」，豈與四時同守一節而已哉！蓋以天言之，則四時分守，合而成歲功；以人言之，則臣下執節，變而爲主道。主道可變也，臣道不可變也。王安石守其節，神考變之，故人主之權不分于下。紹聖大臣以不改安石爲節，而敢變神考之事，其理乖倒，可謂甚矣。然則人臣之節、人主之變，不可不辯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

〔一〕以下各篇不知進呈年月，蓋皆在元符末。

再論人君稽古之學奏

臣聞《周官》司徒之教有六德、有六行、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所謂六藝也。教亦

多術矣，而藝居其末；藝亦多術矣，而書居其末。元豐中，王安石《進字説表》云：「先王立官以教之者，謂司徒六藝之教也。」又曰「蓋將以合乎神悟者布之海内」。神考讀其説而好之，玩味不忘，可謂合乎神悟矣，然不以布之海内者何也？以教化之本不在文字故也。神考之所以教天下者，可謂知本矣。紹聖中，用事之臣必以《字説》頒之海内，違神考之心矣。又況咀嚼莊老之言而不由其道，斥絶稽古之學而求利於已。晉之王衍嘗用此術，倡爲虚無，鼓舞天下。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後進之士莫不景慕倣傚，選舉登朝，必由於衍。矜高浮誕，遂成風俗。於是人心支離，天下分爲南北者三百餘年。當時識者以謂王衍之罪過於桀紂，言其以荒唐之學、偏私之説蒙蔽人主，而養成天下之亂也。景德元年，王欽若請幸金陵，當是之時，若無寇準，則天下分裂久矣。既往之事，今可監也。天佑我宋，今日以前，幸無不虞之變，故欽若之討未及施行，南北之士復得同心以向陛下。然而王衍之言入於骨髓，滌除痕垢，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唯願一經一史，緝熙堯舜稽古之學，則天下之士皆當觀上而化矣。《歷代名臣奏議》卷八。

論善繼善述奏

臣聞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天子之孝也，武王是矣。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卿大夫之

孝也，孟莊子是矣。神考之初，當百年宜改之運，改英祖者多矣，乃所以爲善繼善述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神考之大孝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

論允執厥中奏

臣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蓋曆數在躬，則有天命也；允執厥中，則祖宗之所以命陛下者亦可知矣。陛下奄有神器，以天之曆數在聖躬也。舜，舜之所以命禹者如是，則盡人事也。天人兩得，則四海不窮，而天禄永固矣。堯之所以命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禄者，在允執厥中以奉天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不高不下之謂中，不左不右之謂中。如天之有北辰，衆星之所拱也；如地之有洛邑，道里之所均也。如五行之有土，萬物之所以生也；如五臟之有胃，百骸之所以立也。知其理而言之者，儒生之所能也；體其道而行之，則非聖人不能也。列子論出石入火之事，以謂仲尼能之而能不爲也。能高而不爲高，可謂中矣。故六經之道高，而不可不中者也。豈唯六經爲然哉，老子之道可謂高矣，然以百姓心爲心，則取域中之大焉，有去甚之説焉。老尚如此，況吾儒乎？顯諸仁，藏諸用，一弛一張，而不失乎中者，然後足以經世也。今天下學者求治道於莊老，而於漢唐之事皆不取焉，失於高矣，故不中也。又天下之士，一南一北，彼用則此廢，此用則彼廢，失於偏矣，故不中也。不中，則如車輪無轂，不能轉物。不能轉，則爲物所

轉，此自然之理也。堯曰四句，自有次叙，故曆數在躬，則當允執厥中；允執厥中，然後永保天禄。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四。

乞憫恤山陵人夫奏

臣聞唐穆宗山陵時，久雨時寒，役人飢凍頗甚，至有持鍤抱簣而死者。敬宗憫之，於是治路人夫各賜之絹。臣謂絹者有限之物，豈得人人而與之？兼諸色應奉之人例皆勞苦，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國家自裕陵以前，大事既畢之後，即降德音下兩京等處，凡干應奉之人悉蒙恩恤。惠而不費，非賜絹之比也。迺者泰陵應奉之人，緣雨水異常，州縣督責甚於他時，所以叙其情而憫其勞者亦宜加厚。惟陛下留意，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五。

乞罷温益給事中奏〔一〕

右，臣聞漢高祖即位之初，所先封者皆故舊親愛之人。用張良之言，急封雍齒，於是群臣人人有自堅之意。唐太宗即位之初，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有咨怨，房喬以爲請，而太宗答曰：「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怨嗟，豈爲政之體乎？」臣愚以謂張良之諫有

益於高祖，房喬之請無補於太宗。此二君者，一則有察言之公。故當即政之初，不失用人之理。此漢唐既往之善，初政之所當稽也。臣伏聞太常少卿温益除給事中、兼侍讀。按益知潭州日，有新州羈管人鄒浩道過本州，晚投僧寺，就宿寄食。而益差本州兵馬都監遣浩出門，續令走卒數輩逼浩登舟，使之冒風夜渡而去。浩以言事得罪，既經行遣，不知所過州軍更緣何事催辱逼逐，使至於此？又分司安置人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吕希純、吕陶皆在本路，並爲益所侵困。當時用事大臣以益爲是，而天下公議以益爲非。今陛下召還鄒浩，厚禮純仁，而奉世之徒皆已叙復，所以合天下之公是非也。益之所爲又已達于聖聽，謂宜躬攬之初，正益之罪，而乃擢置侍從，處之經筵，付以封駁之任，非緣端府舊僚，何以致此？臣願陛下用堯舜大公之法，稽漢唐既往之事，罷益新除，黜之于外，使天下皆知陛下不以故舊之私恩而廢天下之公議也。如是，則一除之失，何足以累聖政；而不吝之明，適足以新盛德。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忠，惟陛下加聽，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一〕據原書，此疏乃與任伯雨同上。

論立賢無方奏〔一〕

臣聞《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東西南北之人

皆可任也。成湯大有爲之時，所專任者伊尹一人而已矣，然而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所謂無方，則立于朝廷者非一人而已也。臣謂神考之用人，正與成湯相似。熙寧之初，專任王安石；熙寧之末，則立朝廷者不主一人而已矣。是以天下洗心之士，無彼無此，皆願爲神考之用，而朝廷之上，平無偏黨。成湯之用人，何以加此！紹聖大臣以纂述王安石爲主，託繼述之文，借朋黨之説以屏除異己之人。因司馬光，則謂洛人皆不可用；因吕大防，則謂陝人皆不可用；因劉摯，則謂東人皆不可用。故自紹聖以來，西北士大夫皆無望於朝廷，甚非神考所以立賢無方之意。臣謂善救弊者先救其偏，此陛下今日之急務也。蓋無方之説可以救一時之弊，可以爲初政之法。《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一〕據原書，時爲校書郎，則似在哲宗時，然疏中指斥紹聖大臣，又曰「可以爲初政之法」，則應是在徽宗初即位時。《歷代名臣奏議》一書所標年代多有誤。

全宋文卷二七八四

陳　瓘　三

論用人惟己奏

臣聞用人惟己，亦成湯之事也。臣嘗謂，立賢無方，則朝廷不偏；用人惟己，則臣下無黨。爲君師者，始於執中而已矣。中則不偏，中則無黨，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神考熙寧之初，立賢有方，用人惟安石；熙寧之末，立賢無方，用人惟己。一弛一張，得文武之道；有始有卒，見聖人之心。此陛下今日之所當法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論兩可奏

臣聞爲善者可愛，爲惡者可憎。《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則是可憎者有可愛也，

可愛者有可憎也。此乃聖人經世大公之法，人主用之，兩平之術，非兩可也。前日朝廷之上深疾兩可，凡安石之所可，而神考之所謂不可者，必改神考之不可，以從安石之可。執一而廢百，其爲乖謬也甚矣。然則一可者偏，兩可者平。平者之言，必有可采。臣故曰兩可可問。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所不可，其可多矣，況兩可乎？此正是聖主制變之所當務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六。

論治虜之術奏

臣嘗謂治虜之術，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之得計也。堅守無失，是以久無邊患。方彼民捕魚之時未有爭也，而仁祖所以止絶之者，杜其爭端而已。所謂圖難於其易，而爲之於未有也。老子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又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者，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仁祖在位四十二年，事無大小，圖難於易，慎終如始，無爲也，無執也，是以無敗無失。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仁祖是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六。

論思患預防奏

臣聞《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天下之事，窮則必變，變而後通。人不通之，天必自變，此必然之理也。迺者用事之臣以私滅公，勢力已窮，猶不悔悟。先帝有欲變之心，而左右無將順之臣，焦勞憂悔，奄棄天下，摧傷痛恨，海內所同。陛下受天眷命，增光前烈，慈孝之治，欣然以和，未有更張，人心已服。朝廷之寬大可必，以謂既往之迹無足追論，未來之事所可深虞。今西方必有凶年。民物凋殘，加以水旱，人不飽暖，何事不生？又況河北居民流亡太半，倉廩匱竭，城壁不完，恃北虜之不來，我因循而無備。老胡耄矣，餘日幾何，其孫好殺，理必生事。朝廷自侍從而上，多是東南之人，西北事宜，久不諏訪。雖云造邊事不在今日，然恐意外之變適出此時，若不先事而圖，恐有後時之悔。可防之患，安得不思，思而防之，又有大於此者。太宗謂侍臣曰：「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唯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慎此。」嗚呼，太宗之訓可謂明矣，有狀者以爲可防，無迹者以爲可懼。今日之事，蓋亦有無迹而可懼者矣，朋黨是也。唐憲宗問李絳曰：「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李絳對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之爲邪至於無迹可尋，豈不深可懼乎？臣以唐事考之，牛李二黨皆黨也，然而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

僧孺之黨多小人。何以知其然邪？德裕之徒忌克自任，不同己者則顯然排斥，故其爲黨也有形而可見。僧孺之徒忌克自私，不同己者則闇然擠陷，故其爲黨也無迹而難尋。此二黨者皆明主之罪人也，然彼善於此，不可不辨。故臣因論太宗聖訓，而以無迹者爲尤可懼焉。方今大明既升，鳳德在上，乃邪朋消散之始，是至治必成之時。然而成則有敗，始則有終。老子曰：「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故臣有思患預防之説。《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六。

乞六朝尚書依舊獨員上殿劄子〔一〕

臣伏覩近降聖旨，六曹尚書獨員上殿，及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日並須上殿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惟尚書之職，其選甚高。自行官制以來，多自此官而除執政，朝廷所以待之可謂厚矣。元豐之末，始有不得獨員上殿之法。紹聖之初，尋即改正，所以示優禮而去疑貳也。今復罷此指揮，其故何哉？監司當一路之寄，兵鈐受方面之託，以人主之好惡達於遠方，不使一對清光，何由面稟聖訓？況先朝之法行之已久，別無大害，不必輕改。臣今欲乞六曹尚書許獨員上殿，及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日並須上殿，皆依舊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六。

〔一〕按此文又見於衛涇《後樂集》卷一一（清四庫館臣所輯《永樂大典》本，見《四庫全書》），題爲《乞六朝

尚書依舊獨員上殿劄子》，疑《後樂集》爲誤收，今仍兩存之。《宋史·徽宗紀》載：崇寧元年六月，「詔六曹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或與陳瓘此奏有關。

論衛州進瑞麥狀

臣訪聞衛州近進瑞麥，有一莖數穗者。仁祖之時，眉州彭山縣嘗貢獻此瑞，仁祖曰：「可謂真瑞矣！」於是賜田夫束帶以勸賞之。臣竊見近年以來，天下之俗爭言祥瑞，而農夫憔悴，南畝空虛。大兵之後，邊民相食，河北流亡，至今未復。衛州亦河北之地，而有秀麥之瑞，是天以豐年之祥慰陛下之焦勞也。乞於所進呈之日，出於聖意，依仁祖故事，特降睿旨。庶使天下之民知陛下務農之意，益助和氣，以爲永久生靈之福。《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四。

進故事奏　一

仁宗聽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仁宗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然則古人之興喻，其情豈相遠也？」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臣按古之聖君，適當大有爲之時者，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淨無爲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説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仁祖之意可知也。《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四。

進故事奏 二

韓琦范仲淹並爲樞密副使。

臣瓘曰：韓、范二人先以朋黨見疎，今復並用。臣愚嘗謂，若欲辨朋黨，先須除忌諱。仁祖之初，范仲淹、杜衍、富弼、韓琦之徒當時指爲朋黨，朝廷行遣仲淹，書其罪惡，兩次榜于朝堂。景祐中勅榜則以謂仲淹「憸言罔上，立黨挾私，躁率詆欺，密行離間」。寶元中勅榜則以謂仲淹「挾朋相援，奸利自營，結陰好以濟仇，託强辭而市直」。當時諫官乘勢擠排，和其言者如出一口。據此兩次勅榜，則是仲淹以奸憸敗露，永可棄絶。及仁祖翻然悔悟，所謂奸憸者忽取其正直，所謂詆欺者忽以爲忠信。如上天寒暑陰晴之變，非臣下常情所可測度。後并韓琦並用，皆大合於公議，天下謂之「韓范」。神考爲韓琦作神道碑，實戴其美。當景祐、寶元之間，歐陽修論朋黨，引商紂、桓靈之事，觸犯忌諱，無所不至。仁祖取其議論，不罪其言，故天下公議終不見掩。臣所謂若欲辯朋黨，先須除忌諱者，仁祖已試之效也。神考熙寧之初，專任王安石。自安石

與呂惠卿紛爭之後，天下有王黨、有呂黨。神考於王黨之可用者亦用，呂黨之可用者亦用，故二黨之禍不及朝廷。而於既往之事，緣此悔悟，從而改舊者多矣，未嘗悔過而執吝也。夫惟不吝，然後用人惟己，此神考之所以合乎成湯者也。蓋改過不吝，則忌諱自除；用人惟己，則朋黨自消。臣故曰，若欲辨朋黨，先須除忌諱。

以殿中侍御史唐介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初，介爲臺官，彈宰相文彦博，忤旨貶嶺南。未幾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尋遣中使召爲殿中侍御史。論者以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之有也。至是介避言責，又欲安全之，故有是命。

臣瓘曰：臣嘗謂天之運也，譬如車輪之轉，高者復下，下者復高，其變無常，不可執也。「執者失之」，老子之大戒。仁祖之責唐介，一年之間，即復召用。不唯於唐介如是，凡言官之斥逐者無不然也。言章及於大臣，則大臣必罷；若大臣復用，則言者亦還。正如車輪之往來流轉，而無所執也。上意不偏，下亦無黨。其妙昏昏，非衆目之所能覩；其理悶悶，非衆心之所能思。此仁祖自得於獨知者也，豈外入之善乎！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仁祖用人之術，可謂如天運而無所積矣，天下之所以歸，而海内之所以服也。臣嘗攷唐時，牛李之黨，自牛僧孺對策之後，至李德裕死于崖州，一報一復，凡四十一年，而後朋黨之禍息。仁祖在位四十二年，所用之人，其類不一，然不至立黨而相攻者，以上無偏執，運轉在我，故機圓術妙，足以轉天下，而不爲天下之所轉也。臣謹按古之

朋字，即鳳字也，一己在上，而衆鳥從之。人主用人惟己，則天下之人皆來朋我；若威福在下，則臣下各自立朋。此自然之理也。

老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臣瓘曰：文帝納賈誼譏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於此哉！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之於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淨之術助無爲之化。所謂大而可紀者，其在茲乎！《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進故事奏　三

昔審刑院斷絶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至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奬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

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開封府王安禮爲尚書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賚賞。自是而後，内外有司皆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謂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子云。《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

進故事奏　四

帝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天異，亦當常自修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主知臣下之過，先以戒飭，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此天心之仁也。」臣瓘曰：仁祖於臣下之過，先以戒飭，而許其自新，此天德也。故天所譴告，終亦消復。《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如斯而已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四。

上言皇帝封事　大觀末〔一〕

臣又望陛下特垂聖問，問洵仁等曰：「《日録》書神考之言曰：『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而主名不立。宿衛法不可不急變。』國家自有宿衛法以來，果有衛士擊傷指揮使，而捕捉不得者乎？」

嗚呼，安石欲變宿衛之法也久矣！先於《經義》創立新説，然後矯託聖訓書於《日録》。二書行於前，三衛作於後，摇動大法，忠義寒心。卞等繼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執此動摇之計以爲國是，豈不誤朝廷之繼述乎？臣道之專彊，可不辨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三原注引。

臣又望陛下特垂聖問洵仁等曰：「《日録》有云：『余爲上言，與陛下開陳事，退而趣録，以備自省及他時去位，當繕寫以進。』此安石初作參政時，奏于神考之語也。又六七年，然後去位，去位以後，九年而薨。于其中間不踐寫進之語者何哉？」臣聞熙寧之末，給事中、知陳州吕惠卿訟中丞鄧綰之言曰：「綰等入奏，中書出敕，如出一口。」又曰：「今中書乃用罪人綰等之誣詞，出降敕命。」當是之時，惠卿進《日録》三策，其進《日録》劄子曰：「臣私記策子皆有其事，其事多出於陛下之德音與所親聞，宜不廢忘，而其文非一二日可以撰造者也。」神考察惠卿《日録》果非臨時撰造之言，而鄧綰之頗僻姦回，果不可恕。於是赫然威斷，發于聖批。鄧綰既逐，而安石亦不得留矣。且惠卿《日録》既經神考御覽，安石《日録》若果是亦曾奏知，則安石法位以後，九年之間而不録進，而神考亦不敢索者，其故何也？嗚呼，他時繕寫之語，不謂之欺誕可乎？卞、武繼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執此欺誕以爲國是，豈不誤朝廷之繼述乎？臣道之專强，可不辨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八原注。

熙豐大美，今日之所當述，臣下蒙蔽而不言者，有二事焉：其一逐鄧綰；其二知江寧府呂嘉問與江東運判何琬互論公事。王安石在閒居中訟琬而黨嘉問，神考怒嘉問而沮安石，是非明白，天下欣聳，威福在上，人莫敢干，熙豐大美，此其二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九三原注引。

臣聞紹聖四年，蔡卞薦太學博士薛昂上殿，昂乞罷講筵進讀史官書，而專讀王安石《日録》、《字説》。哲宗怒曰：「朕方稽考前代，以鑑得失，薛昂俗儒妄言，可不黜乎？」堯舜稽古，高宗多聞，緝熙聖學，可爲後法。紹聖大美，此其二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二原注引。

〔一〕按《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原注中屢引陳瓘《尊堯餘論》所載「上封事」，或稱「上書」。其中卷四九二所引一條稱「大觀末上封事」，可知爲大觀四年謫居通州時所作。次年政和元年因進《四明尊堯集》又徙台州。會朝旨令台州取索《尊堯集》副本，瓘遂以封事繳連《（台州羈管）謝表》封緘奏御（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一録李燾原注）。此封事後收入《尊堯餘論》中（《宋史·藝文志》：《尊堯餘論》一卷）。此外，《長編》所引又有二條稱爲「封事別奏」，蓋爲封事之補充，今亦別加輯録。

封事別奏

臣竊惟大法者宿衛之法也。改爲三衛，卞唱之也。《新經》有張本之議，《日録》有包藏之迹，違

神考畏憚不改之訓，行安石果斷速改之請。按書定計，以使厥兄，當面讚成，退而匿跡。京由之而不誤，它人豈測其用心？運籌於手足之間，睥睨我爪牙之地，嗚呼，昨者若非陛下聖斷不惑，則其傾搖未遂止也。人皆獨罪於卞、京，而《新經》之詭說，《日録》之匿論，反復詳密，累數千萬言，皆巧摇之策也，孰爲陛下略陳之乎？《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三原注引。

臣聞元豐元年，知江寧府吕嘉問，與本路轉運判官何琬互論公事，王安石閒居中，入劄子救嘉問，神考不以安石爲是也，批送安石劄子付琬，琬因而奏辯不已。神考於是直琬所奏，而嘉問奪官謫知臨江軍。安石餞送嘉問，賦詩以贈之，琬又盡録其詩而奏之曰「諷刺交作」，神考不以何琬爲過也。嘉問乃蹇序辰之妻父，此二人者，皆蔡卞之腹心，而鄧洵武之密友也。何琬之事，孰敢爲陛下言之乎！臣故曰蒙蔽熙豐之大美者，由卞等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九三原注。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凡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内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孝治之朝，尤崇聖誕之節。鼓鐘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於宮

闡，佳氣蟠於觀闕。某謬通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臨所逮，歡抃攸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載。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齊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眚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云云。《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

代倉部知池州謝表

淮壖乘障，初無固圉之功；江表干城，復玷承流之寄。甫祇職業，參布詔條。中謝。伏念臣繆膺

世賞之延，濫綴官聯之末。投身冗散，降命奇窮。曩隨牒以戍邊，適傳烽而儆備。當戎馬之侵軼，屢瀕至危；賴王師之奮張，卒獲自保。偶逃龜櫝之毀，復玷魚符之分。矧池陽之奧區，乃江表之重地。干戈載戢，則必佩服苞桑之戒；兵農雜居，則必洽比細柳之屯。匪時閎材，疇荷隆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齊聖廣淵。賜十行之書，留神萬國；考三載之績，久任百官。自驚流落之蹤，亦預使令之列。臣敢不悉循侯度，祗若政經。輯寧凋瘵之餘，咨度弛張之道。奉上德意，如瞻咫尺之光；同衆戚休，敢顧升斗之禄！《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

竢罪倉曹，無裨邦計；分憂江國，尚玷藩條。丁寧臨遣之榮，怵惕拊摩之責。服官甫始，拊己載兢。中謝。維是廬陵，介於楚甸。土膏而人瘠，物夥而俗貧。萬室連甍，剽奪時鳴於桴鼓；千艘銜尾，轉輸日困於舳艫。匪時通材，疇荷隆委？如臣者，賦資譾薄，涉世闊疎。兩郡編民，蔑矣慰安之效；二年省掾，居然尸素之慚。亟求襆被之行，復與剖符之寄。力綿識眊，責重事叢。惟仰恃於乾坤，或俯資於塵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配天立極，繼聖御圖。恢舉閎摹，網在綱而不紊；操持大柄，臂使指而必從。雖遠在於江湖，猶近臨於軒陛。臣敢不宣布詔令，懷輯里閭。急効近功，忍自謀於寵利；深根固本，誓勉盡於拙誠。《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職方之籍，甫列附庸；公車之章，乃容專達。恩既均於錫土，誠復敢於籲天。中謝。惟嶺下之小邦，實江西之窮處。厥傳據南北之會，廩稍積前後之增。民力凋殘，無以追隨他郡；地望卑薄，不足搖動有司。既匪克勝，復難自恕。職居人後，憂在衆先。如臣者，聲迹至微，技能甚短。折肱州縣，雖險阻之少嘗；屈首簿書，顧神明之已耗。晚推遷於官牒，誤畀付於守符。苦爲撫摩，以稱臨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敷施弘化，丕冒上仁。視邦選侯，方旁求於召、杜；考圖數貢，亦罔間於鄒、滕。曾謂瑣微，驟蒙開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監觀邦本，恢養治原。制賦欲均，期復大禹九州之正；施仁有漸，姑從文王四者之先。雨露旁流，槁乾胥浹。臣敬覃厚澤，下逮窮民。觀其拜賜之時，猶有乞憐之意。既勤深恤，得少竭於今年；終覬大恩，俾盡夷於旁郡。中謝。《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

代舅曹史君知筠州謝表

九畿星拱，並受詔條；萬乘天臨，誕敷宸指。雖陋邦之代匱，亦德意之親承。具以聖謨，告于裔土。中謝。竊以舜門穆穆，輯瑞以朝諸侯；湯網恢恢，受球而綴下國。思皇盛旦，率履舊章。肆勤前

席之咨，溥及左符之寄。腹心屏翰，臂指豪英。凡拜賜於朱幡，咸觀光於丹扆。如臣者，至謭而拙，甚愚以疎。弓箕久負於家傳，簪笏偶逃於官謗。長江右壤，筠水附城。盼竹使以承流，已過斗升之量；欵楓宸而錫對，幸瞻咫尺之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下天上地，酌民瘼以廣求；小紀大綱，收主威而總攬。邈在河山之外，皆如廉陛之前。臣敢不遵奉章程，慰安黎庶。惇行教化，漸移珥筆之風；恪守部封，少効挈缾之智。《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

通州安置謝表　大觀四年三月

脱死幽縲，置身善地，上恩曲逮，孤涕横流。伏念臣投竄之餘，年齡已暮。皆有自貽之戚，天實譴之；災非无妄而來，人誰矜者！議律難逃於常憲，原情獨賴於清衷。積感彌深，論報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用舜之中。宥罪每發於深慈，施刑寧失於過厚。不遺疏遠，咸與並包。臣敢不上體寬仁，静思愆咎。終於屏跡，益堅愛主之誠；死而有知，尚圖結草之報。《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

通州自便謝表

大觀四年十一月

恩由獨斷，澤被孤忠。刑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壅。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己之私榮。恭叙感悰，仰瀆高聽。中謝〔一〕。伏念臣昨蒙善貸，賜以生還。萍跡孤睽，久寄食於異縣；蓽門幹蠱，常委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藩身，其出每緣於餬口。去庭闈者累月，聞道路之一言。耳受而輒行，親危而不顧。緣帥司深疾其生事，故傳者多指爲病狂。萬口嗷嗷，兩路詢詢。狐突教子，素存不貳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矜其無罪之可書，許以還家而自便。出圜扉而涕感，瞻魏闕而神留。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擢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羔羊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徇國，初無係悃之私；抱疾呼天，惟恃精誠之格。忽因詔諭，特免拘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大并容，舜明洞照。人人皆使之得所，事事唯恐其有偏。繼志用神考之心，應天以格王之實。舊弊若冰之將釋，新慶如川之方流。家國平康，内外交泰。遂使赦無留令〔二〕，昔阻隔而今行；士有宿愆，始棄置而終宥。全家荷德，無路酬恩。螻蟻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蒲柳之身已老，尚可糜捐。望天雖隔於戴盆，向日敢忘於傾藿〔三〕！

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陳了翁年譜》附録，《宋元名表》卷下之一。又《皇朝文鑑》卷七一。

〔一〕「中謝」二字原無，據《唐宋元名表》補。
〔二〕「無留」二字原脱，據《長編紀事本末》補。
〔三〕「望天」二句：「天」、「日」二字原脱，據右引補。

進四明尊堯集表

政和元年六月

臣某言：臣六月初五日準通州牒，準編修政典局牒奉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禀聖旨，不敢違滯。緣臣著撰此集，未經奏御，今具狀申編修政典局，乞爲繳進，合於御前開拆者。臣竊以畎晦愛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闊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斷，許貢危衷。臣中謝〔一〕。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舍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絶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搢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兹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忍。及究觀於懟筆，始粗見其游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願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强。寧碎首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難以縷闚，略舉綱要。謂藝祖濫

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訓爲箝口之術，以歸過爲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爲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史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子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壞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朘吾民之膏血〔二〕，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于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廱，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寖至於强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燄。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謚。司馬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弊爲心，徒發鎮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略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於《日録》；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鄧、蹇之安排，

草草乎京、攄之傳授。考其音聲，則篪唱而壎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强。凝爲冰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徧照。覽熙豐記動之史，倣虞夏采詩之官。咨輿議於多方，證私書之百毁。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兹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爲先，鬻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有舌者其忍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享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三〕。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爲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徵謗史之罪，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强，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屨之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説；聖主獨斷，乃爲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爲。於一顰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胸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皇朝文鑑》卷七一。又見《四明尊堯集》卷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下，《程史》卷一一，《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

〔一〕「中謝」二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二〕朘：原作「浚」，據右引改。

〔三〕恭：右引作「言」。

台州羈管謝表　政和元年十一月

臣瓘言：政和元年六月初五日，准通州牒，准編修政典局牒，奉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爲檢取，封角交付差去人。續又准通州牒，《尊堯集》係奉聖旨取索，不可遲緩。臣即於六月十九日申通州迄，依聖旨發遞前去，仍申編修政典局云：「上件《尊堯集》先合奏御，今匣内黄帕文字等並題作臣瓘謹封。伏望本局特爲進入，於御前開拆。」今於十月初七日，准通州牒，准尚書刑部符，都省劄子〔一〕：「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毁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臣即今於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到台州城内者。畎畝之志，一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住滯。今書可通；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羣詞而上達，遭一覽以爲榮。竄路雖遥，陳情已畢。中謝。伏念臣材如糞土，身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爲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毁棄，有誤咨詢。虚消十

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恃庇於九重，安能延齡於再造？由淮入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幸殊於五嶺。尚留頂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之深仁。憫此顛隮，欲其存在。以身藏怨，螻蟻之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日想清光。重干擢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餘生易捨，大德難酬〔二〕。《赤城集》卷八。又見《皇朝文鑑》卷七一，《程史》卷一一，《陳了翁年譜》附録，《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

〔一〕「都省劄子」上，《陳了翁年譜》有「九月二十一日」。

〔二〕按《年譜》附録無「餘生易捨」二句，而有以下一段文字：「臣自今夏以來，彈奏蔡京罪惡，更涉寒暑，彈疏累上。伏蒙陛下洞察其情，以章付外。而三省大臣或陰私交結，或私懷畏避，並不疾速進呈，取旨謫降。國之典刑，幾廢不用，公議安在？伏望聖慈特賜詔問三省顧望稽逆之意，仍乞以臣前後所奏并臺諫官彈劾事理，速賜施行，以慰士論。候勅旨。」按此段文字決非《台州羈管謝表》之文，考陳瓘累章彈劾蔡京乃元符三年事，此或是當時所上奏狀，《陳了翁年譜》編者誤置于此。

謝復官表

天慈廣大，筆詔均平。靡容纖介之私，遂成溥博之施。恩光曲逮，感涕橫流。伏念臣稟資下愚，

積習迷謬。屢竄皆由於自取，百非難逭于人言。螻蟻何知，身庇堯天之大；鷦鷯未殞，命餘湯網之寬。鼈卼孤蹤，栖遲莫景，方省循于既往，豈敘復之敢期？今頓釋于久羈，實大踰于初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行剛健，離照融明。泯異轍之多歧，會衆流于一海。此疆爾界，齊成大有之年；古律今聲，合奏太平之曲。致朽株之蒙潤，由沛澤之不偏。簪紱難勝，但益履冰之懼；筋骸已憊，莫酧骨肉之恩。志常効于傾葵，誓敢忘于結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中。

申三省乞早行竄黜狀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

昨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爲元祐淺見單聞之説，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程史》卷一四。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一三〇。

與曾布書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

瓘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顔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

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贊頌，然謂閣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説，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録辨》一篇，已進之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厭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内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効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内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禀事，聞閣下之言，指尚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爲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厭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

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閣下也？閣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程史》卷一四。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

答楊中立游定夫書

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足言。」又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一節直解圖意，如逆知四時之比也。然則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求《易》於文字，至語《皇極》，則或以爲考數之書。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絶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所愧，任

人謗道是神仙〔一〕。」同時者目其人爲神仙，後來者名其書爲考數，皆康節之所不憾也。乃其心，則務三聖而已矣。《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蓋先天之學，本乎伏羲，而備於文王。故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八卦者，《易》之大成也。六十四卦者，《易》之小成也。集伏羲、文王之事而成之者，非孔子而誰乎？康節嘗謂：「孟子未嘗及《易》一字，而《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又曰：「人能用《易》，是爲知《易》。」若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聖人之用《易》，闔闢於未然，繼變其窮而通之也。若夫暑之窮也，變而爲寒，寒之窮也，變而爲暑，則是自變而自通者也。自變自通，復何賴於聖人乎？子雲贊《易》而非與《易》競，孟子用《易》而語不及焉，此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其去聖人之用也，不爲遠矣。然而，或非《太玄》爲覆瓿之書，或躋孟子於既聖之列，私論害公，意有所在，闔此於未然，豈乏人哉，奈何其無益也。《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而其誦孔子所以盡三才之道者，則曰：「行無轍迹，至妙至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而已矣。」闡先聖之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雖在康節之書，而書亦不足以盡其奧也。故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學，其著《家範》，本於《家人》一卦，而盡取王弼之說。今之說《易》者，方且厭常出奇，離日用而鑿太空也。又或謂文正公疑先天之學，此豈足以語二公弛張之意乎？二公不可

得而見矣，瓘徒見其書，而欲闚其心，然乎否耶？當先覺之任者，願賜一言，庶幾終可以無大過也。

《邵氏聞見後録》卷五。又見《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一《太極論》注引。

〔一〕「任人」句：《古今源流至論》作「任旁人道是神仙」。

與鄒至文書

近見魏季修與正彦書云：「大凡修學，當思要處，泛泛多讀，卒無所濟。亦當念親，旋爲舉業。至文有意于此，不三年當自見效爾。欲吾友留意于此也。」正彦聞此，益自奮勵，以思要、念親爲務。此朋友忠告之善也。然今應舉所先，唯在答義，答義工夫，或苟或敬，志于速售。朝習而暮成者，苟也。敬其事者，趣時立本，一以其道，雖經有成説，不敢少違。而孔孟説經之要載于《論語》、《孟子》者，亦學法之所不禁也，遵而用之，亦何害于進取哉？且以《詩》《書》言之。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之名，必略觀《爾雅注疏》，然後可識，非妙説玄談之所能辨。棄粗取妙，以速多識之訓，則其于《詩》也，四可二事，亦將蔑智而用鑿矣。由述舊之明，師不鑿之智，則其于《詩》也，寧至爲高叟之固乎？固也者，不化之謂。志在執詞，不過而吝，則于仲尼可怨之辭、大舜自怨之志胥失之矣，其所害者豈特詩人之志而已哉！執北山之辭，倒尊卑之分，微孟子告之，則

咸丘蒙于北面之説何自而化乎？辭凝而不化，志疑而未治，卒能問焉，以去志之害，此咸丘蒙得師之利也。然則以文以辭，而蔽于義者，皆有害焉。蓋相感以情，則有利無害；雜之以僞，則害必生矣。所惡于鑿者，爲其僞也，僞而不信，則其感人也滕口而已。情遷心化，無所留係，唯孔孟説經之從，則其于詩也，何習而不利乎？非特《詩》爲然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滕口之學，誣孟子信取之辭，遂至于糟粕六經。不取不信，下喬入幽，信彼無徵之誕，以爲高妙。其不信在此，其信在彼，不曰以辭之害歟？離析一體，以爲多學，則欲驅人而盡信其説，率情而違道，離此而適彼。有信焉，有不信焉，其爲以辭之害一而已矣。揚子曰：「書，心畫也。」性與知覺，合而名心。心則非物，畫而在紙者，物而已矣。六經之道，心物混一，則象亦心也。心自心，物自物，則象豈心乎？心物合而誠明一，誠明一則天地良知不見乎小大之別。此横渠先生之説，而學者之所宜信也。信乎否乎，繫乎其人。中立先生銘游執中先生之墓曰：「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士欲隸學以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説，亂經甚矣。」某得此文而讀之，歷年已多，内訟改過，實遇師於此焉。季修所謂大凡修學，當思要處，而欲祈可見之效。某竊謂，辭不亂經，則其要明矣。三年至穀，豈非可見之效歟？念親之本，莫要于此。因正彦持書見示，喜季修能盡忠于朋友，欲以此辭輔益其志，未知是否。欲俟相見面講，而羈囚待盡，恐無會晤之期。書不盡意，若非其人，不可示也。衰危不復自恪，時爲親知深慮耳。《宋文選》卷三二。

與曾布論日録書

目今觀之，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亡。然則爲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哉？《童蒙訓》卷下。

上呂惠卿書

列子有言：「世以生人爲行人，則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乃爲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於言哉！《童蒙訓》卷下。

與劉義仲書　一

某伏蒙寄示《陶桓公贊》，并書贊後之語。區別忠邪，辨正實僞，使前古晦誣之事一旦明白，豈小補哉！夫陶公擁晉地之半，一於勤王，功名顯赫，與唐之郭汾陽俱有始終。然汾陽屢遭讒謗，而不

能終掩公論；陶公被誣獨如此其久者，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亮故也。初，公不喜浮華，而亮則招延一時清談之士厚遇之，又以筆札啖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爲之也。公以盈滿自懼，歸印納節，此尤亮所深忌。不託以夢事，則公之完德豈有疑似可誣之節哉？文士巧詐，變亂事實，誣天下以植其私。若使壯輿精實確論早行於世，則稽古尚論之士不惑於誣僞久矣。歐陽公曰：「後世儻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則古人之所恃者，今人之公論而已。哉！《三劉家集》附録。

與劉義仲書 二〔一〕

某前蒙還示四册《易》書及今六册皆領。吕銘、荀傳、歐劄、張疏，並封納書府，《宛丘集》全帙亦付來僕。二人之所以自形其心術者，暌合本末，可示永久，具於此册。正論所資，惟精博是賴，則藏書之府不可無兹集。前軸不須更抄也。吕太尉《日録》未之見。蓋自其荆舒反目以後，既進二手簡，又進《日録》四卷，故當時荆舒怨懟之説不復見信於裕陵，由是重得罪矣。鍾山所著八十卷，乃效彼四卷而爲之，自明其聖者也。此念久已衰歇，因壯輿垂問，輒及之。《三劉家集》附録。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八原注引。

〔一〕按《讀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八李燾原注引此書，自「吕太尉《日録》未之見」句後，其文較此爲詳，附録于下：「吕太尉《日録》未之見，但於宛丘奏議中見其進《日録》劄子爾。蓋自其與荆舒反目以後，既進二手簡，又進《日録》四卷。四卷之内，皆鋪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故當時荆舒毁懟之説不復見信於裕陵，而荆舒由是重得罪矣。鍾山所著八十卷，乃效彼四卷而爲之也。二録卷帙多寡雖則不同，而得伸其所懷則無以異也。自明其忠者得伸於前，自明其聖者得伸於後。今八十卷盛行於世，取而觀之，效驗彼此，則四卷所載，可未讀而盡得其意矣。」按《三劉家集》所載，蓋避嫌而有所删略。

與兄書

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户曹之妹。鍔。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晦庵集》卷八一。

書簡帖　七帖

瓘啓：渴聞誨益，辱訪，乃不獲見，馳向可知。春寒，不審起居如何？謹啓，略道下意，餘遲面

盡。不宣。瓘再拜天成秘校賢友。

瓘辱問甚勤，豈勝慰荷。看經次，修答草草。幸悉令嗣洎令姪朝夕榜出，可賀也。瓘又上。

前日承訪及，更得簡示，併以爲荷。令嗣貢元安勝。瓘再上。

羊毛筆果愈于彼否？欲得一管，試寫經也。瓘上。

承老濟明書自可付昆陵還僕，不必託少明也。樂成屈顧正彦，極見勤厚，不敢使迎見，必察此意。適已令往拜辱，如見，更煩道意。瓘上。

承上晚幸見過。蕭理等至，得來書，審侍奉進學安勝，良慰遠懷。方寇就擒，閩中想亦寧靜。十二郎要歸，今遣里慶等取之。兵寇之餘，道路不能無梗，令與老人熟議，然後可動。山陽去此不遠，但得有水開閘，便可離南康矣。諸意與他書可以互見，不更及。閏月晦，瓘啓。

十七妹太君：八一甥知與二兄講學不輟，安居罕出，積念必優，想見永嘉默喜。

得書，嘉與諸甥安樂。七四罷任，亦是小事他。前程遠大，勿以此動念也。知汝心懵，或吐，此是脾虛，只服理中丸及厚朴湯之類，勿服凉藥。戒之戒之！嫂嫂却未成遷居，相去既遠，亦難爲管勾彼中也。八十一郎得書，寫字謹楷，讀書爲人必長進也。十九郎、十二郎各謝姑姑問，及汝婆安健。《寶真齋法書贊》卷一八。

仲冬嚴寒帖

瓘啓：仲冬嚴寒，伏惟尊候萬福。瓘蒙恩遷叙兩官，昨日祗授。聖恩深厚，無以論報，拜命感涕而已。五八娘已成親，十娘在後月，恐知之。七六行謹此上問。餘乞保重，不備。瓘拜上思濟使君大夫、十三姐縣君。十一月廿二日。《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二。

送楊循義序

太虛無形，寂然不動，而天地氤氳之義循環升降，屈伸聚散，未嘗休已。人之於道，知氤氳之不異而不已，則義發於仁，可勝禦哉！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者，其惟大人乎！湛乎其止也，浩乎其動也，其止也順，其動也健。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謂之易，所以立人之道者謂之仁、謂之

義。實一而名二，體混而才三，莫不有乾坤之義焉。義之爲義，其大如是。大則無外也，而告子外之，眩其名之異，昧其實之同，而仁之與義間不合矣。禹、稷、顏回，一窮一達，其仁同，其動異。易地以觀之，則時措之宜所以爲同也。烏乎同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窮一達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義，命義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學，致曲不貳，洞明俱炤。習焉而察之行之，而有未宜也，則徙焉而已。不徙則不精，不精則不足以致用。循而集之，當以其序，將以精義。而吝不知徙，則滯於有方之地，終以不化而已矣。故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然則義或傷仁，仁或害義，是皆固而不化之病。勿吝而徙焉，斯得藥矣。聚有妄之毒，雜君臣之品，而返攻無妄，非瞑眩之藥，其何以止膏肓乎？可藥而吝，可止而進，何如其義？譬如累土爲山，習之孜孜不息，雖百仞之崇，可指日而成。然其所孜孜而爲者，是仁義之山乎？非仁義之山乎？功虧一簣，所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簣，而宜止者。如曰吾功垂成，曷可虧乎？力策之，終之以不倦。止乎遂非之地，而其進益銳，蓋必進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習坎之坎〔一〕，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其進豈如是哉？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止乎自畫之分爾。習坎之坎，不舍晝夜，以必進爲賢，以不改爲是，以無可奈何爲終，流陷之傷，甚於告子之禍〔二〕。曾不若丘陵之弗進，博弈而不已者也。是故進吾之善，而不善自止；止彼不善〔三〕，而其善將進。闔闢無二理，進止無殊習。天下躉躉而不窮，夫子循循而不倦，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焉，跖之徒亦孜孜焉，其進同，其爲異。爲跖而垂成者能徙而適舜，則述循循之義者將受之乎？拒之乎？觀太虛循環之義，存文王在

帝之仁，習《中庸》時措之宜，曰損曰益，曰益曰損，方止方進，方進方止，無適也，無莫也，比義而已，焉不在養吾浩然之氣乎？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非急辭之所能致也，在瞬養息存而已矣。某於仁義之說，溺于詖陷，固而不化者爲日已多，微橫渠先生直攻其弊，則詖陷内傷愈久愈固，而自還之路終茅塞矣。棄舊德於垂成〔四〕，覆新陷於平地，既遠且復，默懷暮覺之愧，可勝嘆哉！循義聞善於庭，淵源深遠，其於動静光明之道、纓冠閉户之宜，聞之久而肄之熟矣。今執謙養晦，下問不能，豈克己之學當如是乎？顔何人哉，晞之則是。某方畏仰不暇，其何以益高明乎？聊誦先覺遺編之頌，述而讚之，以致老愧欣慕之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七。又見《宋文選》卷三二。

〔一〕習坎之坎：《宋文選》作「習坎之習」。下同。

〔二〕「甚」下原有「至」字，據右引删。

〔三〕止彼：原作「見彼」，據右引改。

〔四〕舊德：原作「書積」，據右引改。

責沈文貽知默姪〔一〕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爲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

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産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悦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爲士而稽古者可不鑑哉！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内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繆。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爲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瘅目

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三年八月九日〔二〕。《皇朝文鑑》卷一二七。又見《伊洛淵源録》卷三，《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三。

〔一〕朱熹《伊洛淵源録》卷三引此文，云是「送其姪孫淵幾叟」。按陳淵字知默，一字幾叟，《宋史》有傳，著有《默堂集》傳世。考《默堂集》卷二二《書了齋所書佛語卷後》自題云「姪孫淵謹書」，則淵確爲瓘之姪孫。此題云「貽知默姪」，「姪」下應脱「孫」一字。又文中云「兄孫漸」，蓋淵本名漸。

〔二〕三年：《古今事文類聚》作「二年」，又未有「了齋書」三字。《陳了翁年譜》亦以此文繫于政和二年八月九日。則此「三年」當爲「二年」之誤。

諭子姪文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顔子、孟子，亞聖人也，學之雖未至，亦可以爲賢人。今之學者若能知此，則顔、孟之事我亦可爲。言温而氣和，則顔子之不遷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始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顔、孟，則不敢當也。其心曰：「我

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書》曰：「不學墻面。」孔子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言人不可以不學也。揚子曰：「吾焉開明哉！」言學聖賢，然後心開而意明也。《戒子通録》卷七。又見《四明尊堯集》卷首。

全宋文卷二七八五

陳　瓘　四

復古編序

君尊臣卑，父坐子立，此六經之大閑也，大者之學，學此而已。然堯舜稽古之道，仲尼時雨之教，隨器大小，皆使有成。則道之有藝，藝之有書，小學之所紀，亦何可廢哉！然而經天緯地之文，不在止戈之後；閑邪窒慾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覺也晚，然後字書小學，亦有可觀者焉。觀矣而不可泥，棄本根而尋枝棄，認漚體而舍溟渤，譬猶壓沙取油，用力雖多，而終無所得，其所成就者可知也已。吳興張謙中習篆籀，行筆圓勁，得李斯、陽冰之法。校正俗書與古字戾者，采摭經傳，日考月校，久而不解。元豐中予宦於吳興，見其用心之初。今廿有九年，然後成書。凡集三千餘字，名曰《復古編》。其説以謂專取會意者不可以了六書，離析偏旁不可以見全字。求古人之心而質糟粕，固以永矣。又取一全體鑿爲多字，情生之説可説可玩，而不足以銷人之意。譬猶入海算沙，無有畔岸，運

籌役志，迷不知改，豈特達如輪扁，然後能笑其誤哉！往揚子雲留意古道，用之於《玄》，或笑其自苦，或譏其作經。然子雲意在贊《易》，非與《易》競。而劉歆之徒方計目前利害，無意於古，覆醬瓿之語足以發子雲之一笑而已。今去子雲又千有餘歲，士守所學，而能不忘復古之志者，可不謂之難得也哉？謙中用心於內，不務進取，一裘一葛，專趣內典。予方杜門待盡，亦讀法界之書。嘗聞柔柏之言曰：「作器者先須立樣，造車者當使合轍。古無今有，即是邪道，不可學也。」予嘗三復此語，因思學道之要，不以古聖爲樣轍者，皆外游爾。堯、舜、禹、皋陶之所謂稽古者，豈特可以爲方內之法哉！致遠恐泥，不可以違轍樣，而況大學之道乎？後之好古者觀俗尚論，將有稽於此焉。大觀四年，叙復寧德郎陳瓘序。《復古編》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明尊堯集序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説》焉，有《日録》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爲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摇也。

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迺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臣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説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禮？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祭主，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坐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龐勛無父之教，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爲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誣陛下也。臣爲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誣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絶王氏，則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爲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

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而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謂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録》以修《神考實録》，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録》；及在都司，進《日録辨》。當是之時，臣于《日録》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絶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卞僞增之意。尚謂安石趣録，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有誣僞。當是之時，臣于《日録》考之未熟，知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考，又誑陛下。若他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録》云「卿，朕師臣也」，乃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爲」，豈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具一二。其《日録》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以有爲，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説，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

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輕薄，欲棄名分，可以略見于此矣。《日録》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詞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于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于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騎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略見于此矣。聖上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聽，誑脅之術，莫工于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于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爲參政之始，不録經筵之欵對，但書七對之遊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詞，無一問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魏葛，謂厥身不異皐伊。仍于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耻言。凡他人極論之辭，掠爲己説；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悖躁之筆，盡假烈考之詞，矯誣上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托訓之誣，何以解在天之怒？而况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察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奸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于元濟，責

神考爲憲宗。謂不可以罷兵，當必殺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其言，眷待寖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圖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謀内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縉紳，協心享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于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使之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齰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雱驕僭之名乎？雱爲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于石，與雱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録》，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于逐門總而論之，凡

爲論四十有九篇。合二門爲一卷，并序一卷，共爲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録。又《日録》矯誣，與御批、日歷、時政記牴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略分真僞。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闚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爲本，以辨明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拙心勞，徒唱爾僞。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窾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考以爲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爲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毁矣，道路爲之流涕，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于一京，安知謀發于蔡卞？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闚，蹤跡乃露。齎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于國事豈宜如此？謂塘濼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爲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民兵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摇？棄舊圖新，厥意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爲樸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吕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黜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窺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污忠賢〔一〕。凡愠懟曾布之言，與怒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

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敝；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吕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吕誨一人而已矣。吕誨之言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二〕，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實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爲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臣僚于吕誨之言則譬之太過，于惠卿之言則毁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于論安石之罪，獻忠于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譬吕誨而偏毁吕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鑑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于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臣之利美咸在矣〔三〕。爲我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倡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内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鷺冕衣俟，載籍所無，履加于冠，何以示訓？自有

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而頌之曰：「聖矣！聖矣！聖矣！」暮拜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于此。尊主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爲禮。咈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産逆像。以非爲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既竄逐，移是于布；布又竄逐，移是于京。三是皆發于卞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奸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絶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爲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于將順，搢紳所同，夢闕馳誠，各恨疎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彊聒之流，自無私史之隙。惟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聖恩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于歿後，寧若取義于生前〔四〕？義在殺身〔五〕，志惟尊主，故以臣所著《日録論》〔六〕，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宋文選》卷三二。又見《四明尊堯集》卷首，《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七四原注，《邵氏聞見後録》卷二三。

〔一〕污：原作「行」，據《邵氏聞見後録》改。

〔二〕盡：原作「書」，據右引改。

〔三〕「咸」原作「成」，「矣」原作「久」，並據右引改。又右引無「臣」字，「利美」作「利害」。

〔四〕生前：原作「生身」，據右引改。

〔五〕殺身：原作「殺生」，據右引改。

〔六〕日録論：右引作「日録辨」。

四明尊堯集後序

右《四明尊堯集》者，芻堯改過之書也。昔諫省所論，合浦所述，妄推王荆公以爲神考之師，又妄以王荆公擬於伊尹，議論乖錯，得罪公議，窒惕悔恨，故不敢不改也。夫芻堯者，匹夫之采薪者爾，其人未必有知，而其言或不可廢，心竊效之，此集之所以作也。聖主詢知，因命取焉，此集之所以達於上也。野人之芹，欲獻無路，適逢詔索，鼓舞而進之，自以爲適及其時，不知其可不可也。集有序，進集有表，自得罪至台又有謝表，瓘所以改過之因，并所以得罪之由，皆具於二序一表之中矣。夫辟廱坐像，天下之有目者無不見也；天子無北面之禮，天下之有耳者無不聞也；神考任相，先舉後黜之序合於虞舜，天下之有心者無不知也。芻堯雖是，亦有目有耳耳有心之民耳〔一〕。四海九州

豈獨一芻蕘哉，集衆説而進之者爾。其心以我宋爲重，而不合乎明哲保身之義，下愚不移，不可改也已。政和元年十一月，尚書省劄子委台守取索《尊堯集》副本。副本在明州徐璋秀才家，台守於朝旨之外遣兵官突來追攝，囚之於石佛寺，然後遣兵官入家搜索，并牒明州遣兵官搜索徐璋之家。初，瓘之所撰《尊堯集》有二，合浦其一也，四明其二也。凡合浦所著，不忍以荆公爲非，故其論皆回隱不直之辭。每自覽此書，内愧外汗，是故離家之日，獨取改過一集置於行篋。到台不敢復閲，即以寄於數百里之外，屬友人藏之。及自石佛寺得釋，又遣僕往通州本家取索前集之藁，以俟再索。五月，果又有旨取合浦集副本。然切考批中之詔〔二〕，辭旨温潤，然後知正月之索，奉行峻切，非聖主之意也。瓘自抵丹丘，魑魅尤極，人情畏惡，日甚一日。當此之時，察之於衆毁之中，知其有愛君之意，雖在危辱，或庶幾乎無憾者，復何人哉？賢士大夫嗟憫之餘，或惡其以訐爲直，或責其干時而動，或疑其所以著書者初緣私隙，或謂其所以忘生者專爲取名，往往多中其病。嗚呼，直而不訐，動而不干時，以公滅私，名實相副，此皆賢知之事也。愚不肖者，而責之以此，是乃賢士大夫樂成人之美者汎愛長厚之情爾。又或以謂，善善惡惡者《春秋》之義也，芻蕘之書曷可僭此？瓘則以爲不然。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乃百世學者之兄。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父之志、兄之願皆本於《春秋》，則天下之爲子爲弟者當繼其志、隨其願而已矣。義當繼隨，乃古今子弟日日常講之事，若以是爲僭，則是棄此而取彼者爲不僭矣。又況天尊地卑，即是君臣之義，凡在覆載之載，有

心知血氣之類，皆由其理；由之而不知者，非不具也。父坐而子立，羔羊有之，君一而臣二，螻蟻有之。夫羊蟻芻蕘，其性雖異，而同具之本皆出乎一理。自太古易其位，則此理倒矣。芻蕘之所論者，論此而已爾。故瓘進四明表云「豈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何嘗有僭擬之論乎？取諸羊蟻，驗諸天地，然後知辟廱坐像及天子北面之説爲不然耳。初，建中靖國元年，蒙恩除實録院檢討官，瓘辭不敢受。當是之時，未有辟廱坐像，而王氏自聖之書已在史院矣。鋪張短薄之詞，紀述我宋之事，知而爲之，其亦忍乎？自王氏作畫贊以來〔三〕，宗王氏者皆以荆公爲過孔子矣。畫贊唱於前，坐像應於後，迨今三十餘年，元祐學術雖已焚蕩，而熙寧之異論，其在人心者未泯也。如中丞吕公所陳十事，瓘盡取其言載於集中。又《日録》所造熙寧之初對上之言曰：「他時共致太平，惟吕惠卿一人可望。」又嘗謂：「吕太尉之學出於生知。」一旦掃地。」又熙寧之末，吕太尉宛丘奏劄之言曰：「安石聞望「吕某吕某，其趣雖異，而中其肺肝之隱則一也。」凡集中所載，如此之類雖曰得之公議，然而取捨之際亦繫芻蕘一時之見，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乎？更在後之君子審辨而已。瓘竊謂，天下大理，譬如一身。衆賢之在身，猶手之有拳指也。其爲拳也，融納而不貳；其爲指也，分布而不一。指縮而爲拳，拳舒而爲指，或弛或張，皆此手也，一動一寂，皆此身也。身者，天下之大理也，鼓身之物，其唯手乎！聖主聖度如天，無不包覆，前日放廢之臣時一叙復，不終棄也。一日舉而詢之，則必各有對上之言矣。開陳大理，博訪公議，則神考任相終始之意，我宋强盛不拔之本，何患於不白哉？今日芻蕘之

死生何足算也！俚諺曰：「市無丹砂，勿棄赤埴。」盧華並試，野醫退藏，此亦自然之勢也，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前年初抵丹丘，即杜其門，默自喻曰：心所欲陳，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然而録取副本〔四〕，内外紛擾，又半年而後定。方追逮囚閉之時，旨外施行既不可測，顧計日前，因有係吝之意。既而愧且嘆曰：口談致命，而心則動摇，將何以善其死哉？念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集矣，終誤咨詢，聲實俱墮，尚欲操之而不捨乎？初政典局，奉旨取索，瓘以此集未經奏御，非人臣所得先見，故亟封具奏，請於御前開拆，由是徑達一覽。方舜主繼堯之時，聞尊堯之説，舜心開納，留中不復降出，昔者竊聞之矣。及尚書省取索本副，劄子付台守，乃云：「其《尊堯集》元初進本在張商英家，已下衡州取索，茲乃實封，不下司。」密劄之語，非萬方疎遠所可遽闚者也。今除副本之外，尚如此藁，不敢復藏於私室矣。欲罄其餘語，跋於此集之後，以俟後賢。而心力疲乏，恍忽健忘，每思索文字，則悸眩不寧。臨紙數休，勉强累日，僅能終篇。人知其跼蹐且死，而不知其衰耗又如此矣，雖復戀此餘生，將何以哉！又況絶禄以來，苟營活路，積垢如山，死有餘愧，雖並舉百川之水，其將何以自滌乎？就使鵷鶵之命幸脱寬網，而身心垢憊，亦明時之棄物矣，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安養不在彼，浮雲非我有」，此涑水公所謂安樂國也，洗心之藥莫良於此。晁文元公亦云：「但以無生一方徧治衆病。」前哲之所自悟，先覺之所躬行，實告之矣，心不頓革，敢不習乎！淵冰之地，死將及之，尚敢懈乎！蓋捐書不讀，亦不復爲文，冥心待盡，自今日始。嗚呼！生而爲太平采薪之民，歿作我宋無憾之鬼，復何事哉！而今而後，真可以忘言矣。此可與知者

道，難於不知者言也。政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特勒停送台州羈管、前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書於寶城之南。《四明尊堯集》卷一〇。

〔一〕耳耳：疑衍一「耳」字。

〔二〕詔：原作「紹」，據文意改。

〔三〕盡：原作「盡」，據文意改。下同。

〔四〕録：原作「緑」，據文意改。

昭語序〔一〕

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静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老子翼》卷三引《了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原文前云：「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

跋楊時陳居士傳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於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爲恨。爲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龜山集》卷二七。

跋黃裳委羽居士集序　一　政和三年夏

左經臣工於詩，而黃公序語乃專取存三守一之事，以爲當學，而謂盡力於詩者爲不足道也。經臣聞是，幡然將改所習，昔所留意，悉棄弗吝。捨枝葉而趨本根，亦豈道家之所獨貴乎。聞而隨喜，因題其後。政和癸巳夏，延平陳瓘書於丹丘寶城之南。《赤城集》卷一七。

跋黃裳委羽居士集序　二　政和五年三月

余抵丹丘之三年，左經臣携黃公序見訪，嘗爲跋其後。今又兩年矣，復持以相示。余讀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人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序所謂使人意虛而志遠，非溢言也。政和乙未三月二十八日，延平陳瓘題。《赤城集》卷一七。

跋張元幹幽巖尊祖事實　宣和二年

爲士而能尊其祖，爲子而能幹父之蠱，此可久之習也。辭采燦然，足以有譽於世矣。宣和庚子，陳瓘書于廬山之南。《廬川歸來集》卷一〇。

李彦方字序

恃智力者以强而勝弱，寶清淨者以弱而勝强，是皆有勝物之心焉。物與我敵，迭勝迭負，何時而

已耶？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智，矜必殆之强，勝無可奈何之有。有不終有，我豈常勝？其留也似止，其勝也暫樂。留勝不偶，樂止隨化，則是物常往而我常悲也。出乎悲樂之境，離乎物我之對者，爲似之矣。然且立己以作静，空物以趨獨，存辨而泯交，欣離而厭入，强柔之境可得而出哉！老子曰「自勝者强」，其庶幾乎！法天行之不息，勝一己之自私，屢空而鄰極者進乎此矣。然于學也方且好之而未已，其于仁也方且事之而不違，是其于視聽言動，猶有從容而未中者也。微鑛之尚在，則金不可以息火；涓流之未復，則水不可以棄防。克之而後復，復矣而後樂，樂則至矣，而樂天知命之所憂者又將勉焉，勉則烏可已也？生生而無數，念念而在兹，豈有勝物之暇哉！優優乎方外，亹亹乎域中，同乎一道，而其途必異。皆有能事，而能各不全，彼其所謂天全者寧可以迹窺而能見耶？是以性命之説，賜不得聞，非無言也，雖言而世無可聞也。世聞之聞既不容于心受，不能之能又安可以意作？然則德之有心，心之有意，皆私之而未勝者也。力足以蹈白刃、辭爵禄，而無以勝其自私之累，則其爲强也寧免于有恃耶？莊周之言曰：「生奚足恃，死奚足悲？」死生亦大矣，而不足以易其强也，豈有恃而然哉？是故物乾坤者易也，而物物者之在心猶點雲耳。至大無外，俱往俱來，詎有既耶？其往也蕩而無涯，其來也小而有止，獲乎一而不貳，止乎正而不他，則用力之地豈不優乎？爲人臣者止此而爲忠，爲人子者止此而爲孝。止則無動，動則不變。不變者常，無動者静。曰静曰常，有方之訓在矣。故曰：方有定位，不圖而方，地道無成，半圍而已。李公名時亮，字端夫，其子曰倧，而以彦方字之。教子之義，其有以易此乎？公以文學智略被遇神考，能以所學著之于事，辨論明審，不主于

辭。自萬里之外被旨入對，張膽奏疏，憂深慮遠。舜明灼知，天奬隆厚。方且付以疆事，益加采拔，而遭值元祐，棄不復録。餘言緒論，鬱于塵編，可爲太息者也。彦方受名于襁褓，獲字于未冠，稟所期訓，長而力行。與其兄彦國心合趣一，朝訪夕議，日講時習。所以勝其私而止乎是者，必于其先訓稽焉。淵積而流長，鬱于先而發于後，理固然也。某以常論《日録》，負恩觸怒。聖主察其敬恭，未忍誅殛，囚身瘴癘，屏息待盡。杜門終歲，人莫敢叩，彦方伯仲獨過門而弔之，此豈操心危慮之所敢安乎？勉者用力焉，以有免也。惠然肯來，盍思所以自免乎？子雖强，尚勉之哉！《宋文選》卷三二。

五辰論

揚子曰：「聲生于律，律生于辰。」自子至亥，所謂辰也。辰配于日，其數十二，而謂之五辰也者，不離于五行之故也。以水生木，以木生火，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繼；以火勝金，以金勝木，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治。其相繼也，道之所以行也；其相治也，器之所以成也。道以制器生利，天下之治由此而出焉。故因其性而利導之者，五行之所以不悖。不汩不悖，何憂乎不治？撫于五辰，所以爲治也。蓋安民之政始于知人，知人之術賴于九德。合衆德而受之，敷衆德而施之，百工于是乎無所不治，庶績于是乎無所不凝。庶績之凝，則五辰之不失其所運可知也。苟欲不失其所運，非撫之也而可乎？順其相生之叙而使之相繼，制其相勝之理而使之

相治，興事造業，而人力無不至者焉，則所制以爲材者可勝用哉！若然者，臯陶之所謂撫也。然撫于五辰者，必至于百工之既時，則不患乎庶績之不凝。臯陶言知人安民之道，至于撫于五辰則已矣，故繼之以庶績其凝。謂之凝者，以明庶事至此而成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府惟修，則材用之所自出也。五行相制而不沴，則物材有繼而無絶；材之弗絶，則事之作也何往而不成乎哉！自其成而言之，故謂之凝也。堯命羲和，以定四時成歲，而繼之以庶績咸熙。謂之熙者，以明如事而作之焉耳。帝之出也，萬物作焉；帝之入也，萬物復焉。物之方作，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于是乎熙矣。物之既復，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于是乎凝矣。熙言其作，譬之于時，則春是也；凝言其成，譬之于時，則秋是也。其作焉如春，非謂先時而起；成焉如秋，非謂後時而縮。聖人之所以法天者，如是而已。《宋文選》卷三二。

周之禮樂庶事備論

周自后稷而下，艱難積累，非止一人，前後相望，非止一日，而太平之業始定于成王之時。君臣上下，同德相濟，遠邇内外，和洽如一，而禮樂遂達于天下。夫其收功享治，所以終至于如是之隆者，乃始于庶事之備而已矣。蓋其有爲之迹，散乎萬物之上，而物之爲數不可窮也，則天下之事烏能以一二而計哉！然聖人以方寸之地，而酬酢無窮之變，來則應之，求則與之，各足其分，各厭其欲。

雖鬼神之幽，蠻夷之遠，草木之微，鳥獸之賤，而無有不治者焉。其治至此，則所謂禮樂者，乃飾之具而已爾。治之于始，飾之于終，有爲之君，孰不若是？而觀其禮樂以考當時之事，則歷古以來未有如周之備也。且自成周而上，循環損益，所以相繼。民所已厭，于是變之；民所已倦，于是革之。稼穡興矣，然後佃漁不可以爲養；宮室成矣，然後穴居不可以爲安。故伏犧之法至舜而可謂之陋，夏商之文至周而可謂之野。然上世之所行，自足以宜于一時，則雖有未備，而不累其有爲之功。自周而觀之，則昔所未有者，或至于今日而益焉；昔所既有者，或至于今日而損焉。苟在所損，苟在所益，則謂之未備也不亦可乎？周公之制作，無意于苟異，而庶事之獨備者，其時然也。是以設官分職，數倍于商，而不以爲衆；巡狩之時，十有二年，而不以爲久。蓋其務衆矣，則設官而不期于寡；其法審矣，則修法而不嫌于疎。非以夫庶事之已備故耶？是以五禮六樂，具于典册，前此而觀之則有所未備，後此而觀之則不能過也。至于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僭亂禮樂，然後饗賓而及于肆夏，用舞而及于八佾，三歸而備于管仲，雍徹而用于三家。當是時也，孔子傷之。聞《韶》而不知肉味者，有意于樂也；不去告朔之餼羊者，有意于禮也。意之所加，而志則不就，是以禮樂陵遲，至秦而遂壞。彼秦之天下非能以仁義治之，庶事之不備，而遽及于禮樂，是徒見周公之不難，而不知紹周之難也。《宋文選》卷三二。

學易説

生生之謂易。《易》可學也，學《易》者可不興乎？有而爲，可不作乎？世無憂患，何易焉？憂患在我，何作焉？作有德僞，無得焉非德也，有德焉非道也。非德則僞，非道則情。情則不真，故曰僞。得而私之，其止不行。故德以履爲基。基如地，有德焉非如空。乾乾焉，惕惕焉，如履虎尾，不斯須懈也。不咥人，則以亨，亨者情之正也。如春陽之達，何物不和，何所不至，而未始有所之也。知和矣，斯執之，其執也弘而不弛，其弛也稱物而不偏。自小而非狹，自下而不可踰也。雖不可踰，常和其光；常和其光，安往而不敬？古之制也，其出也敬和，其入也復。出入無疾，然後朋來無咎。無疾無咎，是以亨，亨者情之正也。見天地之心，則其亨而大，其辨而小，皆無疾也。朋來無咎，自知而已。同此者誰乎？有大焉，必與同焉，無同則無恒。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之道也。德行易簡，乾坤之恒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炤，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久而不已，一也。辨其一，其恒乎。有息焉，磨而磷矣。雜而厭者息，不厭而染者貳，貳則枝矣。古之觀者，式此而自損益焉。損以遠害，其修也先難；益以興利，其裕也無作。元吉，無咎，可貞，孚乎不有之時，以往以涉，無不利矣。其往也，其涉也，達此而已。元者善之長也，貞者事之幹也。涉大川者有吉凶焉，困其凶也，吉其大也。一亨一貞，尚口乃窮。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其得也，行其生也。得而不

捐，生而非續，形畢而不失其通，其志遂矣。出怨不怨而不爲無怨，其出也一而已。一豈多乎，一故不遷。往來井井，出入之所亨也。邑改而不改，奚取于井哉？可用汲者在焉。養而不窮，地而已乎。居而不居，所而非所，不遷而遷，孰往孰來，奚得奚喪，非無疾之音□辨之哉！利往利見，動語以制，是以小亨。其語也默，故稱而隱，其動也豈實乎？寒泉之地，蒙以養之。風自火出，同一太空。知不立知，覺而非覺，融而聞之，不亦聰乎？出入無疾，權實皆得。得之初也，在此而已，初終一際，不出于是。故曰：加我數年，《易》可學也。聖人君子之學乎，善人有恒者之學乎。恒乎，有恒乎，不興，則不辨矣。震，動也，君子興焉。兌，説也，君子習焉。艮，山也，君子止焉。坎孚惟心亨，君子湛焉。巽，風也，風以散之，君子散焉。離，日也，日以烜之，君子晦焉。闔户謂之坤，君子法焉；闢户謂之乾，君子象焉。一闔一闢，君子恒焉。《易》可學也，恒而矣。《宋文選》卷三二。

文辨

予于治經之暇，喜攻文詞，摘奇抉異，可喜可愕。客有視之而笑者，作而曰：「上方以經術作士，美其才而用之，開未發之聰明，滌已昏之智慮。片能可用，不靳爵禄；苟在所棄，雖貴必賤。太學萬楹，櫛比鱗次，良師先達，朱紫焜晃。孰教孰講，三經巍巍，法有不善，隨改隨革。降詔四方，搜剔草茅，聞風而動者紛紛如也。于是膏轄秣駟，裹囊舉橐，擔簦躡屐，千百其輩。岷峨甌越，不以

爲遠，轂擊肩摩，駢湊闕下。秉氣抱術，布其所長，陳義吐詞，必性必命。商周而上，萬口同舌，秦漢以來，皆所不道。視大人者有意于藐，論軒冕者不以爲榮。敝風靡俗，愈久愈變，何君子之獨未化也？濡墨含毫，文不載理，澡身于泛濫之淵，疲精于詞説之囿，負天子作人之意，非學者取仕之謀，豈所以獵名譽而享尊榮哉？」予聞其言而笑曰：「予出其文，客論其質；予示其迹，客疑其心。辨則辨矣，恐不免于誤也。客之云云，毋乃好隨而失上之意歟？文非其文，予之過也，客之誤者，客其聽之。方今天德清明，聖學淵懿，九州萬務，無一不理。大業巍巍，神道蕩蕩，百姓皞皞，不識不知。號令雷奔，政教風靡，雖天雖神，不能違也。公正之路，與陽俱開；私邪之門，與陰俱閉。子奚不攀朋拉友，連鑣並駕而蹀躞乎既通之路，而乃崎嶇跛踑，憂恐戰掉，而敲擊乎已閉之門哉？必欲奉令承教，循職辨務，用子之才而拂其貪利之謀，享上之心而去其揣摩之意。然後使知人之宰輔體天子憂勤之心，籠絡賢才而汲汲于薦進之務，則如客者不憂其窮矣。然而士行其志，各有兩塗，不在官守，斯有言責。于二者今皆無之。宜息而動，神所不與；可默而言，道所不載。客今之勢，實似于此。爲所可爲，文字而已，不外乎道，不違乎理。不用此以釣名而取位，亦何苦苟作而狥俗也哉！且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士之所學，固異乎民。鹽梅醯醢，異品相用，以水濟水，又焉用之？客將因予之文，而授予以揣摩之術，是無異操瑟而倚齊門者也。」客復怒而言曰：「議論既一，風俗既同，時文之體，既可師矣。又欲譊譊以勝，其以我爲非耶？人其以爾爲非耶？」予復笑而答曰：「君子之文，歸于是而已矣，豈有時不時哉！五經之文，久而愈新；百家之辭，是者長存。講之不精，其理乃昧。論乎其

文，則古猶今也。惟魏、晉、隋、唐之間，道德滅裂之後，其理益開，其文益彰，于是有曹、劉、沈、謝之詞，刻鏤以爲工，王、楊、盧、駱之體，纖艷以爲巧。一時之工，一時之巧，謂之時文，不亦宜乎？若夫《國語》、《左氏》、史遷、班固之倫，雖或説理而有疵，孰不論文而可貴？秦漢而下，所歷者幾年，而經幾時矣，亦可以謂之時文乎？況今日之所謂文者，發明道德之意，劈析性命之學。所以潤色鴻猷，揚厲偉績，追三代于顧盼之中，而運四海于指掌之上，畢在于斯文而已，豈若魏、晉、隋、唐之所謂文者，特變一時之體而已哉？是以真是真非既立于朝廷之上，妄譽妄毁不行于閭巷之間。議所已定，則確乎豈支山之立；法所已行，則浩乎如巨川之流。匹夫之毁譽，夫何足以增損其已成之勢哉！客乃欲窒吾之心而相期于時文之内，變吾之守而見置于流俗之中，飛辨騁辭，咆哮奮迅，自以爲得上之意也，豈不欺哉？且夫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萬物之内無所不有，是以四凶在廷，而不足以貶唐虞之治。客不知此，而以謂知其爲文者人人是矣，非愚則諛，非子而誰斯可？不足以堪秋蟬之翼，而欲舉烏獲之任，不足以見泰山之狀，而欲鬬離婁之明，譬猶虎背而馳，逐影而走，驚悸掉蕩，死而不休。然則腐草之餘，果何補于日月；涓滴之溜，果何益乎滄溟也哉！子以爲時文，自不時者矣。」客不悦而退。《宋文選》卷三二。

論黃老〔一〕

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

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而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

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

〔一〕原無題，只云「陳忠肅公曰」，今據内容擬。《老子翼》卷三引《了齋集》。

宗教記〔一〕

《宗鏡録》融會宗教之言曰：「不離筌蹄，而求解脱，不執文字，而迷本空，依教則《華嚴》即示一心廣大之文，依宗則達麽直顯衆生心性之旨。」則知與禪體一而名二。圭峰曰：「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八。又見《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二八。

〔一〕原文録于「宗教」條之下，無題，末注云「陳了翁《記》」，姑擬此題。

杖銘〔一〕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八。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五〇，《山堂肆考》卷一八一。

〔一〕按《陳了翁年譜》：崇寧四年三月五日，在合浦，作《葵木杖銘》。當即此文。

四明陳及之日誦金剛經於如如堂多年矣忽於誦經之所有芝草之祥作伽陀以贊之

念念燃燈佛，發此無根草。堂上默觀之，髮白何曾老。《延祐四明志》卷一九。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略

瓘謫居台郡，嘗往拜八行先生之門。先生姓徐氏，名中行，世爲臨海人。父都使公有遠識，不事生産，每樂教子。幼遣就學，鄉校已有雋聲。聞安定胡公講道蘇、湖間，其徒各以經轉相傳授；又使之遠游，求師友淵源之學。先生至京都，首謁范忠宣公，一見賢之。繼薦於司馬文正公，公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會福唐劉彝赴召，得安定所授經，館于梵舍，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凡誦先聖書，必爲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紙記録，黏於壁間，以備觀省。杜門却掃，歲或一出。識與不識者，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禄未及養，而都使公以疾卒。先生純孝天通，垢面跣足，廬墓三年，甘露

累降。躬耕以事母，母老齒髮不衰。以其餘力葬内外親及州里貧而無後者十餘喪。人嘉其行誼，與山陽徐仲車並稱。累舉進士不第，以明經教授。鄉邦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傾舍處之。先生之所以教，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高第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修潔。台學之盛，獲冠疇昔。赤城羅適與先生爲莫逆交，元祐間持節本路，率部使者以遺逸薦諸朝，且舉代已官職。其藁奏有「高蹈丘園，屢書力辭，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太守李謂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偕寮吏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黄巖。一日，會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藁悉付煨燼。沈淪草澤，德行純茂，孝悌彰聞」之語。先生爾後服道衣，戴華陽巾，握青藜杖，風晨月夕，往來乎委羽洞天，諸子以籃輿侍其後，真有司馬子微之風。忽有客謂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舉，公今獲舉而退避。求舉者固可罪也，避舉者非要名乎？」先生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奚若？律身治己，直分内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是啓其鄉原之賊也。吾且不忍沽一己之爵命，以蠱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爲？」客慙謝而退。於戲，賢矣哉！瓘元豐二年塵忝一第，經遊宦猶幸親炙，亦奚憾焉。然先生高節，足繼孺子，瓘之不肖，深有媿於仲舉。先生不以瓘卑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癸巳，黄巖隱士左緯經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公輔遽以即世告瓘，發緘以詔來者作傳。《赤城志》卷一六。

唐充之墓誌銘

充之姓唐氏，諱廣仁，充之字也。其先幽州人，自石晉割地，至五世祖始得從歸滄州樂陵。咸平中，曾祖克勤被詔試武藝，授三班借職，以天雄軍管界巡檢使卒於官，因家焉，遂爲大名内黄人。祖中立，大名司法參軍。父愈，喜儒士，自充之五六歲時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充之能擇交游，言行謹飭，讀經史，講義理，亦長於科舉之習。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參軍。界河驛有殺略人者，守將械送獄，俾鞫之。疑其誣服，以白守，守不信。方趣决不已，而霸州獲真盜，然後釋無罪者凡四人。後爲常州録事參軍。部使者聞充之在乾寧有審克之譽，部有疑訟，多以屬之。充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改官制，授通仕郎。以薦者及格，當改官，坐元符末上書，命格不下，調監壽州開順口鹽礬酒税。未赴，丁母憂，服闋，監蘇州酒税務。郡守李尚書孝壽治尚峻猛，不任僚屬，充之權幕官，敢與論曲直，蘇人多賴之。後守盛待制章於充之爲姻家，初與充之善。郡人朱氏有勢焰，守所歆慕，衆皆帖帖屈隨，而充之一切自異，著憎慢之跡。守不能堪，衆或怒，置充之於獄。吹毛無實，以酤酒點饒爲罪。充之既廢，貧困不能北歸，居楚之寶應，益以讀書教子爲事。又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五月丙辰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揚州之某地。充之娶張氏，中散大夫某之女。子男四人，曰激、曰濬、曰渤、曰洪。女四人，長適從事郎趙枋，餘未嫁。初，充之客寓寶應，

苟營屋室，而勉竭其力，以擇葬地於維揚。躬詣內黃，啓祖考之殯，迎護以來，將卜日曆〔一〕。蓋犇走自效，服勤累歲，未克遷奉，而充之得疾卒矣。今其子激等既葬充之，又能率先志，併襄大事，使三世窀穸之事訖無可憾，亦可以見充之身教之遺美矣。激等遣人自寶應來南康，以吕本中所狀充之行求銘於瓘。書辭慘切，且曰：「先人疾亟時，嘗問曰：『居仁約訪我，尚未到？』又嘆曰：『我欲一游廬山，今不能矣。』諸孤不肖，摧割待盡，念欲畢聞餘訓，永不可得。維行狀既獲所屬，而礲石穴土，以需于掩壙之後者，將孰請而可乎？」居仁，本中字也，正獻公之曾孫，言行有家法，其所叙次皆可考證。其載充之教子之言曰：「涑水文正公嘗謂平生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爾。汝曹不可一日忘此語也。」濉陽劉公嘗謂充之材用有餘，遽聞其死，嗟惜不已。嗚呼，可達可壽，而廢斥夭短，豈非命歟！其所厚善，率皆遲鈍迂闊之士，於其歿也，能相與戚嗟而已，悲夫！銘曰：

木搖難栖，波湧莫濟。穠蔡積勞，未穰而逝。飢穰天也，人豈能違。奄忽不俟，豈唯我悲。

《皇朝文鑑》卷一四四。

〔一〕卜：原作「十」，據四庫本《宋文鑑》改。

陳之翰墓誌

之翰少有志操，治經求其大旨，爲文不蹈襲陳語。三上禮部不中第，歸求其志。事繼母曰孝，兄曰悌，弟曰友，朋友曰信。陳氏貲故厚，君平於處治，不爲纖嗇，貲日益耗。鄉人初貸黄金，後携以償，君適在汴舟，其人紿曰金誤墜水，君不疑也。後數年，其人自悔。疾且死，遣其子來謝，致所當償。君受而不拒，徐以所償助其喪葬。崇寧二年，詔舉遺逸，鄞之賢士夫聞而相語曰：「此可以得憲之矣。」州及部使者用衆論薦君於朝，天子官之〔一〕。君氣和言温，與人交，久而益恭。口不道人之過，平居若無營於世者。尚論古人自春秋以來千餘年事，是非得失，闊略細故，取其大者論之，鬱而始通。方流而遽涸，非命也歟！卒時年六十，葬翔鳳隱學山。《延祐四明志》卷四。又見《寶慶四明志》卷八。

〔一〕「天子」二字原缺，據《寶慶四明志》補。

祭范丞相文

維年月日，叙復宣德郎陳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相公范公之靈〔一〕。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于謀國，衆正所依。心虚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蓍龜。兩遭勅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既安，奚惜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迹，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兹。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憐，拜命涕洟。其心不盲，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爲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吁，疾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至于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與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于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借生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偏于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脉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

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薨我悲，豈緣葭莩。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嗚呼哀哉，伏惟尚享〔二〕！《皇朝文鑑》卷一三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五，《范忠宣集·補編》，《文章辨體彙選》卷七五二。

〔一〕自「維年月日」以下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二〕嗚呼哀哉伏惟尚享：原無，據右引補。

祭侍郎鄒公文

嗚呼！公之處世，五十二年。以身殉國，老而彌堅。公議所與，孰如公言。歎公之歿，誰則不然。公之孝友，鄉黨所師。移以事君，無毫髮欺。國是所棄，天子所知。胡不少挺，捨我聖時。如公德業，可遠可久。夷險皆行，過涉無咎。俯仰不怍，摧殞何疚？死而不忘，孰曰非壽。公切志道，如坎之流。弗舍晝夜，至海而休。生也有涯，數盡莫留。壽夭不貳，亦又何求！身如虛船，觸礙而止。動而隨行，時則可矣。載沉載浮，虛也足恃。冀或維之，終不獲試。方其疾革，粥藥並廢。十日不

食，清坐飲水。未報君親，齎志長逝。臨絶之言，恨此而已。神賚乏丹，不與之年。窮達修短，孰能違天。我病且老，自作苦緣。公乃何爲，棄我而先。人亦有言，既明且哲。我危其身，駟不及舌。吾語在世，身何必留。屏迹待盡，將與公遊。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祭奉議兄文

維宣和元年歲次己亥，七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宣教賜、緋魚袋陳某，敬遣人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奉議之靈。嗚呼！束髮以仕，七十而歸。既垂其車，心閒無爲。居有室廬，游有園池。花疏水竹，取意設施。阡陌臺榭，鄉黨交隨。笑語繾綣，酒肴燕嬉。耳聽聰利，視分毫釐。齒截大肉，足能安馳。他人高年，或壯或羸。孝悌獨健，世罕有之。去年九月，書來江湄。字畫遒勁，未減昔時。語不諄復，百無可疑。喜茲康寧，念不及醫。云何奄忽，不到期頤。嗚呼哀哉，死生隔矣！欲往撫棺，迹繫異里。凡爲旅者，歲久必歸。獨未得也，云胡不悲。昔竄合浦，還而復流。江湖淮海，十有八秋。罪大薄謫，恩隆命微。升沉通塞，分定莫違。雨榮霜悴，誰能易之。首丘志願，老益不移。越鳥擇巢，忍離南枝？此心同也，將一語誰。非我族類，難吐肝脾。貽書雖遠，尚慰旅思。今絶筆矣，永無見期。祭不躬奠，哭不近帷。江流有窮，莫窮此悲。嗚呼哀哉，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

祭朱時發親家文

嗚呼！昔會靜海，于今六年，君護喪歸，我以竄遷。迨隔三江，懼無還日，天子仁聖，復令我歸。離台之時，未得君訃，單舸北來，猶冀復晤。白沙之傳，初信且疑，今知果矣，孰知我悲。君老苦學，趨一而專。富而能貧，内無間言。寂莫能仁，爲方外師。志者于仁，孰得而疵。仁則宜壽，胡不期耄。天所促延，人奚可考。君于世味，澹乎其歸，苦樂壽夭，存殁豈移。淮江阻修，奠不以時，情發于詞，君其鑑之。嗚呼，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

祭姊夫李提舉文

嗚呼！昔我先君，愛鍾令女，擇所宜從，以歸于子。子昔悼亡，我方居憂，痛在手足，涕不能收。季妹繼適，今能幾時，子既殞矣，孰知我悲。我非明哲，觸禍固宜，子亦放廢，一斥不歸。窮達死生，所遭各異，海波之水，東逝而已。數極而化，亦又奚傷，君子之道，死也不亡。嗚呼，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

祭李甥文

吾與乃翁，俱爲竄人，我來萬里，與鬼爲鄰。瘴毒之鄉，朝不保夕，謂必與汝，平生永隔。吾衰既久，汝方妙年，孰謂汝也，而棄我先。唯吾二家，世接姻眷，汝母及汝，吾妹吾倩。我取熊堂，天實使之，迺翁南遷，亦豈人爲。仲取高第，既得而奪，汝性孝友，知汝惙惙。左右就養，不營其私，隨泊湖外，五年于茲。不得汝書，今兩歲矣，形阻心親，不隔萬里。信自北來，吾心蛩然，云胡不淑，乃以訃傳！我初論事，既捐其生，杜門待盡，符到奉行。家如風舟，任其浮沉，勢不能保，豈無愛心。死者歸也，汝既歸矣，吾雖未歸，俟命而已。汝生不幸，汝死不亡，千載之後，聞者嘆傷。嗚呼哀哉，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

祭鄧鯁之文

嗚呼鯁之，冥冥鴻也。簞瓢自足，藐鼎鍾也。宜止則止，艮其窮也。有物有常，家雍雍也。彼臧彼否，默而容也。孰喜孰怒，寂乎中也。盥而不薦，志在顯也。射己之鵠，審其固也。棄彼所爭，不與同也。包攝無間，介而通也。其積彌高，不自穹也。其割彌利，飽磨礲也。志道則士，耕則農也。

齋戒其年，願普豐也。洛口之別，再星終也。我禦魑魅，不吾攻也。衆侮而逝，來益恭也。孰不信彼，獨由衷也。火勢炎烈，堅不容也。派流分漫，趁必東也。詩來了齋，手自封也。馨積吾笥，氣蘭芬也。讀而味之，餒可充也。歲寒不易，挺挺松也。還里胥樂，願未從也。故不少延，棄我終也。隱几坐逝，没不窮也。不器其有，獲豈登也。傛瞷迺跡，憫不逢也。卒以歲計，孰帡幪也。人生流寓，猶波篷也。谷無停響，隨彼鬨也。衆耳聵聵，聽獨聰也。問兮聞乎，示以聾也。生死不貳，歸其宮也。儒耶佛耶，一視融也。嗚呼，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

祭鄒侍郎母郡太文

鄒公有母，海内所知。新昭之文，夫人安之。何以安之，命之使爲。行必萬里，再竄南陲。白首相娛，鼓舞聖時。此樂未饜，化爲齎咨。福不盈眦，傷如何其。子則公也，其誰不悲。亨困修短，司此者誰？嗚呼夫人，亦止于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

祭平望八尺土地河伯神驅蚊文

惟神杳冥，無聲無形，而能以天地之命而爲水土之主者，爲其有靈。故雖嗜不以口，聽不以耳，

而能納吾之味、聞吾之音，獨不可以鑑吾之誠？自嘉禾而東，其地曰平望，蘇臺而西，其地曰八尺，水草穢腐，蓄潴不洩。蚊之所舍，三十餘里，不待日出而高飛，其勢如烟，其聲如雷。豈無居民之所聚，舟車之所通，而俾夫穢腐之所化，而得肆害於人者，水土之神寧無媿邪？吾聞二氣既分，形質既備，載則不幬，幬則不載。兩形之間，聖人之所治。於是分水土、命百官，以使之司而職焉。由古而下，未或不然。猶以爲未也，其上則求之天地，其下則求之水土之神。民有所不治，則天子公卿之所憂；求其所不應，則社稷神靈之所羞。蚊之爲蚊，生乎穢藁，藏乎積草。穢者決焉，積者疏焉，彼則滅矣。奈何不然，徒使乎來者往者，過此而未嘗無言。則郡守縣令已可以知其爲不賢，而水土之神又安可以忽吾之所宣？天生斯民，獨爲萬物之靈，載之以形，勞之以生。謂之勞矣，則豈特求免夫嚙膚之蚊？然旦晝而伏，夜而出，則人尚何怨？而所可怪者，以其無辨於朝夕。是則既暮而出，爲蚊之常；今至於凌日而飛矣，豈陰也而可以先陽？吾願一言之出，契乎杳冥，剪絶此類，使無更生。則四海之內，天地之間，孰不知神之有靈？《珊瑚木難》卷六。

請昕律師疏

竊以教示別圓，隨機各異；乘分大小，攝心豈殊？慶喜遠遊，捨軌範而遭魔網；波離奉律，漸通達而證圓門。束心必始於束身，了性常資於了相。請遵羯磨，而講毗尼。昕公律師信奉迦提，轉持布

薩。說南山嚴淨之戒，以靈芝高潔爲師。宜因隨喜之衆情，廣談放逸之多咎。庶起木叉之利，用生那埵之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八。

請彭老開堂疏

竊以獨一無似者古佛之心，真俗不二者禪宗之旨。唯信能入，非情可傳。悟當擊竹之時，誰能贊助；笑在拈花以後，自合流通。必先游寂默之場，乃可任住持之事。彭公長老法承浮渡，派出澄靈。多年廬阜之游，一滴曹源之味。逢茲勝刹，宜順衆緣。所開苟可以利它，後學亦資于善道。雲門一曲，妙音不屬於宮商；臨濟三關，平地豈分于彼此。宜演融通之句，用調乖淨之風。庶令佛日之光輝，永同睿算之長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八。

請天寧深老開堂疏

竊以不說而說，未爲究意之談；無門之門，尤在離微之境。若非真寔一句，何以開示羣迷？宜得當仁，善揚茲土。深公長老燭傳少室，派出靈巖。嗣本覺之前音，住天寧之勝刹。以一大事，酬含生莫報之恩；於萬斯年，祝聖主無疆之壽。堯天廣大，佛日光明。合内外之勝緣，讚延長之亨運。四衆

之所咸賴，一音可以普宣。今正是時，宜陞此座。《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八。

請照堂夏講經疏

禪者調御之心，教是能仁之語。覺王心口，動寂總具于全身；海印凝流，畢竟同歸於秘藏。曹源一滴，終無別水之波；佛隴九旬，但指本輪之月。言言皆藥，法法無瘡。要知手藏之文，不離面壁之處。毫釐若契，説默皆如。苟違雙照之機，詎明俱泯之相？余設高坐，以邀上人。照公長老善續祖燈，嚴持教網。住上均慧，久散圭峰之舊徒；爲物入廛，嘗講彌迦之輪字。金剛圓覺，已侈傾聽之人；資福寶城，同是精藍之地。宜順可從之請，勿違無作之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

修延恩院經藏疏

造車而欲行，要須合轍；求兔而未得，安敢忘蹄？解脱在文字之中，音聞乃真教之體。金臺所寫，薩崙推骨而願求；海藏雖深，龍樹没頂而能入。流通不斷，結集如新。舖舒今散于千函，眷攝宜歸于一藏。總斯慧利，普勸轉持。華構非一水而成，妙輪依多輻而轉。規模既定，成辦可期。願因和合之緣，廣作津梁之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二七八六

李　洵

李洵，字遠游，號丹川退叟，郡望趙郡贊皇（今河北贊皇），紹聖間人。

懷州修武縣十方勝果寺記

夫無際真源，亘萬期而常住；有爲勝業，遞四相以遷流。雖報止人天，眇覿祖師之法；而事無童戲，猶爲化佛之因。散殊入理之塗，一歸起信之地。此塔廟所以稱津梁於像季，媲冕弁於都邑。齋施本民俗之阜，付□□宰官之賢。覃懷禹跡之右壤，修武秦爭之故墟，負太行盤鬱之勢，含沁水豐腴之澤，土邑蕃廡，□井繕完。治□南□粤有淨宇，莫詳建置之始，屢更料簡之科。巋然雖存，曾是幾廢。前代本長壽之□，我朝錫勝果之號。仍舊貫有八院分處，從近制爲十方住持。先是，因循既久，□弛彌甚，殯柩交雜於廊廡之次，圊軒穢瀆於龍象之前。狃於頑冥，觀者骸異。又客館假據，憧憧往來，車馬唐突，轔轔凌踐，殆不可支矣。物不終否，受之以革。會邑宰江南李君端臣善政之外，留心

性宗，目擊頹□，□□併簡，命僧寶夔住持，俾以興葺。夔師有經論學，奉戒精一，邑人嚮之，信施翕然。又請百巖道卿、道英二師共其事。卿善於誘導，英謹於出納，咸克實力，以助營建。君案令移址。陶甓伐木，雲集川流，起紹聖三年九月，止四年下，刷去污辱，收其散雜之餘用，敬爲通邑之□之二月日。役工徒不下百數，事符衆欲，理若□相。除前殿五間有三世像，後殿七間有千佛像，甎塔九層，大門五間，洎鍾樓即舊外，爲左右偏門六間，前殿東西□□□間，後殿東西挾室六間，左廡貫廳與講堂二十有九間，右廡貫廳與僧堂二十有九間。鍾樓在前庭之□□右□□城以偶之，厨庫下舍，靡不完潔。總逾百楹，皆創置也。窈然其□深，煥然其嚴麗，風煙改色，梵唄聯響。居者增精進之心，來者起歆慕之色。繚垣矗直，繩扛於外，縱爲八十步，衡爲四十五步。最厥費爲緡錢二千有畸，何其用鉅而功速歟？昔之客館不可頓闕，廼於二門之西別爲區處，亦就完具。無怠佛事，有適賓所，又以知君才力之裕也。蓋能者察於繩尺之外，否則忽於耳目之前，故庭弗埽者詩人致譏，道仍弗者史氏爲貶。洎之以訟訴，階之以簿領，而能進人於薰修之善，導衆以因果之方，使異教興行而助治，雅俗感動而循理，化冗圮爲簡嚴，□閔□爲瞻敬，海衆宦侶，各得其宜，於是以久勝業而明真源，此善之善者也。吾徒於是樂爲之書以貽後人焉。時歲在丁丑閏二月十五日，丹川退叟趙郡李洵記。姪羣書耿敦、天平軍節度推官知縣事李元規。紹聖四年五月十五日，知庫僧道英、同住持僧道卿、住持賜紫僧寶夔立石。道光《修武縣志》卷一〇，道光十九年刻本。

西京鞏縣大力山十方淨土寺住持寶月大師碑銘　并序〔一〕

噫！佛滅浸久，法住浸微，有能輔舉妙德，勤恁大事，承雙林之善囑，致萬乘之外護，畀此土含識聆音睹相，發希有心，入不退地，自幼至老，利樂群品，□□順世，人仰遺化，吾見於寶月大師焉。師法諱惠深，世姓楊氏，趙州柏鄉人。夙植德本，生不童戲。七歲禮邢州龍華院僧宗順出家。真宗天禧□□詔度，係籍童行，例蒙剃染，明年具戒，甫九齡爾。志尚超邈，誓斷諸漏。聞譚法師講《百法論》，往依止焉。專精問辨，未幾悟入，頓絶倫類。兼通《四分律》、《上生》、《孟蘭》、□□諸經，既敏且勤，殆忘寢食。而處衆謙抑，外貌如愚，同學歆慕，多就咨決。又從隱法師探《唯識》之奥，隱許以入室，遂代居法席，時年十七。尤精《菩薩戒經》，異時□□孟蘭，悒然嘆曰：「孝至德也，一切如來，此其本行，菩提薩埵依以爲戒，吾豈徒言耶？」於是罄其衣資，於堯山縣遵善寺羅漢院爲父祖而上設無礙齋，請律師□□施四衆大乘淨戒七晝夜，建陀羅尼石幢，會七世之喪於下。時龍興願和尚戒德稱首，師志深般若，業在毗尼，乃具燈燭果饌妙供三千，奉十方佛，飯道俗□□禮願求戒。自是律範精潔，諸方宗仰，行住坐卧，無非佛事。造慈氏聖像，施財者三百萬，課慈氏尊名，攝心者二億衆，善緣熏滋，勝驗殊特。嘉祐初入洛，禮金□□，爲僧雲寶等與鞏之官屬邑衆請住淨土。茲寺之興，肇自元魏，規模甚壯，舊容千僧，經亂墮廢，基址石洞存焉。厥後有高行僧三人分修以

居。至皇祐四年敕賜十方之額。初有廣和尚者住持，未久遷謝，師繼之，慨然有志興葺。檀信之士聞風響臻，始營前後僧堂并厨共二十八間，續建法堂及步廊總二百間。□□法藏，中央寘金裝旃檀瑞像一軀，妙相月滿，慈視三界，函柲周繞，髹漆相鮮。印經律論下迨傳記以充之。修羅漢洞四十二間，五百應真，分處巖岫，剖劂綵□，□極精巧。費金無慮二千八百五十餘萬，名德之盛，上動宸極。慈聖光獻皇后體佛深心，佑我上治，素加崇禮，入内懺悔，廷賜紫方袍，又御封佛□寶匣，用嚴資戒道場，仍錫寶月師號焉。熙寧二年同天節，師飯僧二萬人，人施袈裟一條，以祝聖壽。每山門法會，香燭、茶果、錢帛等恩賜相屬。五年，大具供施，往泗上禮普照塔。慈聖降香及金鉢以助緣。還自唐鄧，所過欣迎迓延請，緇素之衆，朝夕盈前，金繒之施，奔走恐後。六年，自京師鑄鐘，重六千斤，慈聖臨幸興國寺廣嚴殿，畀師迎歸以薦福昭厚諸陵。八年，開寶寺創崇因閣，復召師赴闕下修佛事，以慶其成。恩旨特留，懇辭還山，乃就慶壽宮塑師真儀送閣上，以足羅漢之數。慈聖皇后卒，哭，神宗皇帝遣二中使與内典賓樊夫人齎御前劄子，許乘兜轎，及祠部度牒五道、錢五百貫、綵七十疋，召師赴内道場。先是，慈聖嘗令本寺歲度僧一名，上仙乃止。上聞之，即令依舊，遂爲永式，眷禮之重，夐無前比。元豐七年冬示疾，十二月二十二日晨鍾時，囑累訖，右脇告寂，壽七十有五，僧臘六十六。師氣貌温厚，舉止祥順，遇人無高下，和容卑詞，發於至誠，雖甚剛梗，見輒調伏。寺初營繕，僧寮屢易，有粗行狂悖者，忿其遷動，大詬以來。師方宴坐室中，遽揕其胸，負之以出，且曰：「吾與若俱沉於洛爾。」師神色不動，方止衆譟。及河，衆憤發奪取，將訴諸官，師怡然譬解曰：「吾

與之戲爾。」聞者無不嗟服。山門無田業，日贍幾五百口，化導殆半天下。有以僞借名其間者，衆謂此不隱辯，恐敗信心。師遽遏其端，退而告之曰：「利養均所趨也，利我以害彼，如佛意何？且辨僞，則真亦疑矣。」頃之歲荒，民流諸方，徒衆多亦散居，師延納有加於常，知事以爲言，師笑曰：「與子共此者，寧力致耶？不思議事，未易以一期歉足較也。」解裝者倍多，又日飴饑民於庭。然饋送之家不遠千里，蓋未嘗闕供也。施雖奉己，一付諸庫，口不與會計，目不領券要，是以愈久益信，至今人以爲法焉。師奉戒精苦，汔無纖缺，日諷《菩薩戒經》七返，《俱胝真言》五百過，月與其徒誦《戒懺悔》、講經論一百二十次。復延名師，并開法席，歲不下五六，學者歸之，户屨嘗滿。瞻護病疾，必加勤渠，營救生命，不可算數。住持者三十年，弟子淨惠等五十三人，稟大戒宗裕等四十八人，多爲名僧，受經論善詮等三十二人各專法會，爲四輩圓授菩薩淨五八戒三十餘萬人，皆有籍記。其法緣如此。明年二月十五日，塔於寺西北隅，啓棺異香彌覆，顔貌如生，衣衾間得舍利光白無數，有祈請者或掇諸土中，或落自空際。宣仁聖烈皇后賜香合椽燭，賻絹五十疋。將窆，道俗齋送，空邑落而遍原野，四遠奔赴，不啻萬人。風景淒變，鳥烏號集，悲戀贊嘆，聲動山谷，其感應又如此。紹聖三年春，其徒淨良、持稟戒門人有誠等所録事狀來謁文，顧余投迹甚邇，聆風且舊，即爲纂而次之，猶恨闕略。知師者謂師之頭陀行可及也，其方便智不可及也，豈菩薩應世示現説法者歟？抑證無生忍大善知識也已。銘曰：

忍無上業，萬德之筌。師踐履之，同符往仙。行寓諸戒，智通乃禪。於像法季，有大因緣。

彼正律藏，率繫宣傳。所至歸德，其聚成廛。慈柔漸平，移懽□□。□□□□，二后淑聖，恩禮後先。神皇欽明，眷接加虔。誠動幽顯，供浹人天。視若不足，乃終沛然。山門增輝，聿世其年。報盡理顯，示人有遷。散設利□，□□寺之乾維，松柏森焉。來者瞻慕，潤生敬田。□□□□。□□半百，法施大千。良則是圖，不惟其賢。紹聖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小師淨良，寺主賜紫法輪住持傳戒廣惠，永定陵都監、供備庫使李宗立立石。《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〇七。又見《蒐古彙編》卷五五，民國《鞏縣志》卷一九。（以上向以鮮校點）

〔一〕題後原署：「丹川退叟贊皇李洵遠游纂並書；雲寮居士高陽許翼德制篆額。」

張　戩

張戩，大觀初官奉義郎、南京敦宗院大學教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三五。

潛山縣真源宮純嘏殿建造記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佳祥休徵，以昭受命之符。《河圖》、《洛書》，魚躍火流，前史記之明矣。基

運所啓，有開必先。乃若帝夢協吉，天書示祥，神降于宫，新受秘語，知帝胄濬發之所自，則未有如我宋之興也。洪惟真宗皇帝昭受景貺，勅天下咸建天慶觀，以奉聖祖。復念設醮潛山，文符瑞石，乃命舒州崇飭靈仙祠。珠琉玉佩，降自内府；御前青詞〔一〕，躬自封札。逮兹累朝，益嚴祗事，遣吏奉祀，罔敢弗恭。臨御之三年，朝廷穆清，神人安悦。御史臣石豫以天下輿議公願，請立崇寧萬壽宫聖祖殿曰「慶基」。名至之日，甘露降于宫門，松竹零滴，凝如飾蜜。守臣傑表請依節鎮之例，建皇帝本命殿，制可其奏。乃相地度材，得爽塏于玉皇之西。左平右城，門廡端序，屹然崇觀，夐出諸宇。先是，屢旨蠲免租賦〔二〕，故土木丹臒之用，不仰于公，不勞于民，數月而成。奏成請名，卜曰「純嘏」。寶額增華，洞天增賁。于此乎應天，天申其休；于此乎受福，何福不增；于此乎迎年，降年期永。守臣以臣戩實職祠事，使得推原本初，載之金石。臣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記。民國《潛山縣志》卷三〇，民國九年鉛印本。（祝尚書校點）

〔一〕詞：原誤作「祠」，據文意改。

〔二〕蠲：原誤作「觸」，據文意改。

耿轍

耿轍，嘗知汝州龍興縣事，紹聖中爲瀛州防禦推官。

宋故內殿崇班充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魏侯墓誌銘〔一〕

紹聖四年九月

紹聖四年七月乙卯，內殿崇班、走馬承受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司公事魏侯卒于官，享年四十六。卜以是年九月癸酉葬于洛陽縣平樂鄉杜澤里先塋，禮也。曾祖廷杲，贈左神武軍大將軍；祖處約，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父孝孫，終于西京左藏庫使、河陽兵馬鈐轄致仕。侯諱鈞，字仲和，世爲開封人。初命緣祖妣玉城郡主奏，補三班借職、監華州華陰縣酒稅。第考課最，嘗被恩奬。繼任在京八作司。元豐初，曹村埽決，朝庭患之，都水監有薦侯之材者，因得外都水監丞司准備修塞隄防。旬月河復故道，澶人賴之，侯有力焉。以功授右班殿直，用任子恩轉左班殿直。年勞，改左、右侍禁。今上即位，覃恩遷西頭供奉官、權管勾右騏驥院。神宗山陵就，差提轄本院人馬還部，授伊陽縣大和巡檢。伊陽爲寇盜之淵藪，聞侯之來，悉皆逋逃竄伏之不暇，由是農安於耕，婦恬於織，美迹甚著，公卿交奏，頌聲騰越於道路間。秩滿，兩得高陽關總管司按閱將兵。今尚書蔡公時爲本路安撫使，荏侯之能，屢爲之薦。磨勘，轉東頭供奉官。丁內艱，閱歲，嗣丁左藏憂，哀毀躃踊，殆將滅性。暨外除，選充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俄改內殿崇班。侯娶衛國安仁保佑夫人之姪張氏。夫人年方及

笄，爲侯之配，其功容德言，咸有可稱道。至于事上恭肅，御下嚴恪，皆有法度。又能奉采蘩采蘋之職，以供祭祀。不幸先侯四年而亡，今舉其柩以祔侯之墓。子男七人：長曰句，三班借職、監宣州杜遷鎮酒税；次曰旬、匀、勻、匐，皆未仕，包、匍蚤卒。女五人，並幼。侯之爲人，外負恢廓，内明權變，忠于國而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信于朋友。惜乎未盡施設，遽以云亡。捐館之日，聞者莫不謂之傷悼。先事，其孤狀侯之行來乞銘，義不敢辭，故爲銘曰：

嗚呼魏侯，正而有守。克勤盡瘁，涖官弗疚。誠德于身，忠信孝友。已矣命夫，胡嗇其壽。福兮禍兮，天孰與究。欲報之德，宜昌厥後。

東垣居士刊。《千唐誌齋藏誌》下册第一三〇四頁。（祝尚書校點）

〔一〕題後原署：「瀛州防禦推官、前知汝州龍興縣事耿轍撰，西京左藏庫副使、充東南第十將、訓練福州南劍興化諸州軍馬、福州駐劄、上輕車都尉毛思聰書，西京左藏庫副使、太原府駐泊兵馬都監兼管勾在城兵馬及在城巡檢煙火賊盜公事、勾當統平殿李詡篆蓋。」

劉果

劉果，紹聖間爲秦州清水縣主簿。見乾隆《清水縣志》卷一五。

武安君白起祠堂記

秦以力併天下，地得百二，雖資累世之勳，蓋亦爪牙有助焉。方是時得白起忠節，使爲將，授以兵柄而不疑。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遂兵定大業。及以拒命見忌，而卒不容於世，秦之父老莫不悲憐其志，往往立廟以祀。弓門鎮有遺祠，居山谷，距城五六里。年紀寖遠，無碑刻可尋，風雨弗葺，鞠爲茂草，過者興嘆。居民因請於邑，欲徙就城郭。前爲邑者雖已許之，而弗克舉事。鉅鹿魏公既下車，政事已修，因及祠廟荒廢而弗完者，士民爭白之。公即日鳩工選徒，計木之費而補其闕，擇爽塏之地而棲其像。越七月五日而廟成，士女和會而大落之，遂乞文於果。果既辱佐公治，而親目其事，故具始末，俾刻諸石云。《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五六四。又見乾隆《清水縣志》卷一五。（李文澤校點）

林　慮

林慮（一作宓），字德祖，自號大雲翁，吴縣（今江蘇蘇州）人，旦子。中紹聖四年進士，除潤州教授，復教授常州、揚州，擢河北西路提舉學事。嘗知婺源縣事。除開封府左司録，與府尹不合，請疾告歸，不復出仕。年六十六卒。著有《大雲集》一百卷、《神宗聖訓》十卷，輯《西漢詔令集》十二卷（存）。見

《宋史》卷二〇九，《吴郡志》卷二六，《中吴紀聞》卷四，弘治《徽州府志》卷四，《宋史翼》卷二六。

吴郡圖經續記後序

元祐七年十二月

余家自伯父、皇考洎諸父奉王大母、大母來居于蘇，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帶城橋儒學坊爲吾家牓也，横山之寶華、華山之博士塢，吾家三世之所葬也。余雖少長于蘇，而山川城邑津梁園觀往往未知其所由來，嘗以問樂圃先生，先生出所爲《圖經續記》以示我曰：「此一覽盡之矣。」退而觀之，數千百載之廢興、千數百里之風土，燦然如指諸掌。嗚呼，何其備哉！先生之書三卷若干條，而所包括者古今圖籍不可勝數，雖浮圖方士之書、小説俚諺之言可以證古而傳久者，亦畢取而並録。先生豈欲矜淹博而耀華藻哉？舉昔時牧守之賢，冀來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後生之自力也。溝瀆條浚水之方，倉庾記裕民之術，論風俗之習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於教化禮樂之大務。於是見先生之志素在於天下也，豈可徒以方域輿地之書視之哉！先生未冠而擢第，英聲振於士林，不幸以末疾卧家，不得建其志於斯民。然而潛心古道，篤意著述，其所撰次成帙如是書者非一。竊嘗探測其淵源而妄論其規制，以爲黄鍾大吕不足以比其清，陽阿激楚不足以方其妙，齊紈蜀錦不足以埒其華，崑玉南金不足以儷其美，長江巨河不足以況其遠，輕車駿馬不足以侔其逸。意者左丘非失明，《國語》不成；虞卿非窮困，《陽秋》不作，一何發揮之妍麗也！不然天將激先生以鳴斯文，是以困阨之耶？雖

然，先生之疾損矣，無害其可以亨舉於天衢也。昔者劉向非大發天禄石渠之藏，不能盡論分野之風物；賈躭非博詢遐陬絶域之衆，不能悉知華夷之道里。先生之才，不歉於二子，特處非其所而已。與其陳四境之形勝，孰若使志四海之封畿；與其論千里之事物，孰若使綜萬方之利害？況史觀經始，品藻才難，當筆削之任者，非先生而誰可哉！伏讀終篇，感先生之未遇，輒書卷末，庶幾萬一有儆於朝廷，今日當爲官而擇人者。元祐七年十二月朔，大雲編户林虙序。《吴郡圖經續記》卷末。又見《吴都文粹》續集卷一。

西漢詔令序

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唐虞以來，凡經聖人所刊剟，則後世尊之曰經，炳如日星，人皆仰之，莫得而損益也。左氏、太史公才雖名世，號爲廣記備言，多愛實録而已。此皆自度去取不可望聖人，故不敢以爲己任也。西漢接三代末流，訓詞深厚，文章爾雅，猶有渾渾灝灝噩噩之餘風，下視晉、魏、周、齊、陳、隋，號令文采，卑陋甚矣。三代而上，超軼絶塵，不可方駕，學者勉追古人，庶乎接武漢世，不猶愈乎？余讀班固書，罔羅詔令之文，一言必録，亦莫敢去取焉。吾友程子致道類次成袠，遂爲完書。二百年間，興衰情僞，不待區别，白黑較然。今聖人在上，衆言折衷之時也，倘取而賜觀，掇其若《費》、《秦誓》者列諸經，以詔萬世，則安知其湮晦泯汩不繇吾二人以光明乎？程

子精敏，工於爲古文，其才堪討論潤色之職者也。故於此書，欣然比次，不日成之。越三日甲戌，吴郡林慮書。《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二。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三。

西漢詔令跋

慮與致道成此書久矣。族弟釋慶然曰：主上天縱睿聖，欽明文思，所下詔令典雅謹嚴，千載以來莫能及也。將備演綸，尤當竭才，少望清光。學者之文章，必師唐虞、三代，然如西漢訓辭，宜在所采，以爲潤色之助。願請是書鏤板以廣其傳，庶得此者便於考閲。慮嘉其志而不得辭，遂以授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二。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三。

烟霞洞題名

元祐七年四月

林慮德祖、弟虞季野、楊畯耕道，元祐七年四月同游烟霞洞佛手殿。《兩浙金石志》卷六。（以上尹波校點）

釋文才

文才，紹聖中邠陽戒香寺僧。

邠陽縣重興戒香寺碑　紹聖五年四月

近據臨洽鄉百里社僧文才陳狀，元係河中府榮河縣開元寺十王院授業，於紹聖貳年拾壹月中巡禮到同州邠陽縣臨洽鄉百里社，本社古蹟有額戒香寺壹所，初見本寺名額，年歲深遠，累經霖雨，損壞了碑額，欲乞移牒本州造帳司，勘會本寺從初係省帳并勅賜名額，照憑出給收執，所貴久遠住持，伏乞指揮。尋行勘會得僧文才住持戒香寺別無違礙，及打録到本寺舊來開元拾貳年戒香寺碑文，尋牒造帳司照會去後，却准本司牒稱，尋將累年申省僧道等文帳照會得上件戒香寺係古蹟，常住地土房舍勅額存留。檢准天禧貳年四月貳拾柒日赦勅節文，係帳拘管，請將前件置碑及重興勅賜年月日照會，仍請指揮前件僧文才等常切看管住持。及自今後，依例供申僧行文帳施行。

右給重興公據，付臨洽鄉百里社張志用并僧文才等同共住持上件戒香寺，每年供申僧行文帳施

行。

紹聖四年拾月拾六日，住持戒香寺主僧文才并書。縣尉武，右班殿直、監酒税、權主簿陳，宣義郎、知縣事□，朝散郎、通判知軍州事鄭。本寺地一頃，下院豆莊興善寺地四頃餘。朝散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軍州事吕。紹聖五年四月初八日立石記。刻字薛隱。《金石萃編》卷一四二。（曾棗莊校點）

王彦若

王彦若，崇寧元年入元符黨籍。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二。

墨説

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宫，見架間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子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王之子婦蓐中血運危甚，醫求古墨爲藥，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諸子欲各備産乳之用，乃盡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雞肋編》卷下。又見《墨史》卷上。（李文澤校點）

李　芬

李芬，紹聖間隴西（今甘肅境）人。

汝州峴山乾明禪院住持明師預建塔銘　紹聖五年四月

紹聖四年秋，比丘廣賢爲其先師之法眷弟義明捨所售用與其衣鉢，所有爲錢十萬，即其山巘之西南，去院逾□百步，喬木千章，佳城鬱鬱，卜兆得吉，遂穴其地，陶甓而周之，以爲明異日歸葬之所；斲石爲塔而立之，以爲葬所異日之識；狀厥事而乞銘於予，以爲所識之傳。謹按：師名義明，俗姓王氏，世爲龍興人。生有異相，志趣不凡，長樂法門，經業早就。二十歲禮峴山乾明禪院主志岳和尚爲師，後五年試優剃落。師爲人質直無僞，損己利他，綽有材能，力省功倍，粤自受戒，即列知事。峴山連峰跨嶺周百餘里，前此林木障蔽，荆棘荒涼，墾開未施，租入不腆，佛宇僧居，與夫齋粥供用，一切苟簡。自師主之，則親斧斤耒耜之勤，定經界隴畝之制，招徠疲甿，勸課地力，無幾何而功利數十百倍。昔之林木障蔽，變而爲膏腴；昔之荆棘荒涼，易而爲衍沃。若奉佛之殿、演法之堂、居僧之舍、延賓之館、方丈之室、香積之厨，鐘之樓，門之三，高明雄傑，深靖温凉，與時而宜，與

用而稱。龍象森列，魚皷闋奏，食指日千，有羨餘而無不足，四方仰給而來者人滿所欲。師衣弊食糲，泊焉遺形骸外，財利未嘗有毫髮介意，亦未嘗私於己。常曰：「身非我有，烏用利？生非我欲，烏用名？數盡即行，了無一物。」嗚呼，所謂空門依歸，法主種子，捨師而誰？廣賢聞宗旨之微言，敦眷屬之妙契，求文窣堵，成師志也。住持今十有二年，今度弟子十一人，曰廣元、廣隆、廣詮、廣善、廣嵩、廣宗、廣修、廣希、廣完、廣吉、廣文。若乃寂滅之年，僧臘之數，當在異日補其闕文。詞曰：

南北異派，禪律同源。甘露醍醐，一味孰分？良金大圭，珍價俱存。仞身爲有，曷闚厥藩。觀心如幻，直入其門。維道人明，絶醜離羣。經論淵微，宗風秘邃。説最上乘，示第一義。法海浩浩，津梁斯濟。智燈煌煌，薪膏不匱。上下虚空，不可思議。維道人明，了達超詣。境絶地勝，峴山巖巖。屯雲陰壑，倚天晴嵐。長林朽枿，荒棘餘芟。嘉生得産，窮□□潛。斧斤耒耜，乃躬乃監。維道人明，身瘼力兼。功利聿興，崇飾塔廟。殿宇樓觀，金碧焜燿。龍象森列，闡揚讚導。四衆仰給，饑病□□。有大醫王，藥食救療。維道人明，餘光普照。私乃公害，利令智迷。生死永昧，輪回莫知。租入供用，毫髮不欺。泊焉宴□，糲食弊衣。眷屬懷感，窣堵紀碑。維道人明，我無媿辭。紹聖戊寅四月十日。（向以鮮校點）

道光《重修伊陽縣志》卷五，道光十八年刻本。

全宋文卷二七八七

蔡　卞

蔡卞（一〇五八——一一一七），字元度，興化軍仙遊（今福建仙遊）人，蔡京弟。與京同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歷國子直講、同知諫院、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元祐初，出知宣州，歷江寧府，揚、廣、越、潤、陳五州。紹聖初，復爲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遷翰林學士。二年，除尚書右丞；四年，進左丞。專託「紹述」之説，排陷異己。徽宗即位，臺諫論京、卞兄弟姦惡，出知江寧府。崇寧元年，復擢知樞密院。四年，罷知河南。官至鎮東軍節度使。政和七年卒，年六十，謚文正。著有《毛詩名物解》二十卷。《宋史》卷四七二有傳。

蘇軾落職降官知英州制　紹聖元年四月壬子

訕上之惡，衆慝厥愆；造言之誅，法謹於近。矧彈章之荐至，孰公議之敢私？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行污而醜正，學辟而欺愚。頃在先朝，

稍躋清貴，不惟喻德之義，屢貢懷諼之言。察其回邪，靡見聽用，遂形怨誹，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開以自新之路，召從方郡，服在近班。弗訛爾心，覆出爲惡，輒於書命之職，公肆誣實之辭。凡茲立法造令之大經，皆曰蠹國害民之弊政。雖託言於外，以責大臣；而用意之私，寔害前烈。顧威靈之如在，豈情理之可容！深惟積辜，宜竄遠服，祇奪近職，尚臨一邦。是爲寬恩，無重來悔。可特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六。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四。

劉皇后册文

元符二年九月

皇帝若曰：古之明王，天立厥配，以贊助其行事，御于家邦。朕嗣有令緒，撫綏萬方，若稽大猷，嚴所登建，以奉宗廟，非朕敢私圖，惟其人在帝所右〔一〕。咨爾賢妃劉氏，懿柔淑哲，維德之行。自初叙御，率禮不越，震夙之慶，協于聲詩。乃生元子，誕受帝祉，立我國本，垂休無疆。朕率籲庶言，恭承慈訓，敷教在位，莫如爾賢。神人允諧，命爾予翼，其膺典册，正位宫庭。今遣攝太尉、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攝司徒、右光禄大夫、守中書侍郎許將，持節册命爾爲皇后。夫王化之美，必自内始，浹于四海，凡厥攸行，罔不在初。爾爲順，故能上承兩宫，化天下以婦道；爾惟明，故迪朕夙夜無怠，以懋爾德，毗予一人綏民。天其申命于我家，爾亦永膺多

福，豈不韙歟！《宋會要輯稿》禮五三之六（第二册第一五六五頁）。

〔一〕所右：疑當作「左右」。

乞追寢王陟臣度支判官奏　元豐四年五月

宰相置掾，以待公正有能之士。陟臣身無特操，才乏他長，惟以從諛富貴、苟且取容爲事，並乞特賜追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一二。

乞罷免蔡碩修軍器監敕奏　元豐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武學教授蔡碩近留修軍器監敕，於樞密院置局。碩，執政之弟，與承旨張山甫聯親，慮交相黨援，得復備員，席勢營私，漸不可長。乞罷免，以協公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一四。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三之六（第四册第三八一五頁）。

劾同知禮院王仲修奏　元豐四年九月

在揚州燕飲，所爲不檢。簽書判官邵光與之陪涉，光替罷，即差權都水監主簿，衆皆喧傳非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一六。

南郊大禮祝册望於皇帝致齋前三日進書奏　元豐六年十一月十日

大禮祝册，舊式，前十日學士院進書訖，送禮部。近詔親祠圜丘、景靈宮、太廟，並於行事日未明之前各就齋殿進書，而未進書以前止在學士院幕次〔一〕，誠未足稱嚴奉之意。望於皇帝致齋前三日進書付禮部。《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五六（第一册第六一五頁）。

〔一〕幕次：原作「幕幕次」，據文意删。

乞罷中書舍人外任奏　元豐七年三月

待罪從官，久無補報；舉士應詔，又非其才。伏望罷臣職任，除一在外差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四。

乞重行刊定神宗實録奏　紹聖元年四月

先帝聖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録》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宋史》卷四七二《蔡卞傳》。又見《宋三朝紀要》。

乞職錢只依元豐以前數目奏　紹聖元年七月壬寅

舊令，講、讀、説書官每月職錢十貫。元豐八年十二月聖旨：侍讀、侍講職錢特添作三十貫。臣等備員講職，未有補報，而坐糜厚禄，實爲僥冒。欲望寢罷，只依元豐已前數目。《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二。

乞改正范祖禹等所修神宗日曆奏　紹聖元年九月十四日

先帝日曆，自熙寧二年正月已後至三年終〔一〕，係元祐中秘書省官孔武仲、黄庭堅、司馬康修纂，自熙寧四年已後至七年終，係范祖禹修纂。而黄庭堅、司馬康、范祖禹又皆係修先帝實録官，其間所書，正與昨修先帝實録相爲表裏，用意增損，多失事實。緣修國史院已得旨重修先帝實録，所有昨來范祖禹等所進日曆，臣等乞一就看詳改正〔二〕，務盡事實，使後世考觀，無所疑惑〔三〕。《宋會要輯稿》運曆一之一七（第三册第二一三六頁）。又見《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四，黄溍《山谷年譜》卷二六。

〔一〕二年正月：《太平治蹟統類》作「三年三月」。

〔二〕「詳」字原脱，據《太平治蹟統類》、《山谷年譜》補。

〔三〕「使後世」二句原無，據右引補。

加上神宗謚號議　紹聖二年五月

臣等聞功者德之緒，名者實之賓。時有阻夷，故事有先後；道有顯藏，故言有微彰。是故堯舜以帝而紹，文武以王而興，皆聖人也，而《書》稱其德，或謂之俊，或謂之元。《清廟》祀文而深妙眇

冥，以見文王之清；《執競》祀武而宣著煒燁，以揚武王之烈。非其不同，稱實而已，歷選列辟，揆其所成。自周之衰，道與世降。秦、漢、隋、唐之君，見聞卑狹，其所講究，不至三代以上，天下之民不獲與被王澤之施者千有餘年。我宋受命，克享天心，睿哲相承，與周同符。恭惟神宗皇帝躬上聖卓然之姿，而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深智妙用，有開于天。蓋自伏羲之所畫，黄帝之所名，箕子之所陳，仲尼之所傳，微詞奥義，意會心徹，而得其所不言者。故于立政造事，操之以爲驗，稽之以爲決，動皆合于先王，而非俗學小道之所能察也。自初嗣服，歷監前代法久而弊，變而通之。非常之元，異意交沮，公聽並觀，與神爲謀，信任同德，卒圖康功。用能拔舉一時之才，盡飭難變之蠹，本數末度，無不畢陳，文物聲明，煥乎可述。加惠天下，十有九年，百姓蒙德，四夷來賓。此其功在天下，而章明較著者也。若夫事親之盡其道〔一〕，睦族之致其恩，修身之謹，齊家之飭，從善之易，聽政之勤，事天之畏，禮神之恭，有後世欲治之主得一以爲賢者，而身兼之，篤行之士强勉以爲難者，而安行之。可謂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者也。功大而不有，名顯而不居，發揚閎休，實在後嗣。是以明詔以謂，乃者謚號所紀，未足以究宣萬一，無以尊大誼、施無窮，率循舊章，增上徽稱。臣等謹考諸行事，貫之先王，蓋先之以合其幾，後之以奉其時，所以爲紹天；若之以經其常，稽之以緯其變，所以爲法古。存諸内者天而神，被諸外者動而化，此德之所以運；作其大而小者述之，立其本而末者從之，此功之所以建。摭道之餘以應物，開物之理以明民，此之謂英文。惟剛也，故立而莫競，惟神也，故威而不殺，此之謂烈武。不自以爲足，而尊其所可尚之謂欽；兼利天下，而已不與有之謂仁。

以道爲門、兆于變化之謂聖；而終始于人道，以立天下之本者孝也。合是衆美，以爲之名，各以實實，莫之可誣。擬其形容，庶可槩見。伏請增上徽號曰「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四五（第二册第一六三四頁）。

〔一〕「之」字下原衍一「之」字，據文意删。

乞罷樞密院講議司奏　紹聖三年三月

昨奉旨以講議司武備房歸樞密院，尋被命差臣提舉。今來訓練民兵、增置兵額等事略已施行，其餘武備隨事補葺，皆本院諸房可行之事，不必專置司局。欲乞罷樞密院講議司，限半月結絶。其諸處申請報應文字今後並申樞密院。《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一二（第三册第二四六九頁）。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二。

乞常歲秋明堂大享改就端誠殿奏　元符元年十二月己卯

昨季秋大享于明堂，差充初獻，就南郊望祭殿行禮。竊見其殿制度迫窄，階級平夷，未足以仰稱

嚴事之意。蓋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於以朝諸侯。而先王宗祀配帝乃就此者，所以致親親之意也。國家皇祐初講求墜典，始即大慶殿奉祠，至今循之，蓋得古宗祀之遺意；獨常歲遇祭位處有所未安〔一〕。恭惟對越上神，配以烈考，大事也，雖遣官攝事，亦當如此〔二〕。伏見新作南郊齋宮端誠殿，實天子潔齊奉祀及禮畢見羣臣之所，在國之陽，高明邃深，可以享神，即此行禮，於古義爲有合。請自今大禮依舊制外，其常歲秋大享改就端誠殿。

禮二四之五五（第一册第九二七頁），《宋史》卷一〇一《禮志》四。《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四。又見《宋會要輯稿》

〔一〕遇：《宋會要輯稿》作「寓」。

〔二〕此：右引作「禮」。

與彭學士帖 一

今早講罷，即詣直舍，承騶衛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久慕下風，比得親侍，殆將一月，竊仰高明，欽戴無已。會北還，俟邇失依賴，下情詹戀，何可以言！拘文非假，不敢輒詣墻屏。不宣。《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宋刻本。

與彭學士帖　二

向者附啓，以干記室，竊揆已塵省覽。吳中風物，公所熟游，頤神燕閑，想有怡適。詹企旌旆，幾日來歸，庶幾區區，獲望步武。矯首屈指，不勝馳情。《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宋刻本。

與彭學士帖　三

久阻晤語，不勝馳繫。昨日奉使奔走，還家以來，疲薾屢病，欲奏記左右，尚未果也。使至，辱手筆，切承暄和，孝履支福，欣慰無已。某得請宣城，但須舟，尚難得之，得即東矣。未有展覲之期，切冀節哀順變，以副區區。《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宋刻本。

與虞秘書帖

不揖風度，忽忽數月，企仰之誠，未嘗少置。昨日得王令書，聞公行李已還，不識呈試何如。相去密邇，千萬枉扁舟一來，清坐兩日，庶知州中人事也。病倦，不及走見，匆匆上狀。《聖宋名賢五百

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宋刻本。

展晤帖

昨夜得展晤，雖不款盡，亦粗慰區區也。雪候極寒，計安佳。清燕堂二器，送去助小飲。不一縷叙。卞上。《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雪意帖

卞拜覆。雪意殊濃，甚畅大洽，殊爲可慶。蒙賜答誨，尤以感慰。適行首司呈賀雪笏記，似未穩，試爲更定。如可用，即乞令寫上也。不備。卞拜覆四兄相公坐前。《石渠寶笈續編》。又見《六藝之一録》卷三九四，《三希堂法帖》第十六册，《宋人法書》第二册。

唐玄宗鶺鴒頌跋

唐明皇於兄弟間以友愛稱，時有脊令數千栖麟德之庭木間，君臣賡頌，以爲美談。聖上紹述先

烈，發揮哲廟之志，巨細畢舉，是以斯禽一日同集後苑龍翔池，數以萬計，蓋前此未之有也。上既親御丹青圖其狀，又作爲雅詩以賦之，事辭之稱，與日月爭光，顧此頌所談亦不足貴矣。改月三日昭慶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臣蔡卞題。《石渠寶笈三編》。又見《經訓堂法書》卷二。

茅山元符萬寧宮記〔一〕　崇寧五年秋

崇寧五年秋，有司言茅山元符萬寧宮成，有詔臣卞爲之記。臣卞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德莫崇於尊道，業莫大於昭功。臣伏睹皇帝自踐祚以來，苑囿之觀無所增飾，外物之玩無足以累其心者，而深觀化原，探索道妙，澹然無爲，以御羣有。心既得此矣，且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是故山林之士，寂寞之濱，槩嘗有聞於是者，必有以寵嘉之，況其上者乎！」夙興夜寐，因任原省，以昭前人之光。凡己事之未就，雖其小者，必緝熙之。蓋所以尊道而昭功，可謂至矣。而斯宮之成，一美并焉，將以詔後世而垂無窮，臣是以受命而不敢辭也。謹按，金陵句曲山，在西漢時有真人居焉，抱神以靜，超然遺物，仙聖降而與之言，以登雲天。推其緒餘，以化二季，而二季亦以仙去。是爲三茅君，而世因號其山曰茅山。自時厥後，光景之異，雲鶴之祥，笙簫之響，震見于山椒者歲嘗有之，而方外之士慕道聞風而來者，亦莫可勝數。熙寧初，常州道士劉混康者，始誅茅結菴于山之積金峰。其始至也，拾橡栗以爲食，焚栢實以爲香，久而甘之不厭。於是人稍信異，往往負薪裹糧以給之。先生躬有

妙行，而濟之以常善救物之心。每以上清符水療治衆病，服之輒愈，繇是遠近輻湊，而先生之名益著矣。哲宗召至京師，燕見便殿，賜號洞元通妙大師，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會改元元符，因號其處曰元符觀。先生屢辭歸，許之。然終哲宗世，元符觀猶未訖功。皇帝二年秋，遣中貴趣召先生來朝，且詔守臣、監司委曲敦諭，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至自茅山，入對久之，語有以當上心者。他日，訪以三茅君事，具奏所聞。迺詔加錫茅君號，而即山構殿以禮祠焉。先生又請建皇帝本命殿于東南隅之長生地，從之。於是鐘有樓，經有閣，歲度人有數，日給衆有田，而宮之衆事畢具矣。仍降誥以爲葆真觀妙沖和先生，而度其弟子爲道士者十餘人，其上皆錫紫衣師名以寵之，所以尊禮之甚至。先生再謁還故山，皇帝又爲書道藏經數卷，及親畫老子像賜之，以榮其歸。宮將成，御題其牓曰「元符萬寧宮」。雲漢之章，下賁巖谷，是將有神物守護，垂之億年，與道無極也。且以謂是宮經始於元符，而落成於今，故因其舊名而增之，以彰繼志述事之意。睿聖相承，紹隆真風，所謂一宮之成而二美并焉者此也。臣既序其事，使後世得以覽觀，而又繫之以詩，其詞曰：

猗嗟三茅，得自初成。氣合於無，與形俱昇。孰希其風，必靜必清。寥寥久哉，迺發先生。帝用尊之，載召來廷。迺親其人，燕見妙語。迺錫命書，迨其儔侶。因其故廬，啓此新宇。像圖仙真，上肖帝所。神筆牓之，龍鳳軒翥。天錫皇帝，聰明孝友。抱一用中，以綏九有。遐邇率從，尊道熙功。有欲求之，與在斯宮。作爲好歌，以詔無窮。《茅山志》卷二六。又見明弘治《句容縣志》卷一〇，《句容金石記》卷四。

〔一〕題下原署：「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一千户臣蔡卞奉勅撰。」

宋故左通直郎致仕劉君墓誌銘 并序〔一〕 元祐八年十月

君劉姓，諱士安，字文定。其先仕李氏，爲金陵人，後居南陵。南陵於宣爲大邑，而劉氏邑之大家也。然自君三世皆不顯，而邑之子弟亦莫有齒仕籍者，蓋百有餘年矣。至君，好學博問，能通子史百家之説；退以其業教授諸子，卒用有就。熙寧間，御史君始以進士擢第，名聞一時。其後，邑人皆自激昂，相從有起家者。故一鄉之士不榮御史，而以君爲有訓導之德于己也。君幼則静重不戲，及長，孝友順祥；居喪而哀，在丑而和。其族人且死，有屬其孤于君者，君愛養教誨之如己子。士之來游，貧無依者，爲之經紀其家如己事，故士以此多歸之。元祐初，御史君出爲江東轉運判官，又徙淮南，皆侍君之官。其後，又以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于是去宣遠矣，則將以親辭行。君曰：「我往無所苦，且毋以我故違王命。」遂與俱行。至桂，凡一年餘，以疾卒，實六年十一月庚辰也。君晚而喜佛，持往生浄土法嚴甚。疾革矣，忽指地曰：「此蓮華池也，勿汙之。」居數日，曰：「華開矣！更盡五鼓，吾當逝。」黎明遂卒。享年六十有九。

君以子蔭，累遷至左通直郎致仕。娶同郡周氏，封仁壽縣君。有子四人：長即左朝散郎御史君拯也；次曰摭，舉進士中第，爲衛州汲縣尉；曰擷，以御

史恩授太平州繁昌縣主簿；曰拮，未仕。五女子皆已嫁。孫六人：敏中、夷中、暉中、敦中、誠中、時中。君卒之二年冬十月癸酉，葬南陵梅根鄉藕池之陽。初，君早孤，傷親之不侍也，屬其子曰：「我死，必葬先塋之側。」今君之墓在皇考之西、妣夫人之北十步而近。銘曰：

孔樂吾土，梅根之下。往從其親，以慰昔者。孰不有死，其歸芸芸。吾誰之歸，西方之人。

安徽南陵縣文物管理所藏碑。（此篇為安徽省博物館盧茂村供稿并標點）

〔一〕題後原署：「左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充兩浙東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蔡卞撰。左朝散郎、知宣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賈易篆蓋。」

宋宗室內殿承制上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缺左領軍衛將軍子煜墓

誌銘〔一〕 紹聖二年七月

武成軍節度使、楚國公諡僖安守巽之曾孫，濱州防禦使、累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敦惠世該之孫，故莊宅副使、贈君屯衛大將軍令款之子〔二〕，曰子煜，字光輔。母田氏，封永安縣君。君始授太子右率府副率，今上踐祚，覃恩遷右內率府授法，求外補，朝廷許之，改授內殿崇班、監定州新樂縣酒稅。前領職者多姑息廢事，君獨不然，歲課遂登，上官多薦譽之。既受代，得宿州柳子鎮兵馬都監，未至

而卒，實紹聖元年五月十四日也，享年二十有九。娶張氏，生男五人、女三人。男長曰壁，餘及女之存者二人皆尚幼。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河南府永安縣。君事親孝睦，諸弟無間言。其孝於事，又能自立如此，不幸早死，以不得盡其才，可悲也已！銘曰：

修之家，效之職。假之以年，宜顯白。嗚呼終哉，趣真宅。

少府監、玉册官臣趙隱刻。民國《鞏縣志》卷一八，民國二十六年刻本。

〔一〕題後原署：「翰林學士、左朝請郎、知制誥、兼侍講、修國史、兼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上護軍、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賜紫金魚袋臣蔡卞撰。翰林藝學臣靳中植書并篆蓋。」

〔二〕「君」字誤，當作「左」或「右」。

茅山華陽先生解化之碑〔一〕

大觀二年七月

大觀二年春，詔華陽先生來朝京師。夏四月丁亥，先生至自茅山，上命道士二百人具威儀導迎，館于上清儲祥宫新作元符之别觀。先生病不能朝，勞問之使不絶於途。是月十日，車駕幸儲祥宫，因召見先生，與語久之。前兩夕，先生夢侍天帝所，相論説《大洞真經》，覺而異之。及見上，廼以平日所寶《大洞經》以獻。上覽之動色，曰：「朕潔齋書此經甫畢，及親繪三茅真君像，適欲以授先

生。」是日，遂并賜之。先生既授經，與上意合，所以撫存之甚厚。後七日丁酉，有司以先生解化聞。上震悼，命中貴人賜金營喪，特贈太中大夫，使使護其柩以還。葬有日，詔臣卞作爲墓碑，以詔無窮。臣既受命，竊惟古之全德之人，本在於道，以資物而不匱；貴在於己，以順人而不失。是故頫仰酬酢，無適而非真也。及至後世，一曲之士，知爲己而已，而其弊至於絶物。抱虚守寂，老死於巖穴之中，自以爲得矣，而功不加諸人，道不行於世。始以自爲，而所以自爲者實少。此昔之隱者所以有往而不反之論也。若華陽先生則不然。方其棲真深巒，人迹罕至，則以上清符水愈人之疾，至不可勝數，其功利博矣。及遭聖上以天縱大智作新斯民，本原道真，宗尚有德，則頻年之間，數承命造朝，召入宮廷，燕見終日，造膝所談，多所謂天下妙理。向也雲泉之爲娛，而今也名顯於朝廷；向也樵牧之與俱，而今也道信於宮壺。天下方士聞其風者，翕然化之，豈可與彼枯槁一曲之士同日而語哉！先生姓劉氏，諱混康，常州晉陵人也。其上世皆不仕，崇寧中以先生故，始詔贈其父守真宣德郎，母朱氏蓬萊縣太君。先生少則虚澹不羣，仁宗時試經爲道士。脱略世故，日閲道書，而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廼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者有道行，名聞一時，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籙。其後廼結菴于山之積金峰。居一日，有三羽人者，莫知其所從來，同造其廬，昂出，指菴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先生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以手捫之。明日，瘢滅不復見。而求所謂三羽人者，終莫能得也。先生繇是刻意勤行，而於

接物利人，日益不懈，遠近宗仰之。哲宗時，召至京師，賜號洞元通妙大師，而以所居菴爲元符觀。未幾，謁還故山。上之元年，復召赴闕。其明年，又告歸，許之，賜以九老仙都君玉印，又詔增廣殿宇，而命近侍總其事於中都，得專達焉。尋降誥賜號葆真觀妙先生。先生雖居山，而手勅詢勞無虛月。觀將成，請朝天廷，以謝上恩，有詔敦勉。其來，召對宣和殿，賜御書畫。於是增改觀名曰元符萬寧宮，而宮之正門，及景命萬年、天寧萬福兩殿，太平飛天法輪之牓，皆上自書。昭回之章，煜曜萬古。三茅崇奉之嚴，未有盛於斯時也。明年夏四月，先生又告歸，詔賜所居菴，以「潛神」爲名，而加先生以「沖和」二字。居數月，又作《慶成頌》，及賜歸山詩以寵之。大觀改元，詔屢趣召，先生固辭，許之。於是有旨，命其傳籙大弟子守靜凝和法師笪淨之入見，喻德意焉。其明年，先生迺來朝。將行之前一日，菴中平時所養鶴輒飛去，先生聞而歎曰：「鶴去，吾殆不還乎！」已而果卒京師。即其年七月壬申，葬山南疊玉峰，詔特謚靜一，而以其墓之祠宇爲藏真觀。先生專氣致柔，不與物忤，淵渟雲行，動靜兩得。眷待終始，身名尊榮，可銘也已。銘曰：

芒乎道初，未始有物。自氣求之，則已芒芴。昔之得者，造乎其先。逮後沉冥，迺始無傳。泯泯膠膠，轉徙之塗。貌象樊然，心與之俱。何以更之，俟靜俟虛。嘑矣先生，與古爲徒。純氣是守，靡所營趨。帝命造廷，翩然來思。敢告所聞，妙入無爲。縻之高名，樂此巖棲。乘化而盡，形則如斯。鑱石道周，後人之詒。《茅山志》卷二六。又見《句容金石記》卷四。

〔一〕題下原署：「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提舉亳州太清宮、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一百户臣蔡卞奉勅撰并書。」

沖隱先生墓誌銘〔一〕

先生氏笪，名淨之，金陵人。父得一，少不事事，晚好道術，鄉里號笪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常從翁游。先生方在娠，一日翁夙興，見杜道士入其門，俄失所在，心異之。有頃，先生誕焉。先生生而淳澹，識度深遠，幼不茹葷。六七歲，日誦書數百言。從羣兒嬉，輒畫地爲道家像。父携之游茅山。時静一先生劉混康結茅積金峰，一見稱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示之以輕舉之法。服勤左右累年。王安石閒居金陵，聞静一高先生躍而大喜，願留師事，誓不復歸。父亦欣然許之。造理，屢稱善焉。元祐中，臣守宣城，静一遣行，遺書致禮邀之。先生奉杖屨以從。試與之語，率皆臺之勝，近俯城市，遠望百里間。而先生終日先生持書過之，館之後園西室。前有華果林木、疊嶂樓静坐，未嘗出門。心竊奇之，迺出緡錢度爲道士。先生志益精篤。静一悉以三洞經籙畀之，書符呪水以弭疾除邪，率多驗。蓋累年之間，盡得静一之道。深居山林之幽，而聲名暴著一時。哲宗皇帝在宥天下，搜求道術之士，首召静一來朝京師。從師入見，顧其貌異焉，錫師名以寵之。元符初，賜所廬爲觀，號元符。今天子躬體妙道，以臨萬邦，命守臣敦遣静一造朝，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與之俱來，

禮遇尤至，勅有司大新厥宇，親書宮名以賜，更號守静法師，領住持事。又明年，復召入朝。暨進見，弟子從行者皆有恩數及之。久之，得請還山，又加號「凝和」，賜御書畫，以寵其行。大觀四年，復至自茅山。天子命即所館建壇席，俾倡其教，以示學者，遣中使賚之。縉紳士大夫多從聽受。復固辭還山，上更以御書及畫静一遺像付之。先是，九幽黄籙久廢，世罕道者。先生發明之，二科儀式方大顯於時。凡深山絶嶠，學者棲處其間，時或淫雨積雪，徑路阻絶，先生必亟往餉之。歲稍不登，輒令減田租之入，以糜粥食饑者；不幸殍殣，衣衾瘞之。居數年，一日，召其徒謂之曰：「吾今年四十有六，昔吾先師記吾之數，不逾於此，吾將化矣。荷國重恩，不得面見天子。」遞索筆自草遺表以聞。翌日，具湯沐，易衣冠而逝，時政和三年七月三日也。表聞，天子嗟悼，詔贈沖隱先生，賚之縉錢。以其年十一月封窆于大茅峰之陽華蓋峰下。受業弟子數十人，其上首曰傅希列、徐希和，爲養素法師，繼踵住持，而希列被召爲右街都監。後三年，又詔贈先生之父爲承事郎，母周氏爲孺人。蓋自先生少時，臣已識之，及其將終，亦令人喻意於臣云：「寫遺表畢，屬期已至，不得書數言以别。」既葬數年，有詔使爲之銘。銘曰：

識道之真，則遺其形。初成得之，上入太清。静一慕焉，少也無營。結廬峰顛，以逮于成。誰其嗣之，允矣先生。天子嘉之，荐錫休名。召語於前，理暢而明。形雖有逝，神則常升。緒餘之傳，粤在斯銘。《茅山志》卷二六。又見《句容金石記》卷四。（以上劉琳校點）

〔一〕題下原署：「檢校少保、鎮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兼侍讀、修國史臣蔡卞奉勅撰并書。」

全宋文卷二七八八

鄭少微

鄭少微，字明舉，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元祐三年登進士第。時蘇軾知貢舉，得少微與郫縣楊天惠、仁壽李新，時人號爲三俊。又與劉涇俱以文知名。宣和間上書論時政，坐廢。貧無田宅，寓居成都金繩院十五年，而志不屈，學益古，文益工。後徙居臨邛，自號木雁居士。官至朝請郎。著有《唐史發揮》十二卷、策六卷及《木雁居士集》。見《宋史》卷二〇三、二〇八、四四三，《萬姓統譜》卷一〇七，《蜀中廣記》卷四二、九八。

憫相如賦

韙長卿之絶塵，邈下睨於屈、宋。思眇眇以入微，辭蔚跂而易貢，騖八紘之津渥，括動植而錯綜。擢篆籀於重泉，斡形聲而磬控。當其奮翼巴庸，前無古人，拾阬灰之斷簡，搜屋壁之遺文。紛齊魯之老師，徒騁辯於説鈴。蜕筆土梗，鼻端運斤，專兔園之右席，麾鄒、枚於嘽呻。顧天西之櫟社，

悵夜錦之未晨，念絃歌之石友，暢落魄於情親。夫何嫠人之艷艷兮，感熠燿之霄光？矚綺疏以託誠兮，佩徽音而曷忘？嗟父母之不聰兮，昧彼都之豐臧。盼星河之照闈兮，徑遡洄而往從。縉紳先生而爲此歟，涼德汙行，既不媿誅。閭閻烈女，世未之諸，足不下堂，步中瑀琚。紉幽蘭以爲裳兮，鈿美玉以爲車。豈非泳漢之游女兮，亦有采桑之秋胡。秉周禮以律身兮，諒冰雪之難渝。裨化國之陰教兮，飾家道之權輿。爾弗安于正吉兮，蒙惡聲於簡書。訪舊墟於故老，莽榛蕪之離離。智井乃貪泉之戒，脩梧寔曲木之規。渴者勿汲，暍者勿栖。噫嘻！余觸類取譬，操觚默惟。滔滔儒服，相遠幾希？樓處子者，迷忠義之大閑；窺鄰墻者，闇富貴之危機。莊雁幣之聘，媒妁之辭，墦間之夫，河間之婦，等亡羊耳，未容勝負，又奚獨料理十日卜之，與典午邪？《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〇。又見《成都文類》卷一，《全蜀藝文志》卷二，《歷代賦彙補遺》卷九，同治《德陽縣志》卷三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招復流亡户口檄

哲王御時，寧無凶荒水旱之變；使者率職，當有還定安集之勤。惟兹幽冀之邦，最號富强之地。人淳而穀，慷慨尤存；俗儉且勤，憂思尚在。儻河流潤下，或雨露適時，則吠犬鳴雞，自堵安於樂土，而遺秉滯穗，可波及於窮民。粤陛下總覽之初，遘此方憔悴之始。徒然沉馬，鄙漢武之德衰；特

不愛牲，陋周宣之文具。夙霄軫慮，聽采留神。股肱之臣，項背相望。既優直以儆力，又貸種以勸耕。料簡老羸，懋遷米粟，人事至矣，天意惻然。凍餒之民，已生死而肉骨；流離之子，復摩義而漸仁。況喬木之陰未遷，而故鄉之蹄可樂。携爾婦子，招爾親朋，緝抒柚於既空，闢汚萊於久廢。即臻富庶，勿憚劬勞。今則朝廷專委使臣，郡縣悉知上意。將明殆徧，奔走靡遑。尚恐愚蚩之氓，未諭招徠之惠，聊憑檄語，必信毋疑。《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〇。

上帥書　代人

不言之化，無名之朴，藏密宅幽，不自俎豆於云爲之域，則人孰得而相之？然從事於務者，不好辯則内心不攄，不求舉則外望不集。緣是窮達形焉，貴賤著焉。曳梁菟之裾，漫許都之褐，以致其身而授粲置醴，皆公卿俛屈以就士子之美，或取以贊幕畫，或用以重府望，蓋非豪桀勝流，不與茲選。其有樸遫無它能者，往往濫竽門下，而死馬畫龍，不加汰擇。非其智不足於炤了也，誠謂混圓不虧之器，難於强人，取能潔身辨事，則何士不登吾之旦評邪。某本眉陽白士，幼聞父兄之餘論，蓋嘗鼓篋虞庠，期欲自奮立，而退鵙南宫，年鬢腕晚，遂叨世賞。一行作吏，雖未閑法義，而區區計效，粗逭殿責。以故當途膚使，間蒙卵翼，俾遂循資。茲焉避叔父茶事之嫌，移主邑簿，殆且閱歲，妄圖遷改之漸，而諸公又有許爲甄陶者。共惟執事仁義之氣，宣帝力於圓扉；道德之風，明國是於半水，善救

人而不絶物。顧如某者，雖賤愚無取，而黽勉備使令，亦既積日。且家門宦學，似有雅素，則恩膏之施，執事當惠然垂録也。況遷召之命，已播中外，方趣舍人治裝，某豈顧躁言之罪，遲遲不引喙而爲庭闌之棄人哉？執事霽威，試加察焉。《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五。

代上嘉守書

某嘗聞司馬遷之言曰：「不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又聞韓愈之言曰：「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某三復其言而思之，以謂爲士者知修己而已。居仁由義，砥節厲行，則名聲未有不章，爵位未有不得，而又何必營營以附借爲哉？然竊究觀天下學士大夫爲不少矣，當時顯聞於世而載於簡編者，蓋可數也，意當時寧無卓偉之材，不得所託而空老死於草萊者？則二子之言，蓋亦欲學者激昂自致，不可與土木俱腐，其不附青雲之士，不借勢於王公，雖曰冥愚，良不過也。某生二十年矣，承先人之緒業，羈孤寡助，粗知讀書，干禄以榮門户，而志窮於憂患，氣敗於塵埃，殊未有片善寸長過人者。伏惟執事負剛明之材，畜渾深之德，往年倅蜀，曾未受萬分之一，而聲蹟至今赫赫在人耳目。及來爲郡，則善政善教，倍逾於前，不勞而事定，無言而民信誠，豈弟之循吏，而神明之賢牧也。某桑梓適在下風，獨念遊學于外，不得偕邑子以時進謁。此固不逃責，然賢人君子所以閔士者，曷嘗系一見之早晚哉，顧其來見之意何如耳。執事恩流澤被，坐判千里之情僞。如某晚生寒進，

願詠歸夫子之門，其區區之悃，固執事不待俛仰而得之也。進之退之，惟執事命。不勝悚慄之至。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七。

賀劉提泉啓

比奉詔條，來司圜法。揆時載協，布暖初聞。條教所頒，吏民交賀。伏惟某官器能甚博，學行兼優，材久試于吏途，望素優于朝論。三江英壤，簡聖意以方深；九府利源，籍能名而有賴。少需成績，行擢要津。某早望煒符，幸依庇賴。皁財解愠，將有望于絃歌；入境宣風，行遂披于雲霧。茲爲愜慰，寔倍等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

贄見太守啓

旌麾夾道，榮膺千里之權；蓬蓽面墻，幸受一廛之託。聞風已激于頑懦，抗禮獲際于光華。快平生願見之心，攄方寸盍言之志。某才疏技拙，運蹇數奇。久圜壁水之橋，采芹自若；累躍桃花之浪，點額徒還。百步穿楊，變巧成拙；三年刻楮，似是而非。臚傳旅拜于軒墀，選列自分于涇渭。本同末異，俄與泣于練絲；影與形殊，或驚疑于夢枕。捫心負愧，俛首何言！致無儋石之儲，益嘆儒冠之

誤。偏親侍養，絶升斗之禄以爲資；衆稚啼號，無尺寸之膚而不愛。饑鷹未飽而側翅，人孰憐之；跛鳥誤筆而成形，事或偶爾。死灰有復然之理，寒谷資可假之春。恭惟某官道大器宏，術崇業鉅，種學績文而名振蘭省，横經論道而師表儒林。密勿有謀，進陟樞衡之幕；記注入侍，升聯禁橐之班。暫離簪筆之坳，出任剖符之寄，誠非外黯，姑欲試蕭。暫畀近藩，尤見上心之倚注；引臨秘殿，又聞天語之丁寧。佇觀五月而報成，豈久一方而斂惠？君命召矣，願停挺駕之轅；我公歸歟，立置調羹之鼎。某猥居枌社，竊茆棠陰，輒伸狂斐之詞，少展趨承之贄。破釜敝帚，自慙棄物而人遺；直鏄蒙鏐，尚冀大賢之器使。《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六。

跋劉巨濟十史事類

博識洽聞，學者之常，而纂言記事，必由捷徑，况史籍浩瀚，嘉傳能幾？一一讀之，脣口腐豁，不勝其煩，非所謂知卓約也。劉巨濟先生臨官餘暇，述《十史事類》，不直編次標號，而識論評訂，有古良史風旨。比方白氏《六帖》，高氏《小史》，則見其繁縟破碎愈甚。學者盡聞見，所守必斯文也。將廣其傳，必竢好古博雅人。木雁公鄭某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三。

養生論

老子言攝生，莊子言衛生。攝云者，總攝雜想而歸一也；衛云者，護衛粗欲而返真也。佛法無多，至道不煩，世人慕高遠而忽正常，故支離以爲博，穿鑿以爲妙，室邇人遠，而生理轉疏矣，大抵不知無作二字。夫留形以閱萬物，形孰自而留？曰氣實毋之耳。天地之氣，蒸而爲雲，散而爲露，其爲濕也，所以滋萬物而生之也。人之氣宅於丹田，委貤蓬勃而上達于華池，液乃生焉。華池靈液徐出於舌本牙齦之間，黄金之芽、元珠之苗，由此而成。故《大般若經》云：「世尊能正吞咽，津津流通，故身心適悦，常得味中上味。」又偈云云，又云云。此皆以華池靈液爲本。世人求安而得疾病，求壽而得夭折者，蓋捨吾至寶，而外恃瓦須也。然古今養生者，雖知華池靈液足恃，然徒區區呼吸漱嚥，意想解會之間，而不知無作二字，所以勞而少功。且無作二字，非昏昧斷滅，頑虚死魄之謂也。無作之作，仙聖之所密授。顔回之坐忘，必悟所以忘；達摩之壁觀，必悟所以觀。蓋不論喧寂垢浄，皆可爲之，不即本處，亦不離本處。至甘之味，真白之色，如山出泉，令人耳聰目明而心常覺，顔紅髮黑而體常健。行之以久，自可見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四四。

讀書堂記

古之文字，未煩悉也。稷、契、臯、夔之生，典謨尚出其身後，豈有書可以誦習哉？而稷、契、臯、夔卒爲萬世帥。孔子時，書浸浸多矣，然《詩》《書》《易》《春秋》皆待孔子而後成，禮樂則徒有其說而已。是三千之徒，其見六經，蓋或未完也。而孔門高第，類有王佐之才，其下爲將爲相者，咸著績業，其退而不仕者，亦淡然適於性命之情。自諸子九流紛紛於後世，書至汗牛充宇，而顓門立黨，口授筆傳，不勝其多。學者以博覽爲賢，六經傳注以至百氏世傳之史，既以漁獵之矣，曰未也。下至卜祝醫治之術，釋老之教，無乎不閱，然而人材愈陋，事功不韙，莫髣髴于昔人，則讀書之與不讀，未可議夫損益也。今夫閭閻之人，初不能佔畢而諷《急就》，及激於義理，則出辭制行，往往萬卷五車，學士忸怩，嘆息不暇。豈道德之運，在神潛而心得，誠不止於簡册間歟？予友房少猷年少雋，今獨往特立，不爲瑣瑣計，顧嘗杜門揖古人而與語。方新其所居之北，築堂焉，名曰「讀書」，謁予文記之。予謂書不可不讀，苟不得其所以讀，則不如不讀之愈也。君今徜徉乎文囿，揭厲乎聖涯，汎觀詳說，志氣日益，靈可以至矣。而猶見笑於高人，以謂君之所能者書耳，中有物焉，伏羲之所不能畫，蒼頡之所不能制，君嘗試掩卷茫然以思，適所得者，果何等耶？則茲堂之成毀，君或未自保也。雖然，申鞭轡而後即馭之妙，自規矩而後造匠之巧，寶藏典訓，以示家法，固度越靳券契、崇

廩帑者千百倍矣。蓋不可不陳者，姑如是焉可也。必拘拘然不徹於象數之外，茲堂也，不幾於書肆乎？一旦有輪人過君堂下，其將何辭以對？《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八。

孝感廟記

按今漢州德陽縣東北四十里有鎮，東漢姜詩故宅在焉，故號姜詩里。治平中，知綿竹縣事郭震者，謂詩行甚高，宜諱其名，白部刺史易之，鎮遂號孝泉，然廟猶因俗爲呼。於是開州司理參軍白壽朋與鄉之士民列於縣曰：「姜詩夫婦事迹，最詳於漢史。所謂舍側涌泉，至今不絶，民賴灌溉，或遇旱厲，禱焉輒應，其厚俗利人之功居多。廟額獨未蒙賜，敢請。」縣乃上之，有旨賜名孝感。命至之日，稚耋夾塗載舞，踴躍争觀。爲人子若夫者，咸欲詩之行在其身也；爲人父母若舅姑者，咸願有子如詩，有女有婦如龐氏也。則又相與詫於他州之民曰：「吾鄉雖僻幽，而姜詩夫婦乃吾東家子也。爾州曾有是耶？」方且侈上之賜，以求稱厥名，而故祠卑狹，面勢不正，像不設嚴，靈不妥安，瞻祈無所。於是通直郎致事張績以義倡焉，相其方位而辨奠之。凡爲屋五十楹，益浚其泉流，擇傍寺僧之潔勤者莅之。宏敞肅密，千載陳迹，一朝如新，甚盛觀也。廟成七年，而紀述尚缺，通直公子承議郎士行委少微書焉，謂變風之際，距先王未久，婦人女子苟有片善可稱者，遂見美於《詩》，見取於孔子。如共姜、許穆夫人、衛女，皆貴者之妻，不過以禮義自持，

不嫁不歸而已。其植節挺操之難，感格神明之異，實後世賤夫匹婦未肯遠避之也。范曄《後漢書·烈女傳》十有七，而出於蜀者至四人：一出南鄭，一出廣漢，二出犍爲。如程文矩妻於其子，直以人情爲之耳，盛德妻於其夫，叔先雄於其父，殺身成仁，固美矣，要之，不得已而然者。若龐氏者事尤較著，蓋未始行乎危難，惟雍容禮法之中，遂能感無知之魚，革難化之盜，使貴而姬姜，賤而妾媵，皆可黽勉，以庶幾萬一。讀《漢書》者未有不聳然而嘆，而況臨其魚躍之淵與盜過之里也哉！然則龐氏之遇，亦不爲不幸也。通直公有二子士行、中行，相繼登第，事親孝謹，清議許其賢。餘皆有諸昆之風。年今七十餘，銀章朱紱，偕其夫人版輿往來二子間，鄉人榮之，推其所自，蓋發潛扶教之影響云。《全蜀藝文志》卷三七。又見《蜀藻幽勝録》卷三，嘉慶《四川通志》卷三七，同治《德陽縣志》卷三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澄紛閣記

有人於此，不免營什一以養親，而其心能知名教之可慕，至不屑鄉鄰譏笑，而劬劬然願一游其藩，愈久而愈倦者，是可以與之乎？曰：人之生也固善，不幸偶涉於不善，一旦悔交，倀倀然未明夫今日之復，果足以勝昔日之迷否也？求其塗而不獲，方是時，無君子者指示且瀆告之使悟，又稱可之使悦，則其人亦將惰廢而不修。夫爲君子，而使既迷思復之人歸我而蒙拒，則不仁孰甚焉？成都張

君鎡者，幼嘗學問，未練事時，自放杯酒間。年三十餘，忽追咎曰：「男兒家貧親老，安可爲是？」遂力治産業，以智取予。不數年，仰事俯畜之計，沛然有餘，而張君愈亦好事，藏古書畫器物，遇意所好必致之無吝容。門外率多長者車轍，常患所居喧隘，乃新其旁舍建閣焉，而名之曰「澄紛」。烟峰雪嶠，層城華屋，與夫佛寺樓觀之雄麗，可以周覽而無遺，唯賢士大夫之來，始啓鑰導以登焉。或求其賦詠，礱石以待之，它則否。聞人一語之善，退輒抄録以遵行之。嗚呼，其志豈不可嘉也哉！一日來請曰：「鎡辛苦半生，以有此弊廬，非敢求安也，妄意欲與賢者游於斯。今兹適成，脱不得君文以見鎡志，猶不屋也。然非特爲鎡計也，里中寧不有妬鎡者乎？一覩其讀是文，或翻然捨舊而趨新，亦不爲無助云。」余於是爲之記。眉山家申父頃語余云：「張君非止好事耳，每至其家，見其撫憐二孤姪，良有恩意，出於誠心，過如己子。」申父此言不誣，尤可稱者。故并述之。《成都文類》卷四三。

藏游軒記

古之有道者，安其定分，而未嘗以非義貸諸人。彼一身之害，苟能自甘之，雖死不怨也。然仰事俯育，與凡冠昏喪祭之用，待吾而後給，則吾亦何心坐視而不之卹歟？而古之所謂有道者，類皆却饋辭聘，闔户自守。上焉父母甘旨之奉，下焉妻孥衣食之須，與夫歲時伏臘所以行禮者，舉無闕焉。由是知古之貧者，蓋不若後世之士空然無以爲資也。故顔回有郭外之田以供飤粥，有郭内之田以爲絲

麻，所以能樂夫子之道，以終其身。揚雄有宅一區，於當世。使二子無以爲資，雖不至隕穫，然亦寧免棲汲汲，而不累其至樂乎？戰國時有蘇秦者，自言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如秦有負郭田，亦豈能頓忘其捷捷之辯，而樂仁義於畎畝哉？然則既有以爲養，而又知所以安其養，非有道者不能與焉審矣。方公幼承先人之緒業，占田皆灌在山林。其爲養，既已過乎古人矣，而公未嘗以其有餘者自驕。平居刻意學問，色不形喜愠，口不及臧否。於所居之東偏蒔竹栢，製軒名曰「藏游」，取《學記》所謂「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之義，顧其志豈不韙哉！余將語公以藏游之說。公知夫賈者之蓄貨，與匠者之治木乎？夫賈者擁高貲於通道大都，凡貨之滯於市者，吾皆以善價致之措之，閑處如無有也。一旦求者接迹於門，則所蓄之貨不忻乎重而自重矣。有賤大夫者，專取衆人之貨，而其物又皆輕浮易腐，勢不可以多售，且不可以久蓄，遂至於挽人而沽之，而財之喪者已過半矣。學者亦然。前言往行，汪洋乎胸中，未嘗即人而人自趨之，其可以投合世俗之所好，而不可以治身齊家、尊主庇民者，皆不學也。夫是之謂藏匠之治木也，終日運斤，能使盤根錯節，迎風縷解。苟不得其理，則徒憊其筋力，雖荏染之材，皆得以攖其鋒。至乃巧匠則不然，徐之疾之，先其易而後其難，腕調手適，而刃若揮虛焉。學者之游亦如此而已。聖經賢傳，充牣於吾前，吾欲多取之，則患其汗漫而無宗；欲少取之，則又脱略而不盡究。刑名度數，則神不能超其表；考是非治亂，則識不能居其先。此無他，不得其所以游故也。知藏而又知修，譬如賈者

能積而不休。夫唯不休，所以見其功而覺其尤。知游而又知息，譬如匠者能作而不極。夫唯不極，所以德彌新而道愈出。公試推余言而思之，庶幾其有得乎。《成都文類》卷四四。

竹齋記

竹齋，房少猷所建也。少猷君近市〔一〕，車馬揚塵，人語囂譁，徹於户牖間。雖圖書琴瑟，森列後前，風泛席而不幽，月當庭而不爽，詩夢不靈，酒德不高。試求其故，夫豈珍篁美箭、檀欒扶疏者，茲未足君所邪？爾乃徙植數竿，盥餘一溉，簁次載芟，護養彌年，茁叢敷樾，離離婀娜，金聲而玉振，然後環堵虚白，頓有他天。向來坌緒澡雪無留，信嘉卉之能娱人也。夫君子之玩物也，必有得於物而後致其樂。王子猷曰：「安可一日無此君？」執禮者類譏焉，謂晉世人士率唱奇以警俗，竹何關吾事，而溺好如此？且江左英韻，王氏得之居多，子猷汩楊闇世，胸膽傲兀，其寓意遠矣，而當時官長，乃以曹事責之，鷗鳥不下，理宜然也。今君爲是齋也，果有得於竹否邪？《詩》曰：「如竹苞矣。」《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君種竹是也，如竹實難，余願君如竹。君如竹，奈何蓋不可以一隅舉也？君隱几静以思，支笻默以察，則數竿者，乃君之賢師友也。儻曰吾追昔人，姑惟好之，而不繹竹理，其去富門貴胄把玩妖紅麗緑、役春熙以誨淫者尺寸耳，殆非余所以述齋之意也。《成都文類》卷四四。

〔一〕君：據文意，疑作「居」。

東坡贊

四十年來捉麈尾，世人欲殺故當爾。海瘴昏天了不驚，聞有真丹滋髮齒。《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八。

黃門贊

徙得鱷魚猶是怪，賦成鵬鳥不爲凶。雲間小陸行藏事，盡付畫師模寫中。《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九。

龍眠居士贊

與古爲徒，家有王府。韞櫝繅籍，光氣穿户。餘力游藝，妙壓凝顧。何爲如斯，以其賢故。《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九。

山谷贊

卓卓涪翁，水月一境。拔思天淵，詩壇筆陣。洛陽紙貴，慈恩菜盡。碑照四裔，屨滿户外。翰不能拒，輒代翰對。我困欲眠，了汝三昧。《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九。

自贊

欲置之庵巖兮，則神氣甚銳，與世攀緣；欲貢以軒裳兮，則高視闊步，脱去枸攣。量雖褊，尚可容卿百輩；筆雖拙，猶堪倚馬萬言。褒博奮塵，御風冷然，蓋所謂不夷不惠，而處乎木雁之間。《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九。

天申節功德疏

爲天下王，允屬守成之運；使聖人壽，溥騰睿筭于無疆。恭惟皇帝陛下叙功覺民，纘志敷極。文思格于上下，孝弟通于神明。集命應期，發祥標歸美之歡。寸葉傾陽，涓流宗海，崇妙因于有慶，綿

旦。萬物睹而咸遂，四方賀以皆欣。伏願日升月恒，同照臨于不息；天長地久，並覆載于自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天申節道場疏　一

生德猗蘭，符上天之景命；繙文貝葉，資秘洞之靈科。庸竭微誠，仰伸善頌。恭惟陛下伏念道參化育，德協古初。磐億兆民之心，齊上華封人之祝；享千萬年之壽，長爲天子父之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天申節道場疏　二

星樞感聖，慶符休運之期；海藏繙經，欽奉真乘之教。蘄同率土，仰祝後天。恭惟陛下伏願穆若無爲，超然高蹈。祥開穀旦，篤周祜于萬年；慶衍蘿圖，燕商生于百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以上王曉波校點）

釋如覺

如覺，紹聖時僧人。

蜜多院記

休寧縣西四十里，有梵刹曰「蜜多」，乾符元年建置。雲林深邃，遠去井邑氛埃；樓門崢嶸，高倚翠巖丹嶂。昔傳靈異洞中，開千葉碧蓮；今謂幽奇峰頂，挂百尋飛瀑。且兹精舍，唯有佛祠，乃皇祐中前住持僧惠周所造也。歲月綿遠，棟宇傾隳。僧道政重建金仙如來寶殿一座，綵繪漆飾，募信人財同成佛事。創始於紹聖二年季夏，畢工於五年仲春。匪唯宏敞，頗極莊嚴。《齊雲山志》卷二，明萬曆刻本。（劉文剛校點）

都貺

都貺，陵川（今山西陵川）人。登進士第，元符元年官承議郎，三年爲金部員外郎，遷至鴻臚卿。拜

梓州轉運，提押西川四十五州，多著美績。爲陝西轉運判官。崇寧三年坐議棄湟州，降授承議郎，權發遣坊州。再貶宣德郎，監撫州酒稅，入黨籍。五年叙復朝議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五、職官六八之九、食貨五六之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四，《宋史》卷一八〇，光緒《山西通志》卷六五、一四六，《元祐黨人傳》卷四。

交領結絶鹽事狀

元符三年五月

準敕令貶專切交領結絶鹽事。乞於内外官司移文取會申請之類，體大者同長貳行遣，仍乞以尚書户部爲名，就使金部印字。《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二（第六册第五七七三頁）。（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二七八九

劉　燾

劉燾，字無言，湖州長興（今浙江長興）人，誼次子。未冠入太學，與陳亨伯等有八俊之譽。元祐三年蘇軾知貢舉，亟稱其文，中進士甲科。紹聖中知潁昌、鄆州。政和末爲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刑獄。宣和初坐任情廢法，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燾善書，筆勢遒勁，召修閣帖，宣和七年除秘閣修撰，兼權著撰哲宗日曆。著有《南山集》五十卷（《宋史·藝文志》載詩集二十卷）。見《宋會要輯稿》運曆一之一八、職官六九之五、職官七八之八、選舉三三之三九，《皇宋書録》卷中，《嘉泰吴興志》卷一七，《宋詩紀事》卷三二，《北宋經撫年表》卷二。

餉茶帖

餉茶略一閲，皆精緻，不俟點試可見也。花子并通應佳味，併煩分惠，尤用感怍。區區而謝坐客，草草。燾頓首。《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

昨夕帖

蕭再拜：昨夕幸得侍坐，早來廷中瞻望顏色，不款奉告。伏審晚刻尊候萬裕，改月自當至左右。適自局至家，親賓紛然，逮今未定。旦夕專得面拜，使還，不備。蕭再拜五伯父大夫、伯母縣君座前。《書畫題跋記》卷一。又見《三希堂法帖》第二八九三頁，《六藝之一録》卷三四九。

與人帖

蕭皇悚，野人致牛尾，輒庖治，寄獻，願恕輕涜，幸甚。蕭再啓。《石渠寶笈三編》。

輞川詩帖

予每見右丞《輞川圖》，想見其處，復于其集得此詩，尤想見其人風度高絶，非復世人也。裴迪在唐無聞，而其詩如此，抗衡摩詰，則其人亦可知矣。偶有繭紙一軸，大小字書之僅足，以見余景慕不忘之意。無言。《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

壯觀亭記

大江日夜奔流不停，群山今古秀峙自若，烟雲異色，動靜殊態，榮枯改觀，瞬暝易方，羅列目前，應接不暇。至于領略要會，一失其當，則散漫無收，終不可得而致也。隋唐以前，江在揚子，不遠城郭，由是舟車輻輳，廛閈嗔咽，商賈畢集，而江都雄盛，遂甲于天下。儀真于古未聞也，水行當荆湖閩越江浙之咽，陸走泗上不三日，又爲四達之衢。爲郡雖未遠，而四方錯處，邑屋日增，其勢勝衝會，盡移隋唐江都之舊。前日朝廷次第郡國，固已望於淮左矣。每恨雄樓傑閣，未足以比蹤風亭月觀之盛，江山寂寥，土風隘陋。前人雖作鑑遠，俯在江皋，猶未觀夫鉅麗也。壯觀據江山之會，其左長道也，舟車水陸，盡出眺聽之下，敝屋數楹，不蔽風雨。龍閣詹史君作而新之。雖地因其舊，而審曲面勢，侈基搆，隆棟宇，一舉首而眼界所極無不致焉，規制環壯觀于傍近，斯可以展高懷而紓傑思矣。作始於政和乙未十一月己丑，丙申六月庚戌落而成之。史君與客置酒高會，鼓吹作而旌旆揚，傾都士女巷無居人，咸曰：「樂哉，吾邦所未嘗有也。」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吴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奔比，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馳也。此梁武之所不振，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可以寄萬世之一笑而付長空之一吁者也。」蓋其景物

是矣，其實不足爲今日道也。前瞻五山，如奔如趨，如倚如扶，嵐光朝除，霽靄夕舒，如機旋而策驅，莫敢趦趄以向於座隅。下視長江，源遠流長，滔漶茫洋，萬舳千檣。越宦吳商，飛錢走糧，下峽浮浙，游秦入梁，如電發而雲翔，以集于南疆。於是時也，重熙累洽，萬國一軌，年穀薦登，民物豐樂，不聞兵革之聲，不見調發之苦，如登春臺，若醺醇醴，康衢列邸，行旅四集，以故繁釀百倍疇曩，乃得與客共此一亭之樂，非太平時而能有此壯觀之實乎哉！史君世居是邦，尤知民俗利疾，下車未幾，最課褒出，璽書褒封，累增階官，再進延閣，恩綸駢藩且將繼，下邦人惟恐君舍我而去也。於是奉使淮部者既相與列上於朝矣，而嘉其再新斯亭，又爲書其實。史君名度，字安世，始知以奉議郎，與先史君扎凡八年守儀真云。嘉靖《惟揚志》卷三三，影印天一閣明方志叢書本。又見隆慶《儀真縣志》卷一四，《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六五，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二。

端禪師行業記〔一〕

宋故吳山端禪師諱淨端，字明表，俗姓丘氏，吳興歸安人也。丞相舒王道德之學，出言爲經，局貫九流，尤味禪悅。常見師偈頌，稱之曰：「有本者如是爾。」觀文呂太尉留意內典，多所論著，天下緇衲鮮獲印可。嘗道過吳山，停舟相訪，一語相契。丞相章申公神鋒高峻，一世龍門，疏請傳法靈山墳寺，奏賜命服，曲留累年。師與諸公談道之際，不可少屈，飄

如浮雲，去來唯己，未嘗肯以名位惜詞色也。以三公之尊重師如此，則其道行不言可信，而其高風遺韻，流通後世，爲不誣矣。始住長興壽聖時，有號回頭者倡於嘉禾，眩惑愚俗，誑妄方熾，數州之人施予山積。適過邑境，見師於佛殿，師擊其首，回頭罔測，赬面無語，師顧謂之曰：「龍頭蛇尾爾。」遂慚汗而奔。于吕公座嘗遇妖人，衆咸以爲神異，師一言折之，即知其妄，不復與語，後伏誅。其高鑑遠識類皆如此。後至京師，圓照禪師尚在惠林，師往禮焉，圓照以俚語探之，師隨繼以伽陀，圓照爲笑而肯焉。申公時典機政，欲留師都城，聞之，不告而返。其所駐錫之地如壽聖、西余、孝感、章法之類，聊復爾耳，不得其意即去，人競挽之，不還顧也。師生而慕佛，六歲棄家，精于習誦，其師保暹數欲度之，非其願也。二十六歲，遂以策試應格。既受具戒，始從淨覺仁岳師學天台教觀，聽《首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辨見，以頌自跪，淨覺覽之，謂曰：「往矣，汝當以禪得法者。」後參寶覺齊岳禪師，臨濟宗風，室中默契，即出庭下，翻身自擲，衆駭異之。後觀倡戲，至弄師子，益有警悟，故問答之際，多爲奮迅之容，由是稱師端師子云。素不學詩，應聲成偈，天然自韻，咸有可觀，膾炙人口，多能道之，或以比寒山拾得。其逆知未來，迎事與人道意中語，應若合符節，亦莫得而致詰也。還，乃居吴山寺，食糧不給，每乘扁舟，將行所詣，舟人告以風逆不可行，師曰：「何往而順？」舟人指所向，即飄颺乘興而去。足未及岸，岸上人望見，爭迎拜信施，稛載而歸。楮中無一毫之畜，有施者隨輒散之，至或窮冬解絮扶纊乞寒者，願以破絮自裹，人聞，立遣衣易之。或議其乞鄰爲惠，似近名者。師曰：「不然，吾赤露，人或見

憐，若彼即凍死矣。」其用意多稱是，雖其行若游戲，自在黨蕩，無所拘關者。而誦《妙法華經》，未嘗虛日，持戒嚴潔，未嘗破犯。奉親至孝，養之終身，死葬山側。恤患念貧，傳方賦藥，雖老不倦。自號安閑和尚，芒鞋笻杖，遇溪山勝處，披簑戴笠，行歌漁父，人遽能寧，熱惱者頓獲清凉，拘窘者暫成樂易。凡所至處，興盡欲返，雖積金留之，不少駐足也。名公鉅卿舟及吳興，必首問師起居狀。自爲二陶器，曰：「死則此埋之。」素無病惱，崇寧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忽謂寺衆曰：「吾緣謝已，今日矣。」索湯與浴，留頌辭衆，歌漁父數聲，一笑，整衣趺坐而化。即以陶器瘞于歸雲庵下，實明年正月初七日也，俗壽七十四歲，僧臘四十九年。師本受業于吳山之解空，其徒捨本逐末，犯義毀戒，至靡不爲。師游學出山久，比歸，一切屏斥，葷血瓶罌不以入門，與俗方隔。始延靈照講師爲之肆業，復得方陽居士陸懿野翁先生，先後表裏。營求香積，補苴罅漏，迄今遂爲淨衆名刹。度徒弟若孫四十四人：常照、宗禮、宗鑑皆以其學傳法立衆，知名于時。予方髡髦，師一面即相歎異。比竊登科第，朝廷補外投閑，備更幽患。每從師游，必曰：「我死爲作碑。」師入滅云久，隨世推遷，顧以此願未償爲恨。宗鑑爲疏始末，一夕而文就，且以詞系之。其銘曰：

由禪而教，如駢羅萬象，而觸鑑斯照，則烏往而非要？由教而禪，順風恬波，而挽以過船，亦左右而逢源。如端師子，飽學乎經論，而自得乎蹄筌。蓋寶公之神悟，寒山之微言，普化之直掇，而船子之釣竿也。其可形似者，見其人矣；其不可即者，孰知其天乎？

覺悟教院住持、傳天台教法孫真悟大師宗鑑立石。陽羨鈕完同弟寧模刻。《吳山淨端禪師語録》卷下，續

藏經第二編第三一套第三册。（以上李文澤校點）

〔一〕題下原署：「起復朝請郎、權發遣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事、借紫金魚袋郡人劉燾撰并書。」

李　彀

李彀，元符二年爲入内供奉官。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八。

乞貸王子轄正等罪奏　元符二年十一月

奉詔照管王子轄正等赴闕。轄正、隆贊并畢斯布結居戩首領，乞賜忠順等旗，使知朝廷恩寵。内轄正、隆贊等以忠勇及心白爲三等，仍等第推恩，賜以銀帛袍帶，且貸其罪，令赴闕朝見。及選見留諸族首領自歸順曾立功效之人，權補管勾部族，及帶巡檢，請與給俸，將來與正補管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八。（向以鮮校點）

周　煒

周煒，字光庭，台州寧海（今浙江寧海）人。元祐三年進士。歷知徽、温、汾三州及興化軍，終中大夫。見《赤城志》卷三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潤濟侯廟記

宣和元年夏五月，今提舉秘閣開封李公始領河東水事，會天久旱，川流涸竭，而修楠巨梓積於汾之境内者不啻數萬計。是時朝廷有大營造，詔令絡繹，公夙夜敦促，懼不時進。而煒領郡纔踰月，承命靡安，殫思極慮，殆非人力可及。乃詢父老求神之有功於民者將禱之，咸言距州三十里有祠曰「討魯將軍」，在後魏嘗屯兵山下，水遠士渴，馬跑地出泉。今疏其流，溉田數千頃，歲時亢旱，有請必驗。煒乃涓日詣祠，默與神約，且曰：「惟神廟食茲土，有赫厥靈，能於此時回枯借潤，激三尺之波，寬萬夫之力，吏得逭責，敢忘神休！」史奉祝讀未訖，有雲蔽空來，庭廡變夕。翌日，大雨綿延浹旬，一川澎湃洶洶，若擁千兵萬馬如昔時。於是圓若楹盌者，方若栿者，曹雜而相依若橑者，喬傑而特出若棟與梁者，結桴聯筏，首尾相銜，屬邑晏然，不勞而辦。郡以狀言，公異其事，抗章請封以爲

神寵，有旨進五等爵，是爲「潤濟」。潤濟之命實自公啓。初祠無額，崇寧間郡將許侯上神之功，朝廷始以「永澤」榜其廟。時有紀其事曰：「微名之建，煒煒煌煌，當有來者繼今以請。」後十年乃有是封，是豈無待而然耶！郡人素德神，平時祭賽唯恐後。聞公爲請，樂之，遠近出金帛以佐完繕者日相踵。由是廟宇加新，威靈益熾。汾再歲大稔，神有力焉。煒嘗謂神依人而行，而人亦賴神以濟，二者常相須，亦各從其類也。是以聰明鯁亮之神，必忠孝端莊之是聽，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公以靖共飭身，以正直將使事，乘軺攬轡，不憚寒暑，而藹然忠孝端莊，譽孚於上下，是宜神之聽之，其效如此。故一歲之間，華資沓進，乃知天子式穀而神介之福，公有以取之也。煒以守臣，備詳靈貺，且慶公能發揚隱德以聞於朝，迺爲序其本末，刊寘廟左。《古今圖書集成》道光《汾陽縣志》卷一二，民國《汾陽縣金石類編》卷五。

超山神祝文

維宣和元年歲次己亥，十二月癸酉朔，初十日壬午，中奉大夫、知汾州軍州、管句神霄玉清萬壽宮、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兼點檢牧馬事、借紫金魚袋周煒，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應潤之神。惟神惠澤一方，民蒙其福，祁聞于朝，以彰休德，錫以應潤，顯揚闕功。煒職守茲土，獲庇良

厚，謹遣宣教郎、知平遥縣事余彦和涓辰致禮，明告于神。伏惟降監。尚饗！《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七。又見乾隆《汾州府志》卷二八，光緒《平遥縣志》卷一一。（以上沈治宏校點）

游　靖

游靖，京兆武功（今陝西武功東南）人，師雄之子。舉進士，爲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秦鳳路機宜文字。有學行，克肖其父，文章簡易順理，時以爲工。見《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二《游師雄墓誌銘》，《武功縣志》卷三。

重修縣廳碑

大觀四年夏六月，汝陽劉侯幹以承事郎來宰是邑。侯喜於事功，臨政不苟，夙夜憂勤，以身任責，整案牒，决訟獄，事無巨細，靡不究心。明年改元政和，治行稍著，士樂教養，農勤田畝，强悍者屏息，良善者安處，老有養，疾有醫，官無調發，民無積逋，闔境歡戴，政益閒暇。一日，侯謂同僚曰：有官守者，常樂因循，而憚改作，事漏弗填，忽傾弗支，期以代去，自爲得計。其或好遊觀，務將迎，起臺榭陂池之役，倚勢作威，因緣爲姦，至於公宇之敝，往往引嫌而不加意，是誠何心哉！

及其屋壞垣頹，蒼皇失措，又負偃植，疲民蠹財，不可勝計，如是則公府奚賴？予待罪於此，既喜民之易治，又喜前人之用心，顧瞻庭宇，華屋在前，金碧輝映，乃開封高士徹所建手詔亭也；堂皇在後，規摹簡約，乃藍谿呂義山所新正寢也。淮陽錢秉創鑑堂〔一〕，大梁李宗作清心堂，河南趙茂曾增修錢庫及居養院，陽翟孟通廣廡庾舍，内外完葺，煥然一新。唯令廳湫隘敝陋，殆不堪處。驗其故記，實天聖中种公世衡改造，迄今八十餘年。侯復嘆曰：不廢不興，不敝不新，舍此而不事，不惟有愧於前人之用心，亦何異夫樂因循而憚改作者邪！剏是廳也，頒詔出令，承流宣化之所，臨制劇邑，絡繹兩川，喉襟數路，正當四達之衝，亦必有以稱矣。於是慮材鳩傭，徹去棟楹梁桷之折撓與夫蓋瓦級磚之缺者。躬自經營，悦使有術，人不以爲勞；增廣制度，壯偉閎耀，人不以爲侈。廳既成，侯會賓寮落之。是日也，黄童白叟，闐溢庭下，瞻仰咨嗟，始知公府之嚴、令尹之尊也如是。嗚呼！當是職者，必有以處是廳也；處是廳者，必有以任是責也。侯之祖坦，踐歷中外，爲時聞人，嘗受知於仁廟，有醇儒循吏之稱，所賜飛白宸翰，至今寶之。侯念德不怠，果能任責以孚民望，真可謂善世其家者也。則斯文之作，豈特記新廳之歲月，揚厲侯之盛美，又得發明名邑之因，以召後人，故係之以詞。其詞曰：

太白崢嶸，作鎮坤靈。武功山連，亘古長青。堯封后稷，周賜秦嬴。作邑於地，因山命名。漢自渭南，徙古郃城。宇文造周，易治中亭。中亭之州，原隰砥平。唐爲稷州，作輔陪京。復隸天府，邑是以甯。鳳岡西拱，武水南傾。人尚禮遜，俗務農耕。神堯誕聖，璽頌騰聲。姚合發詠，柳

子詳評。我侯臨蒞，訟簡刑清。民無調發，兵無戰征。匪植其私，匪僥其榮。克紹祖德，允協民情。恢廣制度，新于其廳。廳非侈己，乃尊朝廷。吏振其職，民樂其成。載瞻載仰，政治惟馨。敢告來者，無忘經營。《校正武功縣志》卷一，得月簃叢書次刻本。又見《金石一隅録》卷一。（刁忠民校點）

〔一〕鑑堂：此下有一空格，原校云：「『鑑』字上下疑有闕字，『堂』字下似不宜空。」

彭天益

彭天益，潭州攸縣（今湖南攸縣）人。元祐三年領鄉薦。崇寧初爲太學博士，以議論不合，出爲湖南提舉。大觀初上封事，力言權姦誤國。年五十致仕，居司空山。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一六二。

重修陽昇觀三奇碑記

政和三年冬，中奉大夫程元佐由尚書司封郎中爲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既出國門，詔公修所部潭州攸縣司空山陽昇觀。公乘驛疾驅，以明年正月至攸，周視其址，規模形勢，褊迫弗夷，乃曰：「因陋而葺，則不足以仰承明命，宜一新之。」於是奏以秉義郎崔君援總其役，邑令、宣德郎吉君康國供其百物工徒之需，而費用一出於上之賜。咸悦以勤，不日成之。惟觀實南齊司空張公闔門得仙之故居，

而朱陽之名，乃唐天寶初年所命者。公爰請賜名額而願褒封司空，以稱上崇道奉真之意。於是詔觀名陽昇，封司空爲大素真人，詔至之日，邦人胥慶。公對揚盛美，叙而頌之以獻。又詔以公之文刊石。天益，邑人也。恭惟聖天子以清浄無爲在宥天下，神罔怨恫，民用仁壽，至於仙真之宅，亦旌賁而弗遺，豈非妙行與道德同符而蔚以陰隲斯民於無窮也！惟程公忠誠，克宣上德，以既厥事。然則民之所慶，祚之所假至矣，豈特是邑而已哉！姑以釐事之奇而公誦之所未及録者，敢備書之。謹按《仙記》云：「司空將受上帝之命，告諸侍人曰：『願主吾舊壇者留之。』盧瓊請留。」今山北有盧氏夫人祠是也。公前期常夢至小祠宇，有一女子出告曰：「吾居此已久，請勿徙。」公頗異之。未幾，執事者咨公：「是山北有廟像者，請徙於觀。」公然之，因至盧氏祠視其像，乃昨所夢者，遂無徙而爲新之，兹一奇也。是年八月十八日向晡時，工徒數百人見有星冠絳衣而朱履者，升殿禮謁，焚香爐中。爐初無火，而香烟芬馥，久之，復升真人祠，爇香如前，而失其人矣，兹二奇也。觀功成，公卜日集道士，依仙科而讚揚者七晝夜行醮禮，上祝天子萬壽，用展臣下歸美報上之誠。始事於九月二十九日，時雨彌旬，倏而開霽，諸峰之間，雲日五色，珍禽翔集，和聲關關，步虚聲音，清徹林表。日之夕矣，星輝煥然，松風湍流，若羽衣珠珮徘徊而上下也。安知非真人鶴駕臨庭居，歆聖天子崇褒之盛典耶？兹三奇也。夫修一仙者之宅，而三奇事著焉，則知聖人之治天下，其妙道至德，非特民被其澤而已。所謂相天佑神者，人孰得而言耶？天益實陪公事，是三奇事，聞見不誣，直詞弗文，用信後世。

同治《攸縣志》卷四九，同治十年刻本。（吴洪澤校點）

趙懷明

趙懷明，元符時橫山至宥州一帶蕃部酋豪，後歸附宋朝。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五。

乞依官資序位疏　元符二年正月

有親男侍禁約尚、奉職趙世忠、尚格、親姪差使李羅壘、借職尚裕，頗習弓馬，自效順各立戰功，未曾授橫山至宥州一帶都巡檢使牌印。兼懷明係正任刺史，每行香却在漢小使臣之下，乞依官資序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五。（劉文剛校點）

孫　傑

孫傑，紹聖中爲詳定重修敕令删定官，開封府推官。累遷户部員外郎。元符初差爲淮南、兩浙察訪。二年，擢起居郎、權給事中，除太常少卿。建中靖國初歷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權發遣陝西府路都轉運使，坐事落職。崇寧二年三月，因論事不當，罷太常少卿。大觀初，蔡京遣治章綖獄，擢爲龍圖閣直

學士、知蘇州。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七、四九四、五〇八、五一〇、五一八，《宋會要輯稿》禮一五之五三、禮三五之一四、職官四三之八、職官六七之三七、食貨二四之三四，《宋史》卷一八〇《食貨志》下二、卷三二八《章粢傳》。

乞考正呂温卿之罪奏　元符元年九月

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呂温卿違條不往泗州排綱，擅減衙前重難錢，不依規法，改正乘船過數。今吏部抑置民居作宅基，假立户名，容縱公人軍兵於所在及巡歷州軍違法冒借請給。每一出巡，逐州支借多至十餘貫石，合要公案簿書等勾考取索不得。温卿坐縱詭詐，公違詔旨，乞下有司考正其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二。

乞奬擢張華民奏　元符二年五月

昨奏前發運使呂温卿興販簰板事，江州税務看驗得合税錢一百九十貫，本簰勾當人吕文廣不伏，送納本務。監官承事郎張華民具申，江東轉運使司稱，顯是本人不顧公法，欺壓州郡。看詳華民迺監當小官，正在部屬，不畏權勢，敢與抗辨，以道守官，誠未之見。望賜奬擢，以勸奉公守法之吏。

乞令提舉常平官二年遍詣所部奏　元符二年五月

被命按察兩浙路監司職事，體訪得偏遠州縣多有提舉常平官不曾到處。臣詳，提舉司所總常平、免役、農田、保甲等，乃先朝復古之法，所以爲民之意至厚，條令委曲纖悉。在提舉官躬親講究，開諭州縣，以次推行，始可布宣惠澤。乞自今提舉官雖與監司互分巡歷，並須本司官二年遍所部州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〇。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八（第四册第三二七七頁）。（以上劉琳校點）

乞太廟增建一室以奉安哲宗神主奏　元符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臣竊詳國朝宗廟用東漢故事，同殿異室，乃古之一廟，夾室止藏祧主。考之歷代，即無夾室爲正廟之文。按《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今先帝神主措之夾室，即是不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義不同。緣朝旨近因增建哲宗皇帝一室，遂用嘉祐故事，專置使修奉。今修奉之使却乞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若以謂修完不及，則去升祔尚有兩月，有司自當竭力應辦。況宗廟重事，升祔大典，固當以時備舉全禮，不可苟就省約。兼朝廷清明閑暇，無不能備禮之由。又若裁損祭

器、奉神之物以就狹隘，不唯與諸室不同，而先王祭器制度從此不用，是皆去厚從薄，捨隆取殺，非聖朝之事。竊唯自先帝初喪以來，凡送終之禮悉從隆厚，若升祔之時不能如禮，恐非陛下崇孝之意。兼若用夾室便爲升祔之室，即祖宗之廟遂無夾室，庶於禮意無違。欲乞檢會太常前議，於神宗室之東，依見今八室制度增建一室，及依舊存立夾室，非禮之正。《宋會要輯稿》禮一五之五三（第一册第六七七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九四，《宋史》卷一〇六《禮志》九。

乞出賣解州賈瓦圓池漫生鹽奏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六日

準朝旨相度措置鹽池，到解州據知州辛琮呈賈瓦池鹽、圓池漫生鹽樣，臣於二十四日同辛琮等詣五小池檢視，賈瓦圓池有上件鹽，實土俗稱爲瑞鹽，臣已指揮本州郡官雇人收采。今據本州狀，自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四日終，收到鹽五百二十席一百七十斤，計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斤。其鹽光白，味鹹可食，乞行出賣。所有二池鹽樣各一十斤，隨狀進呈。《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四之三四（第六册第五二一一頁）。（以上除單獨署名外，為祝尚書校點）

段約

段約，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元符初爲澤州通判。令耿敏、尉黄叔敖因按田，自琵琶泓至青蓮寺，登擲筆臺，步月臨流，傳觴賦詩。明日去，宿景德寺。（吴洪澤校點）

青天寺石柱題名

元符元年十月十日

元符戊寅十月十日，高平郡别乘河南段約同晉城令耿敏、尉黄叔敖因按田，自琵琶泓至青蓮寺，登擲筆臺，步月臨流，傳觴賦詩。明日去，宿景德寺。《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五，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全宋文卷二七九〇

朱　肱

朱肱，字翼中，一字亦中，自號無求子、大隱翁，湖州烏程（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進士及第。善醫，尤深於《傷寒》。徽宗起爲醫學博士。崇寧初，爲雄州防禦推官、知鄧州録事參軍。政和五年，坐書東坡詩貶達州。後以朝奉郎提點洞霄宮，致仕，僑居西湖上。卒。著有《大隱翁酒經》一卷（存）、《南陽活人書》二十卷（存）、《内外二景圖》三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三四，《宋史》卷二〇五、二〇七，《續資治通鑑》卷八七，《宋史翼》卷三八，《宋詩紀事》卷四〇。

論災異疏　崇寧元年二月

臣伏聞陛下即位以來，兩次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曉夜震動，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猶未之止，城壁屋舍，悉皆倒塌，人民震死，動以千數，外議皆稱自古災異未有如此。恭惟陛下敦樸自己，憂勞在民，建大中以承天意，正五事以育羣生，可謂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迺者日月薄蝕，天地震動，推求咎愆，不避死亡，論輔弼之失，以救災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昔西漢多言災異，罕有完全，谷永譏斥帷幄陰附權貴，而終以保全；王章力詆王鳳專權蔽主，竟以法誅。禍患易見，利害易明，臣非不知上忤大臣，其禍立至，然惓惓孤忠，不敢隱默者，食陛下之祿，念國家之重而不敢顧其私也。《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〇。又見《續資治通鑑》卷八七。

進活人書表

政和元年正月

臣聞鍾山非矯，幽人躡屩於深林；衡岳雖遥，志士獻書於北闕。蓋行藏之有數，非狂狷所能知。中謝。伏念臣出自蔀屋之微，嘗奉大廷之對。昔爲冗吏，今作閒人。乃因三餘，著成《百問》。上稽伊尹湯液之論，下述長沙經絡之文。詮次無差，搜羅殆盡。從微至著，蓋不可加。亘古及今，實未曾有。載在簡册，圖之丹青。思欲膠口而不傳，大懼利己而無益。恐先朝露，虚棄寸陰。學古入官，既無裨於國論；博施濟衆，庶或廣於仁風。伏惟皇帝陛下經緯之文，出自天縱，紀綱之治，成於日躋。疆宇開拓於版圖，弦歌洋溢乎天下。棲神内景，屬意生民。收拾人材，凡片善寸長，皆有所用；勤卹民隱，雖沉痾垂老，各安其居。玉燭亘天以流離，朱草填廷而委積。湛恩滂沛，温韶下寧。致茲丘園一介之愚，亦效涓埃萬分之助。蔵明大道，敷奏彌文。揚雄所懷以既章，蔡澤没齒而無憾。重惟道途脩阻，巾笈護持，未免客嘲，焉令鬼泣。顧因果之有在，茲俯仰而不慚。儻合宸衷，自簡與議。特羈

縻於丹竈，徒景仰乎公車。謹遣男遺直齎臣所撰書一函八册，共二十卷，躬詣檢院，投進以聞。委有觀采，伏乞宣付國子監印造頒行。如臣學植淺陋，違戾於經，即乞委官參詳，然後布之天下，以福羣生。臣無任干天冒聖激切屏營之至。政和元年正月一日，奉議郎致仕臣朱肱謹上。《類證活人書》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二，《皕宋樓藏書志》卷四五，《宋以前醫籍考》第六二四頁。

醫學博士謝表

命渙絲綸，恩加田里，撫躬無狀，愧汗交流。中謝。竊以彭澤拂衣，本非絶物；東山投褐，終以爲民。自古及今，非狂則狷。求之載籍，賴有斯人。伏念臣憂患餘生，棲遲末路，爰脱身於簪紱，遂晦迹於漁樵。流浪江湖，侵尋歲月。窮通有數，莫知説駕之由；出處何心，第顧倦游而止。曉猿夜鶴，春韭秋菘。絶交幾近於矯情，苦誓未忘於匿怨。豈知聖世，率在周行。然而丘壑之志已堅，桑榆之光無幾。辭華衰落，素無翰墨之稱；趨操闊疏，誰借齒牙之論。偶緣著述，誤被選掄。特起於五湖寂寞之濱，置之在《三墳》討論之地。未知一可，先閲兩官。不期投老以偷安，乃復彈冠而再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發明道術，游戲藝文。欲稽上古之書，覃及衛生之士。肇新學校，爰擇師儒。豈容幽人，而在此選？臣敢不隨緣應世，與物爲春。消息有時，雖佩山公之語；始終一節，難逃俗士之譏。

《宋以前醫籍考》第六二五頁，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上宰相曾布書

崇寧元年二月

今監察御史劉燾，相公門人也。相公帥高陽，辟燾爲幕客，其後相公又秉機政，辟燾爲刪定官。燾持親喪，相公奏祥除，有旨令服闋，改宣議郎。未及禫除，又辟爲編修官。前日相公爲山陵使，辟燾爲掌牋表，又薦入館。相公於燾厚矣。如燾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燾爲御史，則不可也。相公有過舉，燾肯言乎？言之則忘恩，不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燾也。

今右正言范致虛兄、上舍生致君，相公之姪婿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置之館閣不忝也，以致虛爲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旁招俊乂，陶冶天下，肱之所論，祇及燾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他職可以略而不論也。相公置門人親戚爲諫官、御史，此日月所以薄蝕、天地所以震動也〔一〕。

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事。時相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亦不得爲無過也。若以西府不與議，則遊談侍從之臣皆與論思之職，況執政乎？再貶元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夬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策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死地，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五事，惇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助。洎欽聖皇后以天命人心之所歸，付神器於陛下，英聲偉望，簡在潛邸，注意委重，羣臣莫望，天下之士，翹首傾心以觀

考績之效，而天變見於上，地理逆於下，胠竊疑之。伏惟相公位高而任重，位高則憂深，任重則責厚。遇災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聞善而遷，然後可以來直言。胠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

《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〇。又見《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四，《續資治通鑑》卷八七。

〔一〕「所以薄蝕、天地」數字原缺，據原注引《九朝編年備要》補。

謝啓

命出于中，恩歸有自。藝成而下，唯濟世可以無嫌；禄在其中，苟爲貧有何不可。如胠者瞿聃遮眼，醫卜藏身。十載投閒，憐桑麻之已長；一朝就列，媿松菊以難存。方將穿墨池以灌園，安丹竈而息火，掃除伎倆，淘汰因緣，不虞湯液之言，偶合春秋之法，道俗交慶，魚鳥亦驚。龍光祗荷於殊恩，陶冶實資於大化。此蓋伏遇太師相公，無心造物，有意爲民。以人物升沉爲深憂，以世諦俯仰爲可媿。苟有一得，不問其他。致茲流落之餘，亦在使令之數。敢不激昂晚節，箠策下愚。稽首傾心，豈特平日之師仰；斷臂抉目，蓋將投老以依歸。《類證活人書》卷首。又見《宋以前醫籍考》第六二五頁。

運氣圖序

慶曆五年，殿中省尚藥奉御趙從古進《五運六氣圖》，上命天章閣侍講王洙、曾公亮、知制誥余靖、龍圖閣直學士高若訥詳定。九月二十八日，進呈：「看詳上件所進《運氣》，委依經旨纂集，便於觀覽，施於學者，頗爲有助。乞送太常醫署收掌，許令傳寫行用。」比者朝廷大興醫學，發明三墳，運氣爲先，而從古所編最爲簡要。起自甲子，終於癸亥，周而復始。逐年運氣，不待尋繹，而寒暑燥濕變化勝復，昭然可見。隨氣可以知病，因病可以立方。辛甘發散、酸苦湧泄之法無不該盡。惜乎外方醫流往往有獲見者。昔之語道術者三折爲良，十全爲上，未有不先於此。人之呼吸，與天地流通。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丘明嘗言之，豈特黃帝云乎哉。丹竈之士，得在卦氣，失在抽添。況囿形於天地者，五運之循環，六氣之推移，孰能逃之耶。然獨取從古所編者，蓋愛其簡而適用，初地人易以檢閱。今作小字鏤板，非特廣其傳而已，庶使一偏之士蔽於人而不知天者知此書之不可不讀也。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序。《六甲天氣運鈐》卷首，宋刻本。

類證活人書序

大觀元年正月

傷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爲法。又況邪説妄意，世業名家，規利雖厚，因果歷然。特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常人難曉，士大夫又以藝成而下，恥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盡，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欲讀之，又不曉其義。況又有好用凉藥者，如附子、硫黄，則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飲冷、服三黄圓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黄、芒硝，則畏而不敢使。雖盛暑，勸人炙煏、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罪福，偏見曲説，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氣温，當將理以凉；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爲陰氣在内，反抑以熱藥，而成瘧痢、脱血者多矣。秋時氣凉，當將息以温；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陰之時也。世人以陽氣在内，乃抑以凉藥，而成吐痢、腹痛者多矣。伐本逆根，豈知天地之剛柔、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夭横也難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别陰陽，知其熱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陰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請，委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龐安常，皆惓惓於此，未必章句之徒不諳且駭也。僕因閒居，作爲此書。雖未能盡窺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浸積習，

人人尊生，豈曰小補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者不以爲鄙，然後知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大觀元年正月日，前進士朱肱序。《類證活人書》卷首。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宋以前醫籍考》第六一四頁，《中國醫籍考》卷三〇。

重校類證活人書序

政和八年六月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范内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爲數卷，倉卒難檢耳。」及至濉陽，又見王先生，云《活人書》京師、成都、湖南、福建、兩淛〔一〕，凡五處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爲參詳，改一百餘處，命工於杭州太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落，悉爲改證，使人讀誦，廣説流布，不爲俗醫妄投藥餌，其爲功德，獲福無量。政和八年季夏朔，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證。《類證活人書》卷首。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四五，《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二，《宋以前醫籍考》第六二五頁，《中國醫籍考》卷三〇。

〔一〕云：原無；成都：原作「京都」。據《皕宋樓藏書志》補、改。

青詞

竊以神農嘗藥，伊尹論方，證順陰陽，雖克求於民瘼；時無疫癘，蓋有賴於神休。瞻彼旻穹，哀此黎庶。伏念臣浪遊東土，空閱流光。蔑聞經國之謀，端議濟人之術。冥冥長夜，憐橫死之無辜；斷斷窮年，矧餘生之多病。自朝及夕，考古驗今，首尾幾二十一年，前後僅九萬餘字。焦心皓首，編筆青編。原其微功，實自潛祐。屬成書之將上，爰奏牘以先天。恭即蘭場，肆陳醮席。冀九清之降鑑，祈萬宇於康寧。仰獲證明，庶傳永久。臣無任懇禱之至。《類證活人書》卷首。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宋以前醫籍考》第六二五頁。（以上郭齊校點）

袁陟

袁陟（一作騭），哲宗元符間人。

彭州東湖記

地宜嘉禾，士多英才，美發西南，聞於天下。《方輿勝覽》卷五四。

九峰高峙，濛水浚發，樓閣亭軒，隱見於茂林修竹間。《蜀中名勝記》卷五。（向以鮮校點）

韓端彦

韓端彦，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琦次子。元符初爲右朝奉郎，官至右贊善大夫。見《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五三，《宋史》卷三一二《韓琦傳》。

請以相州田業抵當質錢奏　元符元年十月十二日

弟嘉彦尚温國長公主，下降有期，私家進財支費甚多。欲以相州田業契書，於在京四抵當所各質錢二千五百緡，依例出息。《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五三（第四册第一八九頁）。（楊世文校點）

鄧　棐

鄧棐，南劍州沙縣（今福建沙縣）人。熙寧三年登進士第。紹聖末爲監察御史。元符初兼權殿中侍御史，二年五月改禮部員外郎。後出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建中靖國初以治道不謹，致哲宗靈駕稽留，降一官知興化軍。崇寧中爲秘書少監、秘書監。崇寧三年十二月以集賢殿修撰出知潁昌府。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七之二一、職官六七之三三、選舉三三之二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四、五一〇，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三。

乞追奪張舜民權知青州成命奏　元符元年三月

張舜民頃在元祐，方大臣變亂成憲，而舜民歷御史宰屬，但聞助姦，不見正論。議今之法，亦合竄投，不知何名，更與進擢。乞追奪成命。《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六。

乞早罷孫杞奏　元符元年十一月

嘗論右司郎中孫杞察訪河北，首薦執政大臣親黨門人，聞有詔罷杞右司，除小郡，請早降責命，以示天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四。

乞正北河監司犯分附勢之罪奏　元符元年十一月

北河監司同薦權北外都水丞實訥正任，按訥乃執政大臣之壻，監司貪附貴權，急於媚竈，忘其分守，越職論薦，曾不顧忌。請正犯分附勢之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四。

乞體量賈青之罪奏　元符元年十二月

訪聞新除知河中府賈青前知蘇州日，粉壁出賞，斷人穢語，每獲穢語人，罰錢入官，聚所罰錢蓋造樂籍堂。貧民力不能輸金，而自縊死者數人。權杭州日，將所得供給寄公庫造酒出賣，以收倍息。其在常州，買度牒與舊游女倡爲尼。請下兩浙察訪司體量詣實。《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四。

乞放罷程之邵奏　元符二年二月

之邵頃在元豐，常爲監司，至元祐初年，臣僚言之邵緣鹽法進用，尋送吏部，不數月，除知祥符，未幾除知泗州，遂擢監司，提舉茶事。臣聞之邵與蘇軾、蘇轍是親表兄弟，初爲元豐監司，與軾、轍異趣，則以私忿交惡，及軾、轍用事，而之邵卑辭厚賂，以事軾、轍。初見惡於軾、轍，則言者交攻；及爲軾、轍所喜，累有進擢，則言者緘口。大抵元祐臣僚觀望用事者喜怒，以爲語默，朝廷是非出於頃刻，而榮辱無復公論，故之邵得以纖巧附勢，而不失其進取。伏望聖慈察之邵前後蹤跡，特賜放罷。《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六。（以上四篇劉琳校點）

請立法禁止爲親戚陳乞奏　元符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伏見發運司屬官、近執政大臣與駙馬都尉皆用恩例，爲親戚陳乞，望下有司立法。《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四二（第七册第六五一六頁）。

乞抽差通曉曆法者同共撰定新曆奏　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奉尚書省劄子，別撰新曆，蒙朝旨留元撰二曆官同定。新曆今若只委三曆官重撰，顯是難得精密，今欲乞更差四人同共撰定，仍從提舉官於太史局踏逐，并諸色人或草澤內采訪精通曆法、術藝優長者差，仍下諸路委當職官詢訪。如有通曉曆法、術數精明、衆所共稱者，亦許所在官司保明解發，與破遞馬軍將驛券，依程赴所，候到相度差留。其抽差人如拘礙一切條禁，並權行衝改，特令應副，仍不許辭免。所有食錢，並依審覆比較曆法所已得指揮。（以上除單獨署名外，為祝尚書校點）《宋會要輯稿》運曆一之九（第三册第二一三二頁）。

黃　定

黃定，字致一，邛州臨邛（今四川邛崍）人，在哲宗世。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四、一九六。

書唐凌煙閣功臣畫像後

元符改元之初，予以事至京師，道出興元，渴於富人之家〔一〕。入其門，升其堂，見其壁之四隅瑞氣蟠空，祥煙滿室，有如喬松老檜，枝幹盤錯，倚乎重巖繡嶺之中，古怪萬狀，蒼蒼然霜姿雪操之不改也。迫而視之，乃正觀間凌煙所畫功臣之像焉。自王珪而下凡十八人，墨跡淋漓，筆勢隱見。觀太宗創業之始，間關草昧，躬服汗馬之勞，而數公者推心協謀，智勇俱奮，若榱椽樑柱之成大厦，故能造王業於笑談指顧之間也。其爲英風茂烈，卓然著見於後世者，可考而知，此所以使人想慕之不暇。今雖去唐爲遠矣，而貌像猶在，睹其衣冠容止，而知太宗君臣之相遇不亦偉歟！從而求其本以歸，是亦像者之足榮也。藏諸篋笥，以爲珍奇美麗之觀。嗚呼，安得好事者而與共焉！《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四。

〔一〕渴：疑爲「謁」字之誤。

書游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

之所見鳳翔之洛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絶；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禄山所汙，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詠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慕，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趨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禄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避陋之嘆，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年月日，臨邛黄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六。

書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而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虚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悻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一〕，包含宏大〔二〕，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年月日，臨邛黄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六。

〔一〕開濟明豁：《文選》卷四七夏侯湛《東方朔畫贊》作「明濟開豁」。

〔二〕宏：原作「容」，據右引改。

望峨亭記

去越之燕者見似人而喜，亡楚入秦者聞南風而悲。累形於萬物之囿，而留情於六塵之境，其轉徙每如此□□跂桑松之邈然，慨霜露之屢變，感白雲而興悲，指蕙帳以懷隱。則人之君子烏能謝此哉！武昌有隱德者，謂我甥也，隸於眉□□倦遊于戎之宜賓，而即居以爲生。迺並流作亭，榜之曰「望峨」，揖三峰而朝夕焉。涪江漫郎順風聆之，試語之曰：「東皐遺秉，鼠壤餘蔬，沃野千里，三歲之儲，茲樂土也，所不可忘者，其在是乎？鄉井重義，衣冠喜儒，黄卷之樂，蓬户桑樞，茲美俗也，所不可忘者，抑在是乎？發孤炤於寸眸，馳遐情於曠野，送飛鴻而迎寸碧，則無窮之景有不可以勝矚也。瞰歸鶩以含情，貯羈懷以悵望，指故鄉而追妙境，則無窮之意有不可以勝寫也。先生之所以登亭而想望者，不過是耶？」曰：「其然，豈其然乎！吾家于三峨之側，爲程氏雲仍，非一傳也。儒冠誤身，仕籍不繼，松楸已拱，舊隱寂寥。白首之流寓〔一〕，睠青山而躊躇。此所以徙倚彷徨而不忍釋也。」漫郎曰：「密移於夢覺者同是蘧廬，屢遷於今昔者同是委蜕。襲諸人間，燕居可也；遊乎物祖，鶉居可也。擁腫之與鄰，託跡畏壘之山可也；鄙撲之與處，稅駕襄城之野可也。几上子綦，方且爲槁

木；域中壺子，方且爲濕灰。則故吾之在彼也何足念，而今吾之在此也何足悲。亭與山適相當也，人與景偶相值也。縱目而遠眺，收視而内觀，則天機不動，而徜徉於几席之上，不幾於坐忘乎？」先生曰：「子之言似有道者也，姑爲我誌之。余方且爲天損，方且爲人非。登亭而望峨，又且百颿之遠也。亭之趣，試語之有暇。」於是托副墨之子以寄聲於先生，而書之以爲記云。《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四。（以上劉琳校點）

〔一〕「白首」上疑脱一字。

吉觀國

吉觀國，元符初爲江寧府右司理參軍，試中博學宏詞，除河中府學教授。崇寧中爲慶州州學教授。宣和初任京畿提舉常平，以臣僚論其坐視水漲不顧，送吏部究治。著有《孝經新義》。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七，《宋史》卷二〇二。

西京永安縣金星觀道院記

崇寧五年正月五日

嵩山金星觀，自唐有之，國朝天聖中，劉太后命加嚴飾，然地居深山，巖壑峭峻，人跡迥絶，吏

民崇奉之禮有不獲伸。邑人劉少卿會父老而告之曰：「道以冲虛清静爲本，專教人以修養；佛以慈悲哀憫爲心，兼示人以禍福。而蠢爾無知之民，易以禍福警，難以修養勸，則佛宫盛而道院衰者，固其理也。邑東有民田數畝，距城百步，平原爽塏，俯視郊畛，南直崧少，東走青壟，有足樂者。欲於此建金星觀道院一區，爲吾民祈福之地，若輩豈願之乎？」衆皆曰唯。公乃出錢十萬以市其地，命西微太微宫道士劉微净主之。邑人聞而化之，爭出力以助其成，觀於是乎興焉。謂其殿曰長庚，迹故事也；謂其亭曰朝真，本人心也。有廬山道士劉建章者，來踵其任，益勤繕完，始以練真秘訣勸人之修行，次以驅邪正法救人之疾苦。官私上下，咸用信嚮，捐金施力，唯恐其後。於是序廡嗣興，糇糧畢集，居者有養，行者有歸，而諸陵珌瑞之貴，萬家闐闐之繁，其所以投誠請命，醮祈祈求乎此者，日相屬也。一日自序本末，因予妻黨劉晞聖求文爲之記，迺以是畀之。崇寧五年正月初五日，前慶州州學教授吉觀國記。民國《鞏縣志》卷一七，民國二十六年刊本。（吴洪澤校點）

潘　卞

潘卞，紹聖中爲歷城尉。

齊州歷城縣三壇寺阿彌陀佛窣堵波銘 并序〔一〕

阿彌陀佛窣堵波者，比邱福林爲父母所造也。福林俗姓鄭，父諱朝宗，素學儒經，稱爲長者。元豐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俗舍，年七十五。時當溽暑，及殮浹旬，顔色如生，蠅蚊不近，良福善之所感也。母畢氏，持齋事佛，布施勤約，元祐六年前八月初四日卒於俗舍，年七十六。老染微疴，雖修懺悔，良順生所報也。福林姊福燈頭陀苦行大戒，卯齋茶毗，其骨負之推置於福林受業齊州歷城縣神通三壇寺，俾近四門石塔東北隅三十餘步，就山鑿石，成瘞坎以藏之，運盤石以覆之，起七級窣堵波以表之，龕阿彌陀佛以事之，求舍利以鎮之。始於紹聖三年六月初三日，第三級功畢成於其年月日，皆悉資薦考妣，以求冥助也。補陀子潘卞尉於茲邑，福林者，適當營建之將成，哀懇求銘，并序始末。既素與善之，又義其孝思，獨力成辦，乃爲作銘銘於塔曰：

號無量壽，四十八願，普度羣有。罪滅三途〔二〕，業資無垢〔三〕。福林建塔，上爲父母。一善從心，千佛授手。劫火雖焚，此塔不朽。李道刊。

二，《泰山志》卷一七，《岱覽》卷二七。（刁忠民校點）

〔一〕題後原署：「神通寺住持福勝寶山玉福、玉禄、玉正、玉俊，補陀子潘卞撰，應鄉貢進士馮濬書。」

〔二〕三：原缺，據《濟南金石志》補。

〔三〕業：原作「樂」，據右引改。

盧君佐

盧君佐，元符元年權提舉廣南西路常平。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四。

乞置籍以記浮民奏　元符元年二月

京東河北有山林陂澤，盜賊結集。乞置籍以記浮民。《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四。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一四（第六册第四九九頁）。（郭齊校點）

梁　迥

梁迥，曾任權英州軍事判官，元符間在世。

道德真經集註後序

元符元年十月

老氏之書，傳於世也久矣。其言微，其旨遠，而莫能極。學者非明白洞達，窮道德性命之理，未易測其津涯也。夫老氏豈欲爲甚高之論，以取惑於世？蓋至道之極，窈冥昏默，雖聖人猶且不能名。方道術既散之際，苟不示其髣髴，明其大略，則天下後世有愚而不靈者，蕩然無所適，茫然無所守，不知大道之本原而爲倒置之民也。於是不得已，强而爲之言，以明夫道大焉彌滿六合而無外，小焉入乎纖介而無間。其玄則爲衆妙之門，其粗則治家治國治天下，無乎不在。昔之爲註者有三：曰河上公，曰明皇，曰王弼。夫三家之説，其間不能無去取。然各有所長，要其歸宿，莫非究大道之本。近世王雱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而老氏之書，復訓厥旨，明微燭隱，自成一家之説，則八十一章愈顯於世。然世之學者，以老氏爲虚無無用之文，少嘗加意，陳言鄙論，自以爲得。殊不知大道之本，由老氏而後明，老氏之經，由數家而後知，非俗學者所易聞也。太守張公深達夫道德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經術訓多士。常患夫執經者不知道，乃命黌舍之學者，參其四説，無復加損，刊集以行於時而廣其教。俾夫承學之士，知老氏之書非徒爲虚誕之辭，極深研精，皆足以造乎至理。其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則學者豈曰小補之哉！迥承教下風，幸得以親炙，故祇請以書歲月，且不泯其傳。時元符元年十月一日，前權英州軍事判官梁迥謹序。《道德真經集註》卷首，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刁忠民校點）

王旂

王旂，字元龍，臨川（今屬江西撫州）人，安國子。紹聖中仕京東路轉運判官。進狀乞訴理其父冤，責監江寧府糧料院。徽宗立，權知開封府司録參軍公事。大觀初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公事，後降授奉義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五〇、六八之一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二，《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

乞委州縣長吏領簽勾請給奏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

切見天下勘給官吏軍兵請受及勘支官物，並須先由糧料院批勘，封送勾院點檢勾勘訖，倉庫方得依數照支。今天下州府糧料院批勘，而判勾即皆專委通判。蓋通判是本州按察官，使之判勾則其勢可以點檢糧料院違條妄支官物及諸般差錯作弊等事。唯縣則皆倒置不同。今府界等縣勘給務反令知縣領之，簽勾反令監當官領之。夫監當官視本縣長吏其勢與按察官無以異，雖坐視勘給務違法等事，在於人情，豈敢追呼點檢？欲乞特降指揮，應縣有勘給務處，俾監當官兼之，而簽勾即專委本縣長吏。如此，則簽勾之勢可以點檢勘給務，而關防之法不爲虛設矣。《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五〇（第四册第三六七六頁）。（李文澤校點）

祝安上

祝安上，元祐中知藁城縣，元符初爲朝請郎、蘇州通判、權管蘇州軍州事，就除知台州。見所撰《吳郡圖經續記跋》，《中吳紀聞》卷四，雍正《畿輔通志》卷二八。

吳郡圖經續記跋

元符二年八月

秘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朱公伯原，嘗爲前太守晏公作《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既成而晏公罷去，遂藏于家。其後太守章公雖求其本以置郡府，而見之者尚鮮也。元符改元，安上以不才濫綰倅符。到郡之後，周覽城邑，顧瞻山川，竊欲究古興替盛衰之迹，而舊經事簡文繁，考證多闕，方欲博訪舊聞，稍加增綴，而得此書於公之子耜，讀之終卷，惜其可傳而未傳也。於是不敢自秘，偶以承乏郡事，俾鏤版于公庫，以示久遠。若乃著述之本意，則詳於自序，而攄辭之博贍、措意之深遠，則又詳於常、林二君之後序矣，茲不重見，姑誌其刊鏤之歲月云。越明年歲在庚辰八月望日，朝請郎、通判蘇州、權管軍州事祝安上。《吳郡圖經續記》後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卷二。（刁忠民校點）

王　念

王念，元祐中爲光禄寺丞。元符初知潤州。崇寧二年權發遣鄭州，以措置州縣學功轉官直秘閣。見《彭城集》卷一九，《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四，《宋史》卷九六、一五一。

乞令監司常切覺察吕城閘奏　元符元年正月

吕城閘常切車水入澳，灌注閘身，應副官私舟船行運。遇舟船擁，併人力不給，許于到閘船牽駕兵士内量差二分併力車水。即未應水則而輒開者，許人告監官，杖一百，不以失減。令佐失覺察，杖六十。若監官任内通及三次，展一任。監當滿，運水委無走泄，陞一年名次，令佐陞半年。委知通監司常切覺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四。又見《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李文澤校點）

方　塽

方塽，元符初官處州。

三巖題名

元符元年仲秋末澣，與郡僚遊三巖，亭午過天王，晚宴寺閣，薄暮而歸。同之者方壙、席昌壽、程宏、陳正夫、江懋迪、黄湜。光緒《處州府志》卷二六，光緒三年刻本。又見《括蒼金石志》卷四。（黄錦君校點）

韓　跗

韓跗，元符中知氾水縣，大觀中官至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一，《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三之七。

乞令有司釐正重法之格奏　大觀三年五月十六日

臣伏讀八寶赦書，應行重法州縣，並特與免重法地分，天下莫不知陛下仁民愛物，無此疆爾界之異，元元鼓舞，孰不遷善遠罪，歡仰聖澤。然臣竊見吏部曉示闕榜，尚仍舊有重法地分之文，依格注

官。今陛下已免重罰之刑矣，而有司選注猶循重法之格，臣愚願詔有司釐正，仰稱陛下一視同仁之意。

（《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三之七（第五册第四六一三頁）。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二七九一

鄭居中

鄭居中（一〇五九——一一二三），字達夫，開封（今河南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官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改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政和中，再知樞密院，累官特進，拜少保、太宰。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加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宣和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著有《政和五禮新儀》二百二十卷。

《宋史》卷三五一有傳。

乞前殿視朝許記注官侍立殿側奏　崇寧元年十月

前殿常朝左右史起居畢即退，至御後殿方侍立，殆非古者言動必書之義。欲望凡前殿視朝，亦許記注官侍立殿側。《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一四（第三册第二三七八頁）。

乞令有司降祭服于州郡奏　大觀元年七月

竊以國家祈報社稷，崇奉先聖，上自京師，下逮郡邑，以春秋上丁社日行事。然太社、太學獻官祝禮皆法服，至於郡邑則用常服。欲命有司降祭服于州郡，俾凡祭祀各服其服，以盡事神之儀。《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六一（第一册第六一七頁）。

乞將御筆模寫于石奏　大觀元年八月

近蒙賜臣御筆八行八刑書，欲望許以所賜模寫于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廱、天下郡邑，與石經比。《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一〇（第三册第二二七三頁）。又見同書選舉一二之三四（第五册第四四六四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八〇六頁。

乞頒降鼎書祭鼎儀範奏　大觀元年十一月

奉詔，亳州大清宮王與之進《黄帝崇天祀鼎儀訣》，令臣等參詳可與不可施行。臣等竊考其説，

皆本於天元玉册、九宮太一，與魏漢津制度相合。其間論五運六氣盛衰勝復，以五行相尅制，亦合於漢津所授上帝錫夏禹隱文。今修成《鼎書》十七卷，《祭鼎儀範》六卷，乞頒降每歲祀鼎常典，付有司施行。《宋會要輯稿》禮五一之二二（第二册第一五五二頁）。又見《宋史》卷一〇四《禮志》七。

乞頒降國子監太學辟廱勅令格式奏

大觀三年四月

脩立到國子監太學辟廱勅令格式，申明一時旨揮。乞冠以大觀重修爲名，付尚書禮部頒降。《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一八（第三册第二九八〇頁）。

乞施行議禮局所奏劄子

政和元年四月

臣伏奉聖訓，令臣等看詳議禮局等所奏。今看詳，已得允當，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政和五禮新儀》卷首。

乞頒降政和新編學法奏　政和元年十二月

《學法》一百三十卷，御筆裁成者，列於卷首，乞冠以政和新編爲名，仍乞付國子監頒降。《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五（第七册第六四七四頁）。

乞分撰諸種禮儀詞文劄子　政和二年十一月

臣伏睹近降御筆指揮，内禮儀注内有合行擬定曲名、修撰樂章等，并親祠及其餘儀注内合用祝文等，已令學士、舍人、秘書省官改撰外，臣契勘冬至、夏至、宗祀、祫享大禮畢，羣臣賀詞并宣答，宣勞將士及九册命賀詞、宣答詞、制文、答文、賓主請答詞，皇帝御殿三師三公等賀詞并宣答，皇后受内外命婦詞并宣答，皇太子、皇子已下冠婚六禮詞并宣答，臣等欲乞付本局，並令詳議官分撰，庶協本制，不致乖錯。取進止。《政和五禮新儀》卷首。

上政和五禮新儀劄子　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竊以禮有五經而威儀至于三千，事爲節文，物有防範，本數末度，刑名比詳。遭秦變古，書缺簡脱。遠則開元所紀，多襲隋餘；近則開寶之傳，間存唐舊。在昔神考，躋時極治，新美憲章，是正郊廟。緝熙先猷，實在今日。恭惟陛下德備明聖，觀時會通，考古驗今，沿情稱事，斷自聖學，付之有司。因革綱要，既爲禮書；纖悉科條，又載儀注。勒成一代之典，跨越三王之隆。臣等備員參訂，徒更歲月，悉禀訓指，靡所建明。謹編成《政和五禮新儀》，并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録六卷，共二百二十六册。辨疑正誤，推本六經，朝著官稱，一遵近制。上之御府，仰塵乙覽，恭候宸筆，裁定其當，以治神人，以辨上下，從事新書，其自今始。若夫蒐補闕遺，講明稀闊，告成功而示德意，則臣等顧雖匪材，猶當時順聖志而成之。取進止。《政和五禮新儀》卷首。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二二（第三册第二四七三頁），《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三。

鍾傅神道碑

紹聖四年十二月出剉子山討白草原，俘馘四千。遣幕官董采詣闕，請合涇原帥趁天都山鼎摩會置

州與寨。自馳赴章粲議，謂粲曰：「公能出師，當以熙河節判歸公。公不自行，請分涇原帥以從。」粲難之。又議：既城天都，而糧或不繼，須五月草深，乃進。約公同奏，朝廷詰其說。公曰：「議獨出己，粲無與也。」正月以白草原捷奏，加集賢殿修撰，錫三品服，遷知熙州，兼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公事。通遠軍康謂、李深請城淺井，公疑彼無泉，檄使審視，謂、深因請城。二月兵出，果無水，不克城，如公所料。三月，移師築丹喇關，朝廷賜名曰通會，會州望在咫尺矣。已而坐前奏議異同、築淺井不城，方褫職降秩簽書經略安撫司公事，復有告白草原冒賞者，再降宣德郎，謫監永州稅。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責永州監稅。《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三。

宋宗室持節隨州諸軍事隨州刺史隨州管内觀察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户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再贈司空謚孝恭墓誌銘〔一〕

公諱世恬，字靜之，太祖皇帝之玄孫。曾祖燕懿王德昭，祖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父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嫡母高平郡夫人薛氏，庶母永嘉郡太君李氏。公以慶曆三年六月生。七年賜名，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皇祐三年，明堂恩，改右監門率府率。稍遷右千牛衛將軍。英祖、神考、

哲廟嗣登天極，累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康州防禦使。崇寧元年五月十一日，以疾終於睦親第，享年六十，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仍賜以黝繒贈玉，又勅以一品鹵簿，殯於城北佛舍。遣太常博士吳矜軷祭於國門，謚孝恭。繼以子令寤郊恩，贈司空。公恭儉孝慈出於天資，始宣城侯薨，纔七歲，哀泣摧毀若成人。及長，事高平夫人，昏定晨省，未嘗稍懈，夫人尤愛之。高平殁，殯於佛寺，公伯仲願廬墓以終其喪。宗正拘文不許，公乃命子姒訴於庭，神宗爲之歎息褒美，詔從之。宗室廬墓，自公始也。既冠，銳意經史，研精理致，日夜與伯仲講習，求古人學問，手録訓釋，溢於几席。宫教王愷善臧否人物，一見公，灑然異之，乃以公進士業上焉。將召試，公謂所厚善曰：「學以爲己，豈忍與吾家人角一日之長，而徼倖爵禄哉？」終不就舉。事兄嫂如父母，宗子間指以爲法。永嘉棄養，哀號擗踊，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出殯普照寺，廬次纔數楹，公苫塊其間，足不踰閾，人以爲難。伯仲俱亡，公長其族屬，内外幾百口，雍睦上下，閨閫肅然。雖見孫姒，必具衣冠，拊循訓飭，動合禮則。其有喪葬婚姻力不給者，必捐貲厚遺於人，了無德色。歲時祭享，列子孫拜跪庭下，至有跛倚者，公曾不知倦。永嘉葬，卜地神岡，距京城幾半驛，四時薦獻，必躬親之。晚歲以疾，筋力不强，視世事一不留意，獨嗜書史，以教子孫，欲人自表見於世。故所延納，皆當時知名士，而一門之内，舉進士者幾十人。其子令畯嘗試藝中高等，問學該博，孝友純篤，掌教官交薦於朝。崇寧温詔，且以宗子久失教養爲念，以其事付宰臣，俾乏講議。於是官邸大闢黌宇，倣太學三舍法教養宗子。令畯首率子侄執經就列，月書季考，以行藝升内舍者一歲凡三人。令

戇、子泰舉進士中第，子鉉赴試京東轉運司，以魁薦，復試南廟，擢第一，聯名奏籍者一子三孫。集英唱第，令畯以環衛入侍，稱謝殿陛者再三，人頗榮之。令洧自内殿承制詣登聞乞試，遂中程，易文階。其他試吏，亦各有聞。皆公教督有素也。每病少閒，則奉明請無虚日，雖霾風暴雨，未始或渝。人爲言公方病瘳，未宜勤四體，公曰：「宗子享厚禄，且無吏責，苟無病辭，不能勉强趨朝，縱於法寬假，獨不愧於心乎？」間命諸子取前代史抗聲誦之，傾耳而聽，一字輒誤，則詰證之。已則戒之曰：「古人之言不妄，可不審諦耶？」凡親舊踵門，雖病，應接略無倦容。聞賓客語及經籍，必命子孫録之。至如薦紳先生嘉言竑議，往往識於屏幛，朝夕載閲，諷誦不忘。公之好賢樂善，皆此類也。

世或賣婚取貲，習久成俗，公獨慎擇望族，間得善士。其所奉養甚薄，至於供祭祀，接賓客，恤孤獨，則倒廩傾笥，不吝所有，惟恐不滿人意。公雖嚴而恕，雖寬而栗，儼然莊重，人自畏愛。妻邢氏，封大寧郡君，贈和義郡太君，故太師昺之孫女也。先公六年而亡。男十八人：長令幼，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次令萃，贈定州觀察使；令緻，贈左屯衛大將軍；令曄，右内率府副率。皆亡。令畯，右監門衛大將軍、康州刺史；令寤，内殿承制；令俌，内殿崇班；令緄、令注，故右侍禁，先亡。令戕，東頭供奉官；令名，宣義郎、簽書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令茹，右侍禁；令班，殿直。女十八人：供備庫副使鄭僅，朝奉郎、知開州軍州事郭伯山，左侍禁馬能夫，東頭供奉官宋昂，承務郎范良，右班殿直張汝明，三班奉職馬公彦，通事郎田有成，右侍禁張汝能，右班殿直、閤門祗候鄭繹，三班奉職焦天任，皆公婿也。一在室。孫男二十人：子鉉，宣義郎；子泰，將仕郎、密州司户參

軍；子鑑亡。子鈁、子巽、子履，並殿直；子彀、子灝、子奴、子笈、子友，並奉職，餘未仕。孫女二十二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劉絢，次適右侍禁陳元發，次三班奉職張由庚，次三班奉職盛鏜，次三班奉職王蘋，次承務郎開公南，次將仕郎張章，餘未行。曾孫男三人，曾孫女四人，皆幼。以大觀元年三月廿九日葬於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赫赫崇公，藝祖之裔。能嗜於學，於焉養智。恭儉孝慈，好賢樂施。教督孫子，而業於藝。比比登科，以儒顯世。人有一善，亦足名家。公兼有之，德則無瑕。銘以示後，實而非誇。《壯陶閣書畫録》卷四。又見《六藝之一録》卷一二二。

〔一〕題下原署：「翰林學士、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實録修撰、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臣鄭居中撰。承議郎、權知淮陽軍、管句學事、兼管内勸農事、飛騎尉、賜緋魚袋、借紫臣米芾書。」

宋皇叔益端獻王妻魏越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一〕

夫人姓王氏，曾大父承衍，西上閤門使、永州刺史；大父世文，左屯衛大將軍；父克善，成州團練使。王氏自高祖父中書令秦正懿王審琦，以勳勞從太祖定天下，爲佐命功臣，而族始大。夫人秦王之元孫，團練公之第六女，今中宫之姑也。年十有六，以令族淑德選爲王夫人。熙寧五年，備禮聘于

禁中，初封嘉國；元祐元年，王出就外第，進封潭國；元符三年，今天子嗣位，進封越國。崇寧二年五月十一日，薨于親賢之第，享年四十有七。夫人生而端慧，不勤傅姆之教，淑慎不戲，日覽圖史，取古之賢婦烈女，可以爲鑑者，資之以自治。事父母孝謹，友愛兄弟，施及羣從，怡怡如也。内外宗姻，賢而異之。及爲王夫人，柔順和正，動循禮法，肅恭輔相，克盡婦道。撫諸子，慈愛以有義；視妾媵，均一以有恩。閨門雝雝，上下順治。元豐初，王嘗寢疾，夫人躬視藥劑，憂形于色。慶壽寶慈二宫、神宗皇帝臨問，察夫人勞悴，顧視嘉嘆。王疾愈，夫人入謝，詔贈夫人父克善成州團練使，母張氏延安郡太君，以褒寵之。王薨，諸子尚幼，夫人勉之以學，朝夕無倦色，諸子奉承，亹亹不懈。哲宗嘗視吴王疾，由側門謁益王廟于西第，夫人迎見，拊勞甚至。夫人泣奏：「王棄諸孤久而嗣子未立，他無所請。」帝爲之改容。翌日，慈德宫臨幸，延登夫人，禮遇益厚。紹聖初，宣仁聖烈皇后上慕，哀感行路。夫人于珠玉文繡之飾無所好，自奉儉，不問戚疏，隨所欲給之，人人盡其意。平居服者，不問戚疏，隨所欲給之，人人盡其意。平居服甚節，而喜賙人之急。秦王後喪葬嫁娶有以乏絶告多布素，日嘗蔬食。閱佛經道書殆遍，善篆隸，能作小詩、墨竹，間用以自娱。晚年氣益劣，而蔬食不變，諸子勤勤以膳羞爲請，不得已從之，月中茹葷止數四。其薨也，以始生之日。晨興，夫人起居如常時，諸子以次奉觴爲壽，夫人起捧爐爇香，釋爐目瞑，左右驚掖，而夫人逝矣。豈平日篤好佛老之書，而通其大旨，至于死生之際能了然邪？訃聞，天子震悼，特輟視朝三日，贈魏越國夫人，遣中使馳賜龍腦水銀以斂。二十一日車駕臨奠，賻贈有加，既又發哀于苑中，宰臣率百官慰于崇政殿門

下。命景福殿使、宣州管内觀察使、簽書入内内侍省事楊震典襄事。諸子以其年七月二十日，奉夫人之柩殯于居□□□□。子男十人：長孝哲，右驍衛大將軍，四歲而卒，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孝詒，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次孝參，奉國軍節度使，信都郡王；次孝奕，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後夫人二年而薨，贈司空，追封平原郡王；次孝忱，容州觀察使；次孝顒，湖州觀察使；次孝願，邠州觀察使；次孝永，廉州防禦使。女七人：長永嘉郡主，適内殿承制、閤門祗候任師道；次和義郡主，適供備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殿中省尚食奉御王健；次大寧郡主，適西京左藏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提舉京畿監牧司勾當公事高世賞；次樂平郡主，適内殿崇班王庠；次宜春郡主，適西頭供奉官王宗夔；次同安郡主，適宣德郎郭璋。孫男十有八人：安祚、安時、安正、安民、安世、安中、安逸，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安信，右監門衛大將軍、遥郡刺史；餘尚幼。孫女十人，一封仁和縣主，餘皆幼。大觀改元，太史卜遠日告吉，詔以禮部尚書臣諤、内客省使臣貫監護，將以三月十一日啓菆，二十有九日乙卯合葬于河南永安縣先王之墓。嗚呼！婦職内事，其遺芳餘烈，蓋有不可得而見者。觀益王之令德終譽，諸子賢而多材，兩宫之所眷異，三朝之所褒遷，以是而考，夫人之賢，不待論而後知也。其封越國也，詔告有曰「以義佐王，以學訓子」，則其賢爲益信矣。

王氏周胄，官封相繼。世有顯人，肇自正懿。赫赫藝祖，造有區夏。正懿子翼，功載廟社，是生賢淑，歸我端獻。不懈内助，以相爲善，王嘗孰□其幹，不殖其原。傳德襲慶，以貽後

被疾，躬視藥膳。維時隱憂，天子所嘆。王終考年，亟屏婦飾。義形于家，古訓是式。有子八人，榮戟相望。曰侯曰王，印綬煌煌。寵禄光大，子孫振振。德則多有，獨不永年。刻銘兹石，久載猶存。

少府監玉册臣張伯幾刻。《考古》一九六四年第七期。

〔一〕題下原署：「翰林學士、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實録修撰、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臣鄭居中奉聖旨撰。翰林書藝局藝學臣梁安世書并篆蓋。」

宋宗室朝散大夫前簽書鎮寧節度判官廳公事上柱國士宇妻蓬萊縣君王氏墓誌銘 并序〔一〕

王氏之先，太原祁人。其子孫有自魏之元城徙于曹之濟陰者，今家焉。夫人曾祖博文，故樞密副使，贈太師、中書令；祖略，故太常博士；父屹，故大理寺丞。中令公以風力政事，受知於真廟、仁祖朝，及其子忠簡公疇，被遇厚陵，遂父子繼踐樞庭，爲一時衣冠之盛。大理府君少精敏嗜書，有幹治才，而蚤世，不及顯用。夫人自幼穎悟，凡女工之事，精巧遠出人上。既孤，無男兄弟，佐其母理家事，籍籍以令女稱。既笄，歸今朝散大夫、前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趙君士宇，以夫恩封蓬萊

縣君。大夫公賢而文，始以宗室子補右内府率。非其好也，乃益以經術自淬礪。會神考銳意圖治，柬拔人物〔二〕，不閒外内，稍稍以公族試治民，公于是奮然請自效。召試，論議中等，擢承事郎。方其遊學，貲用不甚給，夫人悉奩橐所有以資之。其激贊□勉特甚。隨宦四方，中饋修飭，閨閫肅然。事大夫公官睢陽，丁其父觀察公憂，奔訃京師，不孀姑盡婦道，御婢媵寬而有法，下愛之不敢欺。初，大暇問家室。夫人乃自趣裝，挈穉幼，貸舟追行，前殯一夕亦至，宗族稱之。大夫公宰江陰，爲當路所窘，移榷酒吴興〔三〕，且欲傳致其罪，深以爲憂。夫人曰：「公之蒞官也，持身廉，奉法公，治民恕，俯仰無所愧怍。窮達命耳，非人所□。」公第行，已而事亦得解。大夫公佐吴郡幕，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之正寢，蓋崇寧元年七月十九日也。享年四十五。子男四人：廱，將仕郎，新授徐州蕭縣主簿；次庠，次序，次廣，未仕。女□，長適承奉郎王梧〔四〕，次適將仕郎杜圯，三未行。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王氏之先，勳庸世傳。生此柔懿，惟婦之賢。擇配而行，歸于宗子。勸以詩書，文學而仕。胡不偕老，中塗云亡？既祔新阡，悲風永長。

少府監玉册官臣張惟幾刻〔五〕。《東都冢墓遺文》。又見民國《鞏縣志》卷一七。（以上王曉波校點）

〔一〕題下原署：「翰林學士、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實録脩撰、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臣鄭居中撰。翰林書藝局藝學臣梁安世書并篆蓋。」

〔二〕柬：原闕，據民國《鞏縣志》補。

〔三〕酒：原闕，據右引補。

〔四〕梧：原闕，據右引補。

〔五〕臣：原闕，據右引補。

彭　戢

彭戢（一〇五九——一一一八），字子發，鄰水（今四川鄰水）人。登進士第，授涪州司户參軍，調成都府學教授，除知眉州青神縣。擢太學録，遷太常博士，提舉淮南西路學事，改兩浙。未幾管勾亳州明道宫，退居其里，坐訟郡將免官。會赦遷奉議郎，復提舉嵩山崇福宫。重和元年卒，年六十。見趙鼎臣《彭子發墓誌銘》（《竹隱畸士集》卷一八）。

元祐府學給田記

成都府門之外，有通衢二焉，一直門之東西，一直門之南北。衢因孟氏僭踰之迹，廣背九軌。治平間，部刺史有因民所利者，俾之廬之，以爲列肆，而斂其紊布，輸之學官，歲不減七八百緡，而生

徒廩給半賴於是，公私利之。元豐七年冬十一月九日，居民夜火，延逮公門，倉卒之間，調兵工數百，僅能撲滅。而計事者圖深慮遠，以謂重城之間，官府所止，兵甲所聚，帑藏所積，圖牒所存，必慎其微而後可以忘大患。且所去小而所存大，所害微而所利博者，智者之所必爲也。乃盡徹其屋廬，徙其居民，而廛里之征，一旦失之，由是學官歲入遂減其半，而厨廩始蕭然矣。元祐改元之初，運使章公粲、運判孫公亞夫患其不給，乃上章懇請損公田以補之，而有司拘文，莫之得。章再上，其詞懇切，有詔以公田千畝賜焉。恭惟國家熙寧更化之初，建學校，置師儒，新經術，列三舍之法以造士，而道德性命之學擴新學者之見聞，其教養之術，自三代以還，未之聞也。聖主嗣服，開導化源，以謂治必本於教化，而教化之行必本諸學校，故增置學官，棋布海内。其保養潤澤之仁，足以遠繼「菁莪」之樂育矣。向非二公告嘉謀，導皇澤，使學校之間非徒存養士之名，而有養士之實，則後之學者豈能飫天恩，泳聖澤，樂先王之道，爲邦家永永之光哉？竊嘗謂聖人之養士也，務養其志氣，而不止於養其身；士君子之自養也，務養其大體，而不志於口腹。然身逸而後可以責其志氣之完，口腹充而後可以求其大體之備。故《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豈徒養之？固將用之，用之以及萬民，而志氣不完，大體不備，則事至而不惑，物來而能名者鮮矣，豈聖人養賢之意哉！然則居學校之間者，當以學古之道爲心，而不以餔啜爲意，志其大者而略其小者，使異日登公相，作百僚，智足以辦事，材足以任官，名足以成身，祿足以及親，忠足以事君，然後上有以稱朝廷樂育之誠，下有以副二公勤勤於學者之意也。戢尸職師儒，術業無聞，不足以輔學者之聰明。然美二公之有

以廣朝廷賜也，於是紀之於石，因以勉從學之士云。

吴　賾

吴賾，紹聖末爲越州蕭山縣主簿。著有《金溪集》。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越州新修城隍廟記　元符元年

夫人神相因，城隍神保釐一州，猶太守也。越爲督府，爲守者得總制一路，視古方伯連帥。而州治因山以爲基，有若迫窄，然以楹計之，無慮千數。危樓傑閣，虚堂廣榭，錯起於山之上下。而城隍神廟在山之西，距州治百步，支離罅漏，虞於壓覆，不足以妥神。而像塑失工，不能含見威神。風薄塵坌，顔色服章晻慘剥裂。謁者或怠見於色，無以感格靈貺。紹聖丁丑孟夏，龍圖翟公思來治州事。不閱歲，既以其贏盡償所負，以紓民匱乏。於是徹城隍廟而新之，高明靚深，環以門廡，神位其中，左右以序，損益潤色各擅。其相凛然，人望而畏之。按、越自隋末始遷子城於此，榛莽不治。至唐州人德之，祀以爲城隍神。梁開平二年，錢鏐表上之，詔封崇德侯。鏐以詔刊石，揭于廟，然其事不

見於書傳。鏐得其詳，疑有所自。子曰：「丘之禱也久矣。」翟公方在，隱約已不妄交際，毅然自任以天下之重，識者許之。東南學者從公問學，唯恐後。蓋公所養如此，故能爲朝廷識拔，一爲諫官，三爲御史，信其所學，不以聲利易其操，克有終始，爲世司直。自元豐歷元祐、紹聖幾二十年，朝廷屢更執政大臣，自非取舍，未始或同。當是時，士由州縣獵取貴顯者多矣，甚者致位公相，而斥逐隨之。公每以公議在選中而卒亦齟齬不合，然亦不失爲臺閣耆舊，偃息方免。觀公出處，則其禱久矣。新是廟，非以徼福也。肅恭神明，理適然爾。《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公雖無意于徼福，神其舍諸？方且介以景福，而申之以難老，日新而未艾也。廟成于戊寅五月戊申，而丁丑季冬癸卯，經始之日也。越州蕭山縣主簿吴賾謹記。《兩浙金石志》卷七。又見《越中金石記》卷三，嘉慶《山陰縣志》卷二七。

祭劉待制文

敬祭于真定經略安撫待制劉公之靈。嗚呼！士患無時，才不高世。或困幽遠，不能自致。公由相門，出偶盛際。遺編斷簡，博覽强記。摭取其華，刻剔蕪穢。其富穰穰，以腹爲笥。見於文辭，精緻盛麗。易於決科，猶屈伸臂。迨陞儒館，徊翔累歲。典領庶務，所至稱治。吴公薨陳，贈告失辭。公許于朝，誓將死之。率其家人，追宰相馬。妾御不遺，至于闕下。相不獲已，爲黜詞臣。公亦奪職，

駭聞搢紳。公及喪除，將老丘墓。手植萬松，哀感行路。近臣謂公，甚勇且孝。當陞而黜，何所示儆？上意未回，言者不已。還公舊物，公徐乃起。出佐偏州，過在同列。公默不辨，聞者歎悅。熙寧之初，抗疏論事。指斥時宰，恬不避忌。天子韙之，簡其姓氏。擢居右史，斷自上志。簪筆西掖，謂且伊匪。而廢故常，出將使指。遂帥高陽，職則近侍。兵奮不驕，士女泄泄。復以免歸，法適然爾。上照其情，亟彼煩使。坐令淮壖，永無遺利。屬遺樞臣，薄伐交趾。畀公番禺，以副經紀。公有所陳，至于數四。朝廷難之，竟以易地。虔扼嶺表，東接于閩。鹽鐵之利，剽奪相因。無事交趾，猶艱與人。視莫如公，終賴拊循。大江之西，釣轄在洪。守兼安撫，乃隸于公。盜賊屏息，威行如冬。吏亢于廷，懼不見容。誣公片言，鄰於不恭。聽者媚奧，意有彼此。公耻自辨，引咎在己。退安州廬，不見憂喜。英宗之立，雖自天意。桓桓吳公，實倡其議。元豐賞功，覃及厥後。待制天章，公昔所有。追罷潯陽，遂鎮長樂。悍凶喪氣，善良自若。戍將叛去，百卒與俱。聚徒海上，將指東吳。公選驍銳，以躡其後。曾未期月，老弱授首。上命宦尹，以總西師。開府秦廷，氣臨一時。出殿帥府，多昔近司。不則從官，怡聲下之。事無當否，有倡必隨。既公之來，不隕厥常。湜湜其正，矯矯其剛。坐不暖席，乃徙睢陽。公則不較，士論囂然。易節真定，尚覬九遷。當軸處中，以澤敷天。孰云盛強，而不永年。渾渾河流，唯其所適。物莫能回，有如公直。維公之直，冥心險夷。群枉乘間，屢以抵巇。挾材不售，其將咎誰。以既於死，天實爲之。遂其在我，公又何悲。嗟今之人，離合靡常。朝舐其痔，莫扼其亢。公獨秉義，不易于俗。善於交際，久而彌篤。或以窮歸，唯其所欲。宜若金帛，

不能櫝櫝。退察其私，敝絺惡粟。蹟窮不偶，衆所遐棄。晚登公門，以後爲媿。公獨憐之，情均昆弟。憶昨閩州，復望步履。公聞其來，跫然以喜。未及弛擔，勞問洽至。館之累月，屢往都騎。坐輒更僕，實駭瞻視。加籩致禮，無日而無。使者遴集，亦置坐隅。迨其西歸，又辱追路。縱飲蕭寺，忘日之莫。方午少休，並榻笑語。棄置形骸，容相爾汝。以詩叙情，蒙報甚遽。臨分悽然，久乃能去。嗚呼！詎知此別，遂隔幽明。承訃之始，顛仆失聲。德大莫酬，黽勉餘生。日遲南來，獲望銘旌。肴羞孔時，酒洌而清。薦以斯文，庶昭鄙誠。《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以上吴洪澤校點）

董賓卿

董賓卿，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元祐三年進士及第。政和初知連州，政和五、六年間知衛州。階至中奉大夫。見《劉海蟾仙迹跋》（《柳風堂石墨》），《連州大雲洞周擴題名》（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〇），光緒《江西通志》卷二一。

劉海蟾仙迹跋 一

衛州□□□□□觀知事□重微，一日，忽睹□□□□□弊履謁於堂，不禮，意恭甚，疑爲求化者。

揖之坐，竟不□語，但微哂而已。重微起，取金與，未及房，已聞弄筆聲。慮其污新飾堂也，急回視，壁間已有題字矣。重微方駭其怪筆，欲究其説，已失道人所在。其書，士人李兑以謂頗類仙人謝小娥筆□云□邢臺仙書碑字證之，乃「秦人劉海蟾來過」也。字體如煙雲徘徊，勢欲飛動，似非凡筆所能爲。然神仙之事，香默難知，因紀梗概，以俟識者辨之云。重微睹道人時，即政和五年乙未十一月十有四日也。鄱陽董賓卿。汲郡吕無逸書。《柳風堂石墨》。又見《道家金石略》第三三〇頁。

劉海蟾仙迹跋　二　政和六年四月十八日

政和六年四月十八日，賓卿因行縣再到此，詳視所跋壁間題字，益信其不凡。使或人書得鵝轉頸法，恐不能騫騰飛舉，離絶筆墨畦徑若此也。今天子明白入素□薦□□體□□神與天爲一，且嘗面奉帝訓，尊崇道教，故異人奇士，繼踵而出。不識此將以□天子□□而方且自天子之居來耶？賓卿謹題。《柳風堂石墨》。又見《道家金石略》第三三〇頁。（以上劉琳校點）

郝　平

郝平，哲宗元符元年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徽宗時爲入内内侍省西染院使。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

九七，《摛文堂集》卷七。

乞進築蘆關疏　元符元年四月

塞門北有故蘆關，乞修復作守禦堡寨。平以爲西賊入漢界至蘆關百三十里乃有水，水源在蘆關。若據之，則西賊往還二百六十里無水。《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七。（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二七九二

游嗣立

游嗣立，字茂先，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元符初，使巡按浙東，以用妓樂宴集，爲察訪司所糾，詔降一官。爲朝散大夫、提點秦鳳等路刑獄。元符二年，奉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六。

杭州定山慈嚴院摩崖題名　元符二年

建安游茂先行按浙東，晚宿慈嚴，元符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男柞侍行。《爛柯山志》卷一一，光緒刻本。又見《衢縣志》卷一七。

登爛柯山題記　元符二年九月

朝散大夫、提點刑獄公事游嗣立茂先，歲巡浙東諸郡縣，早離江山，薄暮抵寶巖，遂遊石橋，觀

爛柯巖，登絶頂，回宿是寺。翌旦，由靈山之遂昌，將窮温、處、台、越，遍及四境。不唯得以究民瘼，又因以攬溪山之勝，亦緣幸矣。元符二年九月二十日，題之於碑陰。男扑侍行。（《爛柯山志》卷一一。（以上刁忠民校點）

周　燾

周燾，字通老，改字次元，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敦頤次子。元祐三年進士。紹聖四年試宏詞科，入次等。初授貴池令，大觀中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政和三年知廬州，六年知舒州，七年移知成都，重和元年知揚州。歷兩浙轉運使，終寶文閣待制。見《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頤傳》，《沅湘耆舊集》卷一九，《宋元學案》卷一一，六八之三九、選舉一二之四，《宋會要輯稿》樂四一之一、職官六八之三二、職官《北宋經撫年表》。

成都府學釋奠乞許用大晟雅樂奏

大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據成都府學申，本學所降大晟樂器，兩次經釋奠使用，今來在學諸生並已習熟。欲乞按試施行，仍乞今後府學春秋釋奠，許用學生所習雅樂。《宋會要輯稿》樂四之一（第一册第三二二頁）。

乞添差教授依見任正官教授給職田奏　政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伏見諸州教授合給職田，多是無田可給，所在州軍縣各將闕官職田租稅課給見任教授。契勘本州添差教授一員，所管職事等與見任正官一同，其合得職田，未有許給明文。欲乞將添差教授依見任正官教授給職田法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之一八（第四册三七一〇頁））。

多寶佛塔記　元祐八年二月

杭州南新普向院僧月言，少喜技巧，得刻雕三昧。稍長爲僧，鍵其智不得發。元祐二年春三月，始造木塔於院之西偏，而成於四年冬十月。既成，龍井辯才法師爲全書《法華經》《龍女偈》置塔之中，而塔以閣覆之。塔之終始，悉出於言手，而工無與焉。蓋言之初嘗謂院之有浮屠，猶人之眉目，不可一日去之，而南新地小，院且無塔，欲爲之而未能。一日歎曰：「昔多寶佛於法華會中地湧寶塔爲一大事，而昧者徒知爲佛神通，能出示現，而不知夫一耳目口鼻之妙，能使百千萬億具足，成就發揚之巧者未嘗異也。佛以地湧，而吾以手化。以爲非幻則兩俱不實，以爲幻出則本出非幻。」乃相地擇木而經營之，運斤風旋，迎刃中繩，袖手睥睨，四旁無人，而人不能測其意。於是舍其樸而與人游

焉，起居周旋，雍容有餘而未嘗以語曉人，故雖其徒有不知者。閱兩歲有贏月，而塔出矣，其崇三十有四赤，爲層七趾，廣六赤。重甍累瓦，枅櫨柢梧，錯出交映，蹲獸寶網，飛仙搖鐸，出入上下，如動如響。中爲佛菩薩，如其教意，其下爲海須彌山，魚龍神鬼出於海中，皆塗以金彩，眩奪人目。然後觀者知言之塔磅礴於胸中也久矣。平居休佚調伏悅樂，則發而出之爲佛菩薩悲愍之相；勇猛不退，剛決難制，則爲鬼神威武之變。涕唾濡溼〔一〕，住不動之地；欣榮慕樂之意，見於葩華飛摇之間；心算交錯，會於起伏盤糾之勢；高廣大小、光祥開闔，一應於言之頻伸欠呿之中，而人不知也。後之至者款户而入形，不自名而人能名之，千變萬狀，安徐决驟，怳惚如神，而適與意會。佛菩薩鬼神一出，而所謂言則亦不能自得也〔二〕。嗚呼，亦庶幾佛之所謂善巧者歟，非耶？言與塔予皆未嘗接，而參寥師爲予道之，其本末如此，且求予記云。元祐八年二月一日。《咸淳臨安志》卷八五。又見道光《新城縣志》卷二一，民國《杭州府志》卷三八，民國《新登縣志》卷八。（以上沈治宏校點）

〔一〕「濡濕」一句下，民國《新登縣志》有「化爲波濤不定之水，沈寂堅忍化爲」二句。

〔二〕「自得也」一句下，右引書有「使求于言，則亦不能自知也」二句。

李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今山東濟南）人。時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留意經學，著《禮記精義》十六

卷。熙寧九年登進士，調濟州司户參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入補太學録，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於蘇軾。紹聖時編元祐章奏，累官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工詞章，著有《洛陽名園記》一卷（存）、《永洛城記》一卷、《史傳辨志》五卷。見《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八，《宋史》卷二〇二、二〇五及卷四四四本傳。

隱士廉復墓碑序

元豐八年九月

齊郡有廉先生者，隱君子也。少時一負書應舉，既而不知其憎世而醜俗歟？亦愛其身以有待歟？不然，得喪輕重已判於胸中歟？年未四十，恝然來隱於齊東湖山之麓，盡束其生平所讀書，置屋棟間，而獨抱夫《易》以老焉。其大者則格非知誠恐不足以知之，蓋言所可知以推所未知者。則先生始來築室結廬，植竹數千、木數百，若甚暇且易，而其堅完蕃茂，它人畢力莫能及。人疑之曰：「此先生築室植木有術。」既而又見其種田百畝，活十餘口，年歲無不給，則曰：「是必能化黄金。」後四十年，考其壽當八九十，而見其猶有童顔也，則曰：「是必能餌丹。」人數以告，先生泛焉受之不辭，或從而求其術，則告之曰：「是安得術？吾於築室植木也，知不以彼之成壞易吾之誠；於家也，知不以彼之盈虚奪吾之常理；於身也，知不以思慮攖拂吾之胸中。如是耳，安得術？雖然，若有問治天下國家者，吾亦將以是語之。」其友王文恪公既顯，欲薦之朝，度先生不可屈，乃止。治平中詔求遺逸，

刺史王才叔將迫先生行，先生陰使人進其弟子胡鄠，雖鄠終身不知也。格非之兄和叔以爲其不苟於古可似黔婁，其難際似叔度，其藏節匿行，使世莫得名其高，則非仲長、子光不可偕也。以考夫功業，則疑其數十年間，天下之人有時忠順豈樂之意莫知其然而生，忽戾之人亦有時乎悔艾之心莫知其然而作，天地之氣，其容與調暢，足以養萬物而秀嘉草者，恐斯人與有功焉。始聞去冬奄已即世，子孫皇皇，請議未及。此正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逐臣，燕之屠，蜀之卜，絳縣之老，有賴於仁人君子一言之時也。唯吾爲同里人，質之區區，亦欲藉之以告清議之伯。元豐八年九月十三日，繡江李格非文叔序。《濟南金石志》卷三。又見乾隆《章邱縣志》卷一一，雍正《山東通志》卷三五之六。

幸太學君臣賦詩序

元祐七年正月

格非竊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動作之美，載于詩、聲于樂者，多出于左右輔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慮，至設官而傳道之，不爲區區也。今丞相諸公賦詩，與《雅》、《頌》之作無異，祭酒欲傳之天下，與道王之德意無異，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丁酉謹序。《楓窗小牘》卷下。又見道光《章邱縣志》卷一六。

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向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辨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册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絶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戰國策校注》卷末，四部叢刊本。又見《愛日齋叢鈔》卷四。

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一〕，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也，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皇朝文鑑》卷一三一。又見《邵氏聞見後録》卷二五，《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一，《崇古文訣》卷三二，《文章軌範》卷六，《文章類選》卷三八，《文翰類選大成》卷一六一，《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七四。

〔一〕之走：原無，據《邵氏聞見後録》、《崇古文訣》補。

題韓致堯十一帖　元祐五年三月

與人簡牘，事盡則言止，至唐末尚然。元祐庚午三月丙子，繡江李格非題。《珊瑚網》卷二。

左馬班范韓之才論

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絶代之女，方且却鉛黛、曳縞紵、施帷帳，徘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啓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騶褭之馬，方且脱驤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薄版，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以爲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爲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爲之趨走，而境内晏如也。韓愈之視范曄，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藋之下，《詩》、《書》傳記，鏘鏘然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墨莊漫録》卷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宋稗類鈔》卷二二，道光《章邱縣志》卷

論文章之橫

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一〕，唯韓退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絶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墨莊漫録》卷六。

〔一〕千：原作「十」，據文意改。

破墨癖説

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爲璧、爲丸、爲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詫曰：「昔李廷珪爲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絶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黄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

手當心，捧研惟謹，不敢議。然余私怪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説甚辨。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罌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説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唯是説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研，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碱砆之所以不可以爲玉，魚目之所以不可以爲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攷其實用而眩於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宋稗類鈔》卷三二。

題名

濟南李格非同姪述謁祠下。紹聖元年八月十一日。《偃師金石遺文補録》卷一〇，癖好堂鈔本。

資忠崇慶禪院勸請大師疏〔一〕

右，恭以報鞠育之至恩，式修蘭若；闡菩提之真諦，更賴能仁。大師梵行素高，鄉人所重，隨有緣而應三友，靜無漏而熄六塵。慧日定光，今幸投於針芥；慈雲法雨，期永蔭於松楸。所冀謙光，曲從勸請。謹疏。《績語堂碑録》。（以上向以鮮校點）

〔一〕碑題下原署：「元祐六年九月日，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傅疏。秘書省校對黄本書籍李格非撰。秘書省校對黄本書籍秦觀書。進士劉頤題額。耿應刊。」

又，原疏前有禮部看詳傅堯俞上狀公牘，今附録于下：「禮部奏：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傅狀：檢會執政官恩例，許陳乞建置僧院看管先塋。有先葬墳壠在孟州濟源縣，欲乞依例許置一僧院，仍以資忠崇慶爲額。每年聖節，度僧追薦。其院宇未成間，合依例寄度行者寺院，即逐時别具陳乞，候指揮。今來所乞本部看詳，依得條例，每年遇興龍節，許撥放童行一名，别無違礙。奉元祐五年正月廿五日勅命，依所乞仍賜資忠崇慶禪院爲額。續准元祐六年正月廿八日午時勅：尚書禮部奏，准都省送下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傅申，昨蒙恩除前件官日，依例奏乞建置看管先塋僧院，蒙勅許置僧院，仍賜資忠崇慶爲額。緣先塋在孟州濟源縣，其所賜僧院未曾踏逐修建，尋權委側近龍潭延慶院看管。本院與先葬墳壠爲相近，自令看守，稍見盡心。欲乞就委本院永遠看守，仍乞改賜上件院額。除元祐四年、五年合得撥放童行，且許别院寄度

外，今後令本院童行每年依例撥放，仍乞許令試經，所有舊龍潭延慶院額，却乞勾收毀抹。及取到本院主僧福宣等狀，情願將見住院子及土田、園林、竹木等爲傅侍郎宅功德墳寺，福宣一面主管勾當。契勘資忠崇慶禪院係元祐五年正月廿五日降勅，其院宇未成間，合依例寄度行者外，本部看詳今來中書侍郎傅所乞，改賜上件院額，今後令本院童行每年依例撥放，仍乞許令試經、勾收舊額，依得條例，別無違礙，奉勅依所乞者。」

吕益柔

吕益柔（？——一一一七），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元祐三年進士及第，授承議郎、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元符中爲太學博士。崇寧三年爲中書舍人，以擅改役法罪罷，提舉杭州洞霄宮。政和三年以顯謨閣待制知鄭州，改知越州，五年移知揚州。以知鄭州日市井關閉降一官。官終朝請大夫、顯謨閣待制。七年卒，贈大中大夫。著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一卷。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一〇，《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一一、職官六八之三四、食貨一四之一四，陸佃《陶山集》卷四，翟汝文《忠惠集》卷二，嘉泰《會稽志》卷二，《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至元嘉禾志》卷一五，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九，《北宋經撫年表》卷四。

勝果寺妙悟大師碑

師諱希最，族姓施，世爲湖州人。其母感異夢而生，乳中遇相者曰：「是子骨法異常，勿染於俗。」因捨之出家，依郡之廣化寺僧寶新爲師。四歲遇天禧霈恩，祝髮受具足戒。十五歲學天台教於錢唐名師慧才，盡傳其學，悉明奥義。慧才善之曰：「天台教門又得人，宗風益不墜矣。」擢居上首，緇流競名者愛而畏之，號曰義虎。治平中，遂挈經笥來講秀州青龍鎮隆平之塔院。師平日不特講説而已，其舉動語默必與其法相應而後已。名實既符，道俗咸嚮。講塔院者累年，一日不得意于鎮宰，即拂衣去之霅川。師既去，學徒什五散矣，昔之妙香寶華之所，一變而爲積塵茂草之場。信士過之，莫不徜徉，重惜師之去也。鎮宰替，師復來，則不復主持矣，遂買居於勝果寺，講説如初。寺僧子雲之室夙有崇，師乃呪塊土，擲于怪室中，須臾得片紙，書曰：「今被法來遣難捨，法力没，余當復來。」於是寧息者累日，其後擊物颺火，變怪大作。子雲惶怖，復請師禳之。師至怪所，訶之曰：「汝果何物耶？得非未離幽壤之苦，將丐慧力以求生者耶？何爲擾人不已耶？汝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七分乎？」爲之講説輪迴因緣，仍令衆僧聲呪，以破其罪障。俄而空中轟然有聲，視之得朱書數十字，自稱有漢烈士沈光，大略止過悔謝罪，自蒙懺解，中夜已生他化矣。師謂他化天也。嗚乎，怪哉！余嘗讀《高僧傳》，至于法蘭精勤經典，山中神祇皆來受法，人謂德被精靈，余竊疑其誕。及觀此，則知佛慧神

通，足以斥陰妖之靈響，拔重泉之沉魂，明暗兩塗，各獲安利矣。夫怪者聖人所不語，將爲後世好誕者戒也。然孔子嘗謂「敬鬼神而遠之」，又曰「幽則有鬼神」，是豈以鬼神爲無哉？今沈光變見，顯赫若此，則凡包禍心以欺諸幽者，得不聞是而懼乎？此余所以雖怪而必書也。師臨終尚説法作偈頌，優游坐亡，時元祐庚午季秋六日。以其年孟冬十八日闍維，得舍利數十，瑩采陸離。臘七十三，壽七十六。其徒寶覺、惠圓、惠軫，用浮屠法散骨於水，因求文以貽不朽。銘曰：

禪律雖殊，歸則同揆。冰泮雪消，俱成一水。師之持律，古佛是擬。聞思惟修，小不逾咫。謹明妙教，名流伏膺。解破幽障，沉魂獲升。利物既足，坐躋上乘。慧績若此，宜以銘稱。《至元嘉禾志》卷二一。又見紹熙《雲間志》卷中，《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一九八，康熙《淞江府志》卷二七，光緒《青浦縣志》卷二九。（曾棗莊校點）

祝天輔

祝天輔，滑州韋城（今河南滑縣東南）人。好學自立，試禮部第一，兩舉進士皆中第。崇寧二年，以儒林郎、耀州州學教授試宏辭科入等。官終承直郎。見《丹陽集》卷一三《祝康墓誌銘》，《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二之六。

占天萬年曆序

竊以曆用於世久矣。自堯命官以明曆象，舜齊政以察璣衡，降是無代無之。然由古及今，泯泯棼棼，或久或近，間行隨改，殆未有能精歟？國朝創曆，今幾易矣。元祐觀天法行之，纔十餘年而遽有晦朔之差。姚舜輔以一介草茅，卒能指其所失而伸其所視。蓋闔臺之史，莫有能屈之者，豈非法爲世出而人爲時舉者歟！新曆來上，上既命以占天爲名，且命臣爲之序。臣以區區所聞，敢不盡愚？臣聞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至矣。苟蔽于天而不知人，則溺于吉凶禍福之説，而去就從違，必決于此而後行。苟蔽于人而不知天，則牽乎是非成敗之迹，而可否因革，有不待時而舉。是則兩失之矣。唯聖人不狥天以絶人而知有以修其事業，不乘人以誣天而知有以奉其時令，故動則獲福。爲斯得名而影響之應，間不容髮者，豈預有所推測而致然歟！蓋知要而務實，則天亦從而畀之矣。此以人占天之道也。伏惟皇帝陛下，道極天人，躬包曆數。體乾坤之闔闢，順陰陽之慘舒。其施爲注錯，方且與天合德而雖先時弗違矣。其有孚也，於未占而先成；其可占也，於既孚而後見。則天人幾於一致。然猶且先修乎人事而後占於天，所謂知要而務實者，不期於天畀而天畀之矣。曆法之修，特以考人事之至與未至者爾。其精數明時，所以追《太初》而並《大衍》，且將以建萬世一定之法，而爲有宋不刊之典者，尚不論也。然則臣何以知其然哉？揚子曰：「史以人占人，聖人以人占

天。」觀陛下命曆之名，臣於是乎知。臣謹序。《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五。（刁忠民校點）

李琛

李琛，紹聖間人，號清净居士。見《大慧禪師語録》。

祭大慧禪師文

惟師道大德備，識明行潔，赫赫若大霆震一世，皎皎若碧潭瑩秋月。視生死如去來，括造化於筆舌，真所謂臨濟之宗師，佛乘之人傑也。嗚呼！予與師衡陽之相逢，屢奉於從容。握手露情實，同契開心胸，昭然發蔀屋而睹光輝，灑然執熱惱而濯清風。歲在辛巳之春晚，振錫凌空於陽羨，予適值於造朝，偶參差於一面。迄偵伺以言還，遂欣然而獲見。方將拔我於流俗之中，慰我於生平之願。夫何尺書遠寄，九祖下被，丹青儼然，偈言疏示，稠封而來，足以見意。遺墨未乾，遽爾長逝。感德惟勤，豈不興涕。謂師之亡，神怪茫茫；謂師之存，白璧無痕。或隱或顯，其道彌尊，掣金鎖而碎玄關，取劍鉾而掩崑崙。琛也辱在交舊，輒致其勤。備潔誠而盡意，庶不忘於妙喜老人。嗚呼哀哉，伏惟尚享。《大慧禪師語録》，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一册。（向以鮮校點）

鄭　佑

鄭佑，哲宗元祐間爲都水監丞。紹聖時爲右朝議大夫。元符二年八月，以右中散大夫、都水使者知峽州，同年九月罷；十月，追所授恩賞，責授鼎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三年二月，復朝議大夫，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八、四九三、五一四、五一五、五一七，《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二二，《宋史》卷九三《河渠》三。

乞行堤塞河溢奏　元符二年正月

河溢博州堂邑掃下，入博、鄆等州地分流行。乞行堤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五。（王曉波校點）

利　珣

利珣，紹聖中爲鄜延走馬承受。元符中，任入內供奉官，徙涇原路。尋通判蘄州。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一、四九九、五〇九。

杏子河進築事奏　紹聖四年九月

呂惠卿遣王愍等出塞，于杏子河進築，取九月二十日下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一。

進築新寨乞來春興工奏　紹聖四年九月

杏子河已進築，聞更欲于第五、第六將地分進築新寨。自今春以來，士卒勞苦，及賊方點集。乞候來春興工。《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一。

熙秦路軍情奏　元符元年四月

熙秦路兵馬至淺井以來，雖無水而適有雪，以此無渴死者。然水每擔七百，雪半袋四五百。而戰馬以附糧及器械太多，脊背多創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七。（以上郭齊校點）

鍾正甫

鍾正甫，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治平二年進士及第。元豐年間曾任大理寺丞，累官刑部員外郎。元符初知虔州。二年，任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八月，自朝奉大夫、淮南東路提點刑獄降授朝奉郎，入元祐黨籍。政和元年五月，以司勳郎中降一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七之三〇、六七之三九、六八之二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七、四九四，《道鄉集》卷一八，《陶朱新録》，《明一統志》卷六四，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

陳司馬光等悖逆無道事奏

元符元年二月

伏聞朝廷以司馬光、吕公著、蘇軾、蘇轍等悖逆罪狀命官置局編録成書，以正邦刑，爲世大戒。臣竊恐朝廷尚有遺隱，未盡編録。今據臣所知，悉具奏陳，以備采擇。臣嘗與劉惟簡商議執事，因臣語及元祐初，先帝陵土未乾，而善政已爲司馬光等變壞更張，造爲謗訕，不復有臣子之義。惟簡遂爲臣言光等姦黨相濟，逆亂自肆，最不可忍者二事。其一：元祐元年明堂，光等心懷怨懟，建議不以先帝配宗祀，而欲祀仁宗皇帝，先帝幾不得與祭。賴禮官何洵直力争，以謂嚴父配天，古今之定禮，其

事見於《孝經》，雖童稚皆能誦之。且自古無宗祀祖考于明堂者，其議遂寢，而先帝始不廢于宗祀。此皆悖逆無道，非臣子之所宜言。臣與惟簡相對流涕欷歔，憤惋切齒，而恨其事不得遽聞于上聽，以治光等之罪也。今惟簡既死，竊恐朝廷未及采問，而光等罪惡有所隱脱，臣雖守郡在遠，輒慕古人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逐鳥雀之義，拳拳忠憤，不能自已。《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四。（王曉波校點）

曾　改

曾改，紹聖四年四月由禮部員外郎爲右司員外郎。元符間，爲接伴遼國信使、朝散大夫、試秘書監。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六、五一一。

乞參詳新修國信敕令儀制　元符二年六月

新修國信敕令儀制等，其中條例不無增損，而事干北人者，恐難改革。又信使往來，雖係不常，而新令條目，元不該及。乞下元修官審照舊例刊除，略加添修，詳定編敕國信條例所取索合用書狀體式，更切參詳，編修成册，送國信所收管，準備照使。《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一。（王曉波校點）

張　閶

張閶，紹聖四年爲滄州司法參軍。

章聖皇帝御製詩記　紹聖四年十月

章聖皇帝即位之七載，聞河陽濟源奉仙觀唐魯真人舊廬有道士賀蘭棲真者，道術甚高，發使者詔至京師。既見與語，灑然異之。棲真爲詩以獻，上復製詩以寵答之。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顧方士僞術，不足爲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丐還，賜號宗真大師，加以命服，且蠲其觀之田賦。棲真壽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尸解去，葬于觀之東。又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刻賜詩于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囑臣爲之記。臣閶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觀自昔世主躬好道家之術者甚衆，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謂神仙可致，長年可祈，至敝屣視天下，親屈帝尊，以禮怪迂之士；而其後類不免爲詭誕之所欺惑，可爲太息。惟章聖皇帝冲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蒞天下者二十有四年，不待問途襄城之野，膝行崆峒之山，而異人奇士應時而來，樂告以善。故祥符、景德之間，天下

垂拱無爲，海内蒙福，登封告成，號稱至治，其功德遠矣。觀棲真之所陳，上所以待遇之意，與昔之世主所甘心者，顧不異哉。棲真異事多，此不復具載，特書其爲上語者如此。紹聖四年十月一日，新授滄州司法參軍臣張闉謹記。太醫助教臣賈蒙、道士臣郭仲瑎立石，□黨蘇福刊。《續語堂碑録》。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四二三、皇極典卷二三六，雍正《河南通志》卷七九，乾隆《濟源縣志》卷一五。（祝尚書校點）

張壽之

張壽之，澶淵（今河南濮陽）人，田子。元符二年以供備庫副使爲廣南西路兵馬都監、兼知廉州軍州事。見《粤西金石略》卷四。

臨桂龍隱巖觀先君留題記　元符二年九月

壽之赴官合浦，道出桂林，游龍隱巖，伏睹先君經略龍圖留題，不勝悲感。元符二年九月旦日，第三男供備庫副使、新差廣南西路兵馬都監、兼知廉州軍州事張壽之謹記。男光祖、光嗣、光庭侍行。《粤西金石略》卷四。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一八，《桂林石刻》。（祝尚書校點）

龐其章

龐其章，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元符間爲嘉州龍游縣令。見《白崖題名》。

嘉州白崖題名　元符二年八月

元符己卯仲秋中休日，因檢田來游白崖，遂觀三洞，愛其勝景，留賞數刻。邑令成都龐其章題。

《金石苑》。（黄錦君校點）

孫欽臣

孫欽臣，字仲恭，元符時長沙（今湖南長沙）人。

澹山巖題名　元符二年六月

長沙孫欽臣仲恭、東都賈材彦成、春陵王邃將明、弟棠叔華，元符二年己卯六月初七日戊寅同遊勝境，遲留累日，泛舟東下，自水還潭。《金石萃編》卷一三三。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二。（祝尚書校點）

釋智超

智超，哲宗時僧人。

迪公和尚塔幢記

本師和尚諱迪，俗姓秦，相州安陽縣黄口村人也。景祐二年三月内北□□□□，當年五月□□得祠部牒。皇祐三年内東京相國寺授戒□。元祐三年住持，至元符二年六月初六日遷化，享年七十□□□到小師七人：智超、智林缺。元符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民國《林縣志》卷一四，民國二十一年石印本。（王曉波校點）

釋報恩

報恩（一〇五八——一一一一），本名劉欽憲，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人。未冠，舉方略，擢上第，調官大名。厭塵世，請於朝，遂就北京福壽寺祝髮爲僧，神宗賜名報恩。後游歷諸方，參曹洞宗大師投子義青，即悟心要。義青卒，詔居隨州大洪山。崇寧中，又詔住東京法雲寺，閱歲仍歸大洪。政和元年卒，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二。有語録三卷，著《曹洞宗派録》等。見范域所撰《塔銘》（《湖北金石志》卷一〇），《五燈會元》卷一四，《補續高僧傳》卷九。

答張商英論三教大要書

西域外道宗多塗，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説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

佛。」以此論之，邪正異塗，正繇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惟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有亦無；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惟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塗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佛祖綱目》卷三七。又見《補續高僧傳》卷九《大洪報恩傳》。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二七九三

宗　澤　一

宗澤（一〇五九——一一二八），字汝霖，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授大名館陶尉，歷宰衢州龍游、晉州趙城、萊州掖等縣，通判登州。靖康元年，擢知磁州。會康王趙構赴金求和，途經磁州，澤勸止之，遂回相州。奉詔以副元帥從康王入援，所至皆捷。高宗即位，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徙開封府。尋除延康殿學士、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澤力爲戰守之備，又聯絡河北義軍，識拔名將岳飛，累挫金兵。時高宗駐蹕江南，澤亟請回鑾，以安民心、振士氣，以圖中興。表疏凡二十餘上，惜爲奸臣所抑，壯志未酬，憂憤而卒。時建炎二年七月，年七十，謚「忠簡」。著有《忠簡公集》。見《宋史》卷三六〇本傳。

本書所收宗澤文，以金華叢書本《忠簡公集》作底本，參校明崇禎十三年黄正賓刻本（簡稱明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另輯得佚文八篇，共分爲五卷。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嵩少之麓，萬松鬱然。偃高蓋以鳴風，盤深柢而切天。却揮斤於睥睨，款化石而頑堅。悵莫致之，華我林泉。發聘士之幽尋，課畦丁而小遷。培拱把而氣藏，運桔槔而智圓。寓修身於種藝，戒除惡於蔓延。期百尺於歲寒，扶大厦於將顛。眷焉撫之，倚笻於麓。薈翳其成，森若巖谷。且溉且壅，濯我喬木。或攢膏而爲酒，或飛烟而取墨，或采脂以儲藥，或祈明而代燭，或盤縷以爲扇箑，或折枝以當麈玉。倘聘士之見須，效尺長於必録。我觀此物，碨落節目。擅巨棟於廊堂，備行艫於海瀆。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於芒粟。肖象伊何，萃於一庭，蒼官侍坐，青衣侑尊。鼓琴瑟於晚吹，晃屏幄於朝暾。聘士顧之，内娱外忻。陋軒駟之飛馳，避門箔之炎薰。我觀此物，受命不群。禀直氣以自如，信孤標之獨尊。聳若高才，嚴如正人。思仰止而企及，罷童語之紛紜。苟好尚之不移，質是非於老生。姑置勿談，羽服綸巾。時矯首以怡顔，毋折腰而役形。處身世於無心，看出岫之飛雲，以聘士爲後來之淵明也。《忠簡公集》卷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一。

古楠賦 有序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唐刺史嚴武、御史史俊，皆有詩歌，刻于巖腹。嚴曰「臨溪插石盤老根」，史曰「結根幽壑不知歲」。自時迄今，又數百年，邦人謂之古楠，宜矣。僕到官之三月，兩至巖下，讀史、嚴之清什，感是楠之老於巖谷而可憐也，因慨然操筆而賦之曰：

楠之生兮，層崖之中巔。詢之人兮，不知幾何年。包堅根而下蟠兮，貫頑石而澈沉淵；竦修幹以上凌兮，並孤岑而參蒼天。大枝崛起兮，虎豹拏攫；小枝回屈兮，蛟螭蜿蜒。黃葉敷陰，白晝沉沉。輪廣十畝，蓋穹百尋。衆鳥托宿，鄧林非深；諸卉仰茁，荆雲非陰。雨濯瑩兮，一塵不染；風振響兮，海潮同音。露下兮鶴唳，月明兮猿吟。擅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戾止，惻然動中。吁嗟斯木之異兮，有不遇之窮。爾胡不生於泰山之側，秦帝東封，會風雨之是避，豈以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宮，禁林九重，顧親賢之是戲，豈以封國之瑞而翦桐；爾胡不生於分陝之域，舍彼召公，未必以甘棠之蔽芾，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爾材之非常。用之爲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爲舟楫，則足以濟巨川之汪洋；用爲宗廟社稷之器，則足以參鼎鼐、交神明，薦至德之馨香。夫何默默而甘老于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下，恍若夢兮，心駭而目眙。蒼髯偉人，瞑目

視曰：「噫！謂子知我，乃不吾知。吾生於斯、長於斯，始于毫末，至于十圍，雨露不吾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期；漢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柯葉顏色，曾無改移，過者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爲樸樕輩待之，斧斤之害，亦幸不罹。吾受天地造化之恩，孰有等夷？子之不智，而乃我悲，使子處此，復將奚爲？吾非不知强自取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重。倘匠人斷而小之，能不浼然而悔痛！乃所願比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吾所能爲，姑亦付之一夢。」客聞之，釋然悟曰：「達矣夫，斯言可書紳而永誦！」《忠簡公集》卷五。又見《金華文徵》卷一，《歷代賦彙》卷一一六，《南宋文範》卷一，道光《巴州志》卷九。

賀康王即位表

二聖蒙塵，乾坤改色，萬邦徯后，天日宜臨。亟回謙避之誠，丕慰顒昂之望。人神胥慶，夷夏聳傳。臣中賀。竊以大宋之應天順人，太祖之創業垂統，凡奕世盈成之嗣，皆挺生睿智之姿。其所以繼繩繩，莫匪乎兢兢業業。浸久太平之習，稍忘禦侮之圖。顧大臣熟此燕安，致黠虜抵滋猖獗。信和盟之妄議，墮邀劫之姦謀。人咸哀痛而籲天，士欲奮張而盡敵。然萬方之是賴，須一人之作猷。果下恤於蒸黎，允上符於穹昊。恭惟皇帝陛下，稟虞舜之大孝，體周文之小心，既不得已而有臨，宜大有爲而無倦。如陽方復，萬物自春；似日初升，九幽洞炤。嘉靖中興之事業，戡除外侮之凶殘。俾孚於

休，以永至治。臣茶然朽質，偶此熙辰，屬總師徒，進臻河朔。慶雲龍之會，阻陪鳴玉之班；依日月之光，第切傾葵之望。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

聞車駕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一〕

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悦，如嬰孺之將見慈親；道路光輝，若翳霾而忽瞻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中謝。竊以列聖格言，先正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自然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密韜神武之機，獨斡乾剛之斷，整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鮮，預想屢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昊穹降福以穰穰，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夷蒙風驅電掃之威〔二〕。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駿奔而忭舞，寰區竭蹶以欽承。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〇。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九次奏請。」

〔二〕夷：原作「彝」，據明刻本改。以下遇此徑改，不復出校。

聞車駕議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一〕

恭膺明命，肅詔回鑾，下蘇徯后之情，仰對在天之意。蔥蔥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一統之盛。佇觀丕應，聿享咸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真主。曩緣辰告，暫聽時巡，知人久戀於睿慈，聚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述事，遂斡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書，顧忽聞於雷震。是天喜悅，爲人音聲。想衆懽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争提携於壺漿，父老願平治於道路。里閭皞皞，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寨之心，鎮遠徼夷人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舊染以維新，款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憂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恤。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次奏請。」

乞回鑾表　一　建炎元年九月〔一〕

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勑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啓沃君心，箴規

政闕。矧荷聖神之知眷，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奥窔，非務蒙塵；京師爲諸夏之本根，當思奠枕。倘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機，或輕萬乘以遠巡，致駭四方之群聽，則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浸微，實乃商鑑之可擬。越自運啓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曩值澶淵之寇，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星奔一鏃，膽落四夷。豈圖姦蠹之擅朝，繼被仇方之猾夏，二聖既以北狩，中都幾至内訌。所幸人無離心，市不易肆，日徯真人之繼統，心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悔禍。皇帝陛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纘璇圖，增光火德，親屈鑾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殄滅蘗蔓。然行在久留於别都，清蹕未回於魏闕，逆徒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似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爲兩河之盛彊。前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遁，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賊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睽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尚闕膚公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倘敵人乘之而縱横，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匱留司，茲緣密託於雲天，偶遂敉寧於畿甸，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罄孤忠，冀回淵聽。昔奉春委輅建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驛馬抗章，尚返江陵之駕。矧丁聖世，曷愧前修！伏願陛下秉虞舜察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輟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溥率雲霓之望。則人神悦豫，夷夏謐寧，邊陲指日以肅

清，盜賊不令而衰息。咸資睿斷，用杜危機。瀝悃扣閽，罔避龍麟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報。臣云云。《忠簡公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南宋文範》卷二七。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三次奏請。」

乞回鑾表

二　建炎二年正月〔一〕

臣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世延等齎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薦瀆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睿眷矜憐，特賜回鑾之詔；愚忠戀慕，愈增徯后之誠。中謝。竊以萬乘來歸，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嗥嗥，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斡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蔥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緝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所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歷艱難之事，盡曙勤儉之風。謂京師爲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兹俄奉於詔音，衆但知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整頓萬幾；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叢夷之窟，保全疆埸之封。坐

視穆清，時躋仁壽。」臣云云。《忠簡公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三次奏請。」

乞回鑾表

三　建炎二年三月〔一〕

臣言：屢奏囊封，疊干宸扆，聖主未頒於明命，愚臣敢避於嚴誅？謹攄悃愊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休。中謝。竊以京師是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疏；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繇勤王者弗恤，與救駕者靡憐。贊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贖婿與子，欲棄中原。百爲祇肆於誕謾，一事罔繇於誠實。迹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人自勉勉以來王，天亦穰穰而降福。恩霈端門之赦，歡收寰宇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敵亦望風而遁跡。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繇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云云。《忠簡公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八次奏請。」

乞回鑾表　四　建炎二年四月〔一〕

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瀝於血誠，願聖主早形於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以繼繼繩繩，諸福所以穰穰簡簡。實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纘承寶緒，紹述丕圖，當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姦臣之臆説，與憑仇方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來勤王者使去，義夫之黥救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籲天罔聞，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還法駕，大肆鴻恩，人當澡雪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跡。遹追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照臨，應祖宗之保祐。一人有慶，庶績其凝。臣無任云云。

一五。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九次奏請。」《忠簡公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羈窮之際，付以寇敵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録孤危之跡。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仇方，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北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黽勉惟多。回視頹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顧私！陰陽之寇洊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屬臣之子，記臣之名，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顒昂法座，無繇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扆。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六，《古文奇賞》卷二二，《金華文徵》卷一三，《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三八，《南宋文範》卷二七，嘉慶

《義烏縣志》卷二一〇。

謝親札令縱遣敵使表　建炎元年八月

懷柔遠人，親灑宸翰，既哀矜於外使，復肆宥於愚臣。仰承曠蕩之湛恩，但增感涕；恭俟熒煌之法駕，早賜回鑾。中謝。伏念臣垂釣渭濱，耦耕莘野，居厲舉毛之志，誓端造膝之誠，斷斷無他，皇皇有素。偶承宣於滏水，辱顧盼於潛龍。依日角之炤臨，見天顏之咫尺。恪攄情悃，瀝竭論思，願戡外侮之艱難，力助中興之事業。曩聞敵使，祇齎僞楚之書；因憤戎心，失奉本朝之意。是藉口以覘虛實，欲合衆以苟侵陵，實不憤於誕謾，遂乞收於囹圄，庶全國體，以爍姦謀。豈敢涉於自專，乃上貽於北顧！恐懼承旨，倉惶改圖。文列雲漢之昭回，精神滉漾；筆現奎躔之赫奕，耳目疏通。旋收錯愕之魂，仰認撫綏之意。更聽警蹕，永保生成。臣云云。《忠簡公集》卷二。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建炎元年八月

猥叨眷奬，併冒寵光，分内府之衣而副之兼金，出上廐之馬而飾以華較。曳婁知感，負乘增羞。伏念臣濫中儒科，汎駕仕路，偶緣遭遇，洊被使令。縈帶爲城，本無善策；下車搏虎，徒有壯心。雖

殫犬馬之勞，曾乏絲毫之效。敢圖異數，誤逮孤忠！不稱身章，尤慙蕃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之健，躬攬萬幾；合日之明，光被九有。察臣腹心忠義，曲賜顧憐；知臣蹤跡羈單，每加覆露。故令衰朽，亦玷恩榮。臣謹當克勵駑庸，勉效綿薄。雖逼桑榆之景，敢渝金石之心！知無不爲，深戒容身之計；老當益壯，永懷報主之忠。臣無任云云。

《忠簡公集》卷二。

謝降詔奬諭表

建炎元年八月

守麟符之兩月，方懼罔功；下漢札於九天，遽叨睿奬。恩言曲逮，俯己增榮。中謝。竊惟京邑衆大之居，實爲諸夏本根之地，封畿廣遠，民物浩穰。豪彊萃聚而彈壓當先，姦伏紛拏而發摘匪易。比在熙平之盛，尚稱綏撫之難，況當兵火被毒之餘，繼以府治曠官之後，閭閻彫弊，綱紀隳頹，凶殘罔畏於明刑，掠奪公行於白晝。仰勤憂顧，誤被柬求。而臣學昧知方，器非任重，徒抱孤忠而許國，妄期薄效以報君。初抵都畿，首蠲宿蠹，鉏耰姦暴，剪蕩寇攘，良民獲奠枕之安，昏夜罕鳴桴之警，悉奉行於條詔，偶坐格於謐寧。陛下憐臣帥府參籌，叨塵簪履之舊；念臣神州領尹，粗宣犬馬之勞。特陞秘殿之隆名，仍畀留司之重寄。深虞尸素，仰玷倚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柔如神之智，以臨照百官；體逮下之仁，以駕馭群俊。彰德非專於爵賞，念功思奉於綸言。冀風勸於臣鄰，俾日新於事業。致茲庸陋，獲預寵褒。臣敢不祇服訓詞，恪司管鑰！金城雉堞，嚴守禦以增崇；甸服田疇，咸勞來而

安輯。經費務先於寶粟，練兵敢怠於防秋！預畫事宜，悉符告戒。刻宸章於琬琰，式昭天府之榮觀；傳寶訓於雲來，永侈老臣之知遇。更殫九殞，少補萬分。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建炎元年十月

星使自天，玉音在耳，恭被聖神之賜，頓增畿甸之光。臣固衰微，倏望天顏於咫尺；人咸慶抃，願隨獸舞以駿奔。感戴而思，涕淚以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恭儉憂勤，稟天縱之多能，亶日新之盛德，整淵衷之孝悌，思沙漠之父兄。天鑑昭回，必助恭行之罰；人心激勵，盡懷敵愾之誠。因矜浩穰之都，遂遣皇華之命。里閭見九天之軺從，競夾道以焚香；父老聞萬歲之歡呼，但吞聲而飲泣。伏望陛下誕宣温詔，早勅回鑾，庶寬大旱之望雲，式慰調饑之念食。卑誠懇切，與論傾依。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

謝收捕開封府稱御前牧買珠玉仍出榜告諭都人表

建炎元年十月

基王化而宅域中，端臨萬國；躬儉寶以先天下，懋迪群黎。宸翰誕頒，民風丕變。朝野識德意之所嚮，邦家知泰階之可期。伏讀訓辭，第增感涕。中謝。恭以治自近始，化繇躬行。儀倡肇黼宸之

嚴，視聽徹要荒之表。好惡所示，治忽可稽。費弗剪茅茨，堯俗於變；躬履革舄，漢治勃興。深惟治化之端，實以樸儉爲本。恭惟皇帝陛下，秉德紹統，建極御圖，誠意正心以齊家國，復樸敦本以律士民。念國步之猶艱，慨民俗之浸靡，克勤克儉，去泰去奢。屏服用玩好之奇，聚左右圖書之富。申嚴厲禁，豈特却璀璨之珍；昭示儉純，蓋將揚絲綸之化。農知重穀而力穡，士知守義以遵繩。革蜉蝣之僭奢，成行葦之忠厚。一人表正，四海風傾。臣猥以菲才，誤膺繁使，惟知樸直以報國，不敢偷薄以示民。仰聖訓之丁寧，激孤忠而扞躍。臣敢不播揚純儉之化，恪遵禁令之嚴！一道德以同風，冀追太古；修政事而攘敵，行見丕平。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

建炎二年二月

秘殿參華，文階序進，繇被湛恩之厚，摩容瀝懇之辭。荷寵若驚，撫躬增愧。中謝。竊以真皇御宇之際，景德紀年之時，將優待於近臣，乃肇修於新職。學士有資政之號，朝廷爲盛事之傳。舉茲以旃，名稱至重。若樞廷之均逸，始獲新除；非丞轄之辭榮，未嘗輕授。豈意衰遲之跡，亦叨超躐之恩！伏念臣天賦樸忠，人推愚直。方帥幕宣威之日，嘗贊運籌；暨帝暉繼照之辰，誤蒙序爵。興言遭遇，良劇兢凌。俄分青社之符，旋拜夷門之命，就司留鑰，俾衛上都。初無槃木之先容，實出冕旒之獨斷。忠懷子翼，不忘河内之孤；功謝鄧侯，豫謹關中之守。深慚么麽，曷副使令，敢圖繼被於褒

章，濫賜比蹤於前哲！顧惟宿姦之讒箭，無以中傷；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潛害。爰念保全之德，每懷補報之恩。敢望崇資，洊加朽質？循墻欲避，渙汗難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性仁，湯文義洽。慶賞刑威之馭衆，尤先崇德而報功。聰明睿智以臨人，固不泄邇而忘遠。宜收簪履，用慰桑榆。光華顯設之榮，恐懼褒優之過。臣謹當堅持晚節，俞激懦衷。讀回鑾之詔書，但形鼓舞；感樅官之德意，誓竭靡捐。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

謝賜對衣鞍馬表

建炎二年二月

服思不稱，始貴身章；馬志無疆，方爲駿骨。況帶被兼金之飾，而鞍如華較之榮，仰荷寵私，倍增慚惕。中謝。竊念臣蓑衣冷族，駑廐下材，本操耒耜以耕雩，偶備驅馳而獵道。恭承褒字，已驚在笥之羞；景仰天飛，尤激戀軒之望。既免回旋而見肘，敢忘夙夜以加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道覆臨，萬邦衣被；乾剛運動，四海駿奔。灼見三有之心，迪知九德之行。致臣衰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曳婁懷慚，負乘知愧！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駟無能，願竭周旋之力。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

謝傳宣撫諭并賜茶藥表　建炎二年三月

皇華睿使，温潤訓詞，仰膺覆燾之恩，曲示眷憐之意。孤忠鯁棨，誓戡外侮之殘；直道對揚，庶贊中興之盛。此誠激厲，但涕交零。中謝。竊以太祖、太宗，基命定命，其肇造本根之際，必參稽年世之占，卜既協於休祥，事乃臻於泰定。所以繼繼繩繩之治，無非巍巍蕩蕩之資。累聖緝熙，億年駿惠。逮陛下入承於丕緒，偶大臣密奏於偏言，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違神明天地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是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是陛下之京師，想儉佞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顧中原，變爲翳荻！臣茶然衰憊，强爾支持，曾無毫髮之功，徒竊乾坤之造。金符剛正同中闕密緘蜀市之珍，寵錫建溪之異。仰叨殊眷，願畢餘生。但知力竭以報一人，豈顧狂迷而忤三事！伏望陛下奮乾剛之獨斷，敷離照以旁觀，特出宸衷，早回法駕，俾四海謳歌而來享，使萬民竭蹙以嚮方。用承滋至之休，永貽無疆之賴。臣無任云云。《忠簡公集》卷二。又見嘉慶《義烏縣志》卷二〇。

全宋文卷二七九四

宗　澤　二

條畫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悦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横肆凶暴，侵犯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

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酬萬幾，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舉臯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臯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于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燮理，鎮撫表正，但仰成於朝而已。高宗得傅説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疏，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虚心考驗，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弗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纊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奸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

初即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絶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間不容穜。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照，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鑑，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既拙直，勢甚孤危。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誠，言不盡意。《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南宋文範》卷一二，嘉慶《義烏縣志》卷二〇。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敵人占據，今又分留敵馬於洺州，四向劄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彼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爲備禦，未易可居。臣爲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爲久遠利。若敵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

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豈易橐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繇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爲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説，惟以講和乞盟爲意。今更沿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朽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忠簡公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二，《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建炎元年六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載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争爲念，乃以仇方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討，其閒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仇方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兹非仇方之能也，皆繇無誠實之士，鼓倡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别造佞説，以相浮動。兹無他，大抵只欲助敵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與仇方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鑑。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敵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仇方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語，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沈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辜之民，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

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剿絶，以正彝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逐當世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廟木王，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仇方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虚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仇方奉使之人，置之牢獄，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冤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特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仇方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訐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惶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藉稿闕下，以俟誅戮〔一〕。《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一，《趙宋五太后臨朝事略》，《金華文徵》卷一四，《古文奇賞》卷二二，《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二二，《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南宋文録録》卷三等。

〔一〕尾句原無，據《歷代名臣奏議》等補。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孱愚，誤膺簡記，但思瀝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采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不知感！但有經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幾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禀，切慮事干國體，臣雖萬死，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何！臣所管留鑰與畿甸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孤忠，毋以近言，惶惑聖聰。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納襖襟衫兵幕之類，皆椿管準備，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闕誤，而先行椿管，不容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募人於四城劄寨，爲守禦之備。今承問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額，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憑信矣。二可疑也。臣爲見尋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騎侵犯。即奔走潰散，不復支吾。臣今合京畿十六縣，内有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管四里有畸，各令開河，闊一丈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珠劄寨，敵有侵犯，併力禦之，已蒙聖慈矜允，行之亦似允當。今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倣陝西，以三七分爲率，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陛下念畿縣居民，例遭殘破，平時保甲，十亡五六，若止用此，其實無幾。況重遭傷殘之餘，勞來安集之猶恐散去，又烏可以助軍錢阨之，使速去耶？此三可疑也。今歲守禦之具與城池之備，雖

已粗辦，尚多鹵莽，未能如舊去處，必須曉夕修造，補葺繕備。今三省樞密院指揮諸場庫務，如修城造器械，見僱工役，不令支錢，令修城雜場與軍器監入作司皆縮手無所爲。此四可疑也。夫人之情，無大小，無貧富，靡不懷鄉土，顧妻孥，戀墳墓，舉千萬人貌雖不同，情即皆一。歷世聖王，所以成天下之大順，而得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以能順人之情而已矣。臣伏想陛下，貔貅扈從，億萬之衆，多西北人，陛下無偏聽三四重臣之言，試廣詢僉同叶從之輿論，斷自淵衷，以決行幸。臣竊見僕射黄潛善、樞密汪伯彦、張慤，皆無遠識見，無公議論，偏頗回邁，惟富貴是念，朝入一言，暮入一説，皆欲贊陛下南幸。此五可疑也。伏望聖慈，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早賜睿旨。《忠簡公集》卷一。

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〇。

再奏乞修寶籙宫疏

臣昨奏乞修寶籙宫，爲淵聖皇帝他日祗止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知孝弟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弟於淵聖，則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宫面勢翬飛，孔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勑有司，洒掃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菹止之處，臣欲乞修寶籙宫，改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弟於兄也。推而

行之，薄海内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時雍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歷代名臣奏議》卷三。

乞都長安疏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康初年，金人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纘承大統，即位南京，顧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時金人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舊染未悛，包藏不測，固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切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無事而居之，實爲萬世之長利也。今仇方猖獗，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並進而深入，擣得金人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人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内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既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采，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南宋文範》卷一二。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建炎二年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之衆侵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脣齒兄弟之邦，偶被金人殺鹵，忿怨不已，止緣勢弱，未繇報冤。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以措置彫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遽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賊勢可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今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一〕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户到一一而求之哉，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知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行者。臣既

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瀝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横。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每聞王畿内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徯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嘉慶《義烏縣志》卷二〇。

〔一〕此下原注云：「知開封府。通前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再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七月〔一〕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功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貿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域也。

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群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倡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仇方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不勝涕泣痛怛之至。《忠簡公集》卷一。

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三，《趙宋五太后臨朝事略》，《金華文徵》卷一，《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嘉靖《惟揚志》卷三二等。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乞回鑾疏　一　建炎元年九月〔一〕

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

宗，受天景命，始基於汴，肇造無疆，膺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憑仇方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纘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抃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遞相鼓扇。聞諸州縣，間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蹂，弗奠攸居。茲無他，繇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姦謀，預圖遷幸，使狡獪簧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罔循跼蹐，中闕以歸畎畝，以操耒耜，鑄劍戟爲農器，思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勅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顧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狗臆説，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三，《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四次奏請。」

乞回鑾疏　二　建炎元年九月〔一〕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蹙，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畏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誠〔二〕，言不盡意。取進止〔三〕。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五次奏請。」《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金華文徵》卷一，《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

〔二〕臣：原作「成」，據四庫本改。

〔三〕取進止：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補。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睹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臯、夔、稷、契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仙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譎怪，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敵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爲歌頌，以叨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爲是乎？被罪者爲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嶪如是者，盡繇姦邪憸人，鼓倡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墻之鑑。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類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寃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怙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心，剿絶

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饑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爲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三，《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嘉慶《義烏縣志》卷二〇。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六次奏請。」

乞回鑾疏　四　建炎元年九月〔一〕

伏睹朝廷前遣翁彦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唯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

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庶幾中興，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有仗，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走計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爲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閒，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闢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帝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以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喋血北廷，非特生縛其帥，直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心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三，《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七次奏請。」

全宋文卷二七九五

宗　澤　三

乞回鑾疏　五　建炎元年十月〔一〕

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解，增築開濬，起造輯理，皆就緒。浸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輛，每輛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鎗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又見使王彦、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把截探伺。次第仇方畏讋，已不敢輕動冒犯，自速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悦，敉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此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

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矣。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舍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爲朝覲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　臣夙夜憂思，眷眷戀戀，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冰，惟陛下斷自淵衷，無惑辟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二〕。《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〇，《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三，《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續資治通鑑》卷一〇〇。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八次奏請。」

〔二〕取進止：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補。

乞回鑾疏　六　建炎元年十月〔一〕

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廼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感？何外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涓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幾，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絶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敵，敵勢窮窘，不知所爲，此天亡敵寇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問，勑王彦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邊塵，葺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取進止〔二〕。《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〇，《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六，《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一次奏請。」

〔二〕取進止：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補。

乞回鑾疏　七　建炎二年正月〔一〕

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内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緒，天下之人，竭蹶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徯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勑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强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爲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愾；四夷凶殘，必滅心爍謀，以就殄滅，尚何惡之能爲乎？《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五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搔擾，百姓扇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

意，不可憂思爲計，而信憑邪佞自爲身謀者之語，早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爲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取進止〔二〕。《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南宋文録録》卷三。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二次奏請。」

〔二〕取進止：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補。

乞回鑾疏　八　建炎二年三月〔一〕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忱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仇方横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

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齠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祚明德，爲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凶惡强盜，如蝟毛起，如蜂鬨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敵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爲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强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肆横，仇方自然得勢，强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北敵，雖爲髡頭編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黔其面，爲争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黔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

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臣犬馬之齒七十，狂妄之言，願陛下察之〔二〕。若以臣言上咈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臣無任激切之至〔三〕。《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五，《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南宋文録録》卷三。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四次奏請。」

〔二〕「臣犬馬」以下十六字，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三〕尾句原無，據右引補。

乞回鑾疏　九　建炎二年三月〔一〕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禄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傒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

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仇方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説，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仇方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六，《金華文徵》卷一四，《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五次奏請。」

乞回鑾疏

一〇　建炎二年三月〔一〕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鞏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北渠過河，捍蔽滑臺，而敵騎屢

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牓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仇方。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滅北寇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敵，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憸小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强，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説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人之猖獗，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兹在兹，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早復之。臣今遣僚吏呼延次外，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

〔二〕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六次奏請。」

乞回鑾拜罷習水戰疏　建炎二年三月〔一〕

臣得范瓊書，叙説所統軍兵，有海内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模孑孑爲偏霸之事乎？兹豈儉人之欲虚張敵勢，以爲可防不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爲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忻忻悦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浸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外裔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期，見中外播聞，愈自懾怯，則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束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奪群黎百姓齎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南宋文録録》卷三。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七次奏請。」又題中「拜」字疑爲「并」之誤。

乞回鑾疏　一一　建炎二年四月〔一〕

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群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即日命恂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剿絶敵寇；又没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兹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遹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悦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戎敵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次奏請。」

乞回鑾疏　一二　建炎二年五月〔一〕

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敵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爲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鋭矣；汴河、蔡河、五支河皆已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北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謂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爲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兹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怠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一次奏請。」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詣維揚奏請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二〕

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分，如辨墨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士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仇方肆横，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强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禄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林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敵資，椿器械以爲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敵也；掊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

老孱懦，爲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府事。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愠，體天地之大德覆護，曙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屬，當膏砧斧，齏粉萬狀矣，尚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六，《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南宋文録録》卷三。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二次奏請。」

乞回鑾疏

一三　建炎二年五月〔一〕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帖

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徯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月，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構好之舊，令出兵攻仇方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陲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繇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絶，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仇方勢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携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仇方之首，食仇方之肉，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箸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忠簡公集》卷一。

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　建炎二年五月〔一〕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夷狄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敵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横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絶，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虜人駭聞，自相携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

《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中興兩朝聖政》卷三，《少微通鑑續編節要》卷二，《歷代名

臣奏議》卷八六，《宋元通鑑》卷六一，《金華先民傳》卷三等。

〔一〕此下原注云：「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四次奏請。」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眷佑，爲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日征日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説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踰時，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東遷既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説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天

下忠義之心，褫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爲忠爲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忠簡公集》卷一。

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八，《中興兩朝聖政》卷一，《經濟類編》卷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宋元通鑑》卷六〇等。

論京東河北鹽法奏

建炎元年

臣竊見京東路青、相、密、登、萊皆産鹽，自太府卿鄭僅建請行東北鹽，其産鹽州縣並行税鹽法。宣和三年，宰相王黼用事，始罷河北、京東税鹽，其意只欲在京榷貨務入納數多，應副目前用度，遂爲東北之害者十年。臣亦嘗歲計之，行鈔鹽比之税鹽大段虧少。蓋税鹽不拘錢數多少，皆可買販，故民易於得鹽。若鈔鹽，非富商大賈以千萬計不能爲也。方無事時，商賈尚且乘時要利，使人食貴鹽，況今道路梗澀，商賈不行？以今歲春夏觀之，官鹽無處賣販，遂令盜販者專其利，其偷竊官鹽又不知幾何也。欲乞特降睿旨，將宣和三年以前税鹽地分並依舊法，不惟官收其利以資州縣闕乏，亦可止絶私販。兼於鹽法別無妨礙，委是經久可行，實有助於諸州縣糴本，且安京東、河北兩路人心。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全宋文卷二七九六

宗　澤　四

開封府曉示京人榜文

兵馬副元帥公文行下，當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諸處人馬，追擊掩殺金兵，仍令隨事便宜措置。自承康王劄子，星夜閒道路走使臣三偏，督河北東路諸州軍府追殺，合心併力，占據要害，斷絶橋道，把隘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后妃，期還宮闕，使三軍將佐臣子死節，誓報國恩。先下大名府路，分催諸處人兵將士，隨渡徑過，與西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契勘自去十一月後，金兵登城按甲不動，假倡和議，使四方勤王之師坐待近畿，詭詐百出，使中外聲迹不接。致請二帝出郊，乃輦載金帛，罄竭帑藏，以成奸計。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以下，逾河北去。及啓行，外人纔覺知，四方痛切忠憤，呼天號訴，日月變色。夷狄竭我中國，乃上累君父！切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移患，遂致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

之重，上天眷佑，有宋垂億萬，其必有待。賴公卿將帥一心，保護廟廊，安存庶姓。又見大宋之德澤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於天性。自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戢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敗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及國家一落姦計，蒼生奈何！自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奮，手格戎以刷父兄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嚴督忠臣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亦許充賞，期於力救二聖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輿情，日夕願望必興。祖宗之積累甚厚，遽遭兵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下。當所駐兵距京城之近，具公移慰撫都人者。右曉示在京，各令知悉。朝奉郎、徽猷閣待制、兵馬副元帥宗澤。《靖康紀聞》。

差宗穎赴行在進表劄

建炎二年三月

今差迪功郎、幹辦京城留守機宜文字、提振京城四壁一行事務等宗穎，朝奉郎、親賢宅講書、兼權太常寺丞呼延次升，同捧表詣行在投進，迎請聖駕還闕，應合行事件，疾速施行。右劄付幹辦機宜文字宗迪功，準此。建炎二年三月六日，押。《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二。

差宗穎赴行在投進文字劄　建炎二年三月

承節郎劉晟，齎到皇弟信王蠟封奏狀，并與留守諮目，遣差宗機宜齎蠟封奏，恭詣行在投進，須至指揮。右劄付宗機宜照會，齎赴行在，投進施行。準此。建炎二年三月初十日，押。《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二。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某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二百年，豈謂仇方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仇方將自剿絶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無夤緣可回，仇方愈熾，亦無因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某所謂道者，其説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然歷世莫能知能行者，繇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遜

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于應酬答問之間，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疆，今勢孤危岌嶪如此，某願大元帥大王左右嘗膽不忘在濟時，夙夜羹墻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仇方雖熾可剿絶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忠簡公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二，《金華先民傳》卷三。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準降到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鑑，茲叶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隆謙，未蒙昭允。竊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必信賞必罰，然後小大服。深惟軍國之重，可虚宸極之尊？二聖播遷，群黎翹佇。念祖宗積累，垂無疆肅養之恩；而仇方貪殘，起不測侵陵之變。有疏早悟，遂致稔姦。雲甲霜戈，共力追于朔野；天旌龍馭，期早復于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況寄託已彰於天意，尚稽獨斷，曷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略，弭變亂窺竊之風。日之瞻；惟式克欽承，亶乃萬方之聽。某等無任祈求懇切俟命之至。《忠簡公集》卷一。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敵結，凡事未可容易憑信。某十日前因與汪元帥咨目，乞密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間便可綏定。一、京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路取中，四方萬里，便于申稟；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爲嚴守計；五、可斷北來餉道，敵雖稔姦，當自破滅。却令某統領見所管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去京城十里以來劄寨，齎大元帥榜文，叙哀痛懇切，未忍遽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舊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眷眷之意。觀人心徯佇懇切，然後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敵姦便。某下情不勝瞻慕之至，切望哀亮血誠，早賜施行。《忠簡公集》卷一。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呈領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輔國宣勞，神相忠勤，台候多福。某切以國家多艱，金人入寇，兩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口，長驅北去。某到慶源，遽謀逃竄，得敵中忠義數人爲力，遂脱羈網。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敷奏聖上，竊恐姦臣賊子，障蔽難達。某素知公梗

概，敢爲竭節報國，遂再具奏，煩公多方繳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更冀上爲廟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宣。《忠簡公集》卷一。

求教書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携，悲吟梗概，憑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筵絳帳，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一日拏舟越重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紆也。並堤而行，延緑葦間，皆漁聚落，得漁老焉。邀過其處，蔽漏蕭然，掃地以坐。因詢之曰：「瀕湖而漁，何憊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余所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浙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乏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盍益之名都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熟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展底蘊，以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既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而歌曰：「辰乎辰乎，盍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憊而死期至乎？」某再聞之而疑曰：諒矣，漁人之弗慧也。吾又祖其困而取斃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其與求魚并志，可弔之使改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其鄰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

易而利之多耶？」鄰漁曰：「予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費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絶，鉤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專，故能以輕致重也。」某終乃附髀而增嘆：且至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詹何氏者也。亟走以歸，屏前日之俗勞，一其慮，養其氣，盡精白而無巧僞，所幾亦有取道之質矣。今則行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焉。恭惟先生道學淵微，智識高妙，登天庭而拾科第，揚仕路而展材略，皆其緒餘耳。然則所至則士皆歸嚮，所言則世必傳載，凡游門下者，其於求教而取道，無不厭其所欲。某前時過江來，鄉曲知識，皆寄聲相賀曰：知子用鄰漁術，携荆篠針鉤，往遊龍伯宫矣，盍勉之！干冒師嚴。《忠簡公集》卷四。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

上鄭龍圖求船書

嘗觀昔有逸客，爲江湖隱者，意欲浮家泛宅，便可一生，而吴興太守敕舟往助之；昔有墨客，爲山水遊者，會以暴漲，輒數日不粒，而耒陽縣令具舟往迎之。夫爲江湖隱，是殆徜徉彷徨於塵埃之外；爲山水遊，是殆茹高激清於耳目之表。非有不得已之事，羈酸憔悴之色，彼太守、縣令者，何爲乃旦旦然待之，覶覶然驚之，賓賓然恤之？借使有冰氏之子，俯仰空谷；鶉衣之士，蕭寂窮途。寄五斗米，而淵明之「歸去來」有不可賦；無二頃田，而衛人之「胡不歸」有不可得。全家百指，如飄蓬

斷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當時太守、縣令，脫或見此，豈不伐南山之木而濟之哉？某諱窮久矣，家徒四壁立矣。平生不喜爲吏，寒窘犯人，挈挈然迫之，使出宦遊東方，聚室待餉。獨祖母老矣，重棄故鄉而客遠官，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幕金陵，去鄉邦跬步，白髮之老，亦既願往，低回商略，勢不可久於此。昔携家中半而遊東方，今又携家之半而歸江南矣。然自密取道，得車則至朐山，帆則至江左，躊躇四顧，疾聲而問曰：誰借以一葦而使涉大川乎？恭惟閣下英風健譽，傳在衆口，德宇廣闊，人有芘賴。某也名不譽於賓客之席，肩不摩於夫子之墻，乃欲囊携長書，筆話羈態，如轍中鮒，大呼乞憐，豈獨他人笑之，某亦自笑之矣。且謂孤窮無挾之語，惟某可言；廓落推挽之心，惟閣下可望。矧龍圖近班，非若吴興、耒陽之卑且賤，而某今日懇款，亦豈爲江湖隱、爲山水遊，特得已而不已者哉！倘蒙垂德肯聽，則飛帆鼓楫，溯大江而下，其朝浮暮泛者，皆恩波也。

《忠簡公集》卷四。

上王提刑書

天寒日暮，雪霜併至，蕭條冀北之野，犬争食而鳥啄瘡者，乃其所也。孫陽過焉，昂頭掉尾，强起而一鳴，人孰不笑之！噫！是馬也，瀕困等死耳，亦知激其感遇，夫何傷乎？孫陽忽察焉，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秣芻以飼之，封藥以裹之，異棧而群毛辟易，受羈而道路改觀，春風入蹄，頓

掣千里。自古詩人書史，與會稗小説，一皆異口而贊美兹事，是以孫陽爲善相馬，而精魂比於列星，信不誣也。某深感於此，故復摭其事而進焉。重念某一登仕路，備驅策者二十餘年，蓋亦涉長途，縈險道，未嘗敢一跌以負主人之責者，況竊銜轡爲哉！今則既仕而老將至矣，以日計之，方將弄影於無人之道，而猶坐曹以竊禄也。嗟夫！士不遇知己，老死填溝壑者，往往尚有，顧某何足數，而欲覬閣下之知我而憐我。雖然，冀北之鳴，聊爲孫陽而一發。恭惟閣下英姿偉望，簡在朝右，固宜羽儀帝側而鳴玉禁途。廼者暫綴華班，出司邦憲，擁麾澄按，經歷列城，正孫陽過門時矣。倘僕僕道旁，袖書自列，不知者皆胡盧而笑，知我者猶謂其激於感遇也。不識可賜調御，一經九折之坂否？剖心誓天，言不悉意。《忠簡公集》卷四。

上李丞相書

諱綱

某衰老無所能解，但聞賊虜驕蹇，尚有横肆之意，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緩不及事，且或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比蒙恩差某知青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眷注，所以爲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天子駐蹕在外，京城嗷嗷，顒望翠華回輦，四海生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時者。顧一身偷自安便，如憂思過當，不能自爲一身安便何！恭惟僕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閒，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

勞心經濟，上副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飲食間也。前過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訴乞收復河東州縣。有數太學生并太學正王擇仁來，相見言收河東事。於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并諮目來與某。顧某雖不以一身自營爲計，而無路可爲。相公有志天下，願輔佐天子纘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奕世一統寶緒，毋蹈東晉既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劄子，謹此繳納。《忠簡公集》卷四。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靖康二年二月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竊惟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饑渴。資政爲北道大總管，乃將大兵自衛，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屏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一〕。庶幾虜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爲身謀。不勝拳拳憤悱激切之至。《忠簡公集》卷四。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五。

〔一〕虜：原作「魯」，又四庫本作「敵」，皆爲清人刻書所改，今據明刻本改回。後遇此徑改。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爲天下重輕，爲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名，乃擁兵自衛，迂回退縮，劄駐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虜懲戒，無有後艱，毋爲全身之計，不勝幸甚。《忠簡公集》卷四。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五。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濃，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近汪元帥録去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有人至親偶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省察，使邪毒之氣漫淫侵蝕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一切屏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真元，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賊虜猖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爲醫者誰歟？既未有爲醫與藥者，乃揮諸兄弟，令望望然去之，曰：是時氣也，姑

當任之，不可召醫，不可用藥，是亦不仁不孝也已！某衰老無能，過膺重責，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望待制照悉，早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前進，令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奮不顧身、願入覲天表之意。毋爲一向顧惜諸人私意，俾賊虜恣肆全無忌憚也。《忠簡公集》卷四。又見《金華文徵》卷一五。

與陳允昌後人書〔一〕

尊翁之懷，惟某深知之，故樂爲之銘。數日究心，方能成此，切不可令人改動一字。如不可意，請託能者別作，仍爲寫一本燒靈前，庶少慰亡靈。至扣至扣。某上聞。《忠簡公集》卷三。

〔一〕此文原附《陳公墓誌銘》後。按文意，此文乃宗澤撰陳允昌墓銘成寄其後人時所作書簡，故別爲一篇。

謝康王書

伏聞大王仁慈，頒賜教翰：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讀再四，涕泗橫臆，仰認眷私責任之重，但恐疲苶，雖自瀝竭，路遠言輕，不能感動，有誤大事，罪不可逃。澤伏見

姦臣張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又挾孟后以令天下，仍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其篡亂蹤跡，無可疑者。今或悔懼，有出權宜之語耳。且人臣豈有張紅幟、服赭袍、居正殿者？自古姦臣，初未嘗不謙遜退避，中藏禍心不測，況惡狀彰著如此！今二聖、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整頓乾坤，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猶豫不斷。澤衰老，痛切忠義之極，不免縷縷敷陳，乞賜哀亮，早定民志，使天下有所歸向。《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願大王速圖之。

別幅

并承親誨，筆之紙尾，仰荷隆謙。所批近有尚書省劄子，於鄆、濟間尋訪大王事，此乃出自賊計，不可不察。澤近探得御寶與朝廷印記盡爲賊携去，兼驅行吏，故作行遣，惑亂天下。何桌等亦在賊中。澤近行下河北等路州縣，已令當切驗認，不得憑信，若大元帥文字方得施行，過爲隄備去訖。伏乞照察。《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

吾友帖

澤悚息：來人備知不肖之冗也，撥忙遣回，亦不暇一物爲左右問，可羞可羞。李法言之姪，前任

信州，今在何處？後來吾友曾有郎娘否？自此後有書告，只用幅紙書，不必傚俗，爲累番圓書也。戴元質今尚未赴任，應亦窘矣。澤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二。

寄民師姪書

叔澤書寄民師四一姪承務：暑熱計時，奉姨姨太孺人安佳，偕十六娘、四一新婦、七二秀才，以次一一平善。老叔自十二月十二日，奔走將兵，無毫髮補，俯仰天地，尤可羞愧也。今誤蒙朝廷録用，皆翁翁婆婆，與三哥積善所茆，但增慚愧而已。七五名目已奏上，并樓三六，走到南京，得鄉中消息，亦補與一承信郎。吾姪但願老叔活得三五年，次第亦可霑及骨肉，但願有功有德，有以仰報國恩耳。婆婆墳頭，柴山與田地亦買些，所有價錢，老叔自還。翁翁墳，已託觀民爲買四面山種松也。投老了得這些事，死亦瞑目。五三已差二十兵士并兩使臣，去取之矣。七五纔得敕，便遣歸拜嫂嫂也。洪都行略此報安，不一不一。叔澤書寄民師四一姪承務。

七二姪、五一哥，更不別書。好看孩兒。澤批。《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二。

與五三機宜書

五三機宜：得汝三月二十九日邵伯書，知在路一向平善，尤慰遠懷。今天氣正難將息，而汝在路，不勝思憶。四月初必達行在。兩遣人專寄書，必不一諸表不知何日〔一〕，後來曾有旨許上殿否？曾有六書與當塗諸公，切爲一一投之，後曾指麾回鑾未？馬廣去料須見之，滑州番衆盡遁，橋亦斷之。見措畫過河，收復河西州軍，若得萬乘歸，即天下太平，可必致矣。亦不知諸公自爲如是勞攘何也。宋生者，既背後爲賊，要與人出錢，當時不欲收下禁，何故尚在船中，可怪可怪！十一日葉茂見人，説五三新婦已般入汴，此月二十前後可到京，遂得見三孫子與七二一房矣。汝若從駕回，尤幸尤幸。未相見間，切好將息，不一一。押。送五三機宜收，四月十二日。

會呼延郎中，爲致意，以事多且懶，不果作書。澤批。

宋生即遣之，此人必作過，恐累汝。祝祝。《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二。

〔一〕不一：此下原有案語云：「『不一』及『何日』下，俱有闕文，今並仍原本。」

寧國長老語録序

趙州柏子，果是分明，靈雲桃花，更無疑惑。一宿不爲迅速，九年未是遲延。萬法只是一門，千口豈有兩舌！寧國堂頭，宗乘東道，覺路南車，儒釋兼通，死生了達。包藏無礙，常發大慈悲心；度接有緣，默傳正法眼藏。如某愚昧，願師提撕，濟我無底舟航，還我未生面目。深悟筌蹄之要，證此上機；姑有土苴之餘，寓諸方册。《忠簡公集》卷六。

全宋文卷二七九七

宗　澤　五

賢樂堂記

巴別乘治廨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熙寧命倅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閒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蹙額，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貳，視事屢月，日有暇矣，因一訪焉，爲之躊躇四顧，怡然有得于心者。噫！天下佳處，嘗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腐化爲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境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斬荆棘，鋤蓬茅，易敗壞，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構一堂，獨擅群勝，四山回環，如列屏嶂，争雄競秀，來人目中。巖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可以鑑榮謝；岫雲朝出，林翮暮歸，於此可以喻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濬爲方池，植竹以環其峰，强名曰「竹溪」。臨溪爲小閣，目曰「思逸」。於是可以想見徂徠之侣，依翠陰，俯清漣，放浪沈飲，高吟大笑於清聖濁賢之間，

脫然遠跡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洄爲曲池，種桃以複其島，强名曰「桃溪」。跨溪爲小橋，目曰「訪隱」。于是可以想見武陵桃源，流水瑩碧，落英泛紅，漁舟之子，訪昔隱人，夜半月明，魂清骨冷，灑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榜之曰「賢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賢者之樂固如是乎？」僕因莞爾應之曰：「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天，不剪不伐，梟鴟捷鳴於其上。今則桃李成蹊，松柏如蓋，春鶯鳴，秋鶴唳矣。昔者蔓草據地，不芟不夷，蛇蚖蟠於其下。今則蘭杜夾徑，芙蕖滿塘，鴛鷺游，嘉魚躍矣。方時序之良，景物之美，揖賓友而進之，游目堂上，縱步堂下，無復敗人意者，賞心油然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麈劇談，或射或弈，或琴或嘯，披襟清徑，弄花香渚，終日與魚鳥相樂，恍然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者也。若曰是地不過數十步，山得無謝崑崙之高乎，水得無謝雲夢之大乎，堂得不爲大厦耽耽者羞乎，不知一拳之石，與泰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海同性。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爲。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雖在環堵之間，曠兮曾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也。此之所樂，己之所獨者也。人之所同，其樂自外，己之所獨，其樂自内。一境雖不同，要之非賢者則不與知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真得之矣。余内外俱進矣，願紀之以告予之儔。」僕曰：「諾。」於是乎書。《忠簡公集》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七，道光《巴州志》卷九。

義烏滿心寺鐘記

宣和六年十一月

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爲欲所沈迷，不爲邪所障蔽，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識，虛懷聽受，隨所聞聲，夤緣入道。譬如雷霆蟄驚，凡牙甲昆蟲，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群動咸作，奔趨爭逐，擾擾競前，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戒懼心；暨至食時，饑火煎迫，嗷涎貪噬，腥羶無厭，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齋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爲市，矜智嚇愚，籠絡利己，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想顛倒，莫覺莫知，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倀倀冥行，莫知所趨，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依歸心。如是等心，悉繇中起，念念勿絶，證無上緣。因知衆生因鐘以聽其聲，因聲以考其意，因意以明其心，因心以會其道。如來所寓，思宏濟人。滿心，古精刹也，形勢盤礴，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度小瑣，發響焦急，無從容韻。寺僧有宗徧募檀越，弋陽主簿葉天將捐財倡之，寺衆環喜，和者沓至。於是大體鈞模，采鳧氏法，規天地以爲鑪，翕陰陽以鼓氣，回禄騰焰，飛廉助威，熠耀璀燦，融爍銷液，神施鬼設，一瀉而就。頂蟠蒼虬，蝮蛇鈎搦，徽以金索，懸置挈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應四生六道，濡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脱。茲勝事也，樂爲頌云：

〔一五〕目：原作「日」，據右引改。

〔一六〕以：原作「先」，據右引改。

〔一七〕何：原無，據右引補。

〔一八〕忍：原缺，據右引補。

〔一九〕涓：原缺，據右引補。

虛，盜賊不作，民安且治矣，致力于神，適其時也。」乃擇屬吏之事事而敏者，委以完繕，且戒之毋取于民，毋勸於衆。繇太守而下，爭出俸錢以助，其費數有差，皆不約而從也。始事之日，群心欣愉，工不候呼而集，材不俟鳩而足，陶甄致良，劑劂致巧，易腐以堅，代撓以直，增卑而使高，廓隘而使廣，欹者正之，潰者起之，昏污者飾之。晦朔不再，匠氏告成，公乃率僚佐落而祀之，公親爲祝辭以告之。禮成就次，衆皆曰事神若是，謂無負矣，因謂僕紀其事。僕曰：「然。」夫智有餘者，常不足於忠；勇有餘者，常不足於義。僕竊謂嚴侯兼之。方先主之將入蜀也，劉璋既遣法正結好，發兵協助。逮其來也，親出都城三百里，與之會飲百日。璋已墮先主彀中，曾不少悟。侯獨拊心嘆曰：「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曰智而忠乎？及張飛擁大兵而西，勢欲吞噬巴蜀，郡縣聞之，不棄城走則開門降，惟侯領一州之卒，以死拒敵。力屈被獲，猶數飛而罵之，且曰：「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將斬，顏色不變，終不少屈，非曰勇而義乎？嗚呼！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之勁氣，金石之堅。智足以謀，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斷，而惟義是爲。使之遭盛時、佐明主，任之大事，假以重權，必能奮不顧身，行其所志而盡其所長，勳烈之偉，名節之顯，當與古社稷臣比肩矣。惜乎生而不幸，委質于僭竊之牧，使功名不顯於天下；死而不幸，史臣不爲立傳，本末不見於後世。僕每讀《張飛傳》，見侯行事，未嘗不廢卷太息而爲之橫涕也。抑世之士大夫，有以柔聲媚色，期就軟熟，巧爲進取，冒躐華要。或不得已而補外，猶竊名藩巨鎮，坐尸寵禄。一旦事出非意，神氣駭奪，莫知爲計，甚至於變服雜庸，匿田舍中，以幸苟生，俾一方生靈，魚肉賊手，國家果何賴於鼠輩爲哉？然

則嚴侯之忠誼，誠可尚也，宜乎血食巴土，萬世而無替。《忠簡公集》卷三。又見道光《巴州志》卷九。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夫百億妙門，三藏爲總。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思議也。如來出世，以大士因緣，示悟衆生，繇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而所聞亦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圓機定數之義，播列諸部，星躔霞布，沒世不能誦其文，終身不能發其蘊。于是彌勒大士，闡大方便，聚諸經以歸三藏，使流通教典，盡載一輪，塵沙法門，同歸一揆，聽衆生信而揚之。則不須朝講暮習，於彈指頃間，含受法要，心怡神悦，蕩釋諸苦，發探蒙愚，展迪聾瞽，復性命之真，救迷妄之失，可不謂無窮之利乎？烏傷之北，附縣一舍，有院曰「景德」，肇荒于唐。山主琳師，始建經藏，寫經律等僅一百函。師歸寂，缺而不講。越治平二年，院之徒契湜，徧募士庶，經滿其數，置函五百，成卷五千有八。星環金晃，墨寶珍嚴，燦然煥赫。顧舊藏不足以容，時竊景慕。至元豐中，居士葉詵，崇信佛法，誠謂長者。一旦發念出家。聚材孱工，作轉輪以廣其度。住持沙門契海，又化檀信，益爲經理其屋十八楹，越二年畢乃告成。隆廈廣闊，飾以珠貝，華輪盛麗，負以虬龍，窮極雕繪，間錯文藻，内外一新，遠近信仗，四方之人，皆得轉輪。是猶振風之過衆竅，甘雨之成百穀，然後美根長固，惡蔓除滅，芬芳嘉實，皆得饒益。設有下愚至賤之人，若見若聞，或瞻或禮，隨其根莖，各有所潤。譬夫饑者入太

倉，觀夫穀粟，雖未得食，固知可以飽其饑矣；病者之藥肆，觀大劑料，雖未投藥，固知可以療其病矣。以此法味，永施衆生，則饑能充而食難盡，病有止而藥無窮。究其旨歸，何須外求，周旋于方寸，運動於日用，從容中道，左右逢源，動無所牽，止無所累，行無所遮，奚俟輪哉！今觀葉氏所謂藏者，如是如是。至於布琅函，列朱軸，誠爲除衆生饑病方便法也。《忠簡公集》卷三。

宗汝賢墓誌銘

先大夫四子，嶧、灝二弟皆少亡，惟兄與某，自幼歷艱辛。某既忝一命，惟兄服勤力穡，肯播肯穫，以克幹裕厥家。某嘗愧弗獲朝夕相從事，意謂投老當奉几杖於東皐西疇，優游以憑化遷。及方丐宮祠，浸圖爲休致計，不幸以罪斥。繼而睦寇竊發，橫肆焚劫，衣冠良善尤被害。兄逼兇焰，遑遽挈妻孥，奔避山林間，昏夜迷誤，因溺死，實宣和辛丑二月二十四日也。是時路尚梗，迨閏五月始聞訃。嗟乎，兄之積行乃罹斯禍耶！某失怙恃，繄兄是賴，聞問痛弗自勝，即寄書諭稷曰：「汝父存，某既不能相倚以生，今亡，又不得撫棺號慟以盡哀，所可報友愛者，惟襄奉耳。汝舉葬，宜俟某躬與執紼，庶酬夙志。」稷卜地協吉，泣血來告，某啓緘梗塞，且自言曰：「吾尚忍銘吾兄耶？」然義不當辭。兄諱沃，字汝賢，世爲婺州義烏縣人。曾祖惠，祖拱，皆不仕。父舜卿，贈朝散大夫。母劉氏，贈太宜人。兄始娶劉氏，先兄卒。再娶時氏。享年六十有七。兄天姿夷曠，撥置邊幅，直情徑

行，靡所阿徇。事親孝，於飲食起居際，時作諧語，慈顏每爲囅然一笑。平居怡怡，無慘沮意。甘疏淡，氣不下人，未嘗以圭撮干親舊，亦未嘗以點墨擾州縣。喜賓客，曾不顧供具有無。朋游中有倚豪富作氣勢，陵轢貧下，或揜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兄於廣坐中，直以理折之。彼雖暴戾，心自愧服。鄉人欲作一不義事，必先畏縮曰：宗汝賢知之，定衆辱我矣。以是俗多敬慕。五子。曰愈，兩貢於禮部；曰三六，少俊爽，皆先兄卒。曰稷，謹願有志趣，能訖大事。曰臯、曰夔，皆勉學。稷卜宣和丙午正月乙酉，葬兄於同義鄉新塘原，泣而爲之銘。銘曰：

兄任直心，不生虛妄。惟是寡求，故氣不喪。諸子詵詵，蔚有趨向。善之所鍾，神自來相。他日錦章，賁松軒上。歸安茲邱，慰斯人望。《忠簡公集》卷三。

葉處士墓誌銘

公諱桐，字彦倫。其先睦州人，五世祖徙居婺之義烏後宅里人。祖迎、父遜，潛德不仕。公天資沈靜偉特，始居貧約，生理日蹙，因擇地之廣口，見層巒沃壤，築居其間。治家先勤勞，不妄取諸人，而生日裕，不私蓄諸己，而用必舒，本末緩急，咸得其宜。常自言曰：養身可矣，養其心者可失乎？爲今計可矣，爲厥後計可緩乎？觴詠固可樂，豈若田園之樂深？贏金固可積，豈若詩書之積久？乃依山原，緝園亭。四方賓客過其門者，延之無虛日。一時英才碩德，咸發胸中之蘊，與其子孫游，

講明爲學之方，皆嚴整無他好。公亦游泳其閒，讀古人典要，自得真趣，鄉里皆稱爲處士。紹聖元年四月，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五。娶錢氏。一子曰琳，克孝克倫，不幸先亡。公哭之慟，雖諸孫敬養更侍，甚於平日，終某天年，今若此，非天喪我乎！」未期遂亡。一女，適駱氏。孫男四：長義，鄉貢進士；次策、筠，大學生；幼筌。三年十月甲申，葬于邑之永安鄉方丈塢。余嘗受知于公之季氏，熟公言行，來請銘，迺弗果辭。銘曰：

氣偉特兮性温厚，躬儉約兮致豐阜。樂田園兮得所守，資詩書兮貽厥後。與山嶽兮齊其壽，石可壞兮銘不朽。《忠簡公集》卷三。

陳公墓誌銘

公處麗水人。幼喪母，隨其父僑寓，因與先人游，遂相結爲義兄弟。某省事，即尊奉公若叔，公撫視某猶子也。後雖爲姻家，而眷眷克恭，如念天顯，未嘗一日替。先人中疫氣病幾死，至親無肯過門者，惟公不忍離側，凡藥餌必嘗而後進。某護先人喪，歸自膠水，公迎之路，撫棺號慟，哀感行路人。先人諱日，公躬走佛剎薦奠，以叙追悼意。公與先人，自幼至老，自老至死，已死且不忘，每語及，必梗塞泣下。嗚呼！公有實德於某，曾未一報，今乃云亡，墓隧之刻，非某其誰宜爲？公諱允昌，字得全，今爲婺之義烏人。三世皆不仕。曾祖桓、祖生、父居昱、母魏氏。公父，某尚及見之，

龐厚温粹，與人侃侃言必以誠，獨生公。公娶雪溪潘氏，先公卒。公自幼特立，嚴正而和，疏通而信。惟喜佛，思淨覺心，求寂滅趣，於是屏居小室，宴坐湛然，離諸染著。凡所酬對，取静爲證，無毫留礙事，如老尊宿常梵行者。一方鄉人，有訟必質公，公爲剖析理道，定論曲直，又飲之酒以和之。故凶悍狡獪愧服，無復敢譁，間有窘乏，不吝假貸。怠慢者諭以勤，浮侈者諭以儉，漫浪不謹者諭以修飭，不獨隨宜周濟，而必寓之教焉。里有喪，不問識與不識，常備棺槨以副其求，若急難所需，無少難色。以是鄉人依歸愛慕，若疏若戚，若遠若近，咸不言姓名，止以公稱之。惡少不逞輩，不敢造公門。或持縣檄至，必唧唧下氣怡聲，惟恐公聞知。此非有力脇持之也，皆自心悦誠服如是爾。公享年八十八，未亡前一月，屏去茹葷，浸不欲食，但飲沈香水三日，百無所苦，神識不亂。以宣和壬寅十一月十二日，若睡而逝，茲殆學佛積善所致然也。公一子一女。子昂，迪功郎，前任邵州新化簿。公薨背後，哀苦毁瘠，去公九十日而卒。女適游士傅璨。孫詩，懋於學，公不欲其去膝下，强納粟爲大廟齋郎。曾孫敦仁、敦義、敦禮、敦智、敦信。曾孫女四人。卜以宣和癸卯十二月乙酉，葬公於永安鄉下巖原，使來乞銘。某不敢以廢學辭，謹爲之銘。銘曰：

公坐一室，心自内觀。了知六塵，皆見幻妄。故於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予復何言。茲强銘公，聊示爾後。《忠簡公集》卷三。又見《居士傳》卷三〇。

陳八評事墓誌銘

某先父行己謹且信，不泛交游，與公相厚善，情好既篤，遂結爲姻家。今公之孫暘，以書告某曰：「暘祖安厝有期，願丐銘藏諸幽。」暘，某甥也；某，公婿也，義不可辭。公陳姓，系出有嬀，世爲婺之義烏人。曾祖、祖、父，皆晦迹不仕。公諱裕，字寬夫，天資莊重，不妄嬉笑，不輕然諾。孝於親，母年九十餘，公下氣怡聲，左右承順，起居飲食，必躬省視。出入戀慕，不啻如童穉時。二兄一弟，疏懦不立，公俯仰友愛相怡怡，至老不少懈。嘗聞《禮記》云「毋不敬」，公曰：「嘻！果能行此一句，即不失爲善人君子。」某幼聞是語，暨長，觀公禔身接物，循循侃侃，其與鄰里，不問長少，必委蛇致恭，毋敢慢。有以急難告者，隨分周濟。見樵牧子，亦推誠遇之。使僕妾未嘗形之色。聚族數百指，閨門雍肅，中外姻戚，咸以長者稱。娶劉氏，享年八十有六。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正室。垂死，神識沖靜，殆平生樂善寡慾之致也。男六人：曰什，和易孝友，踐履如公；曰錫，處太學，以文行馳名，及進士第，朝廷除復州教授，一子不幸皆先公卒。曰伋、曰備、曰成、曰鏜，咸修謹克家。女三人，長適劉哲，次適宗嶧，幼適某。孫男七人：長孫宗哲，醇厚可喜，亦少亡；次宗暘，以武舉進士第，試吏密之安邱尉，方力爽邁，當塗交章薦之；曰宗益、曰宗臯、曰宗卨、曰鼎、曰昭，兩預鄉薦。孫女十人。曾孫男一十七人。曾孫女五人。伋、備、成、鏜，卜以政和丙申某

月某日，葬公于祖塋之側。某自幼與公子錫游，且係葭莩之末，知公之所存爲詳。銘曰：

修之家其德乃真，盟之獨其行乃惇。嗚呼如公，是宜慶流衍溢，而俾子孫振振！《忠簡公集》卷三。

閿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壁上瘦者，乃人天師。非病維摩，亦非辟支。學道雪山，跏趺忍饑。中包太虛，外示清羸。方其瘦也，一麻一麥，鬢髮如蓬，巉巖面骨；及其肥也，丈六金身，相三十二，爲佛世尊。非我癯儒，亦非飛仙。願此法身，充滿大千。是故合掌，作此偈言。《忠簡公集》卷六。

題拘師休牧軒頌

青居曾露一絲頭，謾示人能解牧牛。究竟本來無一物，未知能使阿誰休？

一乘休去已忘機，恰似當初未牧時。雲起雲消本無迹，有爲全體是無爲。

空餘短笠與輕蓑，道着休時事早多。更向中間問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忠簡公集》卷六。

告金天廟文

維嶽雄峻，維神司之；雲雷翕張，神固專之。作帝金天，號位高明，云胡戎醜，竊我盛名！夫金者，奠方則爲西，制器則爲兵，論幣則爲上，鍾人則爲英。厥號耿光，可享維神。彼虜無知，擅于厥身。匪國之殃，繄神之讎。神弗殄誅，爲神之羞。大發陰兵，百萬其師。怒目張牙，龍甲豹皮。彏弩橫刀，鐵騎沓馳。助我羆熊，戮彼鯨鯢。神以獨尊，祀以不隳。借神威靈，一掃無遺。《忠簡公集》卷六。

請寧國再開堂疏

伏以山上浮雲，本無心於去就；海中潮水，豈有意於往來！無非時節因緣，要識卷舒任用。寧國堂頭，自家衣鉢，非徒庾嶺傳來；心地泉源，便是曹溪流出。吞盡三世諸佛，跳出四面八方。七縱七擒，縱橫妙用；三仕三已，喜慍不生。何妨舊店重開，可謂前燈復續。珠還合浦，鶴返故巢。正當恁麼時，請說這箇法。《忠簡公集》卷六。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伏以萬法本空，一性圓寂。撚花驚嶺，曾虧一笑之瑕；面壁少林，猶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真俗之二諦，泯色空之兩途，自非圓頓之流，曷致機筌之用！某人長老，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于治平，實印可于法湧。退藏密旨，棲心彌勒之道場；重振宗乘，示迹法輪之古刹。人天共集，凡聖瞻依。會須振領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線不容。除是慣戰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徇衆情，無煩退託。《忠簡公集》卷六。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靈山正法眼，本從微笑傳來；金粟不二門，亦向無言悟入。必將說難說之法，相與參未參之禪。灼然開口便差，須是當仁始得。某人導雲門之一派，住龜鷲之三春，祖風夙振于淮壖，道價浸高于海内。屬寶林之虛席，合衆刹以謀師。既蒙赴感于隨緣，何異逢場而作戲！前日瑯琊席上，已示老婆心；只今襄水岸頭，佇聞獅子吼。《忠簡公集》卷六。

爲華州作延請晝老疏

義標第一，建特地之伽藍；語揭前三，屹衝天之窣堵。雖伏神龍之暗護，亦資象數之冥搜。不有當仁，豈容作禮！某人性融圓覺，迹契因緣。定裏光明，入惠持之境界；句中法令，得智老之門庭。願解禪包，來提祖印。奮拳擲臂，宜借掌於巨靈；舉拂拈鎚，試拔蓮於玉井。不憂末劫，端是本心。

《忠簡公集》卷六。

千手眼大悲偈

千手一手用，千眼一眼觀。用觀無差殊，何必許多般？《忠簡公集》卷六。

覽鏡偈

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鏡中人，却歸什麽處？《忠簡公集》卷六。

盧行者偈

休問東西南北，莫說之乎者也。直饒神秀文章，不似老盧行者。《忠簡公集》卷六。

佛說偈

後學要說禪，教人學團謎。佛祖意分明，但爲傳衣偈。《忠簡公集》卷六。（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二七九八

晁説之一

晁説之（一〇五九——一一二九），字以道，又字伯以，自號景迂生、老法華、天台教僧，清豐（今河南清豐）人，端彦子。熙寧中，父官杭州，隨侍。元豐五年登進士第。歷任兗州司法參軍，蔡州、宿州教授。元祐中，群公以博極群書、雅有史學科薦，蘇軾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薦。元符三年應詔上書，坐入邪籍二十餘年。崇寧中，爲承議郎、知磁州武安縣、定州無極縣，監陝州集津倉。大觀末監明州造船場。宣和中通判鄜州，知成州。靖康元年以著作郎召，除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未幾，除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坐請補外落職。金兵南略，避難高郵。高宗繼位，召爲徽猷閣待制兼侍讀，提舉萬壽觀，再請，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正月卒于江寧舟中，年七十一。博通六經，尤長于《易》，著述多達三十餘種，今存者僅《嵩山文集》（又名《景迂生集》）、《晁氏客語》。見《晁氏世譜節録》（《嵩山文集》附），陸游《景迂先生祠堂記》（《渭南文集》卷一八），范祖禹《手記》（《范太史集》卷五五）。

《嵩山文集》二十卷，其孫晁子健所編，多以抄本傳世，缺訛甚夥。四庫全書本雖錯訛略少，但凡涉及詆斥金人文字，無不竄改。故本書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校以四庫本，另輯得佚文四篇，編爲二十三卷。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上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監押臣晁説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伏聞《春秋》正始之義，莫大于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寬大，民心説豫。一日四方萬國莫知其然，而同聲驩呼相慶，盛矣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陛下始初清明，黜閹宦之詭隨者一二人，斥侍衛之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奇工數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天下之民至于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寬，沛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昔唐褚遂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憲宗之盛不得歸葬。何幸陛下一日即位，錫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葬自嶺南，聽子孫叙用，實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澤也。甲子詔書褒揚趙普殊勳，官職其子孫，于是乎又有以見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説，陰陽勝復之論，臣不敢爲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明德，其適見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天其忘予，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詔中外臣庶實封直言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不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

而仰足以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何幸今日復睹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臣意今日復有倫輩者多也。如臣之愚賤，輒敢罄芹日之誠，獻芻蕘之言凡十事，以奉明詔之萬一，惟陛下赦其狂瞽財幸。其一曰祇德，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于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于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祇德？臣聞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爲治也。如其檢身積思，夙夜勉勉，以祇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内聰明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雖辨智而虚己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莫之蔽，任賢而名實稱，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稽古，爲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爲法，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祇，而力之爲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略，適足以罷中國；唐明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禄山之叛；梁武帝内外之學俱博且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隨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强明文藻，陽尊賢士，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平敵國，而近蔽于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于數百年間，而元兇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爲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盛于漢文，居明光宫，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議者皆患漢文不能盡賈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愚獨以謂不然。蓋誼之言不純于德化，實

未與文帝之意相當，文帝非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夫聞賈誼之言，而不輕于作爲，不誘于功名，挺然不改其清淨無爲之操，此漢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蓋自古願治之君，溺于名人可喜之論，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于作爲，自欲暴功名于百王之上，而卒貽天下後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知漢文之爲盛德也。景帝之材業皆非文帝比，而後世之稱治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蓋景帝之繼文帝，不君必創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儉，不失文帝之材業實視景帝爲優，有尊詩書之名，有修禮樂之觀，豈不美哉？而兵窮絶域，刑及反唇，利悉秋毫，天下騷然，不勝其聲。使斯民不睹詩書禮樂之有益云者，無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以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武帝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善乎朔之此對直以孝文爲堯舜，謂唯孝文之恭儉可以救當世之弊也。使朔之對不知出于此，而迎意諛悦陋文帝之恭儉；高引閎駘，增武帝之盛氣，則朔者漢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豈獨爲漢之利哉？臣願陛下視今日宮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謂法祖宗？臣聞人君

之于國，猶人臣之于門户。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舊存焉。繼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太甲，明言湯之成德也；周公之于成王，罔非文武之誥教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爲晚也。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祇適乃文考」，而後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自古以來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聖聖相繼之盛者也。後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發揚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朝廷命令之辭、臣下敷奏之言，掩不發揚重光之赫奕，徒誇歲月之新美，不知何説邪？臣竊睹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歷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公劉》戒成王，尊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己言于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發揚歟，其實未足取法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于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鑑國史，祇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宜于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于今日乎？尊賢貴士，誠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深于今日乎？取于民者多寡于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仁宗時，嘗詔李淑爲《三朝訓鑑圖》〔一〕，既又詔富弼爲《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聖政》，録之上，仁宗嘉納

焉。神宗因衆書詔近臣作《寶訓》，則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馬法之弊，爲王珪等言：「朕于是愧見文彦博。」珪言：「當時改舊法，自是王安石主議。」神宗爲之歎息。或欲更館虜使之食饌者，神宗言：「固知日不變饌爲不堪〔二〕，是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也。」新作原廟，世王太祖後之類，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臣載惟祖宗舊章，有若費而省，若可廢而不可以已者。務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輒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復者。如科場有詔申重求士之意，盛夏恤刑有詔丁寧欽恤之意，守令朝辭賜以七條，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不專設徒隸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士以故貴禮義，尚廉耻，方以犯義不及其鄉人爲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曠數十年來，未聞朝廷下一詔書勸厲風俗，或求賢賞善，或勸農復租，乃使斯民戰戰，以苟免朝夕爲幸，可不惜哉！其害近而方熾者，河北鹽法也。仁宗嘗因王拱辰欲榷河北鹽，已而聞張方平之言亟罷。神宗又嘗因章惇欲榷河北鹽，復聞文彦博之言而罷。今卒榷之，使河北商旅失業，兵民食味不調，稅入不足，其不法宗祖之過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姦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讎。無以決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心知其非而語不敢辯，當其責者義有所不得辭。于是乎群小人意得競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陰貽天下之禍莫甚于此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于末世弱君强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群臣指元祐爲黨，其猶可也，至于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毀我神考。不知國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爲亦得此耶？真不幸哉！天下有識之士，不喪忠義之心者，無不痛心疾首，欲辯

之，厥路無由。幸陛下一日清明，得以昭陳，因以曉于無窮之來世，實天下之幸也。彼紹聖之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顧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間，焦心勞思，百度修舉，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負于天下，何所慊而非謗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婦，尚未之有萌此心者，二三大臣獨何事而乃爲此乎？蓋甚非人情也。如司馬光之進退，唯我神考爲能全其高，製序以寵其書，且命侍讀以其書聞于邇英閣。如文彦博之耆舊，唯我神考爲能發其不言之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恩禮莫與比者。如蘇軾之獻言，惟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于衆人必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徇我神考于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端耶？如以謂元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爲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于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是平、勃不忠于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罷榷酤，輕徭薄賦，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堯舜之相繼，宜無可議者，舜于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尚何苦而修之耶？神宗熙寧之初，鑑嘉祐、治平之末，士忸于安樂，而或失之因循頹墮，可更張振起之，適足以崇祖宗之丕謨，爲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納之死地則不已〔三〕，其亦明矣。伏惟陛下聰明博達，必有以超然燭此無疑。將見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禄食，因以發揚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後世于神宗無間然矣。所謂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顒顒，伏望明詔之下，

幸陛下留意加察，無徘徊也。臣愚竊又有私憂過計，以謂陛下聰明無所牽制，灼見此一日之疑，以詔天下後世，固善矣，抑亦末也。奈何紹聖大臣肆其私意，欲表裏遷就其説，謂前日神考之史爲誣謗之書〔四〕，率然委一二新進末學重修國史，特起後世之疑也？後世學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見新史之美而疑舊史之惡，謂新史之公而指舊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其害又豈不大哉？臣雖未嘗見舊史，而敢謂舊史必不敢爲之誣謗。何則？實無自而誣謗之故也。蓋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實。史官苟非許敬宗輩，則莫之敢侮于斯也。其爲重修之議者，不過大臣自爲之地也。如神宗謂吕惠卿矯蹂輕誣；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曾布、惠卿自陷不義；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石才吕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安石約王韶不以熙河實費奏聞，而率不能欺；安石之退八年，而禮遇日薄；富弼之死則自製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歎仰神宗之明聖。共所聞見如此者，不知新史官爲神宗而書之乎？其與大臣爲地而諱不書乎？臣願陛下獨運不惑之智，詔神考舊史並行不毀，以祛後世之疑，不特當今之幸也。太宗患國初承學之士所撰《太祖實録》不足以盡創業之大美，詔張洎等重修《太祖實録》，與今之好問者猶多求舊史以考同異，是舊史之不可掩如此。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于其間也。且夫初欲增美者，猶不能塞後世異同之辯，而初謂辯謗者能免後世二三之議乎？昔司馬遷作《史記》在漢武帝時，所載漢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得失，無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漢高祖、吕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前《漢書》在後漢明帝時，所載前漢二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皆無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漢二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

耳。陳壽作《三國志》在晉武帝時，所載晉宣帝、景帝、文帝之于魏、蜀、吳事，雖不得如遷、固之肆，然微而顯，婉而可觀，至今言者曰晉之取魏并吳、漢，其如是也，豈不與天下爲公乎？未聞漢、晉之君以謗前烈，罪遷、固、壽輩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何謂歸利于民〔五〕？臣觀《春秋》宣公十九年冬書「初稅畝」，君子曰，譏其既什一而稅田，又什一而斂財，其惡則不自哀公始，因有以用之也。嗚呼，聖人之遠利辨惡，如是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爲至公至薄之稅也，哀公之田賦猶爲至良至平之賦也，董仲舒稱漢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是也〔六〕。不知聖人復出于今，當如何其書耶？今之賦役又幾十倍于漢耶？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爲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于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爲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微尚多，有司且難于條對也，不知斯民嗷嗷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于星火，譴訶無所不至，惟錢是恤也。凡百執事能催科斂散者爲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爲不賢，又從而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耻，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興，刑罰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廩以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蓋在于此也。自古固亦有爲富國

之術者，皆有謂而爲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關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因巴蜀之産，欲滅魏吞吴，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帝之初，承文、景恭儉積累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百姓家給人足，不啻富矣。其後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鐵酒榷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爲富民侯〔七〕。以此而富國，爲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宫室園籞之費，耳目聲色之盡，宦官女子無貲之賞，而務富國者末也，臣所不忍言也。國家受命于兹百四十有一年，寸紙之出，旦晝之移，威信萬里，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而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度敗禮之欲利也，不如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聞太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庫有儲，當放天下三年税賦。」嗚呼，大矣哉！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税賦外有取于民也。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榷易院，增課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爲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遷内副使。嗚呼，太宗之不植貨利又如此，名器之慎也。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而爲待制，或不讀書而爲館職，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于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廬里之中，鼓樂之音〔八〕，遠近相聞，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時亦嘗乏兵食矣，有司請下轉運經度，真宗未之許也。其喻有司曰：「下轉運司經度，則不免役民，其出帑以給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無流離

死亡之民。比年以來，一穀不登，千里受弊。失時不雨〔九〕，豈但狼狽，而使有溝中之憂也。河北荐饑，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餘萬人，處其小郡亦數千人。母棄嬰兒，父食壯子，荼毒萬狀，頗駭聞見。賴祖宗含養之久，天地社稷之靈而無他也。其爲賑濟之方雖勤日夜，無所愛惜，然馭既奔者難爲力，拯已沉者難爲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與其厚散于凶年，寧若寡取于平歲，無置官以專利，而歸利于民也。神宗一日手詔王安石曰：「訪聞市易務日近買賣大段苛細，市井之人頗藉藉怨謗，以爲朝廷將浸淫盡收天下物貨自作經營。可子細察訪，速與戒約止絶，止令依魏宗元擘劃施行。」奈何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盡收天下物貨？神宗因張方平之對，不鬻閼伯微子之廟，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宜夫言利者永絶意于祠廟，而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廟，又復奈何。神宗後因王安禮之言，盡蠲市易累年之息萬萬計，一日之中，出囹圄、脱桎梏者，不可勝數。天下欣欣然。神宗即有意罷市易法，光乞罷制置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安石未肯。是歸利于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後之善其先者，當推其意，而必固守其跡，斟酌于時，不必曲狥于文。堯舜異德，文武不同業，斷可識矣。唯陛下幸察，詔有司歸利于民，使民得自利，不勞置使者以爲德，不待開府庫以爲惠，不必發倉廩以哺其飢，上逸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錢二分之息耳，亦可罷乎？臣竊以謂常平二分之息，實朝廷大惠也，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貪黷之民不足以行法，使朝廷之大惠爲大害也。蓋名則二分之息，而實有八分之息。何則？農民之用不足，不免稱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而近舉于鄰疃，遠舉于聚落，爲力甚

易。其請常平錢于縣司，則有往來道路、居止舍屋之費，又出息一分也。甲頭紙筆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設法雖嚴，人情尋常不免之費，又出息一分之息。其父兄之訓嚴者，妻孥之累篤者，乃能以八分之息畢一歲之事。如或不嚴不篤，則遨遊廛市之間，顧盼之際，所請納之費同之，是謂八分之息。如或不嚴不篤，則遨遊廛市之間，顧盼之際，所請之錢空手矣。使民至于父子相夷，風俗滋弊，其利害輕重可勝計哉？今夫嚴父母之厲幼子，使手不得執錢，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其子矣，不處就田野，遠城市，而以耒耜鋤芟爲職，而納之于邪，使見異物而遷其心，非所以迪民也。古之人論知人之術，猶要之貨財，而其仁其不苟得者賢之。今乃與此無知貪黷之小民而共財，不亦難乎？方其請給之時，不知所害也如此。及夫彼納之時，賣田毀屋，棄妻鬻子，鞭朴是加，其害百端，理無足怪也。弱者由是轉而爲奴僕，强者由是起而爲盜賊，姦黠者由是肆其欲，爲鄰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雖無足怪，亦足憐也。彼如稱利于富家，固酷于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蓋彼無連甲保識之累，可與者斯與之。縣司則無由盡識其人之面目，況審其人之虛實，不得不嚴于連甲保識之令，而令雖嚴，其浮僞相保，卒亦奈何！或一人逃亡則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則累一鄉矣。彼又無稅户之限，可與者斯與之。縣司非稅户則不可與，而與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可與，難乎爲法也。夫民之吉凶喪祭，意外有欲，朝莫叩富家之門，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孟春之給也。及其納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錢或貨，一錢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縣司必責子母之錢，一日俱至，執鈔旁立庭下，以待勾稽也。其所與之期可先可後，又不如縣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隨之也。由是言之，輸官二分之息，實有所害，而民間子母相

侔，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緣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并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則？今之民力大屈，爲盜賊猶不耻，況于一日縣司開府庫而名欲惠之乎？方且勞勞然患不得，既得之患不多，寧暇恤後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蓋已不復有也。前日民力猶從容，與廉耻之心猶存，似或知畏而遠後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務得，及其輸納之時，下不争則不已，上不刑則不足，有司遇如是，不知有他術乎，抑唯刑之爲術也〔一〇〕。蓋一人或可寬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人可寬假，而縣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縣令守文，不肯取新納舊，或許之而新不足數，退有同保之累，進有刑禁之嚴，使民盡四支之敏，無以爲一錢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則何以塞責？姑求塞責苟免，寧論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時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人唯患縣司散常平錢之不急，而甚至樂歲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與農貿易，不勞質劑，皆指秋成以爲期。今秋成之時，一人在門，一人在野，征常平錢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嗚呼，風俗之弊，一至于此，可謂甚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惜哉！何時而已耶？且夫天有常時，地有常産，民有常力，其間相去不能千萬也。今常平之利取于民者，歲復一歲，不顧其弊，卒使何以堪之乎？試以一邑爲之言，小邑歲俵常平錢二萬貫，而納息錢二千貫，十年之後復有母錢二萬貫，三十年後積有母錢六十萬貫矣。夫三十年之後，民力凋瘵將如之何也？果使何以堪之乎？爲國家計者，寧顧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有重可惜也。上重則下覆，首大則尾蹙，其可忽諸？且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不相輸之患。或藏于民，或藏于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唯藏于民，則民

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于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復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願，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則？朝廷開財利之塗，爲富國之術，則彼苟進污媚之輩，得以民爲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當以重賞。非若富民而無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陛下在龍德宮時，行有乞丐，必以濟之。逮夫一日臨蒞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利，歸之于民，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易·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飛龍在天」，同雲風從而萬物各得其類也。臣願陛下速詔有司，悉歸利于民，無曰初即位，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慶，鄙子産乘輿溱洧之惠，遠榮夷公專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將卑之戒。既罷常平法，即以提舉官職事歸之轉運司，俾出利于一孔，賦用取其于一官，農民官吏各得其職，將見陛下從欲以治也。今轉運司所在空乏，軍儲不支，可爲寒心者，提舉司攘其利，閉其用也。

《嵩山文集》卷一。又見《古文淵鑑》卷五六，《曹南文獻録》卷六一。

〔一〕李：原作「學」，據四庫本改。

〔二〕固：原作「故」，據右引改。

〔三〕納：原作「傳」，據右引改。

〔四〕神考：原作「神武」，據後文「神考舊史」改。

〔五〕何：原作「然」，據本文前後句式徑改。

〔六〕二十：原作「三十」，據《漢書·食貨志上》改。

〔七〕富：原無，據四庫本補。

〔八〕音：原作「旨」，據右引改。

〔九〕雨：原作「語」，據右引改。

〔一〇〕「有司」至「術也」：原作「遇有司如是乎不知有他術唯刑之爲術也」，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二七九九

晁說之 二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下

何爲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吏胥役，有府吏胥徒則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問奴，織問婢，職當然也。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惠也。然其弊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蓋作免役法將三十年矣，曾無一定之論，而耳目變改，朝夕紛紛，何勞而難功耶！如其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瘍手足者，或曰我能藥之砭之而愈，是謂良醫。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無患，惡在其爲智耶？夫去差役之弊則誠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爲之，則未知其說也。是二者事體雖大，節雖多，要可以一言而定。差役之法爲民，免役之法爲利；差役之法若勞民而實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實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則？國家之有倉場庫務，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養者也。官爲擇

民之物力最高者，爲衙前以處之，民之鬬訟侵枉不能自直者，來赴愬于官。官爲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爲吏，以聽上之指蹤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鎛鎡基之好惡，官不能盡治，爲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爲户長以主張之〔一〕。不幸盜賊爲民之害，官爲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爲弓手以警捕之。其他各以是爲率，顧不曰爲民乎？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之錢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爲衙前，委以不貲之府庫，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閑書算者以爲吏人，責以不容奸僞之簿書，姑因吏人而得利也。并團省管以爲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長，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不一，則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既多于昔時，而使之必得盜賊，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他各以是爲利，顧不曰爲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於官，若勞矣。而爲衙前者自以應門户，保産業，少常學以待役，一日役之，不敢漁獵于府庫。爲吏人者，少時之學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記于簿書。爲耆長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不雜以他鄉而任之專，不雜以教閱而事之又專，不敢搶攘于鄉管〔二〕。爲弓手者，視鄉黨鄰里之害而疾之，不惜身于盜賊，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賊而資盜。凡其役滿而歸息于田里，優游無所復輸，顧不曰若勞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衙前以府庫爲市，吏人以簿書獄訟爲市。保正之于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其于巡稼穡之大利，平争訟之細事，非所習。弓手之視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亡去。凡其役無時，幸其奸贓不敗露，則終身尸其禄，若城狐社鼠然，顧不曰若利民而實病之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職而又有大利者五焉，則非俗吏之所知也。何者？大以貲豪于鄉里者，方且趦趄頡

頎，僕役其鄉人之父兄，而使之躬爲僕役之事，陰消其奸逼之心，其利一也。今之以貲自强者，田宅擬公卿，僕隸如官府，縱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于官，而因之識禮度之所設，睹刑戮之所加，善者勸而惡者畏，其利二也。今之民遠于上，不閑教化，未之有比也。昔人欲謂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勞則俱受其敗。彼其役于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懷，桑梓墳墓之累，倉卒之間，其視利病，賤與貴同憂，下與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縣，稍有一事，橫決待期，左右環視，無一人可以腹心委者。民之視其長吏，若胡越然，未之有比也。自常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置田無限，小民日以困匱。若其視田産而出力役，則雖不限田而細民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所謂游手之民者，古也禁而遠之，今也禄而親之，使民去本，蕩然無及。若差役而尚土著，則雖不設土著之法，而游手自將復業，其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賈誼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箱篋，而不知大體。魏鄭公謂俗吏既無遠慮，不達大體，唯奉三尺律以繩四海之人。臣願陛下不恤俗吏之言，自聖衷詔有司，度當今之宜，依熙寧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嚴衙前散從官陪備之禁，實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職，而三路保甲教閱亦可罷去。蓋三路之民，力役視他路固已重矣，何可仍之此役哉？其使斯民舍南畝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鄙襏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厭菽豆之飽而甘市井之腴，又非所以厚斯民也。或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古之制也，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講武，其古之講武乎？今可廢郡縣而封建，棄杖笞而劓刖，悉倣古乎？教閱之書，祖宗之所著令，則今可舉而行之也，臣敢以爲獻。或曰，

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爲一，古之制也。臣又知此亦疏矣。臣竊聞太祖既得天下，使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之大事，可以爲百代利者。普等屢爲言，乃請于太祖。太祖爲言，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略，非臣下所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日飛塵之警，何勞措意于其間邪？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爲逃責飾非之辭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嗚呼，利害之相軋如此，何其危哉！真畏途險轍也邪？孰爲利不百不變業邪？孰謂帝王之道出于萬全邪？孰謂王道易易，天下可運于掌邪？如成湯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慓不悚，則法之所施，得其人利固博，非其人而利亦存；緩之則緩得其利，急之則亦急得其利，是謂大中至正無弊之道者，乃可舉而措之天下也。且作法于厚，其弊猶涼；作法于涼，弊將奈何！臣恐其初，利害之雜，則卒莫能純于利也。蓋利不勝害亦久矣，奚獨此爲不然邪？祖宗之法百年又安，天下本無事，何苦試此危道也哉？譬如有人言我藥能起疾，一劑而愈，不然一劑而斃，誰敢試之哉？昔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季布謂噲面謾可斬。魏延從諸葛亮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從褒斜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從斜谷來，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又豈不審且壯哉！亮謂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抑延不用。孰謂經營天下百世之大法，反危于季布、諸葛亮之用兵哉？唐太宗言，李勣

用兵每大勝，江夏王道恭不能大勝，亦未常大敗，聞平亂禍、創業之君，不可不勤于用兵；繼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廟，急賢以崇禮樂，勤政以厚風俗，孜孜唯日不足，何暇兵之議也？于斯之時，萬邦咸乂，四夷屈服，罔有內外小大，無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議也。不幸而夷狄無知來內侮，古今異勢，或文德之不來，而以我之順攻彼之逆，兵不接刃，而彼自授首矣。又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縛豚搏犬，一夫是力，皆無勞于兵也。夫繼世守成之君，尚德不尚兵，亦已明矣。臣請以唐爲之言。明皇沈蠱衽席，自銷其前志，祿山乘昏一舉而覆兩京，當是之時，天下之兵爭先甲冑，不謂不衆；其將則郭子儀、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謂不武；其守成則張巡、許遠、顏杲卿，不謂不忠。而成皐不爲之固，潼關不爲之險，河北不爲之守者，非用兵之罪也。河北自是世爲唐患，而餘風被于齊魯梁蔡，皆效尤而爲邦盜，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將百年。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靈威，不假天寶之兵，不用天寶之將，不勞天寶之守臣，不出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諭之以順逆，即位之四年，崔嘏來歸我，邢州王釗來我歸，洺州安王來歸，磁州郭誼殺劉積而澤潞平。天下方鎮一日聳然易慮，奔走朝貢，回鶻于是乎破膽請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而武宗之興非用兵之功，則兵也者以之繼世守成，果何有哉？雖然，武宗固武矣，又得李德裕以爲之相，宜其功烈巍巍如此，而求其所以致此勢順而力易者，實本于高祖、太宗德澤之舊，而朝廷之素尊也。德裕每諭河北三鎮之使者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概可見也，臣故曰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威靈云，

〔三〕唯陛下幸察。何謂不用兵？臣

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是繼世守成之君，易于爲德而屏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然其所以爲用兵之説者何自而發哉？臣知其人也。蓋大臣持禄固位之術，莫如勸人主用兵，功若成則謀臣賞第一，他人莫敢先其寵；功若不成，則上方以邊事責之，他人不敢繼其後。身死于廟堂可也。姚崇勸明皇不幸邊功，而相明皇四年罷；宋璟責明皇兵甲不瀆，軍不輕進，而相明皇五年罷，再相亦五年罷；至于李林甫導明皇封藩將，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又彼行險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貴而無以爲資，乃爲國生事，獻開邊之謀，其人本囚虜之材也。事若成，則富貴，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誅竄擒戮，亦其所分。是在彼得喪實無所繫，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邊場之臣阿廟堂之好，廟堂之臣侈人君之欲，誇大張皇，隱亡諱敗，至于日賀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賞其勝而不知其敗，可不惜哉！如前日將官魏剑死焉，初無一人聲之者，至剑之妻泣訴剑存亡于待漏院，大臣乃言：「既是多日不知消息，必是陣亡。」不知此爲何等語也！一將官之亡尚不以聞，則卒伍之没者可勝歎哉！今夫人孰肯鬬狗彘？金玉孰肯易瓦礫？奈何以中國之尊而較夷狄之勝負，棄金帛粟米之巨萬而争不毛之尺寸哉？其勝猶不足道，而況于敗乎？其得猶不足道，而況于亡乎？誠勝且得矣，邊境愈遠而屯戍愈多，饋運愈勞，中國愈困，恐非朝廷之福也。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復，奈何？臣以謂靈武者，太宗之所棄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棄也〔四〕。且邊場之地，適彼適此，亦其常事，何必深讎而血戰以争之邪〔五〕？設如一日盡得幽薊、靈武之故地，不過添數十亭鄣，列七八郡縣，增職方之一二圖籍耳，其于九鼎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

無所預也。且夷狄自有盛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果于中國何所重輕哉？如匈奴常圍漢高祖于平城，其後數爲漢患，而至哀帝時乃上書願朝。吐蕃以二十萬衆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後盡盜河湟，薄王畿而室，宣宗時自以三州七關歸有司。議者其以哀帝、宣宗盛于高祖、太宗時邪？彼幽薊之役在晉開運時，殆今且二百年矣。數十年之前，猶聞彼左衽之民嘖蹙思漢，邊人多能道，其語可傷也。殆今寂無所聞焉者，其久而忘異鄉之悲。其聞中國賦斂之重，征戰之苦，而不知慕邪？虜主今年八十餘矣，每對使者語及仁宗，必重歎息，爲仁宗作忌，則祖宗之德懷于夷狄者，不能忘也。陛下崇德以綏之，何事于兵乎？關中兵不解甲，今又七八年矣，飢饉相仍，米斗千錢不可得。古人所歎父戰于前，子鬬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虚祭，想魂萬里之外者，不意今日復見之也。唯陛下仁慈天授，念蒼生介胄之苦，早下罷兵之詔，實天下幸甚。何謂士得自致于學？臣竊以謂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子。孔子之使群弟子「盍各言爾志」，不必其志之一也。閔子之閒閒，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貢之侃侃，夫子皆樂之，豈好侃侃而惡行行哉？譬如大匠之誨人，欲圓授之規，欲方授之矩，其所以爲方圓之大小，則不必授。而大匠之樸斲〔六〕，又豈一斧斤之力哉？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未爲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春秋》，皆足以爲漢之儒宗，顯忠于漢庭也。今則不然，義理必爲一説，辭章必爲一體，曰是爲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其是多忌乎？臣常謂今之

學者《三經義》外無義理，扇對外無文章，老成者信之。古人謂草野生專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鄭、服之外皆讎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自。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于詩賦，如宋祁、楊寘〔七〕、范鎮，各擅體制，至于夷狄猶誦之。自嘉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于論策，乃得蘇軾、曾鞏輩，至今識者各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書，謂之《新經義》，唯善其説者乃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方爲禄學，無少長賢愚，靡然從之，唯恐不相勝。雖有長才者不得聘，雖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諱之不敢言，塗人耳目，窒人聰明，溺于傅會穿鑿之論，固使人材闒茸，器識卑下，聞見單陋，不復可得前日瓌奇卓絶之士矣〔八〕。仍之援釋、老誕謾之説以爲高，挾申、韓刻覈之説以爲理，又使斯士浮僞慘薄，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議者皆謂科場之壞如此〔一〇〕，何所賴？而公卿將相何所選乎？古人謂王衍清言之害甚于桀紂，臣恐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臣愚少常業于所謂《新經義》者，元豐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而改路者，誠以其學求之古人之書、稽之老成之論而不合故也。臣愚敢爲陛下申其本。夫《詩》、《書》皆本于竹簡科斗古文，不幸出于秦灰燼之餘，漢儒固有殘經之歎，而魚魯豕亥，至于今日，滋爲殘舛。今之説者因陋就寡，曾不省察，不亦末乎？其爲義説，因益回舛，不可一二指也，而《書》之失爲甚。蓋今《尚書》又出于唐明皇時學士衛包之所定者矣，《新經義》之説，如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可訖，老不可敬，禍不足

畏，凶德不足忌之類，誣經害教，固足以病學者矣。而講筵之官，將以是説進于斧扆之前，無乃爲聖聰之惑，而陰貽天下之禍乎？臣前所謂唱此説者，其罪甚于王衍，又以此之故也。伏惟陛下之聰明，略賜省覽，則其書之邪正，無從而逃也。昔虞翻疏奏鄭康成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謂吴武烈「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翻切耻之」。夫以巍巍大宋，而無一虞翻乎？臣頃爲蔡州學官，王安禮爲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别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于《三經義》兢兢唯謹，不敢低昂一語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况《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説之非是者，奏請刊去，不知古人設諸日月不刊之書，其如是乎？如其歲歲改易不已，則學者無乃徒費年月乎？若夫神宗患當時文章不足用，至于再三而思得人，則又中外之所著聞也。如其所著《字説》者〔一一〕，神宗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在學官，使學者紛紛異端。其書古文大小篆之不倫，正俗之無别，從篆從隸，臨時遷就，其私意破律亂常，果何等書也！蓋前日《三經》行而出之于經，皆棄大旨而事句語，有昔人年頭月尾之弊，今又舍句語而争以字，不愈弊乎？《字説》之列學官，甚非神宗意也。其此不當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罷而罷者。《春秋》，孔子筆削，以懼萬世亂臣賊子者也。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一二〕，不知其人倫之大教也。元祐之初，常列于學官矣，恐非所以尊經術也。今之《周禮》，最出漢末，雜之以六國之制，多漢儒之所倫次者。或謂六國陰謀之書則過也，大要斂財多貨，黷祀煩民，冗猥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猶以王制之所存，得列于學官，而《春秋》法王之制，

反可黜乎？臣願陛下博延耆儒宿學，左右勸講，復《春秋》之科，詔學士大夫不爲專家之學，人得自竭其聰明，必有異人爲聖時而出，以副明詔。何謂廣言路？臣觀商高宗夢帝賚良弼，而相説於傅巖版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意説之于高宗，有絶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説乃首爲之言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真老夫常談哉！蓋説之意，以爲人君之德莫大于從諫；從諫之言，當先天下之言而發也。人君既從諫，則無所善之不從，無弊之不知，而他無所復患也。説再爲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王人者，恭默無爲之爲尚，而何所事于多聞哉？蓋説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要在一堂之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敗之言，聞忠臣直士犯顔逆耳不遜志之言，聞閭里細民愁苦歎息之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吏、工商庶人、奴隸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爲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宗爲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况乎好諫納言者，自是宋家家法哉！祖宗好諫納言之實，載于圖牒，布諸聞見者，不勝舉也。勉而崇之，又在陛下。陛下甲子詔書方言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于祖宗之盛德也。夫祖宗故事固不勝舉，而其大德則至誠不厭者是也。夫唯至誠不厭，是以不獨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盡其公，下恤其私，跡若與之有間，而心實愛之不異，終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後已也。如仁宗貶唐介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黄金，既又畫介像置之便殿。潭州買珠子獄聞，而謂唐介必不買，介卒顯于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氣大振，人人恨不能見上爲之言，而朝廷之上日聞蹇諤之進矣。比年以來乃幸

而有一人言事，其一蹙則終身不復用，古人所謂榮華于順旨，枯槁于逆違者是也。是時大臣自謂當時有順從而無諫争，小臣方且救過遠罪而不暇，其敢言！大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小臣或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同惡異，好譽惡諫，必人之順從，至于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或興大役，或起大獄，或講大事，或天文變見，人無愚智遠近，必聞見而必言説者，乃下令曰言説某事者，出賞若干，其能來嘉謨嘉猷，而起幽隱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仁則失之弱，弱則禁之易。令行于一狂夫，而失天下忠良之心；事滋于一日，而使後生者不復知有忠義之事。士氣沮喪，人人以言爲諱，其視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懼哉！嗚呼，壅蔽之風如此，宜陛下下明詔，欲消去之也。臣願陛下驗諸事體，大而宜必有言者，猶不聞言，則閭閻之愁苦，朝廷將何自而聞之乎？如前日黜后，大事也，中外臣寮未有一人叩閽而獻言者，何邪？近如范仲淹，遠如褚遂良、長孫無忌，既不可得，如欲陳元達輩，又亦不可得邪？孰謂國家聲教如此久大，而乏人乃至此邪？夫劉聰蕞爾僞國，而有臣如此者，豈偶然哉？蓋當是之時，有王彰之骨鯁切直，任顗之叩頭流血，陳休之奮不顧身，劉士通之言不行而恚終，使元達果亦忿終，概可知也。嗚呼，言路之通塞，豈一夫獨鳴之力哉？臣願陛下詢諸廷之臣，其由諫諍而進者幾人，其以面折庭諍稱者幾人，其博古今、達治體、善議論者幾人，其骨鯁諒直，不反覆變改者又幾人。大臣之中其無納交于妃嬪者乎？其無締構于閹宦者乎〔一三〕？其無奸險挾私讎以害忠良者乎〔一四〕？其無懷二以沮天下之大謀者乎？今日之忠

言聞與不聞，宜無足怪也。陛下即位，首詔還鄒浩，復置諫列，又增諫員，猶不自足，而下明詔于天下，開讜正路，臣將見天下之士願獻言于朝者，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願陛下至誠不厭，賞諫爭之臣，振忠義之氣，除謗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獨使諫官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得竭丹誠以佐聖治也。其復賢良方正之科奈何？臣切以謂科目之設，能極天下之材，誘天下之忠，表著人君願治之意者，惟賢良方正之科也。蓋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薦之重，天下之人責之深。士之自好，欲不負其名者，忍不以忠直之言，獻之于吾君乎？由是人君數得聞其過，大臣不懼其不稱職，則耻其不能言，更相厲翼，匹夫匹婦得因之以申其情，實一舉而衆利隨之也。故朝廷得人，此塗最盛。仁宗時，富弼、張方平相繼而出，唯陛下幸察。何謂貴多士？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平、勃、丙、魏之屬相先後爲相，而西漢之享國最隆盛。蓋漢相既如此其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時，諸葛亮死而蔣琬相，蔣琬死而姜維相，姜維乃以蜀漢爲墟矣。蓋蜀漢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則蜀漢之士可不貴乎？仰惟祖宗之時，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參知政事四三人，樞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節度使五六人，學士、舍人七八人，内外兩制數十人，館職又數十人，如西京、河陽、鄭、許、陳、

蔡、襄、鄧之類，節度使、使相旌旆相望，其盛哉！如是尊朝廷，鎮萬邦，威四夷，長君子之道，真得多士之寧也。大臣出鎮多開御筵，或賜之御詩。使相過，關有司供帳，中使問勞相繼，下至刺史縣令，有以優異之，于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賢，耻言人過，憚其力，而忌疾之嫌、朋黨之論、告訐之風、刑憲之設，未之聞也。仁宗已患近歲大臣體輕，議者以當時兩制不滿五十人爲陋，不知今日視仁宗時大臣又孰輕重，而兩制又孰多少邪？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踰一二年，兩府柄臣之闕猶四五年，無大臣判州府者幾三十年，如青、鄆之類，或以館職領之，何爲自弱乃如此邪？意者大臣持禄固位，欲死于富貴，不肯與人同升于人主之前，謂己不敢分權攘柄，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雖有賢才，衆所許者，當路之人亦不敢没公議，而稱之曰賢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黨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其可進乎？是朋黨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類，孰非朋黨？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黨中，曰可用矣，而或指其陰過，摘其往行，上之人不爲愛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以致此也。國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難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廢終身者，是刑憲之設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可選，下之人欲進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應其格者上下無異論，不應格，雖曠官敗事，曰其如格律何！如閤門祗候舉有邊功之人，州學教授使之就程試，尚書侍郎于行守試三等之外，又有權入一等，及第高科者爲文章，能斷獄斂財者爲政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李林甫常進《野無遺賢頌》矣，當是之時，豈真無遺賢也哉？于是數目之外〔一五〕，又有一大弊，是所以

爲衆弊之源者，曰專用一相，臣敢爲陛下言之。蓋國家既有宰相、執政官之異數，則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雖皆爲陛下之股肱，而勢之相遠甚不同也。如二相，則其謀參，其勢分，其善不居，其惡不可容，人主之聰明日開，而人材因之而進，非一門也。如一相，則其謀決而不參，其勢專而不分，善則居之，而至于上亢下忽，惡則無自而暴，人主之聰明日壅，而人材必由一門出也。其弊豈不大而爲衆弊之源乎？夫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而來，二相之制尚矣。其後曰左右相、左右僕射之類，名號雖不同，大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論一相爲之言，不知荀卿所謂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者，正以其數之一乎？如其不世之人而後可以資于一相者，古亦有之，則必有不世之人而後可也。此又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矣，何必亡之多乎？臣切以謂官冗之弊者，流外所入之不澄，邊功所賞之不慎，法官資格之不次，内降所命之不已，閹官任子之不禁，使臣換文之不實，紛然蠹我器名，非謂要官名流之多也。陛下即位之初，灼見侍從之闕員，詔舉可入選者二十人，天下聞之，莫不爲陛下喜也。唐趙憬號稱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宜補闕員以育人材。沈既濟良史也，亦曰廣聰明以收淹滯。以補其闕〔一六〕，陛下誠得之也，然久未聞用之，何邪〔一七〕？慎不輕授歟？人之不足授歟？則臣願陛下博于求賢而優用之，無累于四者之弊。復賢良之科，盛儒館之選，詢祖宗用人者幾塗，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員幾人，則天下之材不可勝用，而朝廷多士矣。何謂無欲速，無好名高？臣常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爲政既善，治具畢張，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以周宇内而義有所屈焉者，無他故也，欲達、好名二者累之也，又是古今之大弊，可爲痛惜者也。如漢明

帝時，講禮明度，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内外悚慄，爭爲嚴切，孰敢諫者？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幸不誅辱，而亦何補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後魏文帝屈然擅中國之統，禮樂風聲蔚乎可觀，而史臣稱其刻意尚名，飭情干譽，自講喪服何如孝理于民，親問百年何如鑾輿不動，設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賜杖于家何如子孫侍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唐文宗之急近功，隋煬帝之自許如堯舜，則乃無足惜者也。彼願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身之優逸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之無憂虞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寬大，政事簡易，崇尚平康，老成進而頑童遠，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則無速戰；不可寢而役，則無貪功。田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其逸天下乎？無好名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遊天下之夷路。狂生迂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愚夫妖人慶雲甘露之玩不爲瑞，冒義忍詬之輩聖德頌不敢以前〔一八〕。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間實有所惠，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于欲速，規規自困，雖有日月爲之縮肭，雖有衣裳爲之顛倒，而智者不暇爲謀，勇者不及陳力。苟且誕謾之弊紛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將無所措手足矣。其累于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難則弗顧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塗之遠則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又恐其能勝也。寧受欺于閹官小人，而不欲見規于忠良輔弼。過舉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爲以遂非，恐下之議己，而機阱網羅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于此者，可不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于不可傾之地，玩言于無所弊之場，則不疾而速，欲避名而名且

歸之也。真宗澶淵之役，諸將請因契丹既北之勢，扼其歸路，一掩手而使片馬隻輪之不及，真宗獨不欲之也。言者謂仁宗宜自行威斷，仁宗曰：「朕在位久，于天下事誠諳之，若事事出自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敢力争，或憚于改過，未之可也。」嗚呼，其累于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無可議，全功無所虧者也。唯陛下嚴恭畏天，當災變，下明詔，求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幸甚。臣愚且賤，何足以奉明詔之萬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達，而忘其身之不能言，狂瞽不識忌諱，唯陛下赦其萬死。然天下大事，或有因一人之爲變改者，自古已然。三代肉刑，實緹縈去之也。臣之所陳或有取于萬一，而皆輿人已誦之言，斧扆已決之議，如鷄第二鳴，雖不足以起衆，亦未爲不知時也。萬一無取，不足以爲涓埃之助〔一九〕，陛下幸赦而容之，然後之能言者爲陛下言之，亦未爲晚也。漢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輒停輿與之語，是非皆稱善，後乃卒得賈誼，豈曰無補之乎？臣愚干冒天威，不識忌諱，不勝惶恐戰慄待死之至。臣説之昧死再拜。

〔面貼黄〕奏爲應詔，實封言事。

〔別貼黄〕臣愚所陳，皆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利害，仰惟陛下明聖願治，輒敢干冒上進，以奉明詔之萬一。

〔別貼黄〕臣狂瞽獻言，不識忌諱，徒知聖君臨不諱之朝，盡言而忘私，伏望陛下特賜睿覽，留中不付外。《嵩山文集》卷一。又見《古文淵鑑》卷五六，《曹南文獻録》卷六一。

〔一〕户長：原作「户户長」，據四庫本删一「户」字。

〔二〕搶：原作「于」，據右引改。

〔三〕「唐太宗」至「兵也」：右引同。按此文當有脱誤，又「道恭」當作「道宗」。《新唐書》卷九四《薛萬徹傳》載太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

〔四〕撫：原作「無」，據四庫本改。

〔五〕争：原作「疆」，據右引改。

〔六〕匠：原缺，據右引補。

〔七〕楊寘：原作「楊真」，按真不知何許人，而寘乃慶曆狀元，有文名，與本文吻合，據改。

〔八〕日瓌：原作「月環」，據四庫本改。

〔九〕謂：原作「爲」，據右引改。

〔一〇〕場：原無，據右引補。

〔一一〕著：原無，據右引補。

〔一二〕爲：原作「爲爲」，據右引删一「爲」字。

〔一三〕構：原作小字註：「太上御名」，四庫本作「姻」。按本文凡註「今上御名」者皆爲孝宗名「慎」字，則「太上御名」當爲高宗名「構」字。據改。

〔一四〕挾：原作「快」，據四庫本改。

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警覺省悟，隨聲懺悔，滋益善心。予適宰官，代佛宣説，願咸諦聽，無量無邊。《忠簡公集》卷三。又見《金華文徵》卷五，《居士傳》卷三〇，嘉慶《義烏縣志》卷一八。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巴子之國，遠在西南一隅，封爵卑而土地廣。自秦伐蜀時，師還滅之，以其國爲郡，曰巴郡。西漢因之，列郡境爲宕渠等十餘縣。東漢又於宕渠之北，置漢昌縣。元魏延昌中，遣將平蜀，始以其地爲州，曰巴州。則今之巴州，實昔巴郡之屬封也。故州有巴郡太守嚴將軍，事劉璋，名顔，没千有餘載，巴人事之如存，歲月追祀而歌舞之，若嘗親見其人，躬被其惠澤，不可忘者。凡過其門，無老壯賢不肖，必以手加頂，至于再三，如神真在其上。以至雨暘之愆，疾病之苦，率詣祠禱之，無或不驗。前後郡太守，數上其事于朝。朝廷嘉之，既錫之廟號，又封之侯爵，其所以旌寵神聽至渥也。宣和四年冬，公被命出守其邦，下車之三日，謁于侯廟，禮甚恭。明年春，閔雨，秋復潦，皆有請于神，昭答如響，歲則大熟。六年秋，郡國修常祀，公至祠下，視其堂廡弊甚，因顧其屬曰：「嚴侯實在祀典，且有德于巴人，今棟宇傾壞，支以他木，上漏下濕，不芘風雨，人不可舍其下，神其肯安之乎？傳曰：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於神，矧是州年穀屢豐，朝廷德澤下流，饑者哺，勞者息，囹圄空